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七一冊目次

皇霸文紀十三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〇〇一
西漢文紀二十四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一七七

皇霸文紀十三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皇霸文紀十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鼎祚輯陳隋以前之文，編爲文紀，以配馮惟訥詩紀。此編上起古初，下迄於秦，故曰皇霸文紀，乃其書之第一集也。洪荒以降，書契莫詳，事尚無徵，況其文字。傳於後者，非漢代緯書之依託，即戰國諸子之寓言。一槩哀存，遂不免一眞百僞。至集古錄、博古圖、考古圖所列諸銘，名姓時代，半屬臆求。點畫偏旁，多緣附會。劉楊異釋，薛鄭殊音，而確定爲某商某周，編之簡牘，實爲失於闕疑。甚至箴磬銘六十三字，惟錄篆文，尤乖體例。他如穆天子傳、詩序之類，本各自爲書，亦登文集，則錄所不當錄。屈原楚詞，惟載三篇，則删所不當删。何致之僞岣嶁碑、楊慎之僞石鼓文，竝出近代，漫無考證。大橫庚庚之兆，且以漢文誤入之，皆稽錄之疏，不可據爲典要。然網羅繁富，周秦以前之作，莫備於斯。蕪雜之中，菁英不乏，陸機所謂雖榛楛之勿翦，亦蒙茸於集翠者也。文[illegible][illegible]過而終取其博焉。

文紀序

昔北海馮惟訥詩紀之出也得百五十六卷王弇州序成示余曰盍不纂文紀以配之如日月之並麗于

中天亦藝林一大快事余謝不敏坐客曰宣城梅禹金先生曾力任之其時子威漪園海若諸公皆引為在茲亟歸作者禹金果賈

十年餘勇蒐引討索採綴詮綜以述為作而成是書居然慧曜千古秉照重昏特未流通於世令人嗛嗛耳至是先生之子無瑕繼

以見寄予為我敘之余嘆曰甚矣梅先生父子之有功於藝林也文何昉昉自河洛天地不能秘傳之神龜龍馬有自然之點畫則

有自然之文象有自然之文象則有自然之文章仲尼演易刪詩詩亦文章之一種也昭明文選古詩皆臚記而捆載焉文可以括

詩而詩不能盡文之變也故文紀非詩紀可比也我明大一統皇而皇霸而霸上自宮府郡國遠而椎結侏儒如鷄林象胥之屬莫

不奉正朔而會車書但名同文不聞同詩故文紀非詩紀可比也天示人以三光地示人以五岳人示人以六經而詩特天籟地籟

人籟之傳聲遞響而已故文紀非詩紀可比也

國家懸文取士小則制舉義大則典謨訓誥髙篇巨冊悉出於名匠鴻儒之手

而賦能買千金詩能退一
虜乎故文紀非詩紀可比
也且惟訥宦光祿卿其訪
購羣言招延幕客易禹金
獨以一儒者縱橫上下於

諸史百家以逮浮屠老子
之二藏閫閾鬼怪之小品
短書手自丹鉛務求粹白
且復加以解釋箋註糾繆
拾遺其博洽不較難乎詩

紀一刻於陝西行臺甄侍
御再刻於古鄣吳太學又
刻於檇李黃中丞令禹金
已赴玉樓之召而其子無
瑕欲易產行其書猶以博

碩浩衍不無詘於時與力
而望之機緣應響者斯又
難之難矣甚矣梅先生父
子之有功於藝林也昔古
文苑藏於佛寺經龕中雜

文章度於秘閣賴孫巨源
得之始傳姚鉉居連州著
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
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繕
寫鉉卒伊子以其書獻詔

付內府命以一官今梅先
生文紀出矣其貯之縣樓
乎抑扃佛寺經龕乎
聖主好文讀史不輟手無
暇試以此書詣獻

闕廷度必賜爵如宋太平
故事第無瑕斐亹蕭遠讀
父書而廣之當別有逴發
者在耳余姑識之以望海
內之賞音且以慰弇州子

戚漪園諸公於地下云
崇禎己巳仲春望日
眉道人陳繼儒譔

梅禹金先生文紀序

六經倫明於孔子史與子具爲子史外無集集不必能爲經子史者能作而諸體已咳總集之由始也晉摯虞以逮安後集日煩繁致拆文章流别集林集苑集略皆纘虞而集也最後詞華斲蔓莫備昭明文選其廣選廣廣選不妨以昭明而廣之安得目選爲

拙陋遺其麗也宋學士李昉肇梁陳迄唐季鐫爲文苑英華之學士所廣至數百卷大率襍選例矣故苑綺而選勁苑華而選雅有選若可無苑然選勁而經精選雅而經奥有經又若可毋選噫天地之境何寬萬物之馳何極文字爲用能留既往之古識不相接影之人謙不相畢合之胸

藏非廣所引精相拔恐東尋
西摸囊燼難追彼散此新篋
牒多踳所望古遷集難矣無
禹金文紀所以合裁於選撰
藻於苑而綴瀾於集也天紀
何在管子曰設象以為民紀
言摶本摩末範圍不遺也老
子云執古御今是謂道紀又
粗盡而微莫可涯涘之玄致
也是紀兼斯義乎余為禹金

所深知甚於自知諸生時間
從漪園貸本協成綴集括為
是紀田間彈目全函以匙所
涉寡於聾瞽每嘆非志大學
宙勇邁于古不能盡若三皇
纂典湯銘虞箴禹碑武誡皆
選所未錄也餘自秦漢迄隋
有制詔有勅諭有命教有表
奏有牒牋有檄券有策議有
誦贊紀述以至釋道二氏諸

史釋官按部班辭各歸其所
存純劉駁務顛於瑩又文苑
叅有之恢制也蓋猶是故局
爲緣文論世因事考文滋衍
矣猶是脉絡爲事符於辭辭
符於事滋辯矣猶是枝理爲
人統於代代統於文滋秩矣
且無之不集羣爲等旃禮之
寸香也無之不徵怪爲等擣
抗之烱戒也無之而不汰穢

爲曰水心之對金根之懲也
有謂文苑多漁彙訓發理道
非其所選紀之綜濇有遠神
矣有謂選如衆樂娛聽以雅
以南非其所陳紀之踪濁有
餘歉矣鄭衛爭謂逸文不墜
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在踪壅
瀾蕪領玄致標洞涉乃知不
開道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
徒筵衍吾放而傳者非完結

以為世換人一朝者也何也文而僅傳彼宋靈運藏書六萬四千餘卷梁湘東七萬餘卷隋加則殿弘文館二三十萬餘卷後人且疑其虛僞如劉炫連山等易郎魏鄭黙刪舊文廣為四部猶嫌作者之意無發明梁阮孝緒踵四部目為七録紀猶嫌剖析詞義淺薄不經故外傳無以求約

非約何以逆傳讀書不守約無以扶質立幹而成事功讀書不守約無以開流納泉而成出處讀書不守約無以禁邪制放而成氣節但籍口博而寡要者駕鑿願空以書為餌隨度而來之宜迷眯當場發冢畏東方明矣禹金囊道而行量路而止無立為重山藏彌深故能分室置墳聚氣

搆天學經子史之理衷集之
遺以成一大統類此猶日星
之紀貫珠相簇亦猶天地之
紀軸合無踦辭說反約之旨
也里俗不説學余有意述爲

九

未至禹金予無瑕修質衍藻
畫讀父書苦心哉將多方廣
其行彼稱斯死父者能哉而
敬執先王之書敬執禹金如
梅誕生鏤釋文紀也余四望

而重遘其人矣今
天子好古右文石渠金匱所
儲較前代秩文志史溓取是
紀陳之廣厦細氊將制詔敕
諭誥命踪成悉得鈲攏一代

十

文治燠燠文武盛時享國長
久皆是胥馥矣劉安氏曰作
書喻意俟清明之士執玄鑑
於心者余非其人也抑以劉
梦標著書備也暑坎壈沒世

今嗒嗒死汙聲嚴色者多矣孰如禹金舌骨咀嚼千載倘是紀得傳何啻王晝自愛其文不易齊景千駟但願愛矣傳響者使我一呼航來稱爲善呼足矣

歲己巳孟秋

友弟吳伯與譔并書

文紀凡例

一自典謨風雅逮夫後世著述衍而成章諧而成韻無非文也然而用繁則體式變時降則名號殊此摯虞致析于流別劉勰研類于文心詩文之稱判也久矣近代詩紀賦苑亦旣具體有埤蓺林至若制詔敕諭告命敎令疏奏表章書啓狀列箋牒牋引移檄符券論辯策對議誡彈駁箴銘頌贊志述記序詛祝哀誄雜而諧讔占繇連珠七辭悉文之屬文選意主精簡什一董載或補或廣總括無聞今故蒐討詮緝以爲文紀焉

一經史子集世傳四部玆紀要以衷選之遺綴集之闕經史及子具有成書並不預錄即史論贊宜各從史昭明摘入班范例不能從

一文選昉自秦漢詩序止錄上商嘗謂娬曆以前時涉荒邈事屬謬悠顧若湯銘虞箴

禹碑武誠顯在聖經列之傳籍至于始皇
勒岳政暴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槩從抵
壁良慨遺珠是紀尚遡古始下迨嬴秦特
標首簡僞若三墳岣嶁若王子年拾遺記之類附爲辨正

一馮氏詩紀至隋而訖以唐之盛詎謂乏人
蓋于時差近諸集尚傳六代而前類多散
佚今撰文紀亦訖有隋

一輿圖地志說苑類林時鏡兵鈐書繪音律
以至農牧藥食方術曲伎民用物宜凡小

品短書棼有總輯咸自流行其若書疏序
記銘贊之類掇錄是編

一帝王詔令率出代言宰牧致辭多屬主記
其人今不得盡考故但因人繫文確有可
證如沈約集爲齊梁詔殷仲堪爲太子令
及馬融希梁冀奏李固路粹承曹操奏孔
融陳琳王粲爲袁紹劉表荀勗孫楚爲司
馬昭石苞責檄之類仍歸其人志實也

一代以統人人以統文每代人則以帝后儲
王卿士閨秀外夷爲次文以類次無名氏
者因事附次

一世變言湮全文罕睹叢殘類稡斷簡可尋
抑猶栴檀之寸香虬龍之片甲條而識之
或一二語附錄無足成文者不錄

一名字之下爲注履歷文題之下爲注故實
庶幾緣文論世則世有足徵因事攷文則
文非虛具卷袠浩瀚亦不及詳

一史有正稗記有偏全或此登其事而逸其
辭或彼陳其辭而昧其事今爲鉤校合一

務使辭事相符則稗乃能補正偏適足以
覈全

一一文而二三見者長篇分載後簡句字附
注本文詳略異同一目可別

一信史尚疑文勝稗官其敝好誣是紀上下
千載汎瀾百家徵引既繁名物雜揉中或
踳駁不馴虛華鮮實篡僞逆亂之跡神鬼
僻罔之詞舉彙而求不復芟刈亦春秋善

悉備書之義例爾
一行人辭命多由口授策士遊說本自面譚雖抑揚乎采藻非衣被于毫翰史傳玆類竝不兼收
一鼎彝碑版商銘正考岐鼓鄒嶧而下博于宣和之圖詳乎洪适之隸而歐陽公集古趙德甫金石二錄唯工訂謬不載全文至鍾王以下淳化諸鐫本緣尺牘臨模法書了不成文刪從大半

一篇相聯屬不宜分判者如上章答詔投書報牋或諭命在前廷議居後或衆評一事彙衷一人析則甲乙背馳合則條貫有紀間亦類從
一釋道二氏六朝而上頗富義學極尚玄言辯博精深釋爲滋盛今別紀二氏若干卷卽我門中亦有人爲風擅名理大暢宗風文涉兩端竝在別紀經部卽吾儒之六籍而論居三藏之一具有成筴載不勝煩

一篇章錯迕句字訛脫雖誤書思更一適而闕疑何損多聞今義有可據卽加是正理所未安以俟再詳水心之對金根之改君子戒諸
一是紀之撰累牘畸詞披閱裁綴固嘗殫力瘁心而材性顓愚學殖荒落且處在僻鄉簡于造請井天牖日安睹大方海內巨公雅士積書世家或貸本或助鈔不惜鄴架之藏出所寡見補我多忘直署嘉名協成鴻典

皇霸文紀目錄

卷第一　文紀一

神農氏

炎帝

伊耆氏蜡祝辭

軒轅氏

黃帝

金人器銘　巾机銘

巾几銘　巾几銘

金華鼎銘　丹書

瑞書　禁重教

命嫫母辭　誨顓頊

錄圖文　黃帝世讖言

有燚氏頌附　太始天元冊文附

倉頡

龜書文

三皇策典附

天皇伏犧氏皇策辭

人皇神農氏政典

地皇軒轅氏政典

高陽氏

帝顓頊

專令

女皇氏

媧媧

占辭

陶唐氏

帝堯

堯戒　雒壁書

堯母龍圖文

有虞氏

帝舜

祠田辭　龍圖文

河圖告舜文

卷第二　文紀二

夏

禹王

箕簴銘　夏箴

夏箴　岣嶁碑

廬山紫霄峰禹刻　玉牒文

后啓

鑄鼎繇

帝癸

伐唐兆辭　羿妻筮辭

連山繇辭 附

商

商王成湯

湯盤銘　商鼎銘

商父乙鼎銘　商兄癸彝銘

商兄癸卣銘　商父丁彝銘

商母乙卣銘　商箴

桑林禱辭 同前　同前 湯嫁妹之辭

祝網辭　黑玉赤勒文

歸藏繇辭　歸藏齊母經辭

蜚廉石槨銘 附

周

文王

赤爵銜書文　赤爵丹書

鳳凰銜書文　赤烏銜珪書

卜田兆

武王

尹佚策祝文　丹書

戒書銘十七章

席四端銘　几銘

鑑銘　盥盤銘

楹銘　杖銘

帶銘　履屨銘

觴豆銘　戶銘

牖銘　劍銘

弓銘　矛銘

書銘二十章

書冠　書履

書劍　書車

書鏡　書門

書戶　書牖

書鑰　書硯

書鋒　書刀

書井　几銘

杖銘　衣銘

鏡銘　觴銘

筆銘　箠銘
金版銘　金匱銘
五帝戒　比干墓銅盤銘
膠鬲盟書　微子開盟書
成王
卜成周命龜辭
周公旦
卜曲阜命辭　誓命
金人銘同前
辛甲
虞箴　大正箴

周箴
成王冠祝辭　成王冠頌
祝雍
王滿生
告周公旦書
士冠禮辭
始加祝辭　再加
三加　醴辭
醮辭　再醮

三醮　字辭
士婚禮辭
父命子辭　父命女辭
母命女辭　庶母命女辭
祭禮嘏辭　周祭天辭
祭地辭　迎日辭
救日食祝辭　雩祭禱辭
請雨祝　立社祝
止雨祝　命射辭
祭侯辭二　大卜祝龜文三

大横占辭　嘉林龜左脅書文
卷第三　文紀三
周二
穆王
穆天子傳　壇山石刻
姜后卜兆辭
宣王
石鼓文音釋今文
襄王
策命晉文公

王子虎盟諸侯
賜齊侯命
靈王
景王
追命衛襄公

卷第四　文紀四

周二

周器銘
周嘉量銘　周郑鼎銘以下並鼎
周仲山父鼎銘　垂鼎銘
尊鼎銘　周季娟鼎銘

周南宮中鼎銘一　周南宮中鼎銘二
父己鼎銘　周仲偁父鼎銘
周師秦宮鼎銘　周雍公諴鼎銘
周伯碩父鼎銘　周史頊鼎銘
周言肇鼎銘　周叔液鼎銘
周伯鄀父鼎銘　周齊莽史鼎銘
周乙公鼎銘　周娟氏鼎銘
周尨生鼎銘　孔文父飲鼎銘
王子吳飤鼎銘　周召公尊銘以下並尊

周高克尊銘　周師艅尊銘
周單彝癸彝銘以下並彝　周己酉方彝銘
周毋乙彝銘　周淮父卣銘以下並卣
周尹卣蓋銘　周欒司徒旅卣銘
周名仲丁壺銘壺
周郛敦銘以下並敦
毛伯敦銘即前銘
周毛父敦銘　周散敦銘
周牧敦銘　周毀敦銘
周敔敦銘　周周敦銘
周散季敦銘　周㠱敦銘

周伯庶父敦銘　周周姜敦銘
周虢姜敦銘　周應侯敦銘
周刺公敦銘　周仲駒父敦銘
周孟姜敦銘　周仲莫父敦銘
宰辟父敦銘　周史張父敦蓋銘
周張仲簠銘同前〇以下並簠　周叔邦父簠銘
周寅簋銘以下並簋　周京叔簋銘
周叔高父旅簋銘　周公劉鋪銘鋪
史信父甗銘甗　周茂敖鬲銘以下並鬲

周孔父鬲銘　周仲父鬲銘
周京姜鬲銘　周伯玉寶盉銘 以下並盉
周嘉仲盉銘　周伯戔饙盦銘 二〇 盦
周伯戔頮盤銘 盤　周司寇匜銘 以下並匜
周文姬匜銘　周弡伯旅匜銘
周義母旅匜銘　周魯政叔匜盤銘
周委姜杆銘 杅　周㪤篆鐘銘 以下並鐘
周遲父鐘銘　周聘鐘銘
周寶和鐘　遼磬銘 磬
彫戈銘

卷第五　文紀五

魯
桓公
卜生成季兆辭　筮辭
宣公
命季孫行父書
里革更書
定公
孔子爲魯司寇命
哀公
與齊人書　孔子誄
臧孫辰
遺魯書
季孫宿
與襄公璽書 附前　告叔孫豹殯書
臧昭伯
齊盟載書
季孫斯
鍰版文
孔子

延陵季子碑　秘書
素書　魯端門血書
麟書　麟圖文
孔胸文　虹玉刻文
爵玉刻
柳下惠妻
夫謚惠誄
魯人鷖
孔子誦　又誦
朱儒誦　魯郊丹雞祝

齊

呂望

釣璜文　東伐誓文

周太師望鼎彝銘　太公缶銘

桓公

遺魯請管仲書　葵丘盟辭

齊侯鑄鐘銘　齊侯鐘銘

管夷吾

版法　版法解

九會諸侯令　弟子職八篇

懿氏

卜妻陳敬仲繇

晏嬰

內梱示子書同前

齊人

納景公譜晏子書

齊豆銘册

紀

紀國金壺丹書

晉

獻公

卜伐驪繇　卜立驪姬繇

筮嫁伯姬繇

惠公

遺里克書　輿人誦

恭世子誦　輿人誦

文公

合諸侯盟

厲公

鄢陵繇

平公

賜鄭公孫段策

讒鼎銘

韓城鼎銘

晉姜鼎銘同前

晉夷則鏡銘

祖朝

上獻公書

介子推

懸宮門書 同前
士燮
會楚盟
士匄
合諸侯載書
士弱
盟鄭載書
欒書中行偃對
荀偃
禱河

欒盈
辭于周行人
魏絳
殺悼公書 同前
羊舌肸
詒鄭公孫僑論鑄刑書
公孫僑復叔向書
譏萇弘書 同前
鄭
公子歸生

告晉趙盾書
公孫僑
告晉范宣子士匄論重幣書
子產誦
又誦
宋
正考父
鼎銘
韓憑妻何氏
遺夫書
與康王書
許
靈公

鄦子鐘銘
衛
靈公
石槨銘
莊公
禱辭
筮夢渾良夫繇
甯俞
與衛人盟
孫林父

卜追鄭師繇
孔悝
鼎銘
宋石
遺荊衛君書

卷第七　　文紀七

衛二
卜商
詩序
端木賜

詩傳

卷第八　　文紀八

吳
吳王
射越范蠡軍書
文種射報吳書
伯嚭
遺越大夫文種書
王孫駱
移公孫聖記

越
范蠡
遺文種書同前　辭越王句踐書
越羣臣祝
大夫種祝越王辭二　范蠡壽吳王辭
楚
楚箴　楚邛仲嬭南和鐘銘
巫臣
自晉遺公子嬰齊公子側書
黃歇

上秦昭王書
荀況
謝春申君書同前
屈原
卜居　漁父
橘頌
宋玉
報友人書

卷第九　　文紀九

燕

惠王
遺樂毅書
樂毅
報惠王書
樂毅報惠王書 同前
燕王喜
遺樂間書 同前
無名氏
獻燕王喜書
蘇代

自宋遺燕昭王書 同前
自齊獻燕昭王書
太子丹
與鞠武書
代
代王嘉
遺燕王喜書

卷第十 文紀十

趙
趙鞅
與子伯魯無恤書
武靈王
番禺勒跡
程本
答趙簡子書
蘇厲
上惠文王書 同前
諒毅
為趙獻秦昭王書
無名氏

為齊獻孝成王書
山陽侯天使 神
遺趙無恤書 同前
魏
無名氏
為魏獻秦昭王書
曲沃負
上哀王書
范痤
獻安釐王書

遺信陵君無忌書 同前

田齊

閔王

遺楚懷王書　謝孟嘗君書

楚姬匜盤銘

田文

遺秦穰侯魏冉書

魯仲連

遺燕將書 同前

節墨富豪

遺燕將書　齊人誦

田者祝

卷第十一　文紀十一

秦一

穆公

箠伐晉辭　秦穆公鼎銘

秦昭和鐘銘 同前

孝公

下國中令

惠文王

詛楚文 古文 今文

昭襄王

遺楚懷王書　遺楚頃襄王書

遺趙平原君趙勝書　遺孝成王書

華山博刻

始皇帝

賜文信侯呂不韋書　與燕太子丹誓書

止諫令　下丞相御史議帝號令

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奏

秦王報

除謚法稱始皇帝制　鄒嶧山刻石文

泰山刻石文　琅邪臺刻石文

之罘刻石文　東觀文

碣石刻石文　會稽山刻石文

金人銘　句曲良常山篆壁文

傳國璽文　九字璽文

賜公子扶蘇書

趙高李斯詐書

羣臣尊始皇廟議

二世皇帝

刻始皇刻辭詔　秦鐵權銘
又秦權銘
平陽斤
責問李斯
公子高
上二世請死書

卷第十二　文紀十二

秦二

公孫鞅
遺魏公子卬書

張儀
告楚相檄
李冰
誓江神碑　湔堋堰官碑
蘇代
爲齊獻穰侯魏冉書 同前
范雎
獻秦昭王書 同前
韓非
上秦王書

李斯
上秦王謂韓非書　上韓王書
上秦王諫逐客書
上始皇帝請除詩書百家書
上治驪山陵書
始皇報丞相李斯
上二世皇帝行督責書
上二世言趙高書　獄中上二世書
王綰
請立諸子奏

廷尉李斯議
始皇報
徐市
上求仙書
陳餘
遺章邯書 同前
辯士
遺秦將章邯書
秦將
詐二世遺李良書

卷第十三　　文紀十三

左國國策 附

周 左國下同

襄王辭晉文公請隧

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

王子朝告諸侯

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晉

厲公使呂相絕秦

趙鞅誓師

鄭

公孫僑對晉徵朝

吳

吳王夫差告勞于周

使諸稽郢行成于吳

秦

繞朝贈晉士會策

秦國策下同

或謂秦武王策　或說秦昭王策

齊

蘇秦說齊閔王策

趙

或謂趙武靈王策

魏

蘇代爲魏信安君說秦王策

須賈爲魏謂穰侯策

朱已說魏安釐王親秦策

或謂魏安釐王策

燕

蘇代約燕王策

皇霸文紀卷第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士都 按閱

神農氏

炎帝 少典之子育于姜水以姜爲姓又云國伊耆號伊耆氏又號烈山氏都于陳洞神部云姓伊耆名軌一曰石年在位百四十五載

伊耆氏蜡祝辭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注云報成功于歲終又以祈來年之始故祝之之辭如此○炎帝神農氏其初國伊繼國耆合而稱之故又號曰伊耆氏○按孔穎達正義云明堂位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鄭玄注云伊耆古天子號亦不言神農至陸德明音義或曰堯也今禮土家習禮者從之而玄注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正義以神農既始蜡豈自祭其身以爲先嗇引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爲天子者始爲蜡祭祭其先嗇告田名故有先嗇也劉定采人文心謂上皇祝文[illegible]出指神農矣愚讀謂蜡始伊耆辭不必其時出當是周度聞所亨用如繁露之求雨大卜之史龜耳故蔡邕獨斷止載云天子蜡而不告爲神農爲堯○劉勰文心雕龍云昔伊祈氏始蜡以祭八神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利民之志頗形于言矣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宅叶達各反澤叶達各反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 蔡邕獨斷

軒轅氏

神農軒轅並從蔡邕獨斷世紀帝居軒轅之丘因以爲名又以爲號一云居於有熊號有熊氏方傳亦曰帝鴻氏○春秋元命苞禪通紀先自有軒轅氏

黃帝 初姓公孫名荼文名軒字玄律史記名軒轅繼少典氏之國長於姬水更爲姬姓邑于涿鹿之阿一云都彭城在位七十年乃少典氏後一代也史直作少典之子非

金人器銘

皇覽記引太公陰謀黃帝金人器銘云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困學紀聞云漢藝文志黃帝銘六篇皇覽撰于魏文帝時漢七略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鼎篆孔子家語及劉向說苑並載爲周廟器是在魏甫文心雕龍以爲周公今兩存之揚用脩古雋作丘帝銘

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豪末不札綴也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惟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戒之哉首句一有我字

巾机銘蔡邕銘論云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漢藝文志黃帝銘六篇

無摇鑾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利音梨来叶釐之反〇楊用脩云此銘獲以下文人多引用不見其全惟見於兵書如此〇涓涓六句見前銘小異

巾几銘

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叶徒吉反〇兢兢以下淮南子作堯戒小異

巾几銘路史

毋弁弱毋僶德毋違同毋敖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

金華鼎銘金華山黃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像龍騰雲百神螭獸滿其中復篆書三足其文曰

真金作鼎百神率伏虞荔鼎錄

丹書路史黃帝天下已治百令具舉猶且卹然神變形茹用作戒于丹書故作巾几之銘與又著瑞書乃命史甲盤杅簋豆籥鐘劔履與席巾杖戶牖一著銘詩以繇綴其闕注云凡二十六篇昔周公述之于成王並見大戴禮蔡邕銘論漢志孔甲盤盂二十六篇〇丹書按大戴禮尚父述丹書于武王王退而為戒書注援周公述于成王而以戒銘為孔甲所作猶異當以大戴禮為正

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聞過禍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上下一日百戰

瑞書此即大戴禮尚父述于武王為黃帝丹書者也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禁重敎路史黃帝處中央爲政四國分八節以紀農功命天中建皇極乃下敎

聲禁重色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命嫫母辭呂氏春秋遇合篇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不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〇嫫母貌惡德充為黃帝次妃

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言敦屬女以婦德而不忘失付與女以內政內不衰故雖醜何傷

誨顓頊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

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灋之為民父母

錄圖文外紀圖提輔佐黃帝游於河洛至翠嬀之泉有大鱸魚負圖以授帝蘭葉朱文名曰錄圖〇一作綠圖

渾渾嗚嗚棼棼雄雄與物俱化此錄圖中文也

黃帝世讖言竹書紀年

西北爲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沈約宋書符瑞志引載云及周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生武王發周公旦

有猋氏頌莊子天運篇云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猋氏爲之頌乃無聲之樂樂之至也○鼎案陳士元荒史云莊子稱有猋氏有泰氏路史著論於稱述紀括皇之下世次莫嚴則猶以有其人矣莊多寓言焉問其人與世也此與天元冊文皆是擬謨並話黃齊故附其末○猋音所

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

太始天元冊文素問天元紀云黃帝問鬼臾區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鬼臾區曰五氣運行各終朞歲非獨主時也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庄云此太古占從靈文㫖乎伏羲之詩已鑄諸玉版命曰策文鬼臾區十世祖始誦而行之○宋王應麟云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予川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鼎謂非也古文多韻語即周易且然不必爲詩

太虛廖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

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

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

倉頡世本云沮誦倉頡爲黃帝左右史世紀云黃帝史官生而能書刱制文字春秋元命包作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多哆四目靈光大在禪通紀伏羲之前春秋命曆序演孔圖及崔瑗曹植輩並云古帝韋誕傳玄皇甫謐及譙子注荀子注周禮疏拾遺記並云黃帝史臣今從之○佛藏法苑珠林云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

頡其書下行梵佉盧居于天竺黃史倉頡在于中夏梵佉取法于淨天倉頡因華于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

龜書文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文提二十八字景劾于陽虛之石室李斯只識八字○鼎案揚愼云爲帝南遊作一句爲音去聲言泰黃帝命丙代之南遊也亦言黃帝史臣矣羅從子革路史注引河圖王版靈龜負書以授帝謂倉頡也又注云昔周初有於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垂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二字而不傳安也任畢云周人不能辨丙斯通識之予不信者蓋以二向乃寇謙所纂墨帝安和葛達蔡文也據此貝毀非龜書之文亦非墓下石刻矣○墓下一作墓中

上天垂命皇辟迭王

三皇策典出三墳宋羅泌路史發揮云山氣形爲之三墳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生動長育止發謂之歸藏而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神乾復有刑屬姓紀與天皇策辭地皇政吳之類大孝飲役羲炎黃帝爲言以遷茲於孔兌咸鄒備見是豈降古包氏語哉有如以燧人爲提捷之子有巢爲燧人之于伏義爲有巢之子軒轅百皇大庭元煉貝智以爲失義之臣而尔之能官火紀之號尤可薪也王應韓田學紀聞云三墳書無傳空儀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曆度管于所云造六祭以迎陰陽者不復見許行爲神農之言龜錯述神農之教列予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叢得之西京或云張天覺得之北陽非古也○鼎按毛漸序謂元豐七年使西京得之淡陽民家文有後序云三墳亡于幽屬子天復中隱于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古文三篇皆

篆字乃古三皇書也不足始名且此名二易而文辭乃做書之典謨天復爲唐昭宗時此郎其人唐末妄作矣然羅王皆不語及序見序又後人所增耳今聊附存以著其僞

天皇伏羲氏皇策

昔在天皇居於君位咨於將咨於相咨於民垂皇策辭皇曰惟我生無道承父居方三十二易草木上升君位我父燧皇歸世未降河圖生民結繩而無不信於未甲八太七成三十二易草木惟我老極時生人衆多群羣蟲聚欲相呑害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我心子其未生我畫八卦自上而下咸安其居後二成二十二易

草木皇曰命子襄居我飛龍之位主我圖文代我咨於四方上下無或私襄曰咸若咨衆之辭君無念哉後一易草木皇曰命子英居我潛龍之位主我陰陽甲曆咨於四方上下無或差英曰依其法亦順君無念哉皇曰無爲後二十二易草木昊英氏進曆於君曰曆起甲寅皇曰甲日寅辰乃鳩衆於傳教臺告民示始甲寅易二月天王升傳教臺乃集生民后女媧子無闕六字之右上相共工下相皇桓飛龍朱襄氏潛龍昊英氏居君左右栗陸氏居北赫胥氏居南昆連氏居西葛天氏居東陰康氏居下九州之牧各統其人羣居於外皇曰咨予上相共工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撫愛下民同力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其勿怠桓曰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栗陸子居我水龍之位主養草木開道泉源無或失時子其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其念哉皇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

之借力同搆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或漂流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渾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皇曰昆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犠虎之類傷殘生命無俾同類大力之徒區逐微弱子其伏之連曰尊主兵事君無念哉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則位不危皇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子其念哉

人皇神農氏政典

政典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敎化

一歸於政皇曰我惟生無德咸若古政嗟爾四方之君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無亂於政昔二帝始王未有書契結繩而治　交易而生亦惟歸政昔在天皇肇脩文教始畫八卦明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以代結繩之政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天皇氏歸氣我惟代政惟若古道以立政皇曰正天時因地利惟厚於民民惟邦本食惟民天農不正食不豐民不正業不專惟民有數惟食有節惟農有教林林生人無亂政典政典曰君正一道二三凶臣正一德有常吉時正惟

四亂時不植氣正惟和氣亂作癘官正惟百民正惟四色正惟五惟質惟良病正四百四藥正三百六十五過數乃亂而昏而毒道正常過政反僻刑正平過政反私祿正滿過政反侈禮正度過政反僭樂正和過政反流治正簡過政反亂喪正哀過政反遊干戈正亂過政反危市肆正貨過政反邪譏禁正非過政失用皇曰嗟爾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咸若我辭一歸於正皇曰君相信任惟正相君脩位惟忠相官統治惟公官相代位惟勤民官撫愛惟仁官民事上惟業父無不義厥子

惟教兄無不友厥弟惟恭夫不遊妻不淫師不怠敎不失刑者形也形爾身道者導也導爾志禮者制也制爾情樂者和也和爾聲政者正也正其事

地皇軒轅氏政典

皇曰嗟爾天師脩相正五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若我言政典曰國無邪敎市無淫貨地無荒土官無濫士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其正道至矣正道至則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背恩夫婦不背情兄弟不去義禽獸不失長草木不失生政典曰方圓角直曲邪凹凸必有形遠近高下長

短疾緩必有制寒暑燥濕風雨逆順必有時金木水火土石羽毛必有濟布帛桑麻筋角齒革必有用百工器用必有制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以備賢賢以輔道道以統下下以事上上以施仁仁以保位位以制義義以脩禮禮以制情情以敎信信以一德德以明行行以崇敎敎以歸政政以崇化化以順性性以存命命以保生生以終壽皇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曆數爾正爾考無有差貸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爾惟戒哉皇曰后土中正爾識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爾掌

爾察無亂田制以作田訟爾惟念哉皇曰龍東正爾分爵祿賢智爾咨爾行無掩大賢以悋財無庛惡德以私賞皇曰融南正爾平禮服祭祀爾正惟無亂國制以僭上無廢祀事以簡恭爾惟念哉皇曰太封西正爾分干戈刑法爾掌爾平皇曰太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均百工惟良山川爾圖爾惟勤恭哉皇曰天師俌相五正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順我言終身於休

高陽氏

帝顓頊（姬姓黃帝曾孫名顓頊兆跡高陽以高陽爲氏都帝丘在位七十六載）

勇令（路史顓頊紹少昊金天之政乘辰而王乃勇令曰○史記在五帝紀次黃帝）

母慢制母濫民貴臣驕而弗謙男女不相辟于道者拂之四達之衢

女皇氏

[illegible]媧（宓犧女弟風姓一曰以雲紀姓代宓犧立號女皇氏一曰女希氏都于中皇山之原在位百三十載司馬貞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易傳及獨斷諸家並無載故置於此）

占詞（太昊氏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女媧滅共工而遷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寧於是乘雷車駕六蜚以御天申祠祝而枚占之占者曰吉徵也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物神化七十見淮南子路史）

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合和萬國

陶唐氏

帝堯（姓伊耆曰放勳帝嚳子初封陶侯徙封于唐嚳長子摯立不善諸侯尊堯爲天子都平陽在位百載傳于虞）

堯戒（淮南子人間訓堯戒曰）

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蛭（蹪躓也蛭蟻也叶徙吉反）

雒壁書（尚書中候曰帝堯率羣臣東沉于雒刻璧書）

天子臣放勛德薄施行不元（元善也）

堯母龍圖文（竹書紀年云堯母慶都觀于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云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宋書符瑞志引

載）

亦受天祐眉八彩鬚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帝堯碑赤龍負圖出慶都讀之云亦受天運其下圖人衣赤衣鬚髮尺餘長七尺二寸兌上豐下足履翼星題曰赤帝起成天下寶）

有虞氏

帝舜（姓姚曰重華虞幕之後都蒲坂在位四十八載禪于夏）

祠田辭（文心雕龍○困學紀聞引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文心雕龍謂之祠田豈他有所据乎）

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

龍圖文（論語比考帝堯率舜等游于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

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實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戒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為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没圖在堯等共發曰

帝當樞百則禪于虞

河圖告舜文 竹書紀年堯將以天下禪舜乃脩壇場於河洛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為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於日昃沉璧於河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其圖以白玉為檢赤土為泥以黃金約以青繩檢文言虞夏當受天命帝寫其言藏于東序○宋書符瑞志引載言虞夏殷周秦漢當受天命

閣筆已授帝舜

皇霸文紀卷第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士都　按閱

夏

禹王 姒姓名曰文命崇伯鯀子堯時封于夏受虞禪都安邑在位八歲○孔安國云堯舜禹湯皆名史記帝王世紀名文命

箕簴銘 鬻子云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為銘於箕簴焉○文心雕龍云大禹勒筍簴而招諫

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

夏箴 汲冢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土多民少則內亡守土少人多則民失業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夏箴曰云云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孔晁注開望古書名楊用脩古文韻語作開望箴非

中不容利民乃外次

又箴

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之

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

岣嶁禹碑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于衆之輿地記云禹碑在岣嶁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宋嘉定中蜀士因樵人引至其所以紙搨其碑七十二字刻于夔門觀後亡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處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太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水處讀作洲渚 ○楊用脩云酈道元水經注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於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通水理也或曰此

即金簡玉字之文云劉禹錫寄呂衡州化光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鍊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匿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余亦求之而未得見也韓文考異遠謂退之詩為傳聞之誤夔州觀刻後亦唐咸近張季文愈寫在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字子一者攷刻嶽麓書院斷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

廬山紫霄峯禹刻 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下有石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縋而入摹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欙可辨○鼎按史記禹治水山行乘欙此或好事者傳會也

鴻荒漾余乃欙 慎又觀水經注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上霄之南大禹刻石志其里數丈尺今猶得刻石之號焉九江中孤石在落星石傍介立大湖中周廻一里竦立百丈

上生林木而飛鴿不集者舊相傳昔禹治水至此[illegible]石紀功會稽覆釜山亦有禹書任昉述異記曰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莆田陳岩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摹之形類禹刻何翁詩鳥書蟲文不可識如竇岣嶁神禹碑禹遺跡靈秘如此號曰神禹有懸也

玉牒文 湘中記曰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以治水通望衡山如陣雲盛弘之荊州記禹登南嶽而祭之獲金簡玉字之書○後漢郡國志注引載

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

后啓 禹之子在位十歲

鑄鼎繇 墨子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繇曰饗矣云云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

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豈能知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知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illegible]今傳墨子所載羅泌路史[illegible]○路史引墨子云夏后開命蜚廉折金于山而陶鑄之于昆吾作九鼎鼎成而方不炊自烹不舉自臧不動自響不遷自行[illegible]以祭[illegible]之墟成翁難[illegible]若之龜繇曰[illegible]一云禹也歸[illegible]筮從九鼎果從之曰此筮從也○玉[illegible]若之饗不遷成四足而方不炊而自亨[illegible]而自[illegible]人云而自行祭於[illegible]之墟[illegible]九之繇曰云云困學紀聞云大卜三兆其[illegible]千有以下[illegible]氏占成季卜驪姬衞侯及漢文兆皆龜繇也

一曰夏后鑄鼎繇

逐逐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

帝癸 一名桀后發子殷湯所放

伐唐兆辭 歸藏桀筮伐有唐枚於熒惑曰不吉

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貍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羿妻筮辭 歸藏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羿妻竊之以奔月筮于有黃有黃占之曰吉

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 旦靈害作其

連山繇 山海經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注引啟筮

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旣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

商

商王成湯 子姓名履帝嚳子契之後爲商侯十七年而滅夏踐天子位十三年都亳

湯盤銘 九字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商鼎銘 二十四字○國語郭偃曰商之衰也其銘有之謂鼎銘之戒也

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祗離咎也 憂叶於救反

商父乙鼎銘 二十七字

庚午王命寢廟辰見北田四品十二月作冊友史錫賴貝用作父乙尊∀冊 宣和博古圖云按友史者太史也友史者如成王稱太史友之類所以尊之也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蓋農官耳說文曰房星農祥也今曰辰見則農當畢趾故命以北田四品所以按民時也昔者貨貝而寶龜曰錫賴貝者說文以賴爲贏言錫貝之多也此商人作之以享父乙于寢廟而言乃及此者蓋寢廟宗廟也書曰用命賞于祖在宗廟之中作冊以錫有功是亦賞于祖之意乙之號其在商也有天乙有祖乙有小乙有武乙而惟大丁之子上曰乙且此言父乙蓋不知其爲何乙也○徐獻忠云此宗廟之器其詞錫臣工者下多用冊冊二字並列此商制也

商兄癸彝銘 二十六字○呂大臨考古圖

丁子王錫爵丙申貝在寒丘用作兄癸彝十九月惟王九祀世昌亞 圖注云右得于鄴按河亶甲居相即鄴郡其文又稱九祀爲商器無疑云 兄癸者商以兄弟相及之辭也故祀其先王或稱兄若姊祖丁自之類或稱父若父辛旅彝之類或稱祖若祖此彝之類商人質無謚以甲乙爲號徐獻忠云丁子剛柔不相配合與乙子相類○胡索穆天子傳五在

寒下注云未詳

商兄癸卣銘 二十五字○宣和博古圖二圖所載二器形模雖同款識少異

丁子王錫爵丙申貝在寒用作兄癸彝十九月惟王九祀世昌冂 以象形商字○著以商彝者古人於酒器多以此爲飾故尊也爵也皆作此狀蓋欲如商之炊氣上下交通而已

商父丁彝銘 四十一字考古圖

乙酉商貝王曰不 乇玄會不戎備元生武乙四日惟王六祀四日惟內役敢商盟兀疑丘字 用作父丁尊彝示子 徐獻忠云此文多疑字商器銘文簡省無成章

商母乙卣銘 十一字博古圖

丙寅王錫貝朋用作母乙彝是卣乃王錫臣工以追享其母氏也

商箴呂氏春秋名類篇引商箴云箴云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

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楊用脩古文韻語載商箴云天曰顧順維生地曰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案此乃呂氏春秋序意篇中語未詳何出以為商箴

桑林禱辭荀子大畧篇湯之時大旱七年剪髮斷爪以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何不雨至斯極也言未已大雨

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節叶即盛叶成○說苑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

同前墨子兼愛篇湯貴天子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

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皇天后帝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同前呂氏春秋湯五年旱剪髮斷手自以為犧牲禱辭曰

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湯嫁妹之辭京房易傳

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

禮義

祝網辭呂氏春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

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呂覽注紓緩也學紓緩疎非文義貫子劉向新序並作德緒一作修序取作請受

黑玉赤勒文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諸隣圖璧員歸德東觀乎洛降三分沉璧退立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雄隨魚亦止化為黑玉赤勒

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

歸藏繇辭太平御覽

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有求則得有喜將至

良人得其玉君子得其粟

有鳧鴛鴦有鴈鷫鷞

鼎有黃耳利取鱣鯉

歸藏齊母經辭

瞿有瞿有觚宵粱為酒尊於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後蘇士有澤我取其魚爾雅注

君子戒車小人戒徒

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

上有高臺下有雝池若以貿市其富如河海

蜚廉石槨銘 史記云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云死遂葬於霍太山

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以石棺以華氏 言處父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案秦爲蜚廉之後故爲傳會索隱云事蓋非實譙周深所不信○處父蜚廉別號

周

文王 姬姓名昌帝嚳子后稷之裔爲紂時爲西伯

赤爵銜書文 竹書紀年云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止于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

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

赤爵丹書 司季歷生昌有聖瑞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蓋聖瑞也○案此即大戴禮守載丹書語以仁得之而下尚父之言也

敬勝四句 亦見荀子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凡事不強則不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

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

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鳳凰銜書文 竹書紀年云文王時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游文王之都書曰

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

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

赤烏銜珪書 墨子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

命周文王伐殷

卜田兆

非龍非彲非熊非羆兆得公侯天遺女師 史記齊世家云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 竹書紀年云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大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爲禹卜田得皋陶其兆類此○疇一作鵲

武王 名發文王子嗣爲西伯十二年而滅商踐天子位又六年

尹佚策祝文 史記武王既定商立於社南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

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 汲冢周書克殷曰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紂字受德

丹書 大戴禮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尚父亦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云云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記於物以自警即席几諸銘是也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叶滅

莫筆切○丹書三十九字

戒書銘十七章 蔡邕銘論武王作席机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王應麟集解踐阼篇引盧辨朱熹真德秀注今爲節録○朱子云者銘有切題者如盤銘是也亦有不可曉者古人道在自警不必一物

席四端銘四章

安樂必敬前左端銘無行可悔前右端銘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後左端銘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後右端銘○不志一作以志所一作殷爾一作邇

几銘

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垢口戕口盧辨注几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爲戒○今本無口生敬句

鑑銘

見爾前慮爾後

盥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淵叶一均切救叶居尤反○盧注或以自新取戒或以游溺爲鑑

楹銘

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害叶暇憩切大叶特計切○真德秀注銘之於楹朝夕見之蓋指楹爲言根鑿

杖銘

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真注杖之爲物于以自扶持之則安全有賴舍之則蹶跲可虞富貴奢淫易忘兢畏於杖爲銘是或此義

帶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王應麟注非禮勿動閭不慎也莊敬日强壽之基也

履屨銘

慎之勞勞則富盧注行慎則勞勞則終福祿慎履亦財不匱也履在下猶勞辱因此爲戒

觴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憍居妖反○盧注無求辭飽自杖而已

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杖一作枝搖叶夷周切○擾舊作擾朱注未詳楊用脩云擾擾人塗屋之匠解見漢書音乃刀切

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財叶前西切○朱注牖下齋祭之處真注天實生時地實生財祀以報本亦必先時

劍銘

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盧注以警誅也

弓銘

屈申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王氏屈申之義以弓言廢興之行以身言修身在知其過

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按余一人二句總承諸銘爲踐阼一篇結末正應前可以爲子孫常者乎玉海詩紀作矛銘吾誤

書銘二十章太公金匱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爲書銘隨身自誡心太平御覽困學紀聞王海並載

書冠

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

書履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

書劍

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

書車

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書鏡

以鏡自照則知吉凶此與太公陰謀所載鏡銘略同殺義完美

書門

敬遇賓客貴賤無二

書戶

出畏之入懼之

書牖

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

書鑰

昏謹守深察訛

書硯

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

書鋒

忍之須臾乃全汝軀

書刀

刀利皚皚無爲汝開

書井

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

几銘以下二章見後漢書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

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

杖銘

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咎一作容

衣銘以下三章見後漢書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

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銘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觴銘

樂極則悲沉湎致非社稷爲危

筆銘 以下二章見太平御覽引太公陰謀

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箠銘

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蹶民極則敗 敗叶蒲昧切○困學紀聞云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然考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于十八章矣書于篆後碑好古者有考

金版銘 文選劉孝標論注引太公金匱曰云云武王曰請著金版○七略云太公金版王瓚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

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

金匱銘

堯之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也慄慄恐朝不及夕武王曰吾幷殷民居其上也翼翼懼不敢息

五帝戒 太公金匱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

黃帝居民上搖搖若臨深淵舜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湯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 王海引六韜明傳篇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荀子議兵篇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于此按丹書亦此數語大較所傳聞異而辭大同耳

比干墓銅盤銘 武王封比干墓而作也

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於焉是保 嘯堂集古錄

膠鬲盟書 呂氏春秋誠廉昔周之將興也伯夷叔齊西行如周至岐陽文王已歿武王卽位使叔旦就膠鬲于次四內而與之盟使保召公就微子開于共頭之下而與之盟列爲三書同辭血以牲埋一于四內及共頭皆以一歸夷齊聞之笑曰嘻剖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共頭以明行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北行至吉勝饑爲○四內苑名共頭水名

加富三等就官一列

微子開盟書

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

成王 名誦武王子

卜成周命龜辭 說苑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一作周公卜洛命龜辭

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 呂氏春秋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

周公旦 武王弟

卜曲阜命辭

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

誓命 左傳莒紀公太子僕弒紀公以寶玉來奔內諸宮公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引周公誓命詳後

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

金人銘 家語曰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顏淵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文心雕龍曰周公慎言于金人則此銘蓋周公所作也○路史黃帝以惟口起兵惟動得吝乃為金人三緘其口而銘之注引太公金匱公對武王之言明黃帝所作皇覽記引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曰武王問尚父五帝之戒主曰黃帝之戒

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朝不及夕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我古之慎言人也當以家語為正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國策蘇秦說魏襄王引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

同前 說苑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

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辛甲 故殷之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以為公卿封長子武王時為太史見劉向別錄謂周古史

虞箴（左傳云魏莊子謂晉侯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道叶徒口反茂一作豐草叶此苟反擾叶忍九反獸叶始九反冒貪也重去聲家叶攻乎反）

大正箴（汲冢周書嘗麥解曰維四年孟夏之初王乃嘗麥于太祖郎假于太宗少宗少秘于社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箴大正曰〇以下二箴無名氏）

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無思民因順爾臨獄無頗正刑有掇夫循乃德式監不遠以有此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殆維公咸若

周箴（呂氏春秋謹聽篇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云云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

夫自念斯學德未暮

祝雍（祝官雍名）

成王冠祝辭（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辭達而勿多也其頌曰云云）

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佞叶禰因反財叶前西反能叶音泥〇使一作任）

近于民遠于年近于義遠于佞嗇于財任賢使能（佞音年能音得來切〇後漢志注）

成王冠頌

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是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王滿生

告周公旦書（劉向說苑齊人王滿生見周公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周公導坐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俯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周公兌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社稷且危傳之於膺

士冠禮辭（儀禮〇以下紀並無名氏蓋三代禮時所作）

始加祝辭（士冠初加緇布冠玄端爵韠）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服叶蒲北反福叶筆勒反）

再加（再加皮弁服素積素韠）

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三加（三加爵弁服纁裳韎韐）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慶叶墟羊反）

醴辭（醴三加畢賓醴冠者）

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
壽考不忘
醮辭若不醴則醮注醴禮簡尚質也醮禮繁尚文也醮亦賓禮冠者冠有三加故亦三醮也
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
永乃保之來叶乃之切
再醮
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
承天之祜
三醮

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
受福無疆
字辭既醴冠者見母出賓字之
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
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父嘏叶筍力反字叶茲嘉叶居之反假叶古
士昏禮辭儀禮
父命子辭
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如之嗣若則有常
父命女辭
戒之戒之夙夜無違命

母命女辭
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庶母命女辭
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祭禮嘏辭儀禮少牢饋食曰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主人曰○此諸侯之大夫祭禮也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
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來讀曰釐釐賜也
孫叶須因反天叶鐵因反田叶地因反年叶彌因反○揚雄所傳古文苑錄來音賚
周祭天辭以下三章皆見大戴禮○文心雕龍云周之太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
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古祝辭見五霸上某或曰一人某王者祝告之辭也
祭地辭
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
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者叶掌與切
迎日辭古者帝王以正月朔率有司迎日于東郊所以為萬品先而尊事天也○亦見尚書大傳末三句與洛誥同
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

救日食祝辭 周官太祝注

炤炤大明纖滅無光柰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

雩祭禱辭 穀梁傳注

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身塞無狀

請雨祝 春秋緯

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搏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

立社祝 禮外篇大夫成羣立社祝曰〇凡求止雨之辭

今某月日君為某立社社祭土而主陰氣也五穀用成萬民以生敢用肥豚嘉疏清酒敬致大神自今日以來祈請雨止惟靈是聽子孫眉壽萬神含靈

止雨祝 禮外篇

天生五穀以養生民今天雨不止傷五谷如何神靈而行而止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絲繩索而脅之 並太平御覽引載

命射辭 大戴禮投壺篇困學紀聞云此命射之辭也

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降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

既獲弃莫 此下缺

祭侯辭 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

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貽女曾孫諸侯百福 若汝也寧安也侯之為物揖以敎外有若父之象野故假以為戒數諸侯之辭言汝當安為諸侯下若字訓如蓋責之曰毋如此等不寧之侯不服屬于天子之所故立而射之也強飲強食既齊之辭勉之使飲食也既飲食辭飽當以百福遺女曾孫之為諸侯也

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爾食曾孫侯氏百福 大戴禮〇射宮白虎通侯者以布為之所以名為侯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禮記曰射辭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禮而射之所以不射王身君子重引類故盡獸而射之〇大戴禮弟子辭曰無荒無敖無悟立無險言若是者有常爵然爾不寧侯云云按此豈皆弟子之辭特用考工記語邪

太卜祝龜文 諸先生補史記龜策傳或古太卜之遺

今日吉謹以粱卵焍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 一曰粱米雞卵以祓龜焍黃二鳥索隱焍音大第之第焍荊枝遮灼而以黃絹裹粱卵也王義焍音題焍也若其黃則卜之不中也故用粱卵以祓之〇尊神龜為玉靈

又

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而卜

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劉莫知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行一作身

又

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

大横占辭史記漢文帝初爲代王諸大臣迎立也猶與未定卜之卦兆得大横占曰云云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入即帝位

大横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大横以兆坼爲龜文正直也庚庚更也言去諸侯即帝位也

嘉林龜左脅書文史記龜策傳蔑畢石朱方傳曰南方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

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

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爲帝王正長也爲有土之官長

皇霸文紀卷第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士都 校閱

周

穆王 名滿昭王子成王曾孫在位五十五年

穆天子傳晉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發古冢所得古文竹簡素絲編多毀落殘缺穆天子傳五篇荀勗序錄定爲六卷藏之中經蔚注三闕郭璞爲注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使有車轍馬跡焉則其事也

前缺飲天子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庚辰至於　觴天子於盤石之上天子乃奏廣樂載立

不舍至于鈃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鈃山之隊北循虖沱之陽乙酉天子北升于　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　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樂　賜七萃之士戰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鄘人河宗之子孫鄘栢絮且逆天子于智之　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乃西釣于河以觀　智之　甲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于河宗丙午天子飲于河水

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鄘邦之南滲澤之上戊寅
天子西征鶩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
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勞用束帛
加璧先白　天子使鄒父受之癸丑天子大朝于燕
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天子命
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禕帗帶搢曶夾佩奉璧南面
立于寒下會祝佐之官人陳牲全五　具天子授河
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沉
牛馬豕羊河宗　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
女當永致用峕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

示女春山之瑤詔女昆侖　舍四年泉七十乃至于
昆侖之丘以觀春山之瑤賜語晦天子受命南向再
拜已朱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
之瑤器曰天子之瑤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天子
之瑤萬金　瑤百金士之瑤五十金鹿人之琭十金
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　器千金天子之馬走
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柏夭曰征
鳥使翼曰　鳥鳶鸛鷄飛八百里名獸使足　走千
里狻猊　野馬走五百里邛邛距虛走百里麋　二
十里曰栢夭皆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

極西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　爰有溫谷樂都河宗
氏之所遊居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
敕憲用伸　八駿之乘以飲于枝洔之中積石之南
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
耳狗重工徹止灌猳　黃南　來白天子之御造父
三百耿翛芍及曰天子是與出　入藪田獵釣弋天
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樂後世亦追數
吾過乎七萃之士　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
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珤富官人執事故天有昔民
：氏響　何謀於樂何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爲常

也天子嘉之賜以左佩華也乃再拜頓首　栢夭曰
封膜晝于河水之陽以爲殷人主丁巳天子西南
升　之所主居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田獵
戊午𡿭　之人居慮獻酒百　于天子天子已飲而
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爰有鵾鳥之山天子
三日舍于鵾鳥之山　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
丘以觀黃帝之宮而豐　隆之葬以詔後世癸亥天
子具蠲齊牲全以禋　昆侖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
于珠澤以釣于流水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爰有萑
葦莞蒲茅萯蒹葽乃獻白玉　隻　角之一　三

以 沐乃進食 酒十 姑則九 亣味中糜胃而
滑因獻食馬三百牛羊三千天子 昆侖以守黄帝
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舂山之寶天子乃 之人
吾黄金之環三五朱帶貝飾三十工布之四 吾乃
膜拜而受天子又與之黄牛二六以三十 人於昆
侖丘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
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孳木 華畏雪天子於是
取孳木華之實曰舂山之澤清水出泉温和無風飛
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天子於是得玉策
枝斯之英曰舂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

有 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 始如麕小頭大鼻
爰有赤豹白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
白鳥青鵰執犬羊食豕鹿曰天子五日觀于舂山之
上乃爲銘迹于縣圃之上以詔後世壬申天子西征
甲戌至于赤烏赤烏之人 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
馬九百羊牛三千穄麥百載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
烏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
吳太伯于東吳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封丌
璧臣長季綽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
以爲周室主天子乃賜赤烏之人· 其墨乘四黄金

四十鎰貝帶五十珠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曰 山
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
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曰天子五日休
于 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丌獻好女于天子
女聽女列爲嬖人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
在也己卯天子北征趙行 舍庚辰濟于洋水辛巳
入于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獻食馬九
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車天子使逄固受之天子乃賜
曹奴之人戲 黄金之鹿銀 貝帶四十珠四百裹
戲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東還甲申至于黑水

西膜之所謂鴻鷺於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六師之
屬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鴻鷺之上以
爲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
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容 氏之所守曰羣玉田
山 知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
木而無鳥獸爰有 木西膜之所謂 天子於是取
玉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萬隻天子四日休羣玉
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孟秋丁酉天子北征 之
人潛時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
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栢夭曰 氏檻 之後

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罌二六朱三百裘潛時乃膜
拜而受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閭氏天子乃命
剞閭氏供食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
鐵山乃徹祭器于剞閭之人温歸乃膜拜而受天子
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鵛韓氏爰有樂野溫
和稷麥之所草犬馬牛羊之所昌寶玉之所　丁未
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乃命六師之屬休已酉天子
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鵛韓之
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千牥牛二
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稷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

金銀罌四七貝帶五十珠三百裘變　雕官無鳧上
下乃膜拜而受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
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天子
乃樹之竹是曰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
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丁
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黃鼠之山西　乃遂西征癸
亥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
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　組三百
純西王母再拜受之　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
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

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
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
復而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
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還歸丌
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
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
民之恩流涕芔隕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
天之望丁未天子飲于溫山　考鳥己酉天子飲于
漯水之上乃發憲令詔六師之人　其羽爰有　藪
水澤爰有陵衍平陸碩鳥物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

原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　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
勒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乃奏廣樂　六師之人翔
畋于曠原得獲無疆鳥獸絕群六師之人大畋九日
乃駐于羽之、收皮效物債車受載天子於是載羽
百車己亥天子東歸六師　起庚子至于　之山而
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　之
山智氏之所處　智　往天子于戊　之山勞用白
驂二疋野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乃獻食馬四百牛
羊三千曰智氏　天子北遊于𥻆子之澤智氏之夫
獻酒百　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璭采黃金之罌二九

貝帶四十珠丹三百裹桂薑百　乃膜拜而受乙丙
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
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閼氏胡氏之
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
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
血以獻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
拜稽首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邊爰有藑
柏曰䣡余之人命懷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
罌貝帶朱丹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　諸飦
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

諸飦乃膜拜而受之庚辰至于滔水濁繇氏之所食
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飦氏之所衣被乃
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淡重䍐氏之西疆丁亥天
子升于長淡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䍐氏黑水之阿
爰有野麥爰有荅堇西膜之所謂木禾重䍐氏之所
食爰有采石之山重䍐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㻬瑤
琅玕玪瓏无瓚玗琪徽尾凡好石之器於是出孟秋
癸巳天子命重䍐氏共食天子之屬五日丁酉天子
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䍐之民鑄
以成器于黑水之上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

秋癸亥天子觴重䍐之人䲋黛乃賜之黃金之罌
二九銀烏一隻貝帶五十珠七百裹箭桂薑百䈂
絲總雕官䲋黛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東征䲋黛送
天子至于長沙之山　隻天子使伯夭受之柏夭曰
重䍐氏之先三苗氏之　處以黃水䲋銀采　乃膜
拜而受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
所謂　觴天子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
羊二千穄米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曰　天子三日
遊于文山於是取采石壬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
山之人歸遺乃獻良馬十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牥

牛二百以行流沙天子之家馬家牛尨狗家羊以三
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罌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
裹桂薑百䈂歸遺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
之乘右服䮰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儀天子
主車造父為御𦈡𦈡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
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
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之人𥟖
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因具牛羊之湩以洗天
子之足及二乘之人甲戌巨蒐之𥟖奴觴天子于焚
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膜稷三十

䡴天子使栢夭受之好獻枝斯之石四十㻡琚𤪌瑶
瓏佩百隻琅玕四十䟫䟫十篋天子使造父受之
乃賜之銀木𣠁采黃金之罌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
裹桂薑百𥳑𥳑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紆
之東尾乃遂絕䜌胥之谷已至于𩡏璃河之水北阿
爰有𩡏瀆之　河伯之孫事皇天子之山有模堇其
葉是食明后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栢夭再拜稽
首癸丑天子東征栢夭送天子至于䣙人䣙伯絮觴
天子于澡澤之上𠭁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曰天子
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

鉤命柏夭歸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栢夭再拜稽
首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隥孟冬壬戌至于雷首犬
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
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馬牛羊爰有黑牛
白角爰有黑羊白血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丙
寅天子至于釿山之隊東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
邊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之命癸酉天子命
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　南征翔行逕絕
翟道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
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造父乃具

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
廟乃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
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
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
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澤昆侖之丘
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于赤烏氏春山三百里東北
還至于羣玉之山截春山以北自羣玉之山以西至
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　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
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　宗周至于
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

里還歸于周七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吉日
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乙酉天子　六師之人于
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　羝之隊以西北升
于盟門九河之隥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𣢺山之上
乃奏廣樂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寶處
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澤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
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留昆歸玉百枚陖翟致賂
良馬百駟歸畢之寶以詰其成陖翟于髙勍　東牡見
許男于洧上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
許男不敢辭還取束帛加璧　毛公舉幣玉是日也

天子飲許男于洧上天子曰朕非許邦而恤百姓
也咎氏宴飲毋有禮許男不敢辭升坐于出尊乃用
宴樂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乃升
平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癸亥天子乘鳥舟龍卒浮
于大沼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
諸侯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丁丑
天子里圃田之路東至于房西至于　丘南至于桑
野北盡經林煑　之藪南北五十　十虞東虞曰兔
臺西虞曰櫟丘南虞曰富丘　北虞曰相其御虞曰
來十虞所　辰天子次于軍丘以畋于藪　甲寅

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天子命桑虞
出　桑者用禁暴人仲夏甲申天子　所庚寅天子
西遊乃宿于祭壬寅祭公飲天子酒乃歌𥹉天之詩
天子命歌南山有㮚乃紹宴樂丁酉天子作臺以爲
西居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甲辰浮于滎水乃奏廣
樂季夏庚　休于范宮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
乃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還宿于雀梁季秋辛巳
天子司戎于　來虞人次御孟冬鳥至王臣　弋仲
冬丁酉天子射獸休于深雚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
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戊戌天子

西遊射于中　方落草木鮮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爲
百姓材是日也天子北入于邴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辛丑塞至于臺乃大暑除天子居于臺以聽天下之
遠方　之數而衆從之是以選扐乃載之神人　之
能數也乃左右望之天子樂之命爲　而時　焉
其名曰　公去乘人　猶　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
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
獻之天子命之爲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天子賜
奔戎畋馬十駟歸之太牢奔戎再拜稽首丙辰天子
北遊于林中乃大受命而歸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

于雀梁　蠹書于羽林季秋　乃宿于房畢人告戎
曰陖翟來侵天子使孟念如畢討戎霍侯舊告薨天
子臨于軍丘狩于藪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
射于麗虎讀書于藸丘　獻酒于天子乃奏廣樂天
子遺其靈鼓乃化爲黃蛇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
乃樹之桐以爲鼓則神且鳴則利于戎以爲琴則利
于黃澤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廢　使宮樂謠曰
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
受穀丙辰天子南遊于黃　室之丘以觀夏后啓之
所居乃　于啓室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

之曰訟之孫薮澤蒼蒼其中　宜其正公戎事則從
祭祀則憙畋獵則獲　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絺
紵三十篋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　有陰雨夢神
有事是謂重陰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
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　員閟寒帝
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我
徂黃竹　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
我萬民旦夕勿窮有皎者鴼翩翩其飛嗟我公侯
勿則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天子曰余一
人則淫不皇萬民　登乃宿于黃竹天子夢羿射于

塗山祭公占之疏　之　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
升于曲山　天子西征升九阿南宿于丹黃戊寅天
子西升于陽　過于靈　井公博乃駕鹿以遊于山
上為之石主而　實軨乃次于浥水之陽吉日丁亥
天子入于南鄭之虛皇帝之閭乃　先王九觀以詔
後世已巳天子　征舍于菹臺辛未紐菹之獸於是
白鹿一牾椉逸出走天子乘渠黃之乘　焉天子丘
之是曰五鹿官人之　是丘　其皮是曰　皮其脯
是曰　脯天子飲于漯水之上官人膳鹿獻之天子
天子美之是曰甘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漯　乃西

飲于草中大奏廣樂是曰樂人甲戌天子西北　姬
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
子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戊寅天子東征于澤中
逢寒疾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　澤曰
寒氏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是曰壺輲天子
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　天子哀之是曰哀次
天子乃殯盛姬于轂丘之廟壬寅天子命哭啓為主
祭父賓喪天子王女叔㛗為主天子　賓之命終哀
禮於是殤祀而哭內史執策官人　丌職曾祝敷筵
席設几盛饋具肺鹽羹胾脯棗醢魚腊糗韭百物

乃陳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器曾祝祭
食進肺鹽祭酒乃獻喪主伊扈伊扈拜受　祭女又
獻女主叔㛗叔㛗拜受祭　祝報祭觴大師乃哭即
位畢哭內史　策而哭曾祝捧饋而哭御者　祈而
哭抗者觴夕而哭佐者承斗而哭佐者衣裳佩　而
哭樂　人陳琴瑟　竽籥筦而哭百　衆官人各
　其職事以哭曰士女錯踊九　乃終喪主伊扈哭
出造舍父兄宗姓及在位者從之佐者哭且撤饋及
壺鼎俎豆衆官人各　其職皆哭而出井利　事後
出而收癸卯大哭殤祀而載甲辰天子南葬盛於

樂池之南天子乃命盛姬　之喪視皇后之葬法亦
不邦後于諸侯河濟之間共事韋穀黃城三邦之士
輦喪七萃之士抗者即車曾祝先喪大匠御棺日月
之旗七星之文鼓鐘以葬龍旗以　鳥以建鼓獸以
建鐘龍以建旗曰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間畢有鐘
旗　百物喪器井利典之列于喪行靡有不備擊鼓
以行喪舉旗以勸之擊鐘以止哭彌旗以節之曰
凡大哭九而終喪出于門喪主即位周室父兄子孫
倍之諸侯屬子王吏倍之外官王屬七萃之士倍之
姬姓子弟倍之執職之人倍之百官衆人倍之哭者

七倍之踊者二十行行萃百人女主即位嬖人群女
倍之王臣姬姓之女倍之宮官人倍之宮賢庶妾倍
之哭者五倍踊者次從曰太子命喪一里而擊鐘止
哭曰匠人哭于車上曾祝哭于喪前七萃之士哭于
喪所曰小哭錯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曰喪三舍至
于哀次五舍至于重璧之臺乃休天子乃周姑繇之
水以圜喪車是曰圜車曰殤祀之孟冬辛亥邢侯曹
侯來弔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邢
侯曹侯來弔太子太子哭出廟門以迎邢侯再拜勞
之侯不答拜邢侯謁哭于廟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

位內史賓侯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厝踊三而止太
子送邢侯至廟門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
侯廟弔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禮壬子天子具
官見邢侯曹侯天子還返邢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
武一天子見之乃遣邢侯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
共于二侯如故曰天子出憲以或襚賵癸丑大哭而
　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舍于大次曰喪三日于
大次殤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備壬戌葬史錄繇
鼓鐘以赤下棺七萃之士　士女錯踊九　喪下昧
爽天子使嬖人贈用文錦明衣九領喪宗伊扈贈用

纔裳女主叔姓贈用茵組百嬖人官師畢贈井利乃
藏報哭于大次祥祠　祀喪罷哭辭于遠人爲盛姬
謚曰哀淑人天子丘人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子東
征舍于五鹿叔姓思哭是曰女姓之丘丁卯天子東
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
馬于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馬主癸酉天子南征
至于洧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天子乃釣
于河以觀姑繇之木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
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　祥祀畢哭終喪于囂氏已
卯天子西濟于河囂氏之遂庚辰舍于茅尺於是禮

祀除𡉊始樂素服而歸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
至于野王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隥而降休于兩
栢之下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
萃之士葽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
人天子不樂出于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天子哀
之乃又流涕是日輟己未乙酉天子西絕鈃隥乃遂
西南戊子至于盬己丑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
乃宿于虞庚申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

主路云高居偏知之平鄗人疑皆國名鄹音迴胃切
祁齊繁名古伯字多以木井邢穆王嬖臣陽紆音陽
今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水夷可宗主河巻間以左
天於天字謀父祭公之族以夷爰采門大夫宮一分泛

亦曰大圭音忽笏重也傳曰治呈詹春山海經音鍾
鷄之簿者冂終爲簿言賜女受終福天子之丑至皆
欽河典州圖蒔也郊父正公名○駿書人名高古野
宇居盧人名丌赤号人名盧書奴人名逢周周大夫
長昉盛在赤毒夷舊蔣人名昆歸前閭氏人名無鳥
嘌蒔氏人名○王牙玲於鵠讀门鳥鵠高奔戎七萃
土名旁紹疑疑鄒伯命樸鬲余人名諸鈃亦人名音
䕋○屬孫氏骨鼏氏重聽氏疑皆夕國綵黛重鵠人
名立木古玲璁尨城皆王名玲璁音鈴貿黄木一作
潢木畢鉅王臣名歸遺文山人名蘊疑𩣡字龐古驛
宇茂古義字蔭莒音奏丙參伯芊御人名蘊奴巨寇
人名縣叟叔是柒棱國明后君也孔牙人名毛班印
後毛竹○留也陵翟畢並盟名陵翟陵姓鬲胡人名
咎氏樂勇天謠人疑詩嶌昊天南山有䣍疑小雅南
山有臺祭公以比境東而王龠之也井公卿人名孟
僉甸丘名霍侯名舊黄嘌謠黄之池一作黄之陀逢
公史狐立卜人黄竹詩第二章白侯以下似富云自
薛家卿皇我萬民勿則遷○盛栢婚妣國叔妬叔
姓穆王女宫癡痤伊皂人名臣氏
盛名葽豫上名監音占可東盬池

壇山石刻
贊皇縣壇山上周穆王刻石四字筆
力遒勁有劔拔弩張之勢至宋慶曆
中宋尚書郎在鎮陽嘗摹此字見歐陽公集
古錄而趙明誠金石録謂穆王時所用皆右
文科斗書此字及類八篆疑其非真我朝宋
學士廉摹刻甫陽山房自爲跋謂與周淮父
向伯碩父鼎齊侯鐘鐘銘款識合
又謂字形多類石鼓蔣金薤琳瑯

吉日癸巳

姜后卜兆辭
汲冢綱春司穆王姜后孕越挺嬰
鑄而亨之堯以玄鳥二七全以燕
血王發書而卜之兆丁是王問諸史豹曰彝
飛集户是曰失所進被小人弗克以育君子
史良曰是謂羅繹將字其身錫于母氏而後
獲寧羅而藏之款味將張居二月趙姬死也
日而復古其情曰隋表祿也胡霜若
之千不歸將真不大數及王子千治

蜉蝣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

尚復其所

宣王
名靖穆王子在位四十
六年爲周中興之主

石鼓文
古文苑周宣王狩于岐陽所刻石鼓文
十篇馬推內詩紀云古文苑所載石鼓
文稱孫巨源得於佛書龕中若居人所録備
四百九十七言耳章樵爲之考正集釋又薛
尚功鄭樵潘迪者家成有音部然于闕文麋
所增益楊從用倚自言受學李文正公得蘇
文中舊本蓋六百五一七言亦釋舊要楊了
易以今文傳之矣陝西志較與揚本同而字畫
訓釋頗選今以二本參較舊之古文苑舊討
有可采者問取附人止中姓氏薛鄭章潘己
見前施謂宮王王學之蘇鼓鄭文忠也鼎
按歐陽文忠集古録於此在三續大嘗謂自
宣王至宋千有九百餘年璉數得存鄭魚年
謂是秦篆因其以殺爲也見於秦斤以丞爲
丞見于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曰天子天子
可爲帝亦可謂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

以爲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並亭氣使
仁京以爲後周文帝獵之于岐陽所作蓋出史
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所云也宋王守
之及國初趙古則力辨其非以爲宣王
之持史雅書詳見古文苑今鼓琳鄭然皆
謂詩孫陽脩風雅篇云石蘇詩周宣王
備學也於巖屬小雅或以爲成王時詩以
古傳成有陽之蕙證之亦一說也焉六
載詩紀以文苑載首秦誤楚諸文不列于
詩亦金籍原錄文此爲仍載今姑存之數
在孔京國子監廟門
下字多漫滅不可搨

音釋

遹本音吾籀作攸車既工籀文作攻遹馬既同遹車既孜古文好
遹馬既駂音阜與駂同文註音[illegible]君子鼎鼎
集文員遹遹[illegible]

文紀

皇霸卷一

鹿速速君子之求[illegible]鹵弓[illegible]
弓茲吕以寺本寺字古文台作遹敺其時音其來
趩趩音[illegible]曰趩趩[illegible]即遹
與[illegible]時麀鹿趚趚音[illegible]其來大峚音[illegible]遹敺其樸
小[illegible]曰其來趩趩[illegible]弜射古文其貑[illegible]蜀
古讀省文

右一
重文[illegible]共七十六字 文六十九句
汧[illegible]殹[illegible]沔沔[illegible]
之[illegible]丞[illegible]浞[illegible]淒[illegible]
弓[illegible]淵[illegible]鯉處[illegible]之君子漁[illegible]之滿[illegible]
作[illegible]淵鱳[illegible]

作又下通作有貴[illegible]其斿[illegible]趞趞[illegible]帛[illegible]白下作
[illegible]鱼[illegible]鮸鱳[illegible]其籉[illegible]氏[illegible]鮮黃帛其鱄
古[illegible]文又鰟[illegible]又鰟[illegible]其胡[illegible]孔庶
庶鰷[illegible]之鰝[illegible]可[illegible]涇涇[illegible]文趞
趚[illegible]其魚隹[illegible]之隹楊及栁[illegible]隹鱮[illegible]吕
隹鯉可目䱷[illegible]

右二
重文[illegible]共六十八字 文六十七句
[illegible]

田車孔[illegible]安[illegible]勒騂騂[illegible]六轡

皇霸卷一 二十二

文紀
古文既簡左驂[illegible]右驂騝騝[illegible]
[illegible]遹吕隮[illegible]遹戎止陕[illegible]宮
車其[illegible]秀弓[illegible]
弓[illegible]麀豕孔庶麀鹿雉兔其[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其戎[illegible]大車出各
亞[illegible]獸[illegible]白[illegible]遹[illegible]而勿弜[illegible]
多庶趣趣[illegible]君子逌樂[illegible]

右三
重文[illegible]共七十四字 文六十八句
帥[illegible]䡞[illegible]敕[illegible]如秀弓
孔碩[illegible]形矢[illegible]四馬其寫六轡沃若[illegible]

徒驂驂从馬从便舊本云未詳楊云恐當作騎孔庶廓廓騎宣宣籀文博古文

苑作鹵宜揣轄鹵楊云郎官字遹作右本作首音首作車𨍭古文術道古文如徒

如章遹遹古文作陰陽趍趍音也作趨和明習之貌郎趕字七走反鄜

六馬𣪊射𢼸𢼸也叶音獵籀文族矢鏃又有貙音樞如虎獸鹿

如冢兕台古肅作怡古省文遹多賢迴古音會菽奉雉遊兎允異

右四薛作丁文重文二鄭作戊文共七十二字一文六十九一十八句

遄𨽥自東古文𨽥古文苑有虞字雨古霝字古零雨𣵦古文逆淊盈

𣵀淊楊云水名𣵀古文君子既涉古文涉游馬𣵀汧汧

古文苑作重文𣪊也洎同漫二字古文文苑丞士騁古文言

肉古文逼方作岸白鄭徒驂楊作迫𨖼

文紀　八　皇霸文紀卷二　十二

徃肙吕衍道或陰或陽極楊云音𢓜渶吕戶

出号水一方𨼆徒𨖼楊作止其奔遊古文苑作其音余其敨音𢍰

且古省文其盧乃夷𤰇古文

右五薛作壬文重文三鄭作辛文共六十九字一文六十六一十六句

宣猷作古文作遹作周𢔶𢔶古導𢔶古遹𢔶有文我𨗨我籀文彼

除師是𠬝圍莽莽古作莽苦絕切𠔉也為𨩽里楚云从世三十為世也三十乃

从三十為世也家謂之會意佛書之合切也並字𣪊也𣪊徵𣪊微音逌乃

周楊作宮𣟋古文泰𣟋泰水名也以絫絫籀文柞音柞也棫音棫

句楊作𢍰字其𢌿𢌿音宗𡿺音梟各又不詳音義楊作

也按其𢌿音宗未詳或云遹字

嗚絛絛也其亞箬箬音其𡖋𡖋何為所𤯦𨾊𨾊音戈

水盩音刹楊音戾𧗽古音戊音盩𢻮古文𢻮同與絲絲𠀤音 古文

右六薛作庚文重文二鄭作乙文共五十五字文五十二

施云此鼓乃皇祐間向傳師得於而得者每行末僅存者四字故今所傳皆斷續不成文

徒遊𠹗𠹗音溫也𤏶然 𢾕 兩師旅章云旅字之下三字𠶜 𤏶

會同又有如字𤏶古吕左施云左字今碑本磨滅 驂戎律音章

弓矢孔庶滔滔是𤏶弨夫寫矢古文苑有不字

其𠂤𦤎𤏶古文柴音柴積也𡉉舉字也其徒寄鄭作𣃔音𣃔作𣃔

來或𡴦或𢆶友悉率左右燕樂洛天子來嗣王始𦔻

𦔻音𠗰古我來攸止

文紀　八　皇霸文紀卷二　二十三

右七薛作甲文重文二鄭作乙文共六十八字文六十九一十五句

麀丞走𩥅𩥅未詳音義馬𪊨𪊨音𪊨𪊨或哲哲号

号𢍰雉𢍰𢍰音𢍰青色似兎而大𢎞大𢎞位音多𢍰敓我師氏𢍰𢍰文

武可字如其一出

右八薛作己文重文四鄭作庚文共二十七字文二十三

施云此鼓最石不可識成文

遊永既𣴡淨字與遹遊衎作衍導與既号遊行𣴡止嘉𣪊鼎里籀文

天子永安古文日佳維丙𡲢申旭旭杲杲遊其雱

旁𩠐雅二衎叶音乘乘馬既迪迮音𣪊𣪊章作𣪊義未詳音義𡖋古文

逢𠀤旁

𡖋𦤎𦤎音騎𡖋𡖋四黃左驂𩥉𩥉音𩥉右驂𩥉𩥉音𨖼𥑮

戟棨戟吕弈奕女讀作汝不覲悳直旛旞文翰平聲鳥羽也析羽而注於旗首故曰旛翰霧霧音務焱古飆字音標通作飆楊作猋斿朱垂旌旗之施施音宜旗動也公謂大來余及如茲邑周作害字讀何也不余及

右九薛作乙文鄭作癸文重文七共八十一字文七十四二十句

施云上下磨滅不成文

吳古作虞人憐古文亟茲與亟亟朔䚍夕憼驚同惕䣅載卣䣅

北勿竈通作寵勿伐䏁若不本作若或云畢字而出奇奇進獻古文

㯿用特遊格䣅同䤾祖告于大祝㢹曾受古文受享致

其方䣅叶音與蓺同亦音寓逢無䦚籀文中從孔庶麀鹿迃既坦

𨭢理㸚蕃音蕃大田不稷音蒐君子何求又有

䍧又始周爰止于是

右十薛作癸文鄭作己文重文一共七十二字文七十一十八句

今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騂君子爰獵
爰獵爰遊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鸞鸞角弓弓茲以時
我驅其特其來趩趩遄遄炱炱即御即時麀鹿趚趚
其來大㳄我驅其樸其來遺遺射其豜蜀楊石鼓文序云君子爰獵爰獵爰游潘迪所釋牽合紕繆古人書字文同者但作二點更不復書迪既誤讀為君子員員邋邋員斿遂復贊釋云員員衆多貌邋邋旌旗遊動貌所謂郢書燕說者也

右一

汧繄泛泛丞彼淖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澫澫有鯊
其游趱趱白魚皪皪其𩵋底鮮黃白其鯿有鮒有白
其胡孔庶臠之𩶘𩶘洋洋趱趱其魚惟何惟鱮惟鯉
何以櫜之惟楊及柳

右二

田車孔安鋚勒騂騂六師既簡左驂翻翻右驂騝騝
我以隮于原我戎止陸宮車其寫秀弓時射麋豕孔
庶麀鹿雉兎其原有迪其戎奔奔大車出洛亞獸白
澤我執而勿射多庶趮趮君子乃樂

右三

帥彼鑾車忽速填如秀弓孔碩彤矢矦矦四馬其寫
六轡沃若徒騎孔庶廓騎宜博尚車載道如徒如章
原隰陰陽趍趍六馬射之簇簇有貙如虎獸鹿如兕
怡爾多賢遈禽奉雉我兎允異

右四

我來自東霝雨奔流逆湧盈盈㴋隰君子既涉我馬
流汧汧繄洎淒丞七駕言西歸舫舟自廓徒騎湟湟
惟舟以道或陰或陽极深以戶出于水一方丞徒徨
止其奔我以阻其乃事

右五

宣猷作原作周導遹我辭攸除帥彼阪田芽爲世里
希微微乃罟漆栗柞棫其抜椒楷庸庸鳴倏亞箬
其華何爲所斿鬉鬉水藍導旨樹幽瘖

右六

徒我嘽嘽然而師旅填然會同又繹以左戎障弓矢
孔庶滔滔是熾射夫寫矢具奪舉乎其徒肝來或群
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
攸止

右七

彼走騎騎馬麃皙皙華華雉兔位多庶徵我師所憲

憲文武可其一之

右八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
日惟丙申旭旭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迪敖夏康康
駕彼四黃左驂驕驕右驂驕驕戚戟以夾汝不執德
旛翰黎黎旐斿施施公謂大來余及如茲邑曷不余
及

右九

吳人憐亟朝夕儆惕載西載北勿奄勿伐若而出奇
進獻用特歸格藝祖告于大祝䄙嘗受享致其方栽

衡逢中囿孔庶麀鹿原隰既坦疆理蕃蕃大田不蒐
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

右十

襄王 諱鄭惠王子 立三十三年

策命晉文公

晉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爲侯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左傳○史記云天子父王子虎命晉侯爲伯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索隱云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也乃襄王命

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歷歷有跡彔

王子虎盟諸侯

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
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

靈王 名泄心簡王子 立二十七年

賜齊侯命 王使劉定公賜齊靈公命將婚於齊也

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
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
命 靈公名環定公名夏

景王名貴靈王子立二十五年

追命衞襄公（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衞弔且追命襄公）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左傳○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

皇霸文紀卷第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士都　校閱

周三

周器銘

周嘉量銘（考工記㮚氏爲量其銘曰）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觀古貫時是也古惟是文德之君思索以求其理也極中也作爲此量使天下取信而至其中也毓不也）

周郟鼎銘（二十二字甚古文字○漢書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有司議欲薦見宗廟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上議以郊梁豐鎬周舊居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郊東中有刻書殆周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先功藏之宮廟也不宜薦見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以下並尚先錫命文曰作尊彝者器皆然）

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尸臣尸事之臣也栒音荀郇也）

周仲山父鼎銘（後漢書和帝永元元年秋車騎將軍竇憲伐單于大破之稽落山勒功燕然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憲乃上之其旁銘曰）

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垂鼎銘（玉海唐開元十三年十月萬年人王慶築垣掘地獲寶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曰）

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永寶用

尊鼎銘 宋董逌廣川書跋云李保季得鼎于長安掛者有銘尊鼎異形其制似鼎者此蓋鼎尊也

永作尊鼎萬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周季娟鼎銘 四十八字○宣和博古圖

正月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命小臣夌先見楚居王
至于徙居無遺小臣夌錫貝錫馬兩夌拜稽首對揚
王休用作季娟寶尊彝 成周者西周也麓說文以爲守山林吏又曰林屬於山爲麓王徙於楚麓者謂其山之林麓蓋如書言大麓之類王欲徙楚先命小臣夌往見以相其居王至遂居也後宣錫貝錫馬及南以賞之曰季娟者蓋爲娟遂作尊以謂周語之後姓也宮長當與叔姑而宰潮亦以爲爲姑之女則乃其妃也曰季者又稱言其序耳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只有齊季女皆指其亨也又有娟氏非見後

周南宮中鼎銘一 五十七字○博古

惟十有三月庚寅王在寒師王命太史括懷土王曰
中茲懷人內史錫于珷玉作臣今括里汝懷土作乃
采中對王休命䵼父乙尊惟臣尚中臣赫赫 嘯堂集古錄燎 延作構內作入珷玉作武王赫赫作十八大夫八大夫非

周南宮中鼎銘二 三十九字○三同不錄

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
埶王居在射圃眞山中呼歸生原刊王埶刊寶彝 右二嵤後二器同文以南宮爲氏者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中則其名耳然名氏同而款識或異曰作乃采者蓋采事也命以立事則因爲此鼎而勒之銘也其曰伐虎方之年者虎方猶鬼方也虎爲西方之獸是必因西征而昭其功以銘之也

父己鼎銘 二十八字 博古圖

癸亥王徙刊作冊妝新宗王賡作冊豐貝太子錫綀
大貝用作父己寶禼 商以十干名至周則有乙公得於己未見焉

周仲偁父鼎銘 三十五字 博古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伯𡍮及仲偁父伐南淮節孚
金用作寶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彝器名物非下可得尋盡君上用以昭有功已若名宄乎集與宮王用彝器主璧從經一古之意

周師秦宮鼎銘 四十七字磨滅十二字 博古

惟五月既望王
于師秦宮王格于享廟王　錫
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尊鼎
其萬年永寶用 惟五月既望紀時紀日也師秦宮則師秦之宮以名其人猶師𤉲師毀也王格于享廟而有錫焉則錫命賞于祖也

周雝公諴鼎銘 四十一字○集古錄作奇雝鼎銘諴作諴考古作雝公諴博古 依篆作諴○以下自作

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保雝公諴作尊鼎用追
享孝于皇祖考用乞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
用 考古圖云惟十有四月古器多有是文或十有三月或十有九月疑嗣王居憂雖踰年未改元故以

尺數也集古錄亦未明又疑十有四書其年月既死霸記其月也保雝或宮名如丙雝之類集古雝公不知爲何人保作都考作丁劉原父云古丁寧通用則爲享𦎫○鼎按篆丁鼎敦罕見此文爲丁

周伯碩父鼎銘 五十字 博古

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史伯碩父追考于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尊鼎用祈丐百祿眉壽綰綽永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惟六年八月初吉己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曰子史伯碩父者伯碩父雖不見於經傳然周有太史內史之官謂之子史則稱於父曰子舉其官曰史而伯碩父則父其名也曰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者用昭孝享于其考妣也釐謚也而曰釐仲者蓋古人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則仲疑其族也若王母乳母則追孝皇考而并及之綰綽則寬以優裕之辭○乳廣川書攷作舟

周史頍鼎銘 四十二字 博古

史頍作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尊鼎用追享孝用蘄丐眉壽永命令終頍其萬年多福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史頍者雖不見經傳蓋史言其官頍疑其名是器與前伯碩父鼎言其考妣謚號相類

周言肇鼎銘 十字 博古

其永寶用享言肇作尊鼎 周有司徒言曰肇則言始作此鼎也

周叔液鼎銘 二十四字 博古

惟五月庚申叔液自作饙鼎用蘄眉壽萬年無疆永壽用之 叔液不見經傳博古疑周八士有叔夜爲其族

周伯郄父鼎銘 十八字 博古

晉司徒伯郄父作周姬寶尊鼎其萬年永寶用 晉以僖侯諱司徒故廢司徒爲中軍則晉初有司徒也伯郄父其名

周齊莽史鼎銘 十九字 博古

齊莽史喜作寶鼎其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是爲農官莽則薙氏掌殺草史其職也喜疑其名或以爲田畯至喜之喜鑿

周乙公鼎銘 十一字 博古

乙公作尊鼎子子孫孫永寶 史記齊世家太公卒百餘年乙公得立

周媍氏鼎銘 十一字疑一字 博古

惠作敖伯媍氏与鼎永寶用亐 𦉢冊也許慎謂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符命也諸侯受命于王尊鼎之謂多作此

周虎生鼎銘 十六字首字未詳 博古

𩕢虎生室作其鼎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 錄引后羿臣曰虎圉鄖大夫公子虎不足鑿此其先虞有納言之寵而有龍逢

周孔文父飲鼎銘 十四字○下二器考古錄形制與鼎小別故附

惟三月孔文父作此飲鼎子孫寶用 按此器銘謂之鼎而制度乃類尊壺之屬

廣川書跋載大夫始鼎銘曰惟三月初吉壬寅王在味宮大夫始錫作彝又曰王在辟宮獻工錫彝錫章又曰大夫始敢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寶鼎孫孫子子永寶用

王子吳飤鼎銘 飤飼同○書跋飤作飲古飲字𩞁音于○三十一字

惟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吳擇其吉金自作飤鼎其眉

壽無期子子孫孫永保用之銘云飲鼎鼎字字書所不載其形制則鼎也○廣川書跋書家考古謂無鼎而鼎見三蒼知爲鼎也眉作㲃

周召公尊銘二十六字○博古○以下述尊

王大召公族于庚辰於王錫中馬自貫侯四𩧢南宮括王曰用先中埶王休用作父乙寶尊彝此周王寶大名公之族于其廟之器又旅陳其王所錫之馬駁于南宮號衆多也乙者父之名乃周家召公子孫之酉彝也

周高克尊銘五十八字博古○考古作中朝事後中尊引禮祠禴朝踐用獻尊後中者尊在後列而居中也

唯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乙未伯太師錫伯克僕山夫伯克敢對揚天佑王伯友周作朕穆考後仲尊高克用丐眉壽無疆克克其子子孫孫永保用享周末衞文公時有高克將兵後卒奔于陳則是器蓋衞物○案文不似高克考古伯克之克作𠷎後克字並作中注云中中者二仲也博古篆皆鼎案揚南仲釋音姜鼎冉字爲貫

周師艅尊銘三十二字博古

王汝上侯師艅從王夜功錫師艅金艅則對揚乃德用作乃文考寶彝孫孫子子寶上侯言其官師艅言其人艅既有功王乃錫艅金俾作彝以爲家廟○夜防義舛癸非必爲夜功一作攻

周單彝癸彝銘二十九字內二字疑○考古彝博古作卣

𡇒爵選單彝癸夙夕饗爾宗尊彝其已父子豐作父癸旅𡦂文考曰癸乃方𦀚夙夕饗爾宗則是饗禮所用之卣宗者如禮記所言大宗小宗之類非諸侯之傳姓者也是器乃單作父癸卣然先曰饗爾宗則癸於單族蓋是其宗耳

周己酉方彝銘三十七字博古

己酉戍命尊宜于招𢧵庚𤋲九𤴯𧃧商貝朋方彡用室圓宗彝在九月惟王一祀世昌五惟來東戍者守也知齊侯伐妻稱管至父戍葵丘之謂宜于招𢧵𢧵者以言其別於在以別之商貝朋方者五貝爲朋如詩言錫我百朋用室圖宗彝者彝宗廟常器如周官所載六彝商曰祀周曰年然武王訪箕子亦曰惟十有三祀○銘義難明

周母乙彝銘十一字王身

內寶王錫寶朋用作母乙彝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

周淮父卣銘二十九字○博古○以下述卣

穆從師淮父戍于古阜蔑曆錫貝山鉐穆拜稽首對揚師淮父休用作文考曰乙寶尊彝其子孫永福此後世是享之器蓋穆從淮父以戍有功而君錫之也君錫臣以秬鬯之禮其始則盛于卣其終則祼于彝所以永神于陰者曰日乙擇其日之吉也

周尹卣蓋銘六十四字一字漫滅○博古

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唯還在周辰在庚申王飲西宮儐咸釐尹錫臣唯樊陽尹休高對作父丙寶尊彝尹其百萬年受乃永魯無競在○服祀長侯其子子孫孫寶用是蓋尹休高對揚君命而作父丙寶尊彝也曰王初祭旁如詩言哉生魄旁死魄之類庚申則又指其日辰矣萬年受乃永受賚作壽○銘文之上有亞形中三字鼎按商召鼎虎父鼎並

有亞形中召夫虎字皆在亞之中此白不然庄云亞室者廟室也如左氏所謂宗祏藏主者也周器罕見亞形

周樂司徒旅卣銘博古二十二字○

樂大司徒子象之子洪作旅卣其眉壽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樂者姓氏也宋戴公四世孫有樂莒司徒子象子洪則司徒之孫作是器也旅卣者非一器猶編鐘編磬之類○罍癸銘有旅尊

周召仲丁壺銘博古三十七字

惟六月初吉丁亥召仲丁父自作壺用祀用饗多福滂用蘄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是尚仲丁彝商銘而召乃周人之姓如召伯召虎最爲顯家今姓望其功臣之北鄙而文曰用祀用饗多福滂蘄極典古謂語觀陵用兩壺尊周祀之謂也左傳周景王燕晉文伯尊以魯壺用享之謂也詩與曰溫衎滂沛言多福與遲擇也坊記有曰恭則有祭器故知此壺之設祀饗兼用也

周邢敦銘一百七字○集古薛尚功釋作邢劉原父釋作毛伯考古從薛

維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或曰昭宮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邢王呼內史冊命邢王曰邢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亂商乃命錫汝赤芾同冕齊黃鑾旂用事邢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邢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邢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考古圖云邢周太夫有功錫命爲皇考作祭器也宣射即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蓋宣王之廟也毛伯者執政之上卿也入廟門中其庭立而祝與邢皆在其右也王呼內史策命邢者內史掌諸侯孤卿大夫之策命也王曰者史執策贊王命以告邢也齊黃者馬齊邑也邢受書歸饗于廟而銘諸敦禮也○鼎按王視與邢皆在其右則兩人也其冊命邢云繼五邑祝則似邢本爲祝史故稱祝邢耳或恐非兩○亂商薛作噂京

毛伯敦銘同前劉原父釋

隹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內史冊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女作邑　五邑祝今余隹亂商乃命錫女赤芾同冕齊黃鑾旂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集古錄云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宮此銘原父爲考次其事云

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所謂鄭考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冊叔考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鼎按毛伯既入門立中庭矣右祝鄭則鄭伯一人非毛伯也本文其明且此敦爲皇考龔伯作而毛叔鄭爲文王之子故曰　文之昭也則當言文考安得云皇考龔伯乎又集古有龔伯彝銘皇考龔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則此龔伯者即其人也與毛叔何預博古有毛父敦見後

周毛父敦銘博古四十八字○

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太室師毛父即位邢伯佑內史冊命錫赤芾對揚王休用作寶敦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敦博古云太室廟中之室散敦牧敦皆云王格于太室蓋受四方諸侯之朝必于其廟詩言嗣王朝于廟者也毛父則史稱武王克商毛叔奉明水史稱叔字也春秋書毛伯爵也邢敦銘亦云毛伯即毛父其人歟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冊命之○毛父亦未見爲毛叔

鄭與毛伯敦同

周䢅敦銘廣韵䢅之翼切考古圖七十三字

惟正月乙子王格于太室蘇公入右䢅立中庭北嚮
王曰䢅命汝作治土官治籍田錫汝䢅玄衣赤環芾
鑾旂楚徒馬敢䢅五取用事䢅拜稽首對揚王休用
作朕文考寶敦其子子孫孫永用其銘與鄭相似此云正月乙子及丙癸亥亦曰丁子日辰剛柔不相配疑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於不可考蔡傳士會云晉文公城濮之戰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而敦文有曰楚徒者乃以楚之徒兵錫之禮諸侯不生遺俘天王得以錫侯國

周牧敦銘考古七百二十五字闕十字

惟王十年主父三月既生魄甲寅王在周在師保傅
宮格太室卽位公[illegible]入右牧立中庭王呼內史吳
冊命牧王若曰牧昔先王既命汝作治土臣余惟域
飤 命汝辟百寮有同事 迪多辭不用先王
作刑亦多虐庶民乃繇庶右𤔲 不刑不中乃侯之
𤔲田 今𨚕 司偪乆辠乃故王曰牧汝毋敢先
王作明刑用雩乃𡀚庶右𤔲毋敢不明不中不刑乃
申政事毋敢不彝不中不刑今余惟京乃命錫汝秬
鬯一卣金車華軒畫輦柬鞹𠩄䩾虎冟纁裏旂余四匹
取 敬夙夕勿瓌朕命牧拜稽首敢對揚王丕顯

休命作朕皇祖考益伯寶尊敦牧其萬年壽考子子
孫孫永寶用其銘與鄭敦䢅敦相似所錫有秬鬯一卣及虎冟纁裏之類與寅簋相似司服所掌五冕無虎冕先儒釋毳之章宗彝爲首宗彝有虎蜼故謂之毳以是考之虎冕卽毳冕也○鼎按趙武靈王自稱主父此首云主父未詳

周毀敦銘博古一百十二字

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師毀乃祖考
有婚于我家汝佑惟小子余命汝死我家纘治我西
偏東偏僕馭百工牧臣妾東裁內外毋敢不善錫汝
戈彤戟綰必彤偰矢十五鍚鐘一磬五金敬乃夙夜
用事毀拜稽首敢對揚皇君休用作朕文考乙仲[illegible]

敦毀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伯和父者和爵武公代王而言者師毀爲周室婦姪舊族銘厥功而錫是敦臣隸戈矛錞鍾之物○徐鍇忠云毀而曰師父師之類鼎按師毀父師泰宮亦其官稱耳不必父師也○王海形下有侯字蓋作叙

周敔敦銘博古一百四十字

惟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節遷及內伐𣳉昴參怡裕
敏陰陽洛王命敔追迎于上洛𢛚谷至于伊班長榜
戠首百執僕曰維孚人三百鄙王文伯之廝于𢛚衣
諦復付乃君維王十有一月王格于成周太廟武公
入佑敔告禽馘百僕曰王蔑敔曆事尹氏受釐敔圭
㫄幣貝五十朋錫田于敜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敢

對揚天子休用作尊敦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徐獻忠云此文與商周之書同辭與雅頌之詩同旨益敔內執訊獲作之功而獻之王告禽受釐之後而錫之圭瓚土田者如此其云南淮節趠及內伐洍昴參[illegible]夷內伐將向于昴參之濫蓋西方也豈宣王之世淮戎並與之日聏王命敔追迎于上洛愆谷至於伊蓋禦敵之師自西而及于洛中也自時雜俘三百人而百執獲日乃其首事者也于愆衣訴復付乃君蓋自愆谷已而羂其事而復以所獲付于君也故王至自周太廟而受之宜其銘諸金石以揚天子休命也○王海欲作敔

周周敦銘七十四字○案此本冊命周考古作周敦爲是博古作宰辟父敦

惟四月初吉王在辟宮宰辟父佑周位王冊命周曰錫汝華朱芾玄衣束帶於鋚革錫戈琱戟彤矢用養乃祖考事官嗣節僕小射底敦周稽首對揚王休

命用作文考寶敦其孫孫子子永寶用周者公子周悼公也悼公文襄之後故有用作文考寶敦之辭古者錫有功則必有彝器以紀其事且告于家廟焉銘曰用養乃祖考者謂此○革一一作單戈作攻

周散季敦銘三十三字博古

惟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叔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考古圖云以太初曆推之文王受命歲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己卯書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武王即位之四年敦文曰惟王四年蓋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朔書一月惟一日壬辰旁死魄二日也是歲二月後有閏自一月至八月小盡者四故八月丁亥朔敦文相合散氏者必散宜生也季其行也○散季未必爲宜生叔集古作弟誤

周鬳敦銘四十字○考古作鬳敦鬳廣韻於建切大貌集古作鬳伯彝

鬳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鬳彝鬳其熙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鬳必諸侯也故祭及四世武伯龔伯以益配字益公文公則言其爵此器本敦而名爲彝者舉器之總名○彝集古作尊熙薛尚功作匹令終令命集古作霝終霝始

周伯庶父敦銘十九字考古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周姜尊敦其永寶用按此器稱王姑周姜稱姑婦辭也王姑夫之母也作器者乃庶父未詳或謂王姑者王父之姊妹然王父姊妹當從人有歸宗及殤祔亦不容制器以祭○周集古作舟薛作周

周周姜敦銘十六字○集古

伯冏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蘄萬壽集古作冏書冏命序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則此敦副穆王之時器也○考古作伯首博古作伯景冏冏命亦作景命未詳

虢姜敦銘四十四字考古

虢姜作寶尊敦用禪追孝于皇考惠仲蘄此康慶純祐通祿永命虢姜其萬年眉壽受福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周雁侯敦銘十四字考古

雁侯作姬遼母尊敦其萬年永寶用雁侯者武王第四子曰雁侯姬遼母者遼與原同蓋古姓氏武王之姬雁侯之母也

周剌公敦銘二十八字博古

伯據祖肇作皇考剌公尊敦用享用孝萬年眉壽畯

在位子子孫孫永寶此曰皇考剌公其卮敦曰剌副乙伯按太公望子丁公伋伋子乙公得是剌公乃乙公族也二器皆宗廟之器故皆曰用享用孝

周仲駒父敦銘十八字三器博古

永孝仲駒父作仲姜敦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孝仲駒父國氏世次未詳仲姜者蓋仲駒父之母或祖也或以爲妻禮夫不祭妻凡婦人以字配姓仲姜亦如伯姬仲子季姜之類齊許申呂皆姜姓此未詳何國女器有用器有祭器凡銘享孝追孝祀禪者皆祭器也○首云永孝傷未詳其議

周孟姜敦銘廿八字博古

叔孫父作孟姜尊敦綰綽眉壽永命彌生萬年無疆

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叔孫氏出桓公之後姜齊姓齊魯婚之國孟則長女若所孟姜周意

周仲賁父敦銘十七字博古

蒯仲賁父作尊敦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仲賁父其字蒯或姓名

宰辟父敦銘廣川書跋云揚氏圖古器有銅敦銘其制與孟姜敦異

宰辟父古周立王冊命周周頓首奉揚王休命用作

文考寶敦

周史張父敦蓋銘十二字博古

史張父作尊敦其萬年永寶用史其官張其字

張仲簠銘四十一字集古

張仲作寶医奉之金鏤鎔鎂鎂鎂其寶其玄其黃

用旨旨授熊熊用饗大正商王賓饔鼎名飮飮張仲

受無疆福矣矣艸飲飮鼎餬張仲萬壽歐陽脩云医銘雖四面文則一今縣轉注偏傍之或異者分注釋文○案正釋外備模原篆待考異者注下医與簠同

同前薛尚功鼎彝欵識有此釋文五十一字

張仲作寶簠㸚之金鈇鋭鈇鐪其熏其玄其黃用盛

諸受糕米用饗大正音王賓殯具召飼張仲受無疆

福必友殯飼鼎寶張仲異壽考古云二器四銘文有不同詩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宣王時人也徐云此文古雅借有難讀處集古本與鼎彝欵識本釋各不同其商王二商字或作音王商王二字義多不通按其文爲蓋大篆體後人作者考之故疑商字爲三又非同宮王器○鈇鈇字古作鈇鈇黃作玄界作眉友作共

同前黃伯思東觀餘論云劉原父弡仲医銘以隸寫之

弡仲作寶簠擇之金鏖銳鏖鑪其纁其玄其黃用盛

諸旋糕米用饗大正音王賓餌具名飼弡仲受無疆

福必共餐飼具饌弡仲眉壽所饌與餘同音飽

周叔邦父簠銘二十二字博古

叔邦父作簠用征用行用從君王子子孫孫其萬年

無疆用征用行叔夜鼎亦曰以征以行王安石字說征正也凡言征皆以正行名之○寅簠銘亦有叔邦父

寅簠銘一百五十八字考古

有進後雩邦人正之師氏人有𦥑有故西馭服卽汝
㐫迺繇宕卑復虐逐乃君乃師乃作予一人服王曰寅
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善效乃友內辟勿事虣虐從
獄受雜且行道乃非正命乃故疾讒人則惟輔天降
喪不亡惟死錫汝秬鬯一卣乃芇芾赤湯鴝軒朱韍
華虢厄蔡虎冟練裏畫轉畫輳爵金甬馬四匹鋚勒
敬夙夕勿廢朕命寅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
作寶簋叔邦父叔故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廢一作法故一作姑○徐云此文前段皆訓誥體寅者司法之臣故以讀法誡之如穆王訓呂侯之類而寅因述以銘諸簋也中間亡字譌舛

周京叔簋銘考古十一字
京叔作饗簋其萬壽永寶用京叔者鄭莊公弟叔段請居京城因謂京城大叔疑出于此饗簋者因饗禮以錫簋如彤弓一朝饗之者也

叔高父旅簋銘十六字○考古旅集古作煮簋
叔高父作旅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周劉公鋪銘考古十字
劉公作杜嬬尊鋪永寶用周靈王時有劉定公景王時有劉獻公此云劉公未審其誰○博古云劉公是作是命追享杜嬬未見追享之意

史信父甗銘玉海宋咸平三年九月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直昭文館句中正與杜鎬詳其文曰上言按墨子云夏后鑄鼎四足而方春秋傳云晉侯賜子產二方鼎此其類也又說文云甗甑也爾雅曰甑謂之鬵詩云溉之釜鬵此所獲有無疆之兆請紀史冊傳示千載從之○趙明誠云方鼎與甗是兩物○宣和博古圖云甗上若甑下若鬲或三足而圜或四足而方列甗豆之後
維六月初吉史信父作䰙甗期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用

周茂敖鬲銘考古九字
茂敖祿光康○孝永寶德楚之君有霄敖若敖杜敖郟敖其名官亦有莫敖意茂者或出于斯光康未可臆論

周孔父鬲銘考古十一字
孔父作尊鬲子子孫孫永寶用

周仲父鬲銘博古十六字
仲父作尊鬲子子孫孫其萬年永寶用仲以下一字不可辨

周京姜鬲銘考古十一字
京姜庚仲作尊鬲其永寶用京姜者詩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蓋太王之妃曰太姜周武王追尊祖考國以京言之故謂之京姜

周伯玉寶盉銘集古十九字
伯玉般子作寶盉其萬斯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周嘉仲盉銘博古二十字
嘉仲諸友用其吉金自作盉子子孫孫其　永用之嘉仲無見經傳曰諸友與朋友共之之器也○諸友二字三代時安得此淺語或以人姓名如諸梁公子

友之類

周伯戔饋盦銘考古

卭仲之孫伯戔自作饋盦永保用之蓋銘十四字

惟八月初吉庚午卭仲之孫伯戔自作饋盦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之器銘三十三字

伯戔䪾盤銘考古三十二字○䪾音悔

惟正月初吉丁亥卭仲之孫伯戔自作䪾盤用蘄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按此器與饋盦二物皆曰卭仲之孫

周司寇匜銘博古二十字

作司寇彝用遣用歸維之百寮雩之四方永之祜福周官有大小司寇銘曰維之百寮則非大司寇不足當是語也○古器銘多用雩語

周文姬匜銘博古十八字

丙寅子錫龜貝用作文姬己寶彝十一月有三

弡伯旅匜銘考古十一字

弡伯作旅匜子子孫孫永寶用按弡字依前弡仲簠當作張字

周義母旅匜銘博古十七字

仲姞義母作旅匜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博古引左傳狄義安爲晉寘公稱文公之燕杜部絕無可據若此屬者闕疑可也○姞南燕姓如燕姞之類

周魯正叔匜盤銘博古十八字

魯正叔之㝩作盤其迟㞢子子孫孫永壽用之

周季姜杅銘考古十七字

伯索史作季姜寶盂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季姜於書傳多指婦人如所謂孟姜也

周蛟篆鐘銘五十二字博古云字極古間作鷩鳥蛟螭之形故名蛟篆

惟正月王春吉日丁亥既望分召純釐擇乃吉金自欣和其安以樂娛奉喜而賓客其怡鼓之夙暮不忘爲余子孫萬葉無疆用之協龢惟正月仲春吉日者猶漢鐏鳳銘言佼十月也蓋正月之吉適得仲春之節故謹其時而言之○徐云此文有雅體眞周人作也薛尚功款識亦以爲商器非○薛字之款東漢文紀

周遟父鐘銘

遟父作姬齊姜龢林鐘用昭乃穆穆不顯龍光乃用蘄丏多福侯父洎齊萬年眉壽子子孫孫亡疆寶是鐘遟父爲齊姬姜作遟父必王臣也以天子之休命娶齊侯之女故作陰呂之鐘以宜其室家一以昭天子之寵光一以祝齊侯之壽考而傳于子孫者也

周聘鐘銘

宮令宰僕錫聘鐘十有二聘敢拜稽首編鐘十六聘所錫十二其爲分方應律者也

周寶和鐘銘

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鐘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用享寶和三鐘銘文皆同曰走自卑之辭如司馬遷牛馬走是也書傳稱文者不一博古以皇祖文考當在成康之後然曹楚晉魏王侯亦多稱文也

遣磬銘 考古 六十三字

㞢鼓乙亥曰鈇子㘴書巧唯炎白止國將乙召曰惠

后異言鎗鎗趣趣乍反哉十五天君賜之也楚將

異吉后壺允昊己　釋公王鉛之釐樂之變

于酉

彫戈銘 李伯時得彫戈畫鳥書萬金文銘六字蓋三代器金篆也

主用父作彫戈 張懷瓘書錄

皇霸文紀卷第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　士都　校閱

魯

桓公 名允惠公子在位十八年

卜生成季兆 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云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有功于魯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至季孫意如逐昭公哀公欲因越攻魯以去三桓遜于而三桓之子孫亦微矣

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 友右並叶輔社叶魯

為韻轉注杜注殊略楊用脩古文韻語止載後二句

筮辭

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大有乾下離上乾為君父離變為乾同復於父故敬與君同

宣公 姬姓名倭又作委史記作倭一名接文公庶子襄仲殺世子惡及視而立之在位十八年

命季孫行父書 行父魯宗卿謚文子桓公子季友之後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予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公執之對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寶者為宄用宄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夫莒大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

矣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

里革更書 革魯大史

夫莒大子殺其君而竊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爲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 國語○左傳云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按傳不云書因附於後後並做此

定公 名宋襄公子在位十五年

孔子爲魯司寇命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困學紀聞云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

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 孔子之先宋人宋襄公生弗父何至正考父五世親盡別族爲孔氏又四世至防叔畏華氏之偪奔魯則孔子之曾祖也

哀公 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而孫于越

與齊人書 哀公會吳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等以其首獻于公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

對曰從司馬吳子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

夫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左傳春秋

孔子誄 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文心雕龍曰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憖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叡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

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屛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老叶郞切父叶扶缶切○左傳旻天史記漢書作昊天○注憖且也一作五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自以爲法○羅泌路史發揮云不弔昊天節南山也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十月之交也嬛嬛在疚閔予小子也而乃以爲誄孔子之辭哀公顧亦集詩言

亢愚之乎故曰瞞予一人非名也變仲言父非字諡也

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檀弓

臧孫辰文仲魯大夫

遺魯書

文仲爲魯使齊齊拘之而與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公及大夫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召而問焉泣下襟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鬭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其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竟上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劉勰文心雕龍云文仲謬書于羊裘

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劉向列女傳○王弇州世貞尺牘清裁云按齊繫臧文仲事不見正史辭亦類謎歟非尺牘語

季孫宿武子文子行父之子

予襄公璽書襄公名午成公子

襄公二十八年以宋盟故朝楚明年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國語注云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封書也

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左傳

同前國語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以告公未言榮成子曰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子冶歸致祿而不出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

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

告叔孫豹殯書穆子桓公子叔牙之後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昭公即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謂叔孫穆子豹也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杜洩叔孫氏宰

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左傳

臧昭伯爲之子

齊盟載書左傳魯昭公伐季氏不克孫于齊景公唁于野井而告之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臧昭伯率從者爲盟

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

季孫斯桓子

鋟版文公羊傳陽虎者季氏之宰也季氏專魯國虎專季氏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餓而以爪鋟鑽器之版至時出季氏于蒲圃殺不克虎奔齊

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力能救我則于是。

孔子

延陵季子碑世相傳爲孔子書名十字碑

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吾子行學古編以爲古法此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延陵墓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題見其謬蓋漢器郡字半片王此君字也改陽公以史此孔子世家考其歲月幾封南不踰楚來者至吳復孔發從申疑記舊石湮歲玄宗命駿仲容摸搨以傳之開元以前已有本矣因學紀聞云張燕公謝碑錄六孔篆矣扎之墳秦存展季之能古孔子篆者始見丁丸趙引識以爲自唐以來相傳爲孔子書大眉中高定弄模刻季子之賢孔子之銘不應篆不見篇於示世至唐始傳也又碑銘始于東漢孔子時所未有布其字畫故爲奇怪异孔子書無疑丹銘縮論又謂寫晉作季乳讚夫子言上爰詔作銘此可既據部談七修類藁有藉亦不能決也鼎謂非孔子書者爲確○君字作篆形與義與季不合

秘書王充論衡云孔子將死遺書後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丘而亡此虛也始皇不至

魯

不知何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衣

裳至沙丘而亡異苑云秦世有謠秦始皇奄彊開吾戶據吾牀飲吾酒唾吾漿食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墓欲取諸經傳壙既啓於是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刊在冢壁始皇甚惡之及東遊乃遠沙丘而循別路見一羣小兒輦沙爲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

素書鍾離意別傳云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付戶曹孔訢修孔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得璧七枚懷其一以六枚白意孔子教授堂下牀壁懸一甕召訢問訢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意發視之中有素書曰

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鍾離意

璧有七張伯懷其一亂我書董仲舒或以爲頌亂或以爲亂者理也其後仲舒論思

春秋造著傳記皆虛也

魯端門血書春秋說題辭孔子謂子夏獲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往觀之血書蜚爲赤烏化爲帛烏消書出化爲圖中有制作之狀

趣作法聖人沒姬周亡慧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

散孔不絕

麟書伏侯古今注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于庭則五星之精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徵在知其爲異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至敬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因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解紱而涕泗滂

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

麟圖文沈約宋書符瑞志孔子至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摧麟傷其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兒發薪下麟示孔子麟吐三卷圖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

周亡赤氣起大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

孔衍文春秋演孔圖

制作定世符運

虹玉刻文符瑞志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乃有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讀之曰

寶文出劉季握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爵玉刻眞孔圖孔論經有鳥化爲書奉以告天赤爵集之化爲黃玉刻曰

孔提命仰應法是爲赤制

柳下惠妻展禽魯大夫食邑柳下

夫諡惠誄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

子之諡宜爲惠兮叶許戲反厲叶去例反害叶戲魂反察叶子結反大叶徒帝反泄叶私吏反

魯人鷖

孔子誦呂氏春秋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及三月政成化既行又作誦亦見家語孔叢子

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韠叶畢脾反孔叢子作芾下同○麛鹿子也其皮以爲裘加錫衣以朝天子也芾小貌也案也戾郵皆罪也○徐幹中論引逸云素韠羔裘求之無尤黑裘素韠求之無戾

又誦

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朱儒頌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裘叶渠之切駘叶盈之切○狐裘大夫之服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魯郊丹鷄祝說文

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咎音以與羽相叶

齊

呂望本姓姜字子牙東海上人其先封於呂從其封姓武王時平商封齊營丘

釣璜文竹書紀年云文王畋至于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

姬受命昌來提撰爾洛鈐報在齊呂尚出游見赤人自雒出授尚書曰命曰呂爲呂者子○尚書中候尚釣于磻負魚發王璜刻云昌受命呂佐之一云呂佐旌○說苑尚公釣得鯉刳魚腹得書云呂望封於齊

東伐誓文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欲脩文王業東伐紂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曰未可還師作太誓

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楊愼云尚書泰誓無此文蓋張揖爲作之泰誓也○蒼兕馬融云主舟楫官名王充云水獸九頭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索隱云或作蒼㹤

周太師望表鼎銘九字○博古云鼎也而謂之鼒鼒蓋鼎訓煑熟食甚盛黍稷惟熟可食耳○鼒音淄

太師小子師望作𩰫彝博古又有周師望敦與此全同

太公缶銘博古圖十二字

太公作𩰫寶缶子孫永寶用享

桓公呂姓名小白僖公子其先太公呂尚封于齊本姓姜氏

遺魯書魯莊公時

齊襄公淫暴諸弟懼禍及子糾奔魯小白奔莒及襄公見弒小白自莒入是爲桓公魯亦送子糾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遺魯書魯人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以爲大夫任政

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史記○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國語及管子諸篇有載亦不云書

葵丘盟辭孟子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齊侯鎛鐘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陲公曰汝及子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宦執而政事余弘厭乃心余命汝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懲戒虔卹乃死事穆和三軍徒衙雩乃行師愼中乃罰公曰及汝敬共辭命汝應鬲公家汝恐恪朕行師汝肇敏于戎攻余錫汝釐都胤爵其縣三百余命汝治辭釐造國徒三千爲汝敵寮乃敢用拜稽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毋曰予小子汝敷余于艱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織差饗爲大事繼命于

外內之事中敷盟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盟卹汝以卹余朕身余錫汝車馬戎兵釐僕二百有五十家汝以戒戎作及用或敢再拜稽首應受君公之錫光余弗敢廢乃命及與其先舊及其高祖虩成唐又敢在帝所敷受天命刻伐履司敗乃靈師凡少臣惟輔成有九州處禹之都不顯穆公之孫其配襄公之妣而鍼公之女雩生叔及是辟于齊侯之所是心龔齊靈力若虎謹恪其政事有共于公所穀擇吉金鈇鎬鉼鋁用作鑄其寶鏄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

福純魯龢協而有事俾若鍾鼓外內闓闢都都俞俞
造而朋剸毋或承類汝考壽萬年永保其身俾百斯
男而埶斯字肅義政齊侯左右毋央毋已至于桒曰
武靈成子子孫孫永保用享銘文曰師于淄陲者周封太公于爽鳩之墟營丘之地今臨淄是也曰咸有九州之封域處禹之都者疑焉安之詞然臨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太山樂安濟南平原千乘齊也蓋有九州也齊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有功封于申吕故言處禹之都其曰不顯穆公之孫其配襄公之妣而鹹公之女者即受錫者之世系及其母族也故下文曰雩生叔及是辟於齊侯之所也蓋齊之中世命其勲甫臣臣之文也其錫命有二一曰錫汝之釐都其縣三百國徒三千二曰錫汝車馬戎兵釐僕二百有五十家三曰或致叔拜稽首咸善錫壟綵乃作鑄其寶鍾其曰或民左右無不吉鈇鏻錯受錫者之名也其曰籌讀鳴民左右無諱盖其公錫者名之稱號之設令以冠隸其君而以威所其

臣民無有所謂蓋殷司寇之宮也故下文曰鎮中乃罰司中敘監刑並所謂繼命於外內之事者也按此文自稱王正月至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錫命爲外令之辭自公曰及汝庶能乃有事至末爲毋命之辭

齊侯鐘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陲公曰汝及余經乃先
祖余既敷乃心汝忠畏忌汝不墜夙夜宦執而政事
余弘厭乃心余命汝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旟之政
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憼戒虔卹乃死
事穆和三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
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毋曰余小子汝敷余于艱卹

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緘差正卿纘命于外
內之事中敷盟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命刻伐
夙司敗乃靈師伊少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都不
顯穆公之孫其配襄公之妣而鹹公之女雩生叔及
是辟于齊侯之所是忠龔齊靈力若虎謹恪其政事
有共于桓武靈公之所桓武靈公錫乃吉金鈇鎬玄
鏐錛鋁乃用作鑄其寶鍾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
皇考用祈眉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
萬福純魯龢協而九事俾若鐘鼓外內僖闢都都俞
俞造而朋剸毋或承類齊侯鐘四器分存鎛鐘之銘至此以上疑有其闕亦

管夷吾 字敬仲

版法 房玄齡注云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爲常法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所
三經既飭君乃有國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
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有外外之有徒
禍乃始牙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舉所美必觀其所終
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
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
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

質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參於日月佐於四時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趙少宰用賢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宮作悅衆在愛悅有衆在發私有字寫下句為是上句有脫字

版法解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訴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訴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

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
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弃之則必失不可
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
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愼觀終始爲必知其所
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
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
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
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
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

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
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
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
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
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
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
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
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

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
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
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
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
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
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
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阤堵壞之心
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
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

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
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
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
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
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
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
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
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

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為六者變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斧鉞不為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

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

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慼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

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

九會諸侯令

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

弟子職八章 困學紀聞曰弟子職漢志附于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又曰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右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席叶祥龠切客叶洛

右蚤作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反

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否叶鄙客叶俗讀叶平聲行叶杭

右受業對客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而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

右饌饋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無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幷器乃還而立帣音若

右乃食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

右灑掃

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所叶椀果反下叶戶者叶去上聲譚苑云此弟子執燭之禮也古者無燭臺以人執燭檀弓曾子疾革童子執燭是也蒸薪也苑楚辭所謂懸火是也提燈樵舊本作郎叶音遣檜郎皆假借字正作癹从火从収與昏癹同音癹音爐騃發从字皆从癹說文癹字解云从癹聲

右執燭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何所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而復始謂弟子之紀

右退習或分有常則否以上爲請衽下爲退習今從管子合爲一章

懿氏史記田齊世家作懿仲卜妻陳敬仲繇左傳陳宣公殺太子御寇厲公子完字敬仲奔齊桓公使爲工正初陳大夫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遂以女妻敬仲生穉孟以田爲氏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卿叶墟羊切京叶居良切○嬀陳姓姜齊姓並於正卿即桓子大于齊莫之與京謂成子得政至後田和篡齊爲諸侯傳孫爲齊威王

晏嬰字仲謚平萊之維夷人歷事靈公莊公景公為齊相

內楹示子書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

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晏子春秋

同前 說苑

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齊人

納景公謂晏子書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云云公以為然晏子歸其人朝公色不說故晏子辭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為臣退而窮處東耕海濱公乃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

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為忠臣也 晏子春秋

齊豆銘 三十字 考古

姬宗母作太公郭公益公魯中監伯孝公胡公豆用蘄眉壽永命多福永寶用 蔡博士云按齊世家言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

呂伋始立如韋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自呂伋十四世矣

紀 附

紀國金壺丹書

晏子春秋齊滅紀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視之中有丹書公曰善哉食魚無反惡其鱢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曰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壺不亡何待乎

食魚無反勿乘駑馬

皇霸文紀卷第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士都 校閱

晉

獻公

名詭諸曲沃武公子其先周成王封同母弟叔虞于唐改號晉至文侯弟成師封于曲沃傳及孫稱伐晉有其地是爲武公

伐驪繇 國語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遇兆曰

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 齒牙爲猾以象讒口之爲害也此爲伐戎而獲驪姬亂晉之兆

驪姬繇 晉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有寵欲以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云云及驪姬立果作難殺太子申生而逐二公子

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渝叶夫周切羭叶同俞臭叶丑鳩切○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也

伯姬繇 左傳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

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 衁音荒丘叶去於切家叶攻乎切○歸妹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爻辭云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將歸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 睽乘離之象相助也一卦變而氣相通震爲雷離爲火嬴秦姓姬晉姓火動熾而害其母故爲女嫁反害其家害母者震木離火木爲火之母也原注未明 震爲車離爲火上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還害母故敗在宗邑 上九爻辭云睽孤先張之弧處睽之極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晉公子圉質于秦穆公以女妻之子圉逃歸晉立是爲懷公故秦女稱懷嬴秦復以妻公子重耳晉惠公死之明年重耳入殺懷公於高梁是爲文公皆其應也

惠公

名夷吾獻公子

遺里克書 獻公薨公子夷吾重耳俱在外里克殺奚齊悼子夷吾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河西之地與秦又遺里克書秦繆公發兵送夷吾入而立爲是爲惠公惠公入殺里克而背秦之賂

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左傳

輿人誦 國語曰晉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惠公初求納許秦以河外列城五許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及入立皆背之秦伐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既而歸之

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 佞叶稱因切田音陳同詐叶莊助反○佞謂里丕詐謂秦見佞見詐俱謂惠公也喪田喪賂謂不得其賂地狃忕也咎謂惠公敗於韓不懲謂鄭從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

恭世子誦 國語晉惠公改葬共世子臭達于外國人誦之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十四年君之家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

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由生為驪姬譖死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丞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與逢於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也

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報叶敷救切懷叶胡威切哀叶於希切○以正葬之不見聽也信心行之不見詠也惠公偷竊居位徼幸而生國人畏惠公思重耳也葬有徵者亦亡謂子圉也翟公子指重耳時出居於翟也言重耳當為諸侯為王妃耦

輿人誦左傳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子犯曰戰也戰而勝必得諸侯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楚師敗績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每平聲謀音媒○每每美貌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楚成王贈送之舊惠也

文公名重耳獻公子

合諸侯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冠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正一作政

厲公名壽曼景公子

鄢陵繇左傳晉侯將伐鄭鄭人使告於楚楚子救鄭六月晉楚遇於鄢陵厲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復陽長之卦陽起於子南行推陰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日陽氣激南飛矢之象及戰射楚元王中目

平公名彪悼公子

賜鄭公孫段策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

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勿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左傳○子豐段父州田晉邑

讒鼎銘左傳晏嬰為景公請繼室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曰齊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將為陳氏矣叔向曰吾公室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讒鼎之銘曰云云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案杜注讒鼎名也上義服虔云疾讒之鼎也明堂位所云崇鼎一云讒地名禹鑄鼎于甘讒之地故云二者無據故杜但云鼎名而已據後說則此為夏鼎也郎不然亦非晉鼎矣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困學紀聞云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

無據○鼎按魯鼎之銘晉人不應引用明堂
位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豈此
本周器而以頒魯者耶宜和博古圖說云
崇曰貫名其國也曰讒曰刑著其事也則讒
又非崇矣王厚伯謂讒岑聲近亦是臆說今
以言出叔向姑附之晉然銘止昧旦二語況
日不悛正應君日不悛叔向之言也馮氏詩
紀併況日不悛其能久乎作銘息晉以久叶
苟起反又以爲晏嬰引言
並誤古文韻語止二句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韓城鼎銘

一百十九字○歐陽修集古錄云原
父得鼎韓城遺余以銘太常博士楊
南仲能讀古文篆籀爲余以今文寫之而闕
其疑者與原父莽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疑
以俟博識君子○考古圖作晉姜鼎銘見後
劉敞原父釋銘文有晉姜有文侯以爲獻沃
宗廟
晉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安寧巠雝明德宣　我猷用　所辭辟
剌虔不　吕寵我萬民嘉遣我錫鹵賚千兩
勿灋文侯　征綏　堅久吉金用作
寶尊鼎用康頣妥懷遠邦君子晉姜用蘄　麋壽
作惠　亟萬年無疆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楊南仲釋

隹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隹惟司同嗣字朕先姑君
晉邦余不叚叚今作敢者籀文省妄寧巠經雝雝明德宣邲疑卹
省隸佗卹我猷用啚厈辝辟姒疑姒字昜久光剌虔不彖疑彖
字讀爲隊譁諸𠱾覃享亨台師𦣞我萬民𠭯遷我𠂤字疑易
鹵鹵或冑字省賚千兩勿灋文侯頵令畢字疑畢書疑毋字譁爲貫
衜通卩征綏字疑綏湯嚴叔受久吉金用㠯佗寶𢀜僔
鼎用康𩜁夏疑字西妥妥讀爲綏襄邌切君子晉姜用蘄字疑讀祈
爲所𩰫綰嬰疑讀爲𩰫字眉壽𠚤𨕖象爲亟極萬年無疆彊用
高享用德畯字疑允保𠕗其孫子三壽是利右嘉祐已亥歲馮敉
有得鼎韓城者摹欵識于石樂安公南仲職典書學
命釋其字謹按其銘蓋多古文奇字古文自漢世知
者已稀字之傳者貫達許慎輩多無其說蓋古之事
物有不與後世同者故不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
其不傳者今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
古字多省偏旁而意簡易故往往可巠吕等字皆假
借也鄭司農說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爲義又云古者
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者是也

敔者進取也从受故旻疑爲敔稄母从女而象乳子
形故姬疑爲母而𦈢讀爲𦈢　𨷻用邕聲邕从巛古
文作皆今此鬻从水从吕故疑爲𨷻　魯字古作朱
郎旅字古文旅作衆而者者字用衆爲聲蓋古文魯
爲者二字通用故諸疑爲諸　易者篆文篆𢦏易形
故系疑爲易而讀爲錫爲陽皆以聲假告也　鹵从
鹵古西字中象璺形冑冑上象冑中毂形故囟冑二
字　畢者从ナ在甲下ナ今但用左古者尚右故ナ
在甲下爲畢故畢疑爲畢亦恐借爲俾讀　毌音冠
象穿貨貨形貫字从之串或郎毋字今毛詩有串夷
字俗用爲串穿之串而說文不載豈非串字之省也
故疑串讀爲貫　通从文亻之字多通用故循疑爲
通　古詩二字相屬者多爲一字書之若秦鍾銘有
半小予旁四方之字是也卤古西字故嬛疑爲西夏
字秦鍾銘亦有此字　妥字說文無之蓋古綏字子
系亦其後相承讀如靖故妥疑讀爲綏　从音偃石
鼓文皆作旨古之旌旂悉載於車故疑斷𠦝旂字祈
从東借讀爲祈近嘗有得敦藍田者二銘皆有用蘄
萬萬之文故知然也鬳今幡爲許刃而嘼邑之𩰫音
門用之爲聲詩旣鷺在𩰫又省爲覺易緐辭𩰫又讀

邪尾亹門尾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所謂如皀亦音香亹亦音門乃亦音仍它皆倣此是也亹眉古亦同音與秦鐘銘亦有亹壽字故釁疑爲眉爲者母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篆爲爲字既字字書所無而於文較宜爲允蓋用母省聲也它字不可識者猶十一二與其編旁之異者若司馬遷刀斗之類皆今所不傳以小篆參求之不能彷彿以今揆之其間或當時書者鑄器者不必無謬誤矣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仲識

晉姜鼎銘

博古圖○一百二十二字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叚妄寧經雍明德宣邲我猷用昭所辟辟妥揚乃光烈虔不墜譖覃亭以孽我萬民嘉遣我錫虎責千兩勿廢文侯顥命俾貫通弘征綏湯原取乃吉金用作

寶尊鼎用康𩑋妥懷遠廷君子晉姜用蘄綽綰眉壽作惠爲亟萬年無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晉姜齊侯宗女姜氏以其妻晉文侯故曰晉姜觀其始言君晉邦取其寡小君之稱以正其名中欽文侯威貫通洪征綏湯原以顯己之有勛末言保其孫子三壽是利與詩人言三壽作朋同意欵識條理有周書誓誥之辭其因學紀聞云安世房中歌克綽永福顏氏注綏也延長之意曰綽綰則祝以優裕也伯頌父鼎銘亦曰綽綰○徐獻忠云蓋晉姜旣歿而後世章其廟德故作此鼎○博古圖以三壽爲外之非三卿

晉夷則鏡文

博異記天寶中金陵陳仲躬住洛陽清化里宅有井善溺人一日水頓竭見一女子自稱敬元穎飾鉛粉衣緋綠令其淘井得古銅鏡夜復見元穎云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其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於鼻題曰夷則之鏡

雖晉新公三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萬世

萬一作後一作在

祖朝

上獻公書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以爲師

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

說苑

介子推

一云介之推琴操作介子綏劉向列仙傳云介子推姓王名光

懸宮門書

獻公殺太子公子重耳夷吾出亡夷吾立爲惠公公子懷公立秦使晉殺之而內重耳是爲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與其友遂[illegible]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公

出見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亡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山而封之因號曰介山

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

史記○索隱曰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

同前

說苑亦云懸書宮門呂氏春秋新序琴操並作歌其辭互異說苑又作舟之僑陳辭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

士燮

范文子士會之子

會楚盟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

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左傳

士匃 范宣子文

合諸侯載書

晉合諸侯伐鄭鄭行成乃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書曰

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左傳

士弱 莊子

盟鄭載書

諸侯伐鄭鄭服而同盟于戲士莊子為載書鄭公子騑進曰云云

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

欒書中行偃對

君討有辠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 左傳

荀偃 中行獻子伯游庚之子

禱河

平公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曰

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 左傳○環齊靈公名彪晉平公名

欒盈 懷子

辭于周行人

盈父黶娶于范宣子而生盈初黶發逐范鞅鞅奔秦及黶卒盈母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王使候出諸轘轅

天子陪臣盈得辠于王之守臣將逃辠辠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黶之辠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左傳○欒武子書黶之父

魏絳 畢萬之孫蒍事獻公為大夫賜之魏以魏為氏

授悼公書 悼公名周襄公曾孫

悼公會諸侯於雞澤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曰必殺

魏絳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 左傳

同前 國語

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

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

羊舌肸 叔向羊舌職之子

詒鄭公孫僑鑄刑書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子產以書復之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鄭果災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

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公孫僑復叔向書 僑見後

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左傳

讒萇弘書 叔向之讒萇弘也為書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弘為賣周也乃誅殺之

萇弘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 韓非子

同前 說苑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于周因佯遺書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

鄭

公子歸生 子家鄭執政大夫

告晉趙盾書 宣子晉正卿 晉靈公蒐於黃父遂合諸侯於扈不見鄭伯公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宣子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池爲質焉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左傳○夷穆公大子卽靈公○蕆音闡勑也勑成蕆好音當陸所休蔭之處

公孫僑 子產一字子美穆公孫爲少正

告晉范宣子士匄論重幣書 士匄文子之子其先食邑于范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illegible]幣○鄭伯簡公姬姓其先周厲王少子友封于鄭

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左傳

子產誦 一章○左傳曰鄭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及三年又誦之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

與之

又誦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 誨古叶志殖叶時吏反

宋

正考父 微子之後孔子之先初微子封于宋宋襄公生弗父何讓位弟厲公四世爲正考父生孔父嘉別族孔氏傳至孔防叔奔魯

鼎銘 左傳魯孟僖子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其祖弗父何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其共也如是○鼎在考父廟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

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 走叶祖口叶孔五切○三命上聲

韓馮妻何氏 九域志馮康王舍人

遺夫書 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而馮怨王囚之論爲城旦妻遺馮書謬其辭王以問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有死志也俄而馮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遂自臺投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遺書與王子怒弗聽使人埋之冢相望也有文梓生于二冢之端屈體相就根交于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交頸悲鳴宋人號其木曰相思樹今睢陽有韓馮城

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 彤管集作何氏答夫歌

與康王書 康王名偃爲齊所滅宋亡其先周成王封殷微子啓于宋

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屍骨賜馮而合葬乎 干寶搜神記○不利其死九域志法苑珠林作妾利其死

許

靈公

鄦子鐘銘 考古圖

惟正月初吉丁亥鄦子將以擇其吉金自作鈴鐘中

翰且揚元鳴孔皇穆和鍾用宴以喜用樂嘉賓大夫

及我朋友䜌䜌鍚鍚萬年無期眉壽無已子子孫孫

永保鼓之 史記鄭悼公元年鄦公惡鄭于楚徐廣曰鄦音許即靈公也鄦許文異而音義同

鄦子

衛

靈公 名元襄公子立四十二年其先文王之子康叔封于衛

石槨銘 博物志衛靈公葬得石槨銘一作掘步介得石槨銘

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 一云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一云不馮其子靈公奪而藏

之

莊公 名蒯聵靈公子

禱辭 蒯聵謀入衛遇鄭人戰于鐵禱曰

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

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

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左傳○勝鄭聲公名午晉定公名○國語云曾孫蒯聵以諄趙鞅之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夷請無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顛懼死不敢請

筵夢諢良夫譟 左傳初蒯聵爲太子出在戚衛公卒醫人立其子輒蒯聵與渾良夫盟曰苟使我入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良夫孔氏豎也退孔悝逐輒得立是爲莊公謂良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若不材器可得也太子疾刼公而强盟之明年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數以三罪而殺之公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遂奔宋公貞卜其繇云云晉伐衛石圃作難攻公公閉門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爲戎州人所殺

如魚竀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竀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

窮俞 武子莊子遂之子

與衛人盟 成公初欲與楚羣臣不欲出奔楚晉人復成公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大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左傳

孫林父 文子蒯父桓子良夫爲卿

卜追鄭師繇 左傳楚伐宋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鄭皇耳於犬丘○定姜衛定公夫人衛侯襄公也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陵叶良中反

孔悝 莊叔之後文子圉之子母伯姬爲莊公姊悝初事出公輒爲衛已出輒立莊公爲所逐奔宋

鼎銘 禮記祭統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注云莊公蒯聵褒德孔悝立己故因至廟祫祭錫銘以褒賞其先世也　案此爲孔氏所追述銘于烝祭之鼎非莊公賜銘也

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纘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異姓大夫年幼故稱叔舅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嘗爲晉所伐奔楚反國又殺弟武叔晉人執歸京師寘諸深室莊叔奔走其門至勞不厭其餘功流於後世謂能助佑成公之曾孫獻公而成叔爲莊叔之孫及悝考文子孔圉皆能遵舊而興起之也○慶士卿士

宋石尺牘作魏宋石誤

遺荊衛君書宋石衛將也衛君荊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石遺衛君書

二君相當兩旗相望惟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韓非子○怨下一本有也字

皇霸文紀卷第七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士都 校閱

衛二

卜商衛人字子夏孔子弟子爲衛文侯師

周南詩序舊說云關雎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之始也訖末名爲大序王肅沈重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又或以爲孔子或爲國史後漢書儒林傳謂東海衛宏作詩序志云子夏所創毛公與宏潤色之文遂毛詩註疏並止作關雎序總論詩之經類無大小之異朱子取詩者志之所之至於比至也爲大序前後爲小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
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
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
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
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聖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
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

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
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
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
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
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寧父
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
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
念至於憂勤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
多也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
國無鰥民也

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
多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君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召南詩序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
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邶風詩序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

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

而去焉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鄘風詩序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衛風詩序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王風詩序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

棄爾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采葛懼讒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鄭風詩序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

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亡而作是詩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齊風詩序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之好焉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

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也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魏風詩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碩鼠刺重歛也國人刺其君重歛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唐風詩序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秦風詩序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

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風詩序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
子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
不至者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
萬民焉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說憂思

感傷焉

檜風詩序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
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
者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曹風詩序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也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

豳風詩序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
遺王名曰鴟鴞焉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
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
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
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
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詩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出車勞還率也

杕杜勞還役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才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六月宣王北伐也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

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
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
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
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
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
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

焉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
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沔水規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
非所以爲政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
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
以告病焉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
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鍾刺幽王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
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
惡焉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
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
節焉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
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
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
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
是詩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角弓父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
作是詩也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詩序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靈臺民附始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

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
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
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
賞申伯焉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
然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

周頌詩序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清奏象舞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執競祀武王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禘大祖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魯頌詩序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烈祖祀中宗也
玄鳥祀高宗也
長發大禘也
殷武祀文祭也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

詩傳

周南

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子

雖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歎邪辟之思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哀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關雎慕比興以賦而爲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修其身矣

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止
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也勞之以卷耳
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兎罝
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人賦漢廣
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謡賦芣苢

召南

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覩焉賦鵲巢

諸侯之夫人勤于親蠶國人美之賦采蘩
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沱
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
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靁
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草蟲
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
召南之人安於治 時擇 賦摽有梅
楚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楚有死麇
楚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終拒之賦行露
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魯

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脩政以備之賦鴟鴞
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 士賦東山
周公居于魯魯人覩焉賦狼跋
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周人 賦破斧

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
僖公 賦駉
僖公獻捷于大廟史克頌之賦泮水
僖公燕飲而史克頌之賦有駜
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 賦閟宮

邶

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敓志也
管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管尗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管尗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邶之伶柬心乎王室賦柬兮
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賦北風
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寡婦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時不尚德　陳古以風之賦靜女

鄘

三尗葬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
尗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

三尗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伯兮
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攷槃子曰見遯世而無悶矣
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
子不孫鄘人刺之賦芄蘭
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
女歸非禮衰而見棄鄘人刺之賦氓

衛

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栢舟
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奧

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衛莊公取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
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菉衣
莊姜見怒於公賦終風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戴嬀歸于陳莊姜贈之于埜賦燕燕
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新臺
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宣姜不閑于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衛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賦離之賁賁
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
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旄丘
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蝃蝀

王

王世子宜臼弒其君幽王自立于雒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
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平王之族流散而　賦葛藟
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桓王好兵士卒苦之賦何艸不黃
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

周人從軍室家念之賦采菉
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齊襄公　王周人恥之賦何彼穠矣
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
莒子賢而退隱周人慕之賦丘中
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葛
大夫　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民適異國　賦黃鳥
士就窺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埜
王室亂人不　生賦苕之華
京師饑民流而怨賦中谷
萇弘忠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兎

齊

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齊俗習於田賦營
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敝笱

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山
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毆
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
齊桓公相筦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鳴
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魏

魏之君子　美之賦伐檀

魏之君子　　　　　　之間
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杕杜
魏人　　　　　賦陟岵
魏人憂其國　　賦園有桃
魏人困於　　其國賦碩鼠
魏人苦於征　　賦鴇羽
魏之內子　　怨之賦葛屨

唐

唐　　　　　賦蟋蟀
唐侯　　　　賦山有樞

曲沃盛　　　憂之賦茮聊
曲沃盛彊　　賦揚之水
曲沃稱弑其三君僖王命爲晉其侯唐人刺之賦無
衣
晉人久於從　　賦葛生
晉獻公好讒　　賦采苓
晉文公好賢　　賦杕杜
臼季遇郤缺于冀薦于文公　人美之賦[illegible]有蔓萃
晉大夫賢　美之賦羔求
晉大夫　　譏之賦彼汾

晉亂民窮　　　傷之賦綢繆

曹

曹尗振　　　　之賦鳲鳩
曹之君　　　賦下泉
曹　　　　賦蜉蝣
曹　　　賦候人

鄶

鄶君　　　　之賦羔裘
鄶之君子　　賦匪風
鄶人困于　　賦萇楚

喪紀不終　　賦素冠
鄶人兄弟相棄　　賦揚之水
鄶人夫婦相棄　　賦大路

鄭

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將
仲子
大尗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尗于田
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尗
鄭世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
賦籜兮
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
人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
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
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鄭靈公好倡優人化　子讒之賦溱洧
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
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　美之賦女曰雞鳴

鄭有貞士宜其　俗賦出其東門
陳
陳　賦宛丘
陳之　賦衡門
陳靈公如夏氏　之賦株林
孔寧儀行父從君　泄冶刺之賦墓門
靈公聽讒因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陳殺其大夫泄冶　傷之賦澤陂
陳　賦東門之枌
陳　之賦東門之池

朋友　賦東門之楊
朋友　賦月出
秦
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襄公伐戎初命爲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襄公始有田圃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驖
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君子隱于川上　慕之賦蒹葭
賦晨風
賦權輿
小正
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喜有小正焉
隺鳴　所以脩身也
鹿鳴伐木青莪隰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
常棣燕兄弟也
頍弁燕親戚也
魚麗嘉魚蓼蕭皆所以燕大臣也

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
煌華遣使臣也
四牡勞使臣之勤也
杕杜勞戍也
邠風陳農政也
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
大田農夫所以報上也
斯干落親宮也
鴻鴈懷流人也
蓼蕭常常者華湛露彤弓桑扈采尗皆天子之燕諸侯也
瞻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斯周道之所以正乎

小正續

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
六月北伐也

出車勞將帥也
采薇勞師也
采芑南征也
黍苗城申也
車工吉日閱武也
庭燎勤政也
沔水念亂也
無羊考牧也
車舝樂親昏也

小正傳

昭王南　大夫憂之賦鼓鐘
圻招　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賦圻招
懿王之　勞於王事賦北山
王之時大夫避　賦緜蠻
厲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
厲王之時諸侯勞　賦小東
厲王不禮于諸侯　相戒以避之賦菀柳
厲王出居于彘　賦小明
尹伯奇　後母鄰大夫閔之賦小弁
幽王　賦巷伯

大夫傷於讒賦巧言
大　賦小旻
相戒賦鳴鳩
申后　賦白華
兄弟不　之賦角弓
皇父專政　賦十月之交
思、　母賦蓼莪
衞武公　賦賓之初筵
衞武　賦懿戒
賦四月

西周衰退　大夫傷之賦正月
王室播遷大　臣閔之賦雨無其極
桓王伐鄭　家父諫之賦節
朋友　之賦谷風
君子懷　賦都人士
大正
周公制　會朝受　有大正焉文
王
生民公劉緜大明域樸旱麓思齊王矣靈臺大武文
王有聲行葦旣醉鳬鷖嘉樂皆周　德以訓成

王也泂酌　王也
大正續
宣王中興而大正續焉雲漢　高
伯　伯也韓奕。
漢平　也
大正傳
召穆公諫　賦蕩
賦桑柔
戒　賦民勞
賦板

賦瞻卬
賦召旻
周頌
周公　天之命　清　思
文　文
廟　將
烈　鷺
子　時邁
賚　般
頌武　載見

贊合　寢廟

成　朝

朝于　之

之也

也　祀成王　堂

臣工　執競　成康

報

也

商頌　那烈祖祀成湯也長發

宋公孫正

大禘也玄鳥　殷武祀高宗也

皇霸文紀卷第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士都　校閱

吳

吳王　姬姓名夫差闔閭子為越所滅其先周太王子泰伯逃之荊蠻自號句吳

射越范蠡軍書

初吳王夫差父闔閭與越王句踐戰檇李射傷闔閭且死謂夫差曰必毋忘越夫差擊越敗棲于會稽越行成于吳吳王許而釋之歸句踐與范蠡文種謀所以豢吳吳王遂益驕越伐吳吳王率羣臣遁去達于秦餘杭山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之范蠡之軍大夫種書矢射之

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

文種射報吳書

種字子禽本楚南郢人為宛令

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句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句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

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爲大患大過六也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吳越春秋一作刻〇〇

按越絕書作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至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不安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於天皇之位無辜而王恒使其芻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又作越王觀罰吳王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子胥與罪發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

伯嚭 楚伯州犂之子父難適吳

遺越大夫文種書

越攻吳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不可太宰嚭遺種書種受書讀之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狡兎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韓非子

王孫駱

移公孫聖記

吳王夫差與九郡之師將與齊戰行有日道出乎胥門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鑣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召太宰嚭而占之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也王大說賜雜繒四十疋復召駱告以所夢駱對有越公弟子公孫聖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因移記召之聖得記伏地而泣竭見王正言切諫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王怒其不祥擊殺之

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越絕書

越

范蠡 字少伯楚宛三戶人越上將軍

遺文種書

越既滅吳蠡從入越謂種曰子來去矣越[illegible]必將誅子復爲書遺種種不信蠡遂辭於[illegible]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莫知所適後有讒種於王者賜以屬盧之劍

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以散良弓將藏狡兎巳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頸烏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吳越春秋

同前 史記

越平吳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自殺

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按狡兔數語並載諸書當由紀載者傳聞各異爾不必一時數人俱引也

辭越王句踐書允常子姒姓其先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會稽句踐滅吳稱伯而蠡稱上將軍還反國爲書辭句踐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終

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史記○按吳越春秋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慚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曰公任乎分國共之去乎則妻子爲戮蠡曰臣既逝矣妻子何法焉王其勉之

越羣臣祝吳越春秋曰越王句踐五年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詞曰

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悲哀莫不感傷臣請薄脯酒行二觴

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

越王壽吳王辭吳越春秋曰吳王既釋越王之囚大縱酒於文臺爲越王設北面之坐羣臣皆以客禮事之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其詞曰

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太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

大夫種祝越王辭吳越春秋曰越王既滅吳霸諸侯置酒文臺羣臣爲樂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

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

觴酒二升萬福無極

我王仁賢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恡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

楚

楚箴左傳楚之先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晉及楚鄢之戰欒武子引言楚未可勝晉師敗績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楚邛仲嬭南和鐘銘博古圖

惟正月初吉丁亥楚王賸邛仲嬭南和鐘其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之按類編云賸送也嬭妹也蓋楚之送女之器謂之龢和鐘

者巢縣在南也

巫臣

楚申邑尹稱申公

自晉遺公子嬰齊公子側書

嬰齊字子重側字子反並楚卿

楚圍宋師還子重請取申呂為賞田巫臣不可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及共王即位巫臣出奔晉遂取以行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貽二子書請使吳乃通吳于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于吳教吳乘車戰陳吳始伐楚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

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

左傳

黃歇

楚人歷事考烈王為令尹封吳號春申君為李園所殺

上秦昭王書

歇事頃襄王使於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而歇適至秦聞其計是時秦已前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恐壹舉兵而滅楚乃上書說昭王昭王曰善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

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捄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

矣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絶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

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

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知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史記

○戰國策不云書爲說秦王曰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

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交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

慮而不敢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得為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施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注一作白

荀況 趙人時人相尊號為荀卿後謂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國策稱孫子

謝春申君書

孫子為蘭陵令客說春申君以孫子天下賢人藉之以百里之勢不便於君春申君於是使人謝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以賢者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於是又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史記列傳荀卿仕齊襄王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隨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戰國策○惟一作謂

同前韓詩外傳○莊公通之下有脫

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非比爲劫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灋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已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兊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

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痂疵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珮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書曰上帝藍踏無自瘵焉楊慎風雅逸篇曰按戰國策及韓非子荀卿爲書謝春申君書後有此賦即荀子書中佹詩之少歌也佹詩其爲春申君作乎佹詩云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隕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憼革二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亦疑願聞反辭其小歌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詘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般矣琁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聽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春秋後語蘇秦上秦惠王書後亦有韻語後世類書引以爲蘇秦之詩云言語相結天下爲一合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飾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爲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甲兵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　其書令未有考辨此

屈原

卜居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疾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

貴己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鉏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容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

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緼宜脩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宋玉 郢人爲楚大夫

報友人書 玉事楚襄王言友人於王王以爲小臣友人讓玉玉報友人書

貴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幸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也 宋玉集○韓詩外傳宋玉因其友見襄王待之無以異讓其友其友云與此互異亦不言書赤績青栽載楚莊姬上王隱書云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揚用脩注此皆叶韻音以改亦音巳劉勰云文仲參書于羊裘楚姬託風于龍尾指此二事也鼎考劉向列女傳處莊姪傳云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乃使張儀閒之使其左右謂王南游於唐五百里是時莊姪年十

二以綏竿為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
使人往問之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
王王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
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
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
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
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
亂且成而王不改也因為陳三難五惠王曰善命
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郢
之師以擊之乃立姪為夫人按此實面對之辭
今非書也劉勰文心雕龍具諧讔篇未嘗
古書王弇州只讀亦不加辯豈別有據

皇霸文紀卷第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士都　按閱

燕

惠王

姬姓名樂資昭王子立七年為相成安君公孫操所弑其先武王封同母弟召公奭於燕

遺樂毅書

毅為燕伐齊大破之遂屠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毅善用兵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毅毅去之趙單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取七十餘城惠王大慚自悔易樂毅以致敗竊乃遺毅書毅使人獻書報之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竭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辠之也寡人之辠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辠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

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
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辠而君有失厚之累於
爲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
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
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
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
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
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
也本以爲埛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
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況

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
昔者柳下季爲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
柳下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
耳柳下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
故遠近無議寡人之辠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徧天
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絕
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
乎君今寡人無辠君豈怨之乎願君捐忿和怒追順
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
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

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
之此劉向新序所載以爲惠王與樂毅書併有毅報惠王書往復辭旨頗相酬合國策史記並謂燕王喜與樂閒先大夫宛侯先生每言文義可疑不似與閒者鼎按書有曰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又云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間之封昌國君於燕要以其父毅故耳何嘗有恩遇綢繆如書所稱遠哉則新序之惠王與毅者近是矣且向去太史公亦不遠也

樂毅 樂羊之後本魏人爲魏使於燕遂臣燕昭王以爲亞卿封昌國君

報惠王書

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
辠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
肖之辠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辠恐侍御者不

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
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
功多者受之不以官隨愛而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
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
以所學觀先王舉錯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
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
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
辠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
不量輕弱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
戰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

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
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
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
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
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
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
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快
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
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
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
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
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隷皆可以
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
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為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
之鴟夷洸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沈
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
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
虧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辠以
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

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信
親交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并詞序

樂毅報惠王書

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郤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史記惠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先王舉國以下亦讀為裁作惠王與毅書王云樂君報書善父惠王書亦自委曲懇至足以飾辭非而動忠忠按國策史記並不載書今存于注

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辠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

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辠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

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隷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

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辠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戰國

同前 史記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

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辠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

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辠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

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惠王書其庶乎知幾合道以禮始終者與）

燕王喜（惠王曾孫孝王子立三十三年為秦所虜而燕亡）

遺樂間書

（惠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居燕三十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計欲攻趙而問於樂間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燕軍禽栗腹間入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與趙和王乃遺間書間怨不用其計卒留趙不報）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

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䍐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䍐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䍐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

使寡人任不肖之䍐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内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䍐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絶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䍐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

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戰國策

同前 史記

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因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䍐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

無名氏

獻燕王噲書 噲易王子立三年讓國子之又三年齊伐燕噲死

或戲書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陳師道曰此當是昭王時
燕主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彊事彊可以令國
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彊而不可以爲萬世則
不如合弱將柰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
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
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
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
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
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
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

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
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
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主遂不悟
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孰慮之也山東相
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
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
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
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
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
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
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戰國策○鮑彪云此三物縱之精者也故雖子噲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衡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蘇代

東周雒陽人蘇秦弟與兄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自宋遺昭王書

代與燕相子之婚乃使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因言齊王之不信其臣不能霸以勸燕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立昭王代歸齊復之宋齊攻宋急代遺昭王書昭王善其書乃召代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
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弱
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

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
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
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
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
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
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
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
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
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
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

敗而成功乎則莫如遥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

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戰國策○

秦王者秦昭王涇陽高陵並昭王母弟

同前　史記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

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于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齊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

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

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自齊獻昭王書

代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以書自白

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臣臣之所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眾口與讒言吾信女也猶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醳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戰國策○所處重卵一作所重處重留○陸深云燕昭即位志復齊讐非一日矣樂毅在燕十七年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未舉之間志未遂也蘇代之徒爲之間齊離燕齊之交以激秦之怒勸之以伐不頓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之力爲多而祖不殺何也蓋毅之爲燕謀[illegible]人卒用以此[illegible]何疑乎代之爲其代之謀若反覆茲用於燕而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所以成功也

太子丹 燕王喜子

與麴武書 麴一作鞫史記作鞫武

丹質于秦逃歸怨秦欲報之與其傅麴武書○史記丹因武得交田光先生而田光言其友荊軻於丹使刺秦王不中以死秦伐燕燕王喜斬太子丹以獻然秦竟滅燕

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國長于不毛之地未嘗得覩君子雅訓欲有所陳幸垂覽之丹聞丈夫之道節義廉恥受辱以生也貞正所羞之見卻以窺其節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諸侯最

甚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収天下勇士集海内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劒之任當千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日於天地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爲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抑亦大夫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燕丹子○與正一例無以爲歎蓋有脫誤

代

代王嘉

本趙公子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與燕合兵與燕亡代亦爲秦滅

遺燕王喜書

秦所以猶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史記

皇霸文紀卷第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士都 校閲

趙

趙鞅

文子武之子諡簡子趙正與秦共祖造父事周穆王賜以趙城因氏烈侯籍始爲諸侯

與子伯魯無恤書

趙簡子大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乃爲一書牘親自表之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是爲襄子

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韓詩外傳

武靈王

名雍肅侯子立二十七年傳位少子何自稱主父

番禺勒跡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番吾刻疏人跡其上而勒之銘曰○文心雕龍趙靈勒跡於番禺此後世題名之始

主父嘗遊於此

程本

晉人字子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趙聘不起去之齊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今傳者有劉向校定序漢藝文隋唐宋志悉無其目吳兢李淑二家亦不載必後世文士依托也

答趙簡子書

子華子違趙獨過與廣門之左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去所弗寘也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寨子華子行五日矣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再拜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簡子得書曰無恤而戒之曰獨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

本吾且死汝必反之

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扃於所甘士扃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谿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惟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瞷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子華子

蘇厲秦弟兄兄遂亦皆學游説

上惠文王書惠文王名何武靈王少子趙至武靈稱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厲爲齊上書說趙王○按此齊閔王時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彊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

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逆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崐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事趙宜爲上交今乃以邸皐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

天下就之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戰國策○東一作富一作雜辭同逆一作遇原作吾危一作抱八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滁海有二尸皆之趙○齊乃西師以下齊原並作韓○按策多爲韓言乃趙籍擊韓而厲爲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指韓而苦云伐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爲齊於馬遷之所收斂然趙伐韓事亦不知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舛異不同強爲之說趙專據史文輒改大不然也

同前史記

惠文王十六年秦與趙擊齊齊人患之故厲爲齊遺趙王書趙乃輟謀秦不擊齊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内也教順非洽於

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

屬行以謀王也燕齊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辠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

諒毅

爲趙獻秦昭王書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孝成王使者三反不得通憂之謀毅者辯士也趙王受命而往至秦獻書昭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殺巳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令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

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君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 戰國策

無名氏

爲齊獻孝成王書 [illegible]

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巳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故重王燕韓

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戰國策

山陽侯天使 神

遺趙無卹書

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卹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於是趙北有代當并知氏祀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霍大山祠祀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闢地千里

趙無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嘴鬢麋髭髯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 史記

同前 風俗通

無卹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嘴鬢眉髭髯大膺大胷脩

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

魏

無名氏

爲魏獻秦昭王書 魏哀王時 魏畏秦攻楚稱於楚故飾爲之辭秦果南攻藍田鄢郢○藍田秦地疑衍

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

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彊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彊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敎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敎兵必大挫國必大憂 戰國策○鮑彪云征伐先後理正應爾故司馬錯爲秦議以伐蜀爲先蓋近欲平太原諸國亦先平蜀

曲沃負

上哀王書 襄王子婭姓畢公高之後畢萬事晉封于魏至斯命爲諸侯惠王嘗稱十負大夫如耳母也哀王爲太子取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負乃款門上書王召人對以此毀貞女之行亂男子之忌王三善其言遂還太子妃而賞負三十鍾

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 列女傳

范痤

獻安釐王書 王名圉昭王子 痤爲魏相趙孝成王用虞卿計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痤於魏王欲移從於趙魏王許諾使司徒執痤而未殺也痤獻書魏王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告受君遂言之王而出之

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

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 戰國策○史記云王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

遺信陵君無忌書 無忌安釐王異母弟封信陵君相魏

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彊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 戰國策○王云襲趙之欲倍趙之割此語有以深中信陵之畏矣故免

同前 史記○說苑亦載

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

山齊

閔王 名地宣王子燕樂毅下齊王出走莒楚使卓齒殺之其先陳厲公子完奔齊爲工正食采于田至田和爲諸侯

遺楚懷王書 王名熊槐威王子

齊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使使遺楚王書楚方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决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議當合齊以善韓懷王許之

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 史記

謝孟嘗君書

閔王使孟嘗君就國於薛客馮驩西游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彊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復請孟嘗君立廟於薛

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 戰國策

楚姬匜盤銘 十七字 博古

齊侯作楚姬寶盤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 楚姬匜銘曰齊侯作楚姬寶匜此其盤也楚與齊從親在湣王時也博古以齊侯爲湣王亦恐未然

田文 靖郭君嬰庶子號嗣立于薛是爲孟嘗君

遺秦穰侯魏冄書

齊湣王欲孟嘗君歸老于薛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穰侯書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奔魏

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

秦王伐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彌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敝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史記○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彊秦王畏晉之彊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鮑云此說附之末[illegible]其言爲[illegible]意觀之矣

魯仲連齊人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

遺燕將書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史記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復見辱乃自殺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

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此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

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賤行矣然管子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

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戰國策○鮑彪云彪按此書以齊閔爲宣王蘇代爲蘇秦事時不合卿此者甚衆殆爲後人傳錄之誤至於此章引史服之事說聊城之將益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亡不暇檢校也陳師進正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書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且田單卽墨起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不聞聊城尚爲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二十餘年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歟今日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爲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又樂毅破齊不下者獨莒卽墨乘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卽墨策亦有三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爲齊守而非燕將爲燕守者此說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卽墨亂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一方并攻勢將必救其言初不涉春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益已復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一事必在後也燕將破遽權未違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說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前所殺燕將惟騎劫爾不果其也且因騎劫而說也○余祭酒有丁云按聊城事在田單復齊後或當長平之前此書乃引栗腹事故鮑彪疑爲後人補綴

同前　史記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

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

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

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

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振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忘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即墨富豪

遺燕將書

田單齊將也燕軍大破齊齊以單守卽墨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人金得千溢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書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卽墨卽降願無掠虜吾家族妻妾令安堵田單

齊人誦

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七畧作齊語

天口騈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史記無天口騈三字○騈田騈也騶衍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言淳于髡智不盡如輠也

田者祝史記淳于髡傳齊威王使髡于趙請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豚蹄酒一盂而祝曰云云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篝叶斤敖反家叶攻乎反○篝籠也汙邪下地田也

甌窶者宜禾汙邪者滿車五粱蕃熟穰穰滿家[illegible]見事其辭全異甌窶高地也

皇霸文紀卷第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士都　校閱

秦

穆公嬴姓名任好其先周封伯翳之後非子于秦至襄公始爲諸侯惠文稱王始皇稱帝

筮伐晉辭

左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秦穆公鼎銘

二百三字○博古圖○鼎按穆公子康公康公子共公共公則此銘爲共公也

成曰不顯走皇祖穆公克夾豐先王曰左方穆成公

亦　歷望一　皇考幽大叔繼　命成允　祖考政

于邢邦弘　大　賜朕殿右作命臣工哀哉用

大降亦喪于上或亦惟器屋鯱方率南　節東　廣

南域東域至于歷寒王　命適六呂波八呂曰冕

成共侯　方　君壽子右呂　客欲匡每克我　爵

武公適　我率公朱軒百黍訖鯱百徒　作王　縱

月　皇揚六呂自八呂　侯　勿勿　壽率雩

以　匕　至于幽京我　定　方㳄　成

叉用作乙寶　其萬萬子子孫孫

寶用是鼎得於華陰乃秦故地口不顯走者詩言有周不顯走者如太史公牛馬走自卑之稱

皇祖穆公者致秦世先武公大成公而穆公又其次今銘復先穆公大言成公後言武公者質諸經傳莫不有意義昔商之禘祀自上而推之下尊尊之義故常發之詩曰有娀方將文曰元王元撥相土烈烈而終之以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先言有娀以及商至於相土成湯而下然後及於阿衡也周之禘祀自下古推之上親親之義故體之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盡自烈考以上逮於文母也此鼎文世大亦有所法

秦昭和鐘銘歐陽脩集古録云按史記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爲大夫襄公始爲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爲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爲十二公共鐘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爲十二公而鐘銘者當爲景公也故並列之○銘百三十九字夕闕半下闕一字考古圖作秦銘勳鐘銘

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家在上嚴恭寅天命保業乃秦虩事蠻夏曰余雖小子穆師秉明德叡尃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協和萬民呼夙夕　起萬生是賴咸畜百辟胤士楚楚文武鎮靜不庭䫫疑作西夏燮百邦于秦執事作昭和鐘乃名曰替邦其音銑銑雝雝孔皇以昭格孝享以受純魯多釐眉壽無疆畯疐在位高弦有慶敷有四方永寶宜

同前　廣川書跋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隊上帝嚴龔寅天命保大業故秦虩事蠻夏曰余雖小子穆穆師秉明德叡敷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綏和萬民唬夙夕剌剌趄趄萬生是敕咸畜百辟胤士趩趩文武鎮靜不廷優彼變百邦于秦執事匽咊鍾故曰替邦其音銑銑雝雝孔煌以昭零孝享以受毛魯多釐眉壽無疆畯疐在位高引有慶匍百四方永寶用宜事或釋作使蔵文曰趄田易居也羽元反以文或作桓趩趩善緣大走之才讀若王子跡彼音遷變古文發从言籀文變从羊手音飪若是秦文作變从羊邕古文蓋封柯鑿反叛柯也古文與格同煌文作其音光雝銑雝孔客說文音落湄零莽也楚詞曰水東于零澤舍蜺蜿蟺之推以零音陽

今此字當作格古今字異也然古文作敬楊南仲寫作薄借讀今以文考定當爲樂

孝公名渠獻公之子徙居咸陽立二十四年

下國中令孝公既立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衛鞅聞是令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用以彊富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

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
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
之分土

惠文王名駟孝公之子立十三年始稱王

詛楚文集古錄云秦祀巫咸神文王厚之順伯云秦詛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騶其石皆出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於鳳翔次得久湫文於渭最後得亞騶文於洛其詞則一惟告於神者隨號而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相好及熊相倍十八世詛盟之罪史記世家年表秦自穆公十八世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橫爭霸此詛爲懷王也懷王十一年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今文曰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秦使張儀以商於之地斯楚使絕齊倍約不與楚王復發兵攻文已述取我邊城新郢及郴今又悉興其眾以偪我邊境是也是歲秦遣庶長章拒楚文又曰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是也此文之作乃秦惠文王之後十二年楚懷王之十六年也楚王無名相者或以相與商聲近遂以熊相爲威王熊商然終威王之世秦楚未嘗加兵或以楚自放王至頃襄王十八世遂以爲頃襄王橫秦人之文自不應數楚之世況頃襄王立乃秦昭王九年歷惠文武王至昭王時楚已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或謂姓書以熊相爲芊姓如熊相謀熊相析熊相宜條皆芊姓列國類不名其君故特稱其姓亦未安相疑懷王名世家作魏年表作魏傳寫之誤也○按集古以此文非懷王擒則頃襄王橫擬相傳寫爲橫也摠亦近相當爲懷王如順伯所論

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忠告于
不顯大神巫咸呂厎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繆

公及楚成王是繆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敀敃袗以
齊盟曰枼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卽不顯大神巫咸
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失甚亂宣奓競從
變輸盟剌內之則虣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剌親戚拘
圉其叔父寘者冥室櫝棺之外中之則冒改久心不
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光列威神而兼倍
十八世之詛盟率者侯之兵呂臨加我欲剗伐我社
稷伐威我百牲求蔑灋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
之卹呂圭王羲牲逑取俉邊城新郢及鄔長敍俉不
敢曰可今有悉興其衆張矜意怒飾甲厎兵奮士盛

師以偪俉邊竟將欲復其賕迹惟是秦邦之羸衆敝
賦鞈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呂自救殹亦應受皇天
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
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者石章呂
盟大神之威神王厚之音釋通作者又秦之又作有今有悉興之有作又宣璧之宣古宣孚通作道賣作者是繆作寔戮卽作御康作肅失作佚甚作號從作綴競作境輸作渝者作諸竊作鞣吉宇者敢卽敢寔卽宣呂卽以厎卽底戮卽務勞金卽若壹東衍棄退卽道奓卽修虢卽暴敵卽婦戚卽成剔卽則列卽烈俉卽倍鼓卽姓禮興法俉卽我一作吾敎卽親意卽億號卽凶作既非羸卽羸殹卽也學自受亨卽克務卽制著卽著○忠一作慜鄔一作擗鮐一作輸○久湫本告于不顯大沈久湫辜作姑殹作也亞馳本告于不顯大神亞騶今有久湫亞騶並作令又務久湫亞騶並作翦尊爲反爾雅云翦齊也

巫咸在解州鹽池西南久湫在安定郡朝那湫久音啾亟駝音鄧呼沱呼沱河在靈丘

今文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馨布忠告于不顯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寔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袗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卽不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泆耽亂宣侈競縱變渝盟刺內之則暴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剌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倍

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卹祠圭玉犧牲逮取我邊城新郢及鄔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境將欲復其賊迹惟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鞈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久湫本大神巫咸皆作大沈久湫久讀作故忠作慇

昭襄王名則一名稷武王子

遺楚懷王書懷王名熊威王子

初懷王使太子橫質于秦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鬭太子殺之而亡歸秦復伐楚昭王遺懷王書懷王於是往會秦昭王閉武關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

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史記

遺楚頃襄王書頃襄王名橫懷王子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秦乃遺楚王書楚患之復與秦平

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史記○王云既詐其父又迫其子秦不仁甚矣始挑禍以陷親復屈辭而自快頃襄得罪之子乎

遺趙平原君趙勝書勝趙惠文王弟爲趙相魏齊魏諸公子爲魏相

魏齊相魏時以須賈言范雎使齊受牛酒持魏國陰事告齊使舍人笞擊雎雎佯死因王稽入秦昭王以爲相封應侯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昭王欲爲雎報讎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平原君入秦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使人歸取魏齊頭且復遺趙王書齊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初難見之齊怒而自剄趙王卒取其頭予秦秦乃出平原君歸趙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
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遺趙孝成王書 孝成名丹惠文王子

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 史記並

華山博刻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勸之曰〇文心雕龍秦昭刻博於華山

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 生不宜稱謚此應後刻

始皇帝 名政莊襄王楚子母呂不韋姬有身而內子楚歸秦王二十六年并天下稱始皇帝

賜文信侯呂不韋書 莊襄王子楚初爲質於趙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因西游秦求爲安國君適嗣取邯鄲姬與居有身因獻子楚而生子政及子楚歸秦郎位以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三年薨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太后時時與私通又進大陰人嫪毐幸太后事洩夷嫪毐三族而遷太后免不韋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恐其爲害乃賜之書不韋恐誅飲酖而死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史記

與燕太子丹誓書 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云云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

祝之日爲再中天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爲聖乃歸之

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 燕丹子〇一云廄門肉烏牛肉足〇按風俗通云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廚人生害足井上梀木跳度瀆俗說燕大子丹爲賀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欲致此瑞者可得生活汁有神靈入爲藏應於是遣使歸國事與語稍不同按史記刺客傳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論衛載感虛篇風俗通載在正失並辯以爲非然亦並不言爲書

止諫令 說苑云秦王太后不謹幸郎嫪毐秦王取毐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遷太后咸陽宮下令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最後齊人茅焦諫秦王乃迎太后於雍立焦爲傅

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蒺藜其脊

下丞相御史議帝號令 史記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議帝號

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

其享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奏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

秦王報制曰可

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除謚法稱始皇帝制

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鄒嶧山刻石文 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與魯諸儒生議刻石誦秦德○三句爲韻此下七銘並李斯篆書○章樵金石文注云按史記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遂上泰山封祀並勃海以東登之罘又作琅邪臺二十九年登之罘三十二年之碣石三十七年上會稽并刻石頌秦德凡七處史載其辭者五二十九年之罘又載東觀刻辭惟嶧山之罘二辭史不載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能禁止逎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二十徐鉉作廿字音入逎作郭二世詔皇帝曰以下在嶧山始皇刻石之旁鄭文寶刻徐鉉摹本于長安國學章連誤後今載在後

泰山刻石文 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與魯諸儒生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三句爲韻凡十二韻之罘碣石會稽三銘皆然○旁刻二世詔如嶧山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昧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

奉遺詔永承重戒趙明誠金石錄云大觀間汶陽劉跂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摸以歸以史記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碑作親剸遠黎史云大義休明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後世碑作從陲于後嗣史云皇帝躬聖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碑體順史云施于後嗣碑作昆嗣○隔史注一作獻

琅邪臺刻石文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既封泰山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頌秦德明得意○此文前兩句爲韵古之帝王以下三句爲韵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

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摶古專字揖音集陵一作夌辟音避畫戶卦反革叶音蘇夏音戶者音姥馬音老倫爵也爵卑于列侯無封邑者隋開皇初京師得始皇鐵秤權丞相隗狀則林當爲狀見顏之推家訓

之罘刻石文始皇二十九年東游登之罘刻石又刻其東觀其辭曰○此與東觀三句爲韵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

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
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
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
表垂于常式觀音館意音憶

東觀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
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
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
王闡并天下甾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
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

守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
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祗誦聖
烈請刻之罘怠協旗疑音綿基反

碣石刻石文史記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三句為韻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
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
德幷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
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
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群臣誦烈

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復一作優泰平一作泰宇方叶韵久一作分請刻此石碑文作刻此樂石謂以酒濟浮磬作碑也○徐獻忠云此文必兩冠首三句如嶧山泰山方成文

會稽山刻石文史記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出游左丞相斯從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竟陵王子良剋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文三句為韻又有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賓僚茫然不識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為上賓案此南齊古文苑及金薤琳琅並引宋書誤○史記正義云碑見在會稽山上其文及書皆李斯是小篆書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
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群臣誦
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

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
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
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
殃義威誅之殄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
中被澤無疆皇帝幷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
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
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
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
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
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

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
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元申屠駟摸刻會稽本從長作脩長二十作世追道作追前執度作度軌○追首一作追守舊章碑作畫導自遹碑作邪禮省一作非無皋作經皐敦飭作敦誠垂作陲

金人銘

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為郡縣正法律同度量
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宋董逌廣川書跋云李次升謂得之古宇金人臨下余考此秦金人銘也昔秦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為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徙未央宮王莽嘗夢其泣文後董卓以其九鑄錢石虎以其二置鄴宮苻堅徙其之復置長安以其二為錢其一遠至陝而堅亂民苦患之乃排投河中長廷之門翁仲所投故河底湧悲然金狄亡矣為此書者其自秦攘而成之奇于金人然字奇而古猶在鐘鼎伯仲間也

句曲良常山篆壁文茅君內傳曰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於句曲良常山北埋白璧一雙深七尺李斯刻篆璧文

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勒名素璧真誥引載

傳國璽文始皇并天下乃用藍田玉為璽方闊四寸命李斯篆書飾以蟲鳥魚龍之形鄭文寶傳國璽譜云用卞氏璧工人孫壽刻漢高祖入關子嬰奉璽降及魏受禪篆小七字于側曰魏所受漢傳國璽至五代後唐清泰帝焚于琦星樓當晉懷帝為劉聰所執璽入劉石至穆帝時始歸故自穆以前皆稱南朝為白版天子其璽如此崇寧蔡京之辨議于宋崔彧之奏進于元必偽物也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應劭漢官皇甫世紀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永昌二字為鐫又元史楊桓傳受天之命既壽永昌案史記正義秦紀注引漢書載秦璽文云昊天之命皇帝壽昌又晉郗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當別是一璽非傳國璽也

九字璽文國子博士文彭云李斯小篆其文亦非漢以後決為秦璽無疑○附

疢疾除永康休萬壽寧

賜公子扶蘇書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扶蘇及崩高與李斯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封其書以皇帝璽扶蘇自殺蒙恬以屬吏使者還報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

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

又詐書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
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
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
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
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
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史記

羣臣尊始皇廟議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無名附

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

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内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少子始皇崩與趙高詐爲書賜太子扶蘇死而自立三年爲高所弑立兄子嬰沛公入關子嬰降秦亡

刻始皇刻辭詔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至遼東而還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

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去疾姓馮

秦鐵權銘史記始皇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顏之推家訓云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凡四十字其一所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五十七字書兼古隸余被敕寫讀與内史令李德林對其丞相狀别知琅邪刻石文丞相隗林非也當爲隗狀耳○案集古錄載一銅錢一銅䥧並有前銘考古圖二秦權銘連作一篇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壹明之宋董逌廣川書跋云此始皇詔也黔寫作黥狀作安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　左使毋疑此二詔書跋云皆有刻辭焉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又秦權銘宋呂大臨考古圖有二秦權一出河南李氏一河東王氏銘辭並同顏氏家訓此下有平陽斤三字圖與釋文亦不引證家訓豈未考及耶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

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刻左使毋疑

平陽斤

責問李斯二世用趙高誅罰日深賦斂愈重於是戍卒陳勝等爭起叛秦斯數欲請閒諫不許二世責問斯斯阿意以答○按二世既不許請間則此非面語又不言使人亦詔令之屬耳秦紀所載文同附後

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

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于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秦紀載云二世常居禁中公卿希得朝見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

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竟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按此進諫與二世答似非面語

公子高

上二世請死書

二世用郎中令趙高之言更為法律大臣諸公子僇殺相連坐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二世大說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

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

皇霸文紀卷第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士都　校閱

秦

公孫鞅

本衛庶孽公子事魏相公叔痤痤死西入秦相孝公封于商號爲商君

遺魏公子卬書

秦孝公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遺卬書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破其軍

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　史記

張儀

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學術以衡道爲秦相又相楚魏卒于魏漢藝文志縱橫家有張子十篇

告楚相檄

史記儀旣學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意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及旣相秦爲文檄告楚相

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李冰

誓江神碑

水經注云江水東別爲沱又歷都安縣有桃關李冰秦昭王時爲蜀守作大堰于此堰於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益州記水作三石入於白沙郵郵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是以蜀人早藉爲溉雨不遏流俗謂都安之堰亦曰湔堰又謂金堤爲碑言治水水法也

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要

湔堋堰官碑

深淘潭淺包隖

潭古灘字隖即塢也○楊用脩金石古文云水在蜀治水功烈盛矣誓神而神至今不敢違教民而民至今不能違其文又簡古眞異人哉○風俗通云水闢成都縣兩江化爲蒼牛與江神鬬江神遂死

蘇代

爲齊獻穰侯魏冄書

冄其先楚人芈姓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封穰侯相秦趙與秦伐齊齊襄王懼令田章以陽武合于趙而以順子爲質趙惠文王乃案兵告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請諸明伐齊代爲齊獻書穰侯於是穰侯不伐

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

割地以賂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戰國策

同前 史記

秦昭王三十三年穰侯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益趙以兵以伐齊懼使代陰遺穰侯書穰侯乃引兵而歸

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

范雎 字叔魏人從須賈使齊賈以持魏國陰事告魏魏相笞擊雎佯死逃入秦爲相

獻秦昭王書

雎寓王稽載入秦更名張祿給言之秦王秦王弗信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爲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雎乃上書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雎因得進說王言韓魏楚趙以趙附則齊必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虜也因言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有王以恐動之於是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收穰侯之印使歸陶拜雎爲相封應侯

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

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

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望見足下而入之（戰國策○閒一作闕）

同前 史記

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

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

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一作鑕）

韓非（韓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使秦秦王悅之爲斯所譖下吏自殺）

上秦王書

（秦伐韓非使秦説以宜從韓伐趙欲以存韓李斯以爲不然請往詔韓王未見上韓王書）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彊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明

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彊敵有蓄積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彊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懃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

人之計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彊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彊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韓非[illegible]楚少[illegible]賢云非直指責臣之失計宜乎斯之自為王說[illegible]能免也范雎三見秦王而猶慮左右之竊聽先言外事以嘗秦王非習不及此矣

李斯楚上蔡人初為呂不韋舍人因得以說秦王仕至廷尉以罪族

上秦王論韓非書

詔以韓客之所以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虛處則核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

秦與趙為難荊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荊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彊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臣斯

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禽彊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不足下一有焉字

上韓王書

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

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彊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彊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

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彊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臣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事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游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

報決 並韓非子

上秦王諫逐客書

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斯亦在逐中乃上書秦王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遂并天下○新序云斯在逐中道上諫書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

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

無危不可得也　史記

上始皇帝鐲除詩書百家書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哉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制曰可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其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本紀○李斯傳書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

史記

上治驪山陵書　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為陵下錮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滿之斷

上書　帝報

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熱扣之空空如下天狀

始皇報丞相李斯

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蔡質漢儀曰秦故岸涌者閣上傳驪山本

上二世行督責書　二世時法令日深賦斂愈重是戍卒陳勝吳廣等亂起山東西略地將斯子由為三川守弗能禁使者覆案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

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狥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
狥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
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
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殉天下
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
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
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
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
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
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

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
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
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
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
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
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
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
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
而所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
邪且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
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
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
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
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
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
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
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聦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
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

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
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
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
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
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
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
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
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
復生不能加也

上二世言趙高書 二世用趙高計以天子當深拱禁中乃不坐朝廷見大臣

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為言故令子二世方燕樂至宮門奏事以激怒二世因言斯權重丁主長男由為三川守與盜通斯聞之時二世在甘泉斯不得見上書言高之短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

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

獄中上二世書

斯既為趙高所陷二世屬高案治斯與子由謀反狀榜掠不勝自誣服斯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二世之寤而赦之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具斯五刑論夷三族

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王綰

請立諸子奏

丞相綰等言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海內皆為郡縣置諸侯不便從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

廷尉李斯議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

使

始皇報

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徐市

上求僊書 以巨萬計終不得藥 二十六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 遣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齊

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

[illegible]

遺章邯書 楚已破秦軍章邯爲秦將距項羽羽軍章南邯軍棘原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司馬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相國趙高顓國主斷今戰而勝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是時餘爲趙將軍鉅鹿之北亦遺邯書邯狐疑與羽約降羽立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欣爲上將將秦軍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 史記

同前 班固漢書

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

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

同前 荀悅漢紀

白起爲秦將南拔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卒賜死于杜郵蒙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數千

里竟死于雲陽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將三年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丞相趙高專政日久今事急恐二世誅之必因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免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亦死無功亦死且夫天亡秦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内不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

辯士

遺秦將章邯書

辯士逸姓名遺邯書

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二世 華撰善文

秦將

詐二世遺李良書

初陳涉爲王攻秦使陳人武臣畧趙地自立爲趙王因使李良畧常山既定復使良畧太原至石邑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良書不封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道逢趙王姊伏謁不下車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慙怒遣人追殺姊遂襲邯鄲殺趙王

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 史記

皇霸文紀卷第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男士都 校閱

左國國策

春秋辭命爲重議野集長典䇿博奥至於戰國策士游說縱橫短長捭闔各極文章之用然多口舌寄文不必毫翰彼跡其間顯名書記前已具登它若體裁近似斐亹致詳者摘附此末亦識疑而過存也

周

襄王辭晉文公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國語

景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王有姻喪晉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左傳

王子朝告諸侯 景王子

初景王愛庶子朝欲立之會崩國人立長子猛為悼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而立匄是為敬王召伯盈逆王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備子朝也子朝使告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左傳

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王使居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魏獻子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

逸獲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晉

厲公使呂相絕秦（名壽曼景公子祖魏宣子呂錡之子）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是以諸侯睦於晉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杜注云蓋口宣已命是本非書也）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

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

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

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

趙鞅誓師

鞅納衛太子蒯聵遇鄭人爲齊人輸范氏粟者戰于鐵誓曰

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志父趙鞅名

鄭

公孫僑對晉徵朝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止之

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左傳

吳

吳王夫差告勞于周

吳既爲黃池之會使大夫王孫苟告勞于周周敬王荅之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不唯下土之不虞靖令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昔者楚人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閭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

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今齊侯任不鑒於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遵汶伐博蔡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齊侯任簡公

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命諸稽郢行成於吳吳王許之

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秦

繞朝贈晉士會策 晉襄公之卒也秦送公子雍于晉趙宣子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先蔑奔秦士會從之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夜逸請于秦秦伯許之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云云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左傳○楊用脩云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知亦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吾郎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𥵋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趁韻之誤耳○鼎案杜注策馬檛論語後之馬趁並不已所策以諭此情也即二語亦策書證書記潤證亦正藏今但附此以待博識

國策

秦

或謂秦武王策

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

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切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為句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

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

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

或說秦昭王策 鮑彪注云此上元有張儀字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刪

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

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

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
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
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
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
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長城鉅
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
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
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
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
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
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
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
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
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則
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
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
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
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
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

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
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
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
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
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
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
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
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
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
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池以
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
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
魏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
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
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
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
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
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
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

乃引退幷於李下大王又幷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

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主言以爲首惡虎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臏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猶以張儀名之惜哉所稱謀臣范雎也

齊、

蘇秦說齊閔王策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劒非不利也

何者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厎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隧黄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黄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

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于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

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

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竝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

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不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

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祀
君翳醸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
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
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
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餔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
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
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
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
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
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

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
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
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
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
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
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
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
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
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
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

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
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
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
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
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
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
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
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
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
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

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
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
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
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
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
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
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
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
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
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

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趙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

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收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

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彪謂此策槩韓皆中事機而不能傚望雖鍾竽假衆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此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亡世之戒也

趙

或謂趙武靈王策趙王欲起兵南伐山戎代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卒多求地

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

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闘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闘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闘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

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
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
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
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
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
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
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强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
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
强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
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

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
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
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
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于三晉願王之熟
計之也慮彪謂從横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効已見

魏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王策秦召魏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代爲說秦王〇注信安史不書秦王武或昭

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
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
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
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
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
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
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
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
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
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
事則魏之誅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
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

氣下有堅守之心臣固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
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
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
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
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
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
國得安爲身得尊焉今我搆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
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
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
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

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須賈爲魏謂穰侯策（魏安釐時秦敗魏於華走芒卯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幷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

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巳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効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衞効尤憚秦兵已令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

朱己說魏安釐王親秦策（齊楚相約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魏人唐雎往說秦昭王發兵救魏魏王以秦救之故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朱己謂魏王〇朱己史記作信陵君無忌）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

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

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横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

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

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
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
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史記谷作族同知作識非所施
作非有所施伐韓作共伐韓近秦作近秦患不破作
不亡之禍也作之親必且作必將便事並作更事三
十作三千危隘作冥阸右上蔡召陵作右蔡左召陵
韓亡作夫韓亡懷地作懷茅而水作水灌許之作誅
之不受作不愛而間作以間從横軍作林鄉軍十攻
作七攻國中作國中平闕作平監山北作山南山北
數百作數十數十作數百百此作由此欲之作之欲
之兵作之國固求作而求共莫作共寵已通作安城
兵有作今有韓是魏之縣也作是韓則魏之縣
也入朝爲臣之日不久作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或謂安釐王策

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

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
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
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
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
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
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輯而不
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
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
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
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知卽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

秦患也卽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
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燕

蘇代約燕昭王策秦召燕王燕王欲往代約燕王不行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
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
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
輕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
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

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
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
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
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
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
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
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
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
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
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掾之則以宋委於齊曰

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至藺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

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總謂秦之所以

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史記蘇代傳在燕說齊閔王之後輕舟史作乘船待天下作欲待天下下軹道作我下軹道鉏戟作鈇戈無齊陽作無外黃齊陽魏以爲作魏氏以爲齊據作齊救無齊有秦作有秦無齊黽隘作鄳阨已得講至馬陵作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太后穰侯作太后弟穰侯宋必令作宋此必令知作制末句有也字

西漢文紀二十四卷

（明）梅鼎祚輯

明崇禎刻本

西漢文紀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鼎祚皇霸文紀、眞僞糅雜、頗有竝博之譏。其作是編、則一以史記漢書爲主、而雜採他書附益之。所據爲根本者、較諸子雜言頗爲典實。故所收於班馬二史之外者、亦藉以參校是非、不至如皇霸文紀之濫。如飛燕外傳、成帝答詔張良四皓往返書、孔臧與子弟書、東方朔寶瓮銘、李陵蘇武往返書、劉向上關尹子子華子於陵子奏、揚雄潤州牧箴、卓文君司馬相如誄諸篇、依託顯然者、皆能辨之。其他如西京雜記、東方朔別傳、搜神記、博物志、佛藏辨正論所載諸篇、及孔安國尚書序、孔衍家語序等文、雖未一一盡正、要其所漏、不過百中之一矣。惟新書節錄數篇、則新語、春秋繁露之類、以例推之、何不竝載。列女傳及揚雄諸賦、竝節錄其序、以例推之、其他亦將多不勝收、殊無義例。其於詔制、既以各帝分編、又往往隨事附各篇之後、端緒麗雜、於編次之體亦乖。然三代以下、文章莫盛於西漢、西漢莫備於此編。含英咀華、固著作之鹽淵矣。

兩漢文紀序

宛陵梅禹金穎敏博聞著作甚富弁所纂輯諸書久已行世而文紀一編上下千載汎瀾百家裒文選之遺繇衆集之闕尤其生平精鬼之所淵注士林豔之雖付剞劂尚未奏功及秦而止

余取兩漢亟為叅閱以督其成因敘其簡端以為文章之道與世相推者也世若轂轉文若軫旋乃耳食者不斷論世即文衡文於是陸機操巧於雙美劉勰

約體於文心應瑒疏意於敷華顏況歸旨於驪實德裕取材於靈氣斯皆獨照一隅罕睹衢路安能於風會之外窺其所以然哉夫人有誠然者於中文特其所以文之耳惟文以文之則意

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詞與法也總不能脫離其誠然者以為詞與法就其中之誠然自有與古人近者即天下之至文在焉非有所依傍也如漢之蒯通隋何酈生

陸賈遊說之文也而近國策鼂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近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諷諫之文也而近楚辭董仲舒匡衡楊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近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紀

載之文也而近春秋左氏詞與法可謂盛矣要其人率皆華實相副能効其用於國家以故後世稱為近古何也古無文人之名文即史史即經至春秋列國兢詞命以相勝始覺其有為文

之意竊因是而尚論唐虞之際禹稷契咎繇各以其職成天下治及陳謨矢訓靡匪心法即靡匪至文夏商而後周文獨盛孔子嘆其郁郁至於論禮樂輒曰從先進者益憂夫文勝之有所

必至而莫之或繼也及觀七雄之世徂詐成風機變百出人心風俗有不忍言方是時家騁雕龍人矜白馬繇於一時之文人墨士謂非周家文勝之極有以釀成之乎漢興承秦火之餘文

字無所祖述乃復返彫為觚圓
文求質而諸人之勛業爛焉世
風之美後人亦復稱為近古方
漢高帝定天下不愛真王徹侯
之印以求賢當時治才自蕭曹
韓彭而外終西漢之世名垂竹

帛者不可勝紀光武感二龔諸
賢之事友莊光而褒卓茂後來
抗節矯志之士鱗次册書而名
節成於風俗此其人不盡以文
著也而莫不究其實以裨益人
國雖謂兩漢之盛炳烺千秋不

在文勝可也沿至魏晉六朝浮
蕩波靡又繼之矣夫華之與實
必繼者也彼造物者之於此也
香者不色色者不香即華不予
之以全也繁華者不實多實者
不華即華不盡予之以實也惟

今操觚家既香矣色矣亦又繁
矣而玉巵無當寶鼎難烹競侈
懸門不羞覆瓿風會之流亦可
槩見然則今茲所患豈獨在文
已哉漢去古未遠天下藏書未
盡出當武帝時尚若百家欲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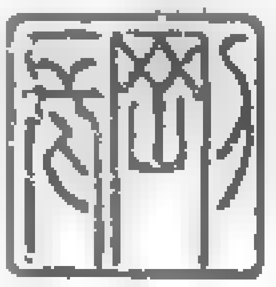
其道勿使並進今脩辭者滋益
多所稱殊方者何啻百倍此文
章之極弊而心術政事未有所
歸也深世道之憂者將使之彬
彬然文不滅質庶正采耀乎朱
藍間色屏乎朱紫於以潤飾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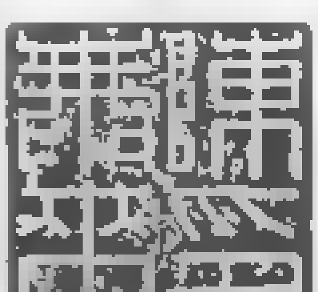
業軼兩漢追三代以上遡唐虞
所云繼之者此亦其時也若夫
兩漢之紀自司馬班范而下十
有數家劉知幾稱荀氏漢紀為
最優其餘各具一代一時之事
均宜並存是編亦當與之不朽

矣

旹

崇禎癸酉陽月古鹽陳泰來撰





上元丘義民書

古宣尤大賓鐫

序畢

西漢文紀目錄

卷第一

高祖皇帝

與沛父老帛書　　入關告諭
爲義帝發喪告諸侯王
禮諸神詔　　改封韓信彭越令
赦天下令　　封故衡山王吳芮詔
封故粵王亡諸詔　　罷兵賜復詔
善遇高爵詔　　赦天下詔
詔衞尉酈商　　擇王荊楚詔

尊太公爲太上皇詔　　讞獄詔
擇立代王詔　　定口賦詔
求賢詔　　擇立梁王淮陽王詔
立趙佗爲南粵王詔　　擇立吳王詔
置秦楚諸帝王等守冢詔
賜赦燕吏民詔　　立南海王織詔
十二年三月詔　　賜韓王信書
手敕太子　五首　　功臣封爵誓文

惠帝

寬吏賦詔

文帝

即位赦詔　　封誅諸呂功臣詔
議除收孥相坐律詔
丞相周勃陳平奏
又詔
周勃陳平復奏
報建太子詔　　又報
有司固請建太子奏
春和振貸詔　　存問長老詔
修代來功詔　　封從高帝功臣詔

令列侯之國詔　　日食求直言詔
親耕籍田詔　　封三王詔
除誹謗法詔　　勸農詔
遣丞相之國詔　　擊匈奴詔
赦濟北吏民詔　　勸農蠲租詔
賜三老孝弟力田置常員詔
親耕蠶詔　　除祕祝詔
除肉刑詔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定律令奏
除租稅詔　　增祀無祈詔　同前

議佐百姓詔　匈奴和親詔
賜南粵王尉佗書
尉佗報文帝書　賢良策問
大横占辭　遺詔

景帝
立孝文廟舞詔
丞相申屠嘉等奏
聽民徙寬大地詔　議贓罪吏詔
廷尉信與丞相議奏
定笞罪詔

封蕭何孫嘉爲列侯制詔
赦襄平侯嘉詔　擊七國制詔
赦從吳王吏民詔　讞獄詔
定長吏車服詔　減笞詔
定箠詔　詳讞詔
令二千石修職詔　卹廉士詔
勸農桑詔　寬鞫繫詔
食鼎銘

卷第二

武帝
復高年子孫詔　脩山川祠詔
省衛士詔　議攻匈奴詔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議不舉孝廉罪詔
有司議不舉孝廉罪奏
元朔元年赦天下詔　分封藩國詔
元朔三年赦天下詔　禮官勸學詔
議移爵賞詔　買爵減罪詔
遣謁者巡行致賜詔　遣博士循行詔
振流民詔　又遣博士巡行詔
封周子南君詔　報尊寶鼎詔

有司奏
郊見詔　議內史減田租詔
親巡邊詔　遷東越民詔
增太室祠詔　登封改元詔同前
又詔　芝瑞赦天下詔
乾封詔　祠后土赦賜詔
南巡狩赦賜詔　求賢詔
赦汾陰詔　造太初曆詔
定禮儀詔　赦汾陰安邑詔
下關都尉詔　征匈奴詔

更黄金故名詔　郊見赦天下詔
封廣川王去詔　封常山憲王子平商詔
封公孫弘平津侯詔　長平侯衛青益封戶詔
衛青益封戶詔　封公孫敖等爲列侯詔
封霍去病爲冠軍侯詔
霍去病益封戶詔　又
霍去病再益封戶詔　益封霍去病及諸將詔
追封韓千秋樛樂後詔
封呂嘉等詔　封地士將軍繰大詔
劉屈氂爲左丞相封澎侯詔
封李壽張富昌詔　廢陳皇后策
立齊王閎策　立燕王旦策
立廣陵王胥策　策賢良制
策賢良制二　策賢良制三
策諸儒制　賜嚴助書
嚴助謝罪上書　敕責楊僕書
報李廣　賜吾丘壽王璽書
賜丞相劉屈氂璽書　報丞相田千秋
封泰山刻石辭　祠泰一贊饗辭
太初泰一贊饗辭　泰山鼎銘

汾陰鼎銘　祀太室牛鼎銘
昭帝
蠲租貸詔　止出馬詔
舉賢良文學詔
封鉤町侯亡波大鴻臚田廣明詔
禮韓福詔
封杜延年燕倉任宮王壽爲列侯詔
赦從燕王上官桀等反罪詔
罷馬口錢詔　免漕收責詔
封范明友平陵侯詔　封傅介子義陽侯詔

叔粟當賦詔　封張安世富平侯詔
減賦口錢詔　漢昭帝冠辭同前
藍田鼎銘

卷第三

宣帝
益封霍光詔　褒賞張安世詔
封定策功臣詔　議故衛太子號謚詔
有司衛太子號謚園邑議
有司復議
議孝武廟樂詔　貸貧民詔

地震詔　復宗室屬籍詔
追褒霍光復世詔　封霍光兄孫雲詔
賜膠東相王成詔　賜鰥寡孤獨高年詔
地節三年地震詔　罷屯兵詔
舉孝弟行義詔　置廷平詔
免有喪徭事詔　首匿勿坐詔
誅霍氏詔　封誅霍氏有功詔
減鹽賈詔　郡國上繫囚詔
嘉瑞赦賜詔　博舉吏民詔
赦天下詔　二千石察官屬詔

赦觸諱詔　張賀置守冢詔
封藩邸功臣詔　禁射鳥詔
揚州刺史黃霸爲潁川太守詔
耆老勿坐繫詔　神爵見賜吏民詔
報張安世歸侯詔
封故右扶風尹翁歸後詔
親祠上帝詔　改元神爵詔
免朝二年詔　賜故大司農朱邑子詔
祠江海詔　鳳皇見赦天下詔
封鄭吉爲安遠侯詔　益吏百石以下祿奉詔
嘉瑞赦天下詔　潁川太守黃霸賜秩詔
寛苛禁詔　嘉瑞勗公卿大夫詔
日食詔　甘露二年赦天下詔
鳳皇集新蔡詔　察計簿詔
吏六百石不得舉廉詔
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　張敞條昌邑王賀奏
封昌邑王爲海昏侯詔　侍中金安上上書
揚州刺史柯奏　豫章太守廖奏
嫁娶不制服詔　賜陳遂璽書
蔣滿父子拜爵詔　報丙吉

使尚書令召問丞相黃霸
廢霍后策　仙掌鼎銘
元帝
遣使循行天下詔　關東免租詔
水災詔　議律令詔
地震詔　地震水災詔
條責丞相御史大夫詔
蕭望之賜爵詔　火災赦詔
罷甘泉建章宮衛詔　星變詔
永光元年赦貸詔　復責丞相御史詔

報于定國　永光二年赦天下詔
日蝕舉士詔　又赦天下詔
地動雨水詔　永光四年赦天下詔
日蝕求直言詔　議罷郡國廟詔
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
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
奏議
議立四親廟詔
韋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
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議

廷尉忠議　諫大夫尹更始等議
議宜景皇考廟詔　韋玄成等奏
四時祭廟議
韋玄成文昭太后寢園奏
申明孝武廟制　初陵勿置縣邑詔
遣使循行舉士詔　建昭五年赦天下詔
申飭勞農詔　改元竟寧詔
孔霸奉夫子祀詔　封甘延壽陳湯詔
張譚為御史大夫詔　敕諭東平王宇璽書
又賜王太后璽書　又敕東平王宇傅相
賜諸葛豐書　免諸葛豐詔
左遷周堪張猛詔　徵拜周堪詔
勞馮奉世璽書　賜馮奉世爵關內侯詔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卷第四

成帝

火災赦天下詔　郊赦詔
訛言遣使循行天下詔
災異求直言詔
改元河平賜王延世爵詔

日蝕詔　恤刑詔
順四時月令詔　舉博士詔
勸農詔　舉冤獄詔
舉直言詔　郡國災異詔
永始二年二月日蝕詔
振贍關東詔
罷昌陵封王閎淳于長詔
永始三年正月日蝕詔
地震火災詔　申敕禮制詔
星變詔

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詔
封孔吉為殷後詔　復東平王宇削地詔
禮楚王囂詔　王尊加秩賜金詔
封丙吉孫昌為博陽侯詔
馮參以列侯奉朝請詔
還廢后許氏親屬詔　許嘉免就朝位策
王音封安陽侯詔　賜王音策
封史丹詔　賜史丹策
免丞相薛宣冊　報張禹
報匡衡　報翟方進
賜讓丞相翟方進冊　賜趙飛燕婕妤書
報烏珠留若鞮單于囊知牙斯
匈奴平鼎銘

哀帝

謝成帝立為皇太子書
尊祖母定陶太后母丁姬詔
罷樂府官詔
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條奏樂府官
益封河間王良詔　禁限奢淫詔
有司條奏
水災免租詔　舉賢詔
尊定陶恭皇恭皇太后恭皇后詔
丁太后陵園詔　改元太初詔
罪夏賀良等詔　日蝕求言詔
益封王根等三侯詔　起王莽詔
益封王莽詔　封傅商詔
左遷毋將隆制詔　封董賢等列侯詔
董賢為大司馬詔　免傅喜詔
孫寵息夫躬免官詔
有司奏徙孫寵等奏

免大司馬傅喜策　傅太后詔
免左將軍彭宣策　免丞相孔光策
左遷御史大夫王崇策
免大司馬丁明冊　免御史大夫何武策
蕭育為南郡太守策　報丞相平當

平帝

赦令詔　更名告廟詔
禁繫婦女老幼詔　立宗師詔
封公孫弘後詔
大司徒敕上計郡國守長史

御史大夫敕上計丞長史
漢剛卯銘
卷第五
高帝呂皇后
除三族妖言罪詔
定列侯朝位詔　丞相陳平奏
廢少帝詔
議昭靈夫人武哀侯宣夫人尊號詔
元帝王皇后
與成帝書　復舊祠詔

復南北郊詔　復泰畤諸祠詔
問成帝起居發病狀詔
貶趙飛燕詔　廢趙飛燕詔
退傅后詔　封邛成侯詔
褒中山孝王后詔　令王莽專考吏治詔
嘉王莽詔　大司馬護軍褒奏
傅喜特進大夫奉朝請詔
賜孔光詔　封師丹詔
封公孫弘後爲侯詔
元始五年冬詔　封孔光王舜子孫詔
免董賢冊　遣龔勝邴漢策
成帝許皇后
上成帝疏　成帝報許后書
成帝班婕妤
報諸姪書
趙皇后
奏牋成帝　成帝答
趙昭儀
與籍武詔記　赫蹏書
又告籍武　奏姊后飛燕書同前

魯太后
與徵臣書
奏王尊
東平王太后徵史
齊王襄
遺諸侯王書
吳王濞
遺諸侯王書同前　發兵令
淮南王安
諫伐閩越書

武帝諭淮南王　嚴助諭淮南王
膠西王端
淮南王安罪議
趙王彭祖
訟太子丹書
中山靖王勝
聞樂對
燕王旦
請立武帝廟書　爲丁外人求爵書
請宿衛疏　昭帝賜燕王璽書

中山王子長
爲燕王旦令
楚王延壽
遺廣陵王胥書
列侯吏二千石博士江都王建罪議 下並附
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廣川王去罪議
宣帝制
烏孫公主解憂
上昭帝書　上宣帝書
又

卷第六

諸侯王韓信等
上漢王請定帝號疏　漢王答
又奏　漢王又答
張良
遺項王書　與四皓書
四皓答張良書 並附
酈食其
上沛公謁
韓王信
請徙治馬邑書

遺韓王信書　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柴武
陳平等
上代王請即帝位議
薄昭
予淮南厲王長書
張蒼
劾淮南王長奏　文帝再議淮南王制
再奏　文帝赦淮南王制

又奏　文帝又制
陳武
請征南越朝鮮議　文帝詔報
賈誼
陳政事疏
數寧　藩傷
宗首　藩彊
五美　大都
解縣　孼產子
俗激　保傅
階級
請封建子疏　益壤
諫立淮南王疏　淮難
論重積貯　無蓄
諫放民私鑄　鑄錢
銅布　過秦論上
過秦論中　過秦論下
賈山
至言　諫除鑄錢令對
公孫臣

論漢應土德書　張蒼漢爲水德奏
文帝議郊祀詔
新垣平
立祠上帝奏　周鼎奏
季布
寄諫竇長君書

卷第七

鼂錯
請教皇太子書　言兵事書
文帝答鼂錯璽書
復言守邊備塞務農立本當世急務二事
復言募民徙塞下事　說文帝貴粟奏
入粟免租奏　文帝賢良策制
對賢良策　說景帝削吳
陶青
劾鼂錯奏
鄒陽
諫吳王濞書　獄中上梁孝王武書 同前
枚乘
諫吳王濞書 同前　重諫吳王書

七發
韓頹當
遺膠西王卬書
舞陽侯舍人
告樊他廣書
卷第八
公孫弘
賢良策　武帝策諸儒制
上邪吏疏　武帝荅公孫弘冊書
荅武帝冊書　禁民挾弓弩奏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請廣興學官奏　薦汲黯爲右內史奏
乞骸骨疏 同前　武帝報公孫弘 同前
鄒長倩
遺公孫弘書
董仲舒
賢良三策　武帝荅賢良三制
論種麥　又言限民田
高廟園災對　郊祀對
雨雹對　粤有三仁對 同前

五行對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山川頌　郊祀文
求雨祝　止雨祝
奏江都王
卷第九
孔臧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與子琳書
孔安國
尚書序　孔子家語序 附
連叢子敘書 附

司馬相如
喻巴蜀檄　難蜀父老文
諫獵疏　封禪書
題市門
唐蒙
上武帝通夜郎書
東方朔
初上武帝書　諫起上林苑
化民有道對　與公孫弘書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

答驃騎難　答客難
非有先生論　隱真論
寶甕銘　旱頌
誡子
嗟夷齊　臨終諫天子
公孫卿
受申公札書　鼎書

卷第十
司馬談
六家要指論　后土祠議

立泰畤壇奏
司馬遷
報任少卿書同前　勸摯峻書
素王妙論
摯峻
報司馬遷書
吾丘壽王
驃騎論功論
主父偃
諫伐匈奴書　說武帝分封
說武帝徙豪桀茂陵
徐樂
上武帝言世務書
嚴安
上武帝言世務書
終軍
白麟奇木對　詰徐偃
請使匈奴
蔡義
上武帝書

卷第十一
霍去病
請立三王疏
御史光等請立三王疏
武帝答制
莊青翟等請立三王奏
武帝答制
莊青翟再請立三王奏
莊青翟請擇日立三王奏
太常賀等請國名禮儀奏

武帝制

張湯

上武帝謝罪書

石慶

乞骸骨書　武帝報石慶書

兒寬

封禪對　上武帝壽

上改正朔議

許令褒

明堂議

王恢

擊匈奴議

韓安國

匈奴和親議

李廣利

上言攻宛書　武帝封李廣利海西侯詔

路博德

上言擊匈奴奏　武帝詔路博德

詔李陵

孔僅　東郭咸陽

鹽鐵議奏　公卿請筭緡錢奏

卜式

請從討南粤書　武帝封卜式詔

胡建

斬監御史奏　武帝報胡建制

田仁

刺舉三河太守書

常麗

河間王德謚獻奏

莊芷

告淮南王安陰事書

鄭當時

漕渠議

番係

渠田議

延年

上治河書　武帝報延年

桑弘羊

請田輪臺奏　武帝罷田輪臺詔

壺關三老令狐茂

救太子據書

祁侯

與楊王孫書

楊王孫

報祁侯書

翟公

署門

李陵

與蘇武書　又

重答蘇武書

蘇武

報李陵書　又

又

杜延年

奏記霍光

張壽王

上言黃帝調歷書

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劾張壽王

眭弘

言禪代書

田延年

沒入富人財奏

郎

議所立書

卷第十二

霍光

廢昌邑王奏　請立宣帝奏

丙吉

與魏相書　奏記霍光

魏相

對策　尊張安世封事

上言霍氏封事　諫擊匈奴書

條國家便宜事奏　采明堂月令奏

劾趙廣漢自陳書

黃霸

呼韓單于朝位議　蕭望之單于朝位議

宣帝客禮待單于詔

王吉

諫昌邑王疏　昌邑王賀下令

戒昌邑王書　上得失疏

條奏
張敞　又言
諫昌邑王書　言霍氏封事
自請治盜賊書　諫膠東太后書
論黃霸請飭長吏奏
入穀贖罪書
蕭望之李彊難入粟贖罪書
入粟贖罪再議
蕭望之李強難入粟贖罪再議
諫信方士疏　上寶鼎議

告絜舜敎　詰公車上書
與朱邑書　答朱登書
與某公書　諭嚴延年書
嚴延年
報張敞書
徐福
上言霍氏疏　人爲徐生上書
路溫舒
尚德緩刑書
卷第十三
辛武賢
請擊罕开奏
趙充國
駁辛武賢議羌事奏　宣帝敕讓充國書
陳兵利害疏　宣帝賜充國書
上屯田奏　宣帝報充國屯田書
再上屯田十二利狀　宣帝復報充國書
三上屯田奏　宣帝報聽充國書
請罷屯兵奏
王生

予蓋寬饒書
蓋寬饒
奏宣帝封事
鄭昌
頌蓋寬饒書　請刪定律令疏
戴長樂
告楊惲罪書
于定國
楊惲罪奏
楊惲

報孫會宗書
耿壽昌
請糴奏　蕭望之駁耿壽昌奏
冀州刺史林
劾代王年奏
大鴻臚禹
平干王元不宜立嗣奏
王襃
四子講德論　聖主得賢臣頌
甘泉宮頌　僮約

祭金馬碧雞文
卷第十四
蕭望之
雨雹對　止烏孫結婚議
伐匈奴對　請選用諫臣疏
馮奉世不宜受封議　奏丙吉疏
繁延壽劾蕭望之奏　宣帝免蕭望之策
建白罷中書宦官議
鄭朋
奏記蕭望之

弘恭　石顯
請治蕭望之奏
元帝制詔丞相御史赦蕭望之
元帝制詔御史封蕭望之爵邑
有司劾蕭望之奏　建白蕭望之奏
丞相史
與韋玄成書
侍郎張
爲韋玄成上疏
韋玄成
劾陳咸奏

貢禹
上循古節儉疏　乞骸骨疏
元帝報貢禹詔　言賦筭書
言錢幣書　言風俗書
薛廣德
上元帝諫獵書
楊興
說史高薦匡衡
賈捐之

罷珠厓對　元帝罷繫珠厓書
薦石顯奏　薦楊興奏
王禁石顯治楊興賈捐之奏
諸葛豐
謝元帝書　自陳上書
翼奉
上元帝六情十二律封事
日時對　再上封事
元帝赦天下求直言詔
災異求得終義疏　上徙都成周疏
廟祀對
京房
考功課吏對　上元帝占候封事
再上封事　三上封事
張博
遺淮陽王欽書　淮陽王欽報張博書
又與淮陽王書　淮陽王又報張博書
復報淮陽王
元帝賜淮陽王欽璽書
王駿諭淮陽王

士伍尊
請復丙吉後爵邑書
華陰守丞嘉
薦朱雲封事
匡衡論華陰守丞嘉
谷吉
上元帝請使郅支書
侯應
罷邊備議
卷第十五
王鳳
辭謝成帝書　成帝報王鳳書
再乞骸骨疏　成帝又報書
爲東平王求諸子太史公書對
薦辛慶忌奏
王音
雉雊奏　雉雊對
王立
與杜業書
匡衡

上元帝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封殷後議奏
上成帝戒妃匹勸經學疏
追論成湯奏　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
告謝毀廟文　上成帝毀廟奏
議郊祀奏
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
人議
郊祀再議　甘泉泰畤壇議
五時議　劉向神寶舊時議

司隸校尉王駿　少府忠
劾奏丞相匡衡疏
甘延壽　陳湯
上元帝誅郅支單于疏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議
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議
陳湯
請釋吏士疏
劉更生理甘延壽陳湯疏
上成帝徙初陵封事　有司請罷昌陵議

上成帝罷昌陵詔
趙增壽
陳湯惑衆議　成帝免陳湯制
又白解萬年
王尊
告安定屬縣教　敕掾功曹教
劾丞相匡衡等奏　御史丞劾王尊奏
行縣還上奏　御史大夫忠奏
公乘興
訟王尊書

卷第十六
薛宣
與高陵令楊湛書　移櫟陽令謝游書
移勞平陵粟邑二令書
移池陽書　下賊曹掾張扶教
上成帝論吏治疏　劾張放奏
備邊奏　玄焉對
涓勲
劾丞相薛宣奏
御史中丞衆等

劾薛況奏
翟方進
劾陳慶奏 劾涓勳奏
平當劾翟方進奏 劾陳咸逢信奏
劾陳咸舉方正奏 劾王立黨友奏
立中山定陶王議 孔光議
淳于長小妻罪議 孔光議
請免騎都尉奏 又奏
胡常
與翟方進書

陳咸
移郡長吏書 與陳湯書
張匡
日蝕論王商對
左將軍史丹劾王商奏
成帝免王商詔
王章
日蝕對 薦馮野王封事
尚書劾王章奏
蕭育
薦馮野王封事
梅福
論王氏書 請封孔子後書
王仁
諫立趙倢伃疏
劉輔
諫立趙倢伃疏
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大中大
夫谷永
訟劉輔書

譙玄
諫成帝專寵趙氏書
孔衍
上成帝辨明家語書
郭舜
罷康居議
馮逡
浚屯氏河奏
孫禁
開篤馬河議

許商
駁孫禁篤馬河議
梁太傅輔
劾梁王立疏
卷第十七
劉向
劉更生使人上變事書
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考劾劉更生
條災異封事　諫營起昌陵疏

極諫外家封事　論星孛山崩疏
說成帝興禮樂　諫成帝
日食對　誡子歆書
又　杖銘
薰鑪銘　高祖頌
上戰國策敘　上關尹子
上晏子　上子華子
上列子　上於陵子
列女傳小序　孫卿子後序
卷第十八

杜欽
日蝕地震對　白虎殿對策
成帝白虎殿賢良策問
訟馮奉世前功疏　奏記王鳳論馮野王
說王鳳　重言
戒王鳳專政　說王鳳就位
復說王鳳舉直言極諫
說王鳳治河
說王鳳發夷侯王相攻議
說王鳳勿遣罽賓使議

谷永
雨雪對　日蝕地震對
五行志谷永對
復上災異疏　日食對
又　星隕對
黑龍見對　災異尤數對
門牡亡對　諫成帝微行
說遠方士　訟陳湯疏
舉薛宣疏　請加鄭寬中葬禮疏
請勿治梁王疏

谷永杜欽受伊邪莫演降議
河決議　謝大將軍王鳳書
與平陽侯王譚書　與大司馬王音書
說王音　與段會宗書
卷第十九
平當
請復太上皇寢廟園書
請興雅樂議　治河奏
賈讓
治河三策奏

何武
薦辛慶忌封事　請建三公官奏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請置州牧奏　朱博請復刺史奏
論內史奏　薦傅喜書
朱博
告姑幕檄　移王卿書
論孔光傅喜封事　讓食邑書
又論傅喜何武奏
彭宣等劾朱博趙玄及傅晏議
龔勝等十四人議　劾師丹奏
王嘉
上哀帝請選賢材疏　諫封董賢等封事
論董賢封事　再論董賢封事
薦廷尉梁相等封事　哀帝責問王嘉
龔勝丞相王嘉罪議
御史中丞劾龔勝夏侯常奏
永信少府猛等十人議王嘉罪奏
師丹
上哀帝書　建言井田議

劾董宏奏　共皇立廟京師議
申咸　炔欽
為師丹上書　尚書奏劾申咸炔欽
哀帝免師丹策
唐林
請復師丹爵邑疏
孔光
請定迭毀議奏
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武帝廟
宜毀議

劉歆武帝廟不宜毀議
劉歆太上惠景寢園議
請遣傅遷奏　日蝕對
舉尚書令成公敞奏　請徙董賢家屬奏
劾紅陽侯王立奏　劾張田史立奏
鮑宣
諫哀帝七亡七死書　諫寵董賢封事
郭欽
劾鮑宣奏
卷第二十

李尋
奏記翟方進　與王根論災異
論治河議　鼓妖對
災異對
杜業
說成帝紹封功臣奏　論河間獻王奏
劾翟方進書　言王氏薦朱博書
杜鄴
說車騎將軍王音　說王商復長安南北郊
行籌祠西王母對　日食對

臨終文
彭宣
上乞骸骨書　王太后罷彭宣策
解光
劾王根及兄子況奏
劾趙昭儀奏
楊宣
言王氏封事
鄭崇
諫哀帝封傅商奏

孫寶
救鄭崇書　哀帝免孫寶詔
毋將隆
請收武庫兵奏
何竝
與子恢書
王閎
諫寵董賢書 同前
耿育
訟甘延壽陳湯書　褒廣先帝疏

息夫躬
詆公卿大臣疏　計以烏孫詐單于奏
建應變異議
丞相王嘉對元帝應變問
哀帝舉明習兵法詔
方賞　畢由
移梁王傅相中尉書　梁王立服罪對
馮宮
避位上書　王太后賜馬宮策
甄邯
劾金欽奏

陳崇
劾陳遵奏
卷第二十一
揚雄
諫不受單于朝書　與桓譚書
桓譚答揚雄書
答桓譚書 有辯　答茂陵郭威書 有辯
解嘲　解難
趙充國頌　冀州牧箴
兗州牧箴　青州牧箴
徐州牧箴　揚州牧箴
荊州牧箴　豫州牧箴
益州牧箴　雍州牧箴
幽州牧箴　并州牧箴
交州牧箴　潤州牧箴 有辯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太鴻臚箴　宗正箴
大司農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上林苑令箴
司空箴　太常箴
尚書箴　博士箴
太史令箴　太樂令箴
大官令箴　酒箴
連珠二首　元后誄
劇秦美新　太玄攡
難蓋天八事　甘泉賦序
羽獵賦序　長楊賦序

卷第二十二

劉歆

移太常博士書　答文學

與揚雄求方言書　揚雄答劉歆書

上鄧析子　王莽服母緦縗議

三統歷說　新序論

鄭子眞

致

嚴遵

座右銘　道德指歸說目

班嗣

報桓譚書

伶玄

趙飛燕外傳　伶玄自敘

淳于緹縈

上文帝請贖父罪書

卓文君

司馬長卿誄

匈奴冒頓單于

遺高后書　高后報匈奴書

遺文帝書

文帝遺匈奴冒頓單于書同前

遺匈奴老上單于書同前

匈奴狐鹿孤單于

遺漢書

匈奴呼韓邪單于

上元帝書

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囊知牙斯

上哀帝願入朝書　上更名書

烏孫昆彌

上宣帝求救兵書

郅支單于

上元帝書

南粤王趙佗

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檄

下國中令

南粤王趙胡

上武帝書

南粤相呂嘉

下國中令

段孝直 鬼
上訟寃表
溢城井銘　滕公石槨銘
王史威長墓銘　寶劍銘

卷第二十三

王莽上

請太后備供養奏　太后答詔
建長秋宮奏　太后詔
有司議　信陽侯劉佟上言
辭益封奏

請毀奉明園罷南陵雲陵奏
議復長安南北郊奏　改祭儀奏
又　議定六宗奏
立官稷奏　改葬共王母丁姬奏
又奏　定封爵地奏
羣臣奏　太后詔
下正樂書　稱假皇帝改元初始奏
纂位改國號新書　大誥
破翟義下詔　陳崇上平翟義書
平翟義爲武軍封詔　進號安漢公奏詔
羣臣請大司馬王莽益封奏
太后報王莽辭封詔　益封孔光等詔
王莽爲太傅號安漢公詔
王莽安漢公策　王莽辭益封詔
宰衡奏詔
太保王舜等安漢公號宰衡奏
太后詔　太師孔光等奏
王莽上書刻宰衡印章書
王舜等奏
九錫奏詔

羣臣請加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奏
王莽讓書　太后命奏九錫儀詔
富平侯張純等請命錫奏
安漢公九錫策　陳崇又奏
居攝奏詔
泉陵侯劉慶請令安漢公攝位書
前煇光謝囂符命奏
太后令安漢公居攝詔
羣臣居攝奏
張竦

爲陳崇稱安漢公功德奏
爲劉嘉追罪劉崇奏　太后封劉嘉詔

卷第二十四

王莽 下

策命孺子嬰　策羣司
策五司　五威將軍策命
策命統睦侯陳崇等　策大司馬逯並
策免大司馬嚴尤　尊元后爲新室文母詔
定諸侯王號書　封帝王後奉祀書
鑄五姓爲宗室書　立漢七廟于定安國書

禁剛卯金刀書　封扶崇侯劉殷書
立五均官詔　羲和魯匡上言酒酤
行井田法書　行大錢書
復下詔　征匈奴書
造寶貨五品書　因漢律令儀法書
戒司監書　封太師王舜子書
授諸侯茅土書　東巡狩書
都雒陽書　四巡書
羣公奏言　荅書
制萬國書　下吏祿制度書
論勝葬書　封唐林紀逡書
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書
收冨吏財產詔　按驗皇孫宗罪死書
推定曆紀書　出軍禁邀譁令
日正黑下書　條備將帥書
大風毀王路堂下書　郎從官衣絳書
建九廟書　行壹切法書
責七公書　霸橋災下書
賑貸東方書　開山澤書
追詔廉丹　哀廉丹書

新室當代漢有天下總說

王臨
予母書　謚王臨策命

嚴尤
諫伐匈奴書　諫罪高句驪奏
王莽下書　三將論叙
又

平憲
羌豪願内屬奏
王莽置西海郡正十二州奏

孫建

論陳良武仲等家屬奏

又　　王莽賜諸劉姓王

區博

諫王莽行井田　　王莽下書

滿昌

劾奏使者

王邑

上乞骸疏　　王莽報王邑

韓博

上言巨毋霸

田況

上言盜賊

關平（又作並）

治河議

張戎

治河議

王橫（漢紀作王璜）

治河議

桓譚爲甄豐言治河議

甄阜　梁丘賜

移劉良書　　權石銘

銅權銘

西漢文紀卷第一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高祖皇帝

姓劉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亡秦滅楚五載而有天下國號漢都關中性明達好謀能聽規摹弘遠在位十二年崩羣臣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

與沛父老帛書

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因皆解縱秦二世元年陳涉起蘄沛令恐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召高祖于外令後悔城守蕭曹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父老率子弟殺令迎高祖立爲沛公

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則父子俱屠無爲也 史記○天下苦秦漢書作天下同苦秦可立者立之作可立立之則家室完作即室家完

入關告諭

秦二世三年沛公攻武關擊秦軍大破之秦相趙高弑二世立兄子子嬰爲王子嬰元年十月沛公先諸侯至霸上子嬰降西入咸陽還軍霸上召諭諸縣豪桀使人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初懷王約先入關者王之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立沛公爲漢王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史記○吏人漢書作吏民約束作要束

爲義帝發喪告諸侯王

初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懷王及秦滅項籍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徙長沙明年使英布擊殺之蓋高祖爲漢王之二年也漢王東略地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王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史記○諸侯漢書作兵關內作關中

禮諸神詔

漢王二年上東擊項籍還入關立北畤以祀五帝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儀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案是時方爲漢王如五年徙封信越及赦罪人諸令不宜此獨先稱詔蓋史氏追尊之辭亦不及檢諸令耳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史漢同

改封韓信彭越令

漢王五年十一月與信越將兵滅楚正月下令

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

赦天下令

五年正月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封故衡山王吳芮詔 五年二月即帝位下詔

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

封故粵王亡諸詔 五年二月

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爲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

罷兵賜復詔 五年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敎訓辯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善遇高爵詔 五年五月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敎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赦天下詔 六年十月人告楚王信謀反十二月會諸侯于陳因執信詔曰

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 並漢書

詔衛尉酈商 田橫故齊王田氏之族秦末自立爲王及漢平齊地橫率其徒屬五百人竄居海島中高帝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以先嘗殺漢使酈食其弟商方爲漢將不奉詔高帝詔商復使使具告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乘傳詣洛陽至尸鄉自剄從二客及海中五百人皆自殺

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 史漢同

擇王荊楚詔 六年十二月上既禽韓信分其地爲二國田肯賀上因言齊地便利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於是下詔韓王信等請立從父兄劉賈爲荊王弟交爲楚王

齊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以爲諸侯將軍劉賈

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潔者王齊荊地

尊太公為太上皇詔 六年三月初上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恐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問知家令言心善之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五月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讞獄詔 七年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已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擇立代王詔 十一年正月燕王綰相國何等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以為代王

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

定口賦詔 十一年二月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求賢詔 十一年二月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虖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

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擇立梁王淮陽王詔 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下詔燕王綰等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

擇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

立趙佗為南越王詔 十一年五月使陸賈即授璽綬佗稽首稱臣

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

使與百粤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粤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粤王

擇立吳王詔 十一年十月長沙王臣等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為吳王上召拜以為有反相而誠之後果反誅

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荊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

置秦楚諸帝王守冢詔 十一年十二月

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 史記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

賜赦燕吏民詔 十一年十二月燕王盧綰預陳豨反謀三月擊綰下詔綰敗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等請立建為燕王

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

立南海王織詔 十二年三月○注云遥奪尉佗一郡封織未得王

南武侯織亦粤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

十二年三月詔 高祖自定天下以來韓彭諸臣並坐反誅因有是詔四月崩

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並漢書

賜韓王信書 信治馬邑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使使胡求和解上疑信有二心賜書責讓之信得書亡走匈奴為柴將軍所擊斬詳後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所以責於君王

手敕太子 名盈字滿是為惠帝○藝文志高祖傳十三篇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

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它人此非為不惜天下但子不可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

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稱汝有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

又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又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又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趙王如意戚夫人生爲呂后所殺○並古文苑○只隋載二篇上云疑後人傅會之語）

功臣封爵誓文（六年十月始剖符封功臣蕭何曹參等爲通侯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史記無黃字存作寧○楚漢春秋載云使黃河如帶泰山作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

惠帝（諱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寬仁篤敬遵母呂太后誨損至德焉）

寬吏賦詔（高帝十二年五月即位賜爵級減稅則又詔）

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文帝（諱恒高帝中子初封代王迎立在位二十三年寬仁恭儉弛利戢兵與民休息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幾致刑措廟號太宗）

即位赦詔

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漢書○欲危史記作欲以危）

封誅諸呂功臣詔（元年十月）

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史記○漢書首有朕字後少十餘字）

議除收孥相坐律詔 元年十二月刑法志作二年與紀異

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不取其議

丞相周勃陳平奏

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

又詔

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周勃陳平復奏

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 史記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之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坐律令○真德秀文章正宗云史記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實意故也

報建太子詔 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報有司又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又報有司固請乃許之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也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史記○漢書嗛作愜禪作嬗

又報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漢書無惠仁句秉上有皆字

有司固請建太子奏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

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 史記○漢書皆千餘歲作皆且千歲皆亦作亦皆子某作子啓純作敦

春和振貸詔 元年三月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存問長老詔 元年三月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 並漢書

脩代來功詔 元年四月帝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

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封從高帝功臣詔 元年四月

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戸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戸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戸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戸 漢書益邑各二百戸定作足

令列侯之國詔 二年十月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敎馴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漢書千餘歲無歲字遺作違馴作訓

日食求直言詔 二年十一月

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 並史記○漢書天生蒸民作天生民兆作士在朕作在予理作治白以告朕作匄以啓告朕飭其任職作敕以職任置傳作傳置

親耕耤田詔 二年正月

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封三王詔 二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立辟彊爲河閒王章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 太子史記作長子○並漢書

除誹謗法詔 二年五月○史記三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史記

勸農詔 二年九月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漢書

遣丞相之國詔 三年十一月遂免丞相周勃遣就國

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 漢書計作詔

擊匈奴詔 孝文即位與匈奴復修和好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五月下詔遣丞相灌嬰將兵擊右賢王走出塞○史記六月

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 史記

赦濟北吏民詔 三年濟北王興居聞上自擊匈奴乃反欲襲滎陽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下詔虜興居自殺

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勸農蠲租詔 十二年三月

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與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賜三老孝弟力田置常員詔 十二年三月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悌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爲

親耕蠶詔 十三年二月

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並漢書

除祕祝詔 十三年夏

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史記

除肉刑詔 十三年五月以淳于公女緹縈上書請贖父刑爲下令丞相張蒼等議奏定律 制可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迺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敎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史記何治之至作何則至治訓作馴由至作由也刑之痛作楚痛有以易之下無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定律令奏

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

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免臣昧死請 漢書

除租稅詔 十三年六月

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

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史記廑作勤）

增祀無祈詔（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史記○漢書縣長作彌長墠場作壇場躬享作身享祠官作祝官）

同前（史記十三年制）

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享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享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議佐百姓詔（後元年十月）

閒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漢書）

匈奴和親詔（後二年六月匈奴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閒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弃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

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史記○漢書遠達作違遠諭語
作命其坦陽作閏坦朕意作朕志冀書匈奴尊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賜南粵王尉佗書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滅高帝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以此怨長沙王乃自尊號為南武帝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兵不能踰嶺高后崩罷兵佗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年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賜佗書佗恐乃下令國中去帝制因為書謝賈還報文帝大說然其居國竊如故號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

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尉佗報文帝書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

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

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並漢書○史記載書云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閒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

賢良策問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

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漢書）

遺詔（後七年六月）

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

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頼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内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

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史記○漢書時作世長幼作長老悲作念人男女作民聲作音擅哭作擅哭臨率作類

大橫占辭史記漢文帝初為代王諸大臣迎立也猶與未定卜之卦兆得大橫占曰云云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卜人曰所謂天王乃天子於是入即帝位

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大橫以兆灼龜文正直也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

景帝諱啟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天性雖刻然能遵孝文恭儉之業民醇俗厚故稱賢主者周云成康漢云文景

立孝文廟舞詔元年十月丞相嘉等議奏制可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

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漢書育作遂不私其利也在亡罪下肉作宮不能識作弗能勝識古作世

丞相申屠嘉等奏

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議曰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

布天下（並史記○漢書等作謹功莫大作世功莫大焉獻作所獻）

聽民徙寬大地詔（元年正月）

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𣪠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議臧罪吏詔（元年七月）

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

廷尉信與丞相議奏（按表景元年廷尉歐三年廷尉勝而廷尉信在文帝後元年）

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沒入臧縣官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

定笞罪詔（文帝既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二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遞減復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更議箠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封蕭何孫嘉爲列侯制詔（何封酇侯傳至孫則有罪免景帝二年六月詔封則弟嘉○景紀名系又本作係）

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

赦襄平侯嘉詔（三年十二月）

襄平侯嘉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其赦嘉爲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

擊七國制詔（三年正月七國反遣太尉條侯周亞夫等擊之二月吳王既敗走於

是天子制詔將軍七國悉破滅惟濟北王以劫故不誅）

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辠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

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史記

赦從吳王吏民詔 三年六月

逝者吳王濞等爲逆起兵相脅詿誤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藝等與濞等爲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

讞獄詔 中五年九月其後獄吏復避微文至後元年以下詔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定長吏車服詔 中六年五月

夫吏者民之帥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

減笞詔

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定箠詔 中六年五月

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

詳讞詔 後元年正月此後獄刑益詳近于五聽三宥之意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令二千石脩職詔 後二年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

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卹廉士詔 後二年五月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爲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勸農桑詔 後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寬鞠繫詔 後三年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 並漢書

食鼎銘 漢景帝鑄一鼎名曰食鼎高二尺銖金銀雜爲之形若瓦甑無足中元六年造小篆書其文曰

五熟是滋君王膳之 虞荔鼎錄

男梅士都總校

西漢文紀卷第二

古鹽陳泰來叅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武帝（諱徹景帝中子初封膠東王立爲皇太子在位五十二年廟號世宗帝雄材大畧內事神僊土木外事四夷征繕煩苛海內虛耗若表章六經疇咨俊茂稽古禮文之事則煥乎有可表見焉）

復高年子孫詔（建元元年四月）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

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修山川祠詔（建元元年五月）

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爲歲事曲加禮

省衛士詔（建元元年七月）

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其省萬人（文苑誤連罷苑馬以賜貧民句）

議攻匈奴詔（元光二年春大行王恢議宜擊）

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元光六年冬）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閔衆庶陷害欲刷耻改行復奉正義厥路亡繇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議不舉孝廉罪詔（元朔元年十一月有司議奏）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

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有司議不舉孝廉罪奏

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已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元朔元年赦天下詔 元朔元年三月

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

虞而樂殷周據舊已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已前皆勿聽治

分封藩國詔 元朔二年正月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已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

元朔三年赦天下詔 元朔三年三月

夫刑罰所已防姦也內長文所已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祇而不解其赦天下

禮官勸學詔 元朔五年六月丞相公孫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

蓋聞導民已禮風之已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已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已厲賢材焉

議移爵賞詔 元朔六年六月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已徠遠哀公已論臣景公已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

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其議為令 並漢書

買爵贖罪詔 元朔六年再擊胡大農陳藏錢經耗天子下詔有司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 史記

遣謁者巡行致賜詔 元狩元年四月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

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

遣博士循行詔 元狩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埶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振流民詔 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天子憐之詔曰

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又遣博士循行詔 元鼎二年九月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封周子南君詔 元鼎四年十一月

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漢書○史記詔云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

報尊寶鼎詔 元鼎四年夏汾陰得大鼎於魏脽后土祠旁乃以禮祠迎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詔報有司復奏制可

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楙未報鼎曷為出哉 史記楙作廡

有司奏

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

九州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
承天祜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
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周頌
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
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
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
亭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
廟臧於帝庭以合明應漢書○史記象作終鬺亨作鬺烹鬼神下云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視宗禰廟作見於祖禰○吳音從霸反

郊見詔元鼎五年十一月丁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

朕㠯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饑寒故
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迺顯文鼎獲薦於廟
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
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
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禮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
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
躬齋戒丁酉拜況于郊

議內史減田租詔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上曰

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
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
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
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親巡邊詔元封元年十月行自雲陽歷至朔方臨北河威振匈奴

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
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

遷東越民詔元封元年十月東越殺王餘善降下詔遂虛其地○文苑誤連遂虛其地為詔

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閒

增太室祠詔元封元年正月

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啟母石翌日
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
㠯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
與並漢書

登封改元詔元封元年四月登封泰山還降坐明堂制詔御史

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
明于禮樂修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依依震
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
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

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 史記

同前 漢書

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

又詔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 史記

芝瑞赦天下詔 元封二年六月 臣作芝房之歌

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 漢書○史記詔云甘泉防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

乾封詔 元封三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二年乃下詔

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史記靈星即龍星也

祠后土赦賜詔 元封四年三月祠后土詔

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巳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南巡狩赦賜詔 元封五年四月

朕巡荊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巳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

求賢詔 元封五年四月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巳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赦汾陰詔 元封六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爲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並漢書

造太初曆詔 漢初襲秦正朔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上以兒寬明經術乃詔寬與博士議以正月爲歲首改元太初

迺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淸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

夏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史記○漢書有司句作有司言歷未定理作考詹作辯昔作古度驗作發斂盖尚作冐上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爲元年無續日分后一段無）

定禮儀詔（史記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

蓋受命而主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

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

敕汾陰安邑詔（太初二年四月）

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其敕汾陰安邑殊死已下（史漢同）

下關都尉詔（太初二年十一月）

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征匈奴詔（太初四年○匈奴且鞮侯立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方欲遂困胡下詔貳師將李廣利等分道出討不利皆引還）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更黃金故名詔（太始二年三月因以班賜諸侯王）

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趾褭蹄以協瑞焉

郊見赦天下詔（後元元年二月）

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見群鶴留止以不羅罔靡所獲獻薦于泰畤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封廣川王去詔（廣川惠王越爲景帝子子齊嗣位以罪廢除國後數月下詔封其孫去復坐罪徙死）

廣川惠王於朕爲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爲廣川王

封常山憲王子平商詔（常山王舜爲景帝少子王后生太子勃嗣位而有不愛姬生長男棁后及勃不收䘏棁因發勃姦逆廢徙除國月餘天子爲最親復詔有司）

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於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子商上史記無封字）

封公孫弘爲平津侯詔（弘元朔三年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

惟弘無爵因詔封丞相封侯自弘始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
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
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
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並漢書

長平侯衛青益封戶詔青姊衛夫人子夫得幸武帝拜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數有功而子夫有男立爲皇后元朔二年出雲中至于隴西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長平侯復詔益封戶

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
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

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
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
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
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
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
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史記○漢書服作伏七十一級作一十七級三千戶作三千八百戶

衛青益封戶詔元朔五年春青將三萬騎出高闕攻走匈奴右賢王得其裨王十餘人人畜甚衆上使使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益封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不疑爲陰安侯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封公孫敖等○青謝辭或是奏故全錄

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
封青六千戶史記○戎漢書作我六千戶作八千七百戶

封公孫敖等爲列侯詔

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
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
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千
三百戶封說爲龍頟侯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

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
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
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
三百戶封朔爲陟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
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
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史記漢書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窳渾作寘渾麾下作戲下

封霍去病爲冠軍侯詔去病爲青姊少兒子幼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青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元朔六年詔封

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爲終利侯騎士孟巳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三百戶漢書○史記票作剽得作叉捕作生悑千六百戶作二千五百戶二千餘人作千二百級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

霍去病益封戶詔元狩三年春青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復益封戶

票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漢書○史記盭作簪幾作冀無鏖皋蘭下句侯作胡無銳悍者句無獲醜二字八千九百六十級作八千餘級師率減句無二千二百戶作三千戶

霍去病益封戶詔元狩二年夏去病出北地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復益封戶賜司馬趙破奴校尉高不識等爵有差

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

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漢書○史記涉鈞耆句無濟作踰臻作過無揚武乎句無得單于單桓句無及相國都尉句無可謂能舍服知成句

霍去病再益封戶詔匈奴渾邪王與休屠王等欲降漢上恐其詐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渡河先遣渾邪王詣行在所率其衆降者數萬人上嘉去病之功又益封戶而封渾邪等侯處降者於邊五郡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史記○漢書攻作征獟作捷咸作畢與作與之繇作繇役

益封霍去病及諸將詔元狩四年春去病率五萬騎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多詔復益封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

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靬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史記○漢書沈作沇涉獲章渠作涉獲單于章渠比作北斬作雙涉離作度難閭作盧鹵作訊什二作什一與作與七百級作八百以千六百戶句無符離作邳離邢作衛以千二百戶句無專作剸以千三百戶句無壯作杜以千八百戶句無奴昌作昌奴校尉上有漁陽太守解敢得作敢皆獲爲作賜爵解食邑二百戶故二百戶

追封韓千秋摎樂後詔南粵王興與母摎太后欲內屬丞相呂嘉不便也元鼎四年漢遣故濟北相韓千秋太后弟摎樂將兵入粵嘉攻殺王及太后立王兄術陽侯建德擊殺千秋等下詔封千秋樂之子因詔討呂嘉五年秋樓船將軍楊僕等討平之以其地置儋耳九郡

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摎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

討呂嘉等詔

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今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

封地士將軍欒大詔大本膠東宮人以方術見上敢大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僊人可致也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拜大爲五利將軍月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四印元鼎四年制詔御史封樂通侯

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史漢同

劉屈氂爲左丞相封澎侯詔屈氂爲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初公

孫賀爲丞相子敬聲爲太僕坐賊賀應詔捕得京師大俠朱安世贖子罪安世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巫蠱祝詛上賀父子死獄中征和二年拜屈氂爲左丞相以罪誅

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埶而爲邪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貨賂上流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乃以邊爲援使內郡自省作車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滅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爲詔書以姦傳朱安世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爲左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爲澎侯

封李壽張富昌詔太子據爲江充所譖以巫蠱事因發兵收斬充等兵敗亡至湖捕急自經死時山陽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抱解太子遂格鬬死上既感寤乃詔封壽等

蓋聞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爲邘侯張富昌爲題侯並漢書

廢陳皇后策后長公主嫖之女堂邑侯陳午尚主生后初爲太子妃及武帝卽位立爲后擅寵驕貴無子而妒又挾婦人媚道爲祠祭祝詛元光五年使有司賜后策廢○以下策

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

立齊王閎策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子閎旦胥同日封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後三王皆不得令終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史記○漢惟元狩六年三策並同而國書作乃國

立燕王旦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敎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君作郡毋俷德作毋作棐德毋迺廢備作毋廢迺備

立廣陵王胥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漢書世作世世政作正戰戰作祗祗侗作桐不作威不作福作不作福不作威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句無

策賢良制元光元年天子覽董仲舒對異焉乃復策之○以下制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

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㠯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

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㠯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策賢良制二

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㠯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

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㠯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㠯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虖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繁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㠯稱朕意

策賢良制三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㠯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㠯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策諸儒制 元光五年擢公孫弘對爲第一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効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 並漢書

賜嚴助書

助會稽吳人郡舉賢良武帝擢爲中大夫侍燕從容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助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帝賜書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以下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嚴助謝罪上書

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

敕責楊僕書

僕宜陽人遷主爵都尉拜樓船將軍討南越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僕惶恐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

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報李廣（廣隴西成紀人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無何匈奴入遼西武帝乃召廣為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自罪帝報之○此但云報不明書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賜吾丘壽王璽書（壽王字子贛趙人為東郡都尉上不置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璽書壽王謝罪因言其狀）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輳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賜丞相劉屈氂璽書（戾太子為江充所譖將收捕充長安擾亂言太子反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秘之未敢發兵上怒賜丞相璽書屈氂與太子戰太子兵敗）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報丞相車千秋（千秋齊諸田徒長陵為高寢郎訟太子冤拜丞相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乃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上報之）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

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愧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漢書）

封泰山刻石辭（漢書應劭注云封者壇廣十二丈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

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邑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

息天祿永得風俗通親作父育民作成名邑作縣與天無極作與天下無極○楊用脩金石古文無前四句

祠泰一贊饗辭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泰一贊饗曰

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燿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太初泰一贊饗辭元封五年修封祠太一五帝於明堂至太初元年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其贊饗曰

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並漢書

泰山鼎銘武帝登泰山鑄一鼎高四尺鍋鏤為之其形如甕有三足太始四年造大篆書其文曰

登于泰山萬壽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芳鼎錄

祀太室牛鼎銘宋紹興二十年賜臨安寧壽觀古器其一漢鼎高尺有九寸兩耳旁出曲上三尺牛首識云

有漢建元三年八月作牛鼎祀太室銘曰惟甲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宗器審厥象作牛鼎格于位室從用饗億寧神休惟帝時保萬世其永賴西湖遊覽志

汾陽寶鼎銘元鼎元年汾陽得寶鼎郎吾丘壽王所識之鼎高一丈二尺雜金銀銅錫為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紀靈圖未然之狀古文複篆其文曰

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並鼎錄

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沖年辨察委任霍光輕徭賦罷榷酤匈奴和親百姓充實

蠲租貸詔始元二年八月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止出馬詔始元四年七月

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舉賢良文學詔始元五年六月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封鉤町侯母波大鴻臚田廣明詔武帝元封中滇王舉國降於是以為益州郡至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及牂牁二十四邑皆反殺長吏明年遣大鴻臚明等擊破之六年七月下詔

鉤町侯毋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毋波為鉤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禮韓福詔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下詔○此見兩龔傳昭帝紀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下詔與此小異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

封杜延年燕倉任宮王壽為列侯詔 元鳳元年九月鄭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燕王旦自殺十月詔封延年等復詔赦從反者

左將軍安陽侯桀票騎將軍桑落侯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數以邪枉干輔政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等賂遺長公主丁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通私書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為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以告大司農敞敞告諫大夫延年延年以聞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皆已伏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宮壽皆為列侯

赦從燕王上官桀等反罪詔

燕王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為逆抑而不揚望王反道自新今迺與長公主左將軍桀等謀危宗

廟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長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等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罷馬口錢詔 元鳳二年六月

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免漕收責詔 元鳳三年正月

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封范明友平陵侯詔 元鳳四年四月

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將羌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氐今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其封明友為平陵侯

封傅介子義陽侯詔 元鳳六年正月

樓蘭王安歸常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

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叔粟當賦詔（元鳳六年正月）

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

封張安世富平侯詔（昭帝時大將軍霍光秉政上官桀與燕王謀反誅朝無舊臣而安世篤行光白用爲右將軍光祿勳自副焉元鳳六年正月詔封）

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

減賦口錢詔（元平元年二月有司奏減什三許之）

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漢書）

漢昭帝冠辭（大戴禮記○記載成王冠辭相連非此辭也）

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普遵大道之郁或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後漢書注引博物記順作奉仲夏作仲春日作辰郁或作邪或百作萬稚免作冲孺免猶弱也崇作纏寵作就太平御覽引禮外篇摛顯作不顯秉率百福作康阜百福稚免作邪放崇作弘）

藍田鼎銘（昭帝元平元年於藍田覆車山鑄一鼎高三尺小篆書三足其文曰）

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去腥傷（鼎錄）

男梅士好校

西漢文紀卷二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宣帝 諱詢字次卿初名病已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生宣帝號曰皇曾孫數歲遭巫蠱事收繫郡邸獄頼丙吉爲廷尉監憐曾孫之無辜養護得全及昌邑王廢大將軍霍光迎立在位二十五年廟號中宗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益封霍光詔 本始元年正月論定策功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戶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張安世萬戶又詔封楊敞等子忠蔡義范明友韓增杜延年蘇昌王譚復陸屠耆宣夏侯勝等○注云功臣表有當塗侯魏不害而無平

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

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

褒賞張安世詔

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

封定策功臣詔

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前將軍龍頟侯增太僕建平侯延年太常蒲侯昌諫大夫宜春侯譚當塗侯平杜侯屠耆堂長信少府關內侯勝邑戶各有差 各有差亦敘事之辭非詔也封御史大夫廣明以下至德武食邑文苑併作詔文誤

議衛太子號謚詔 本始元年六月詔有司議後八歲復議追尊立廟

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

有司衛太子號謚園邑議

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

之迹也愚以爲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閿鄉邪里聚爲戾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皆改葬焉

有司復議

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議孝武廟樂詔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本始二年五月制詔丞相御史有司奏請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至郡國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薉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並應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 本紀詔云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

貸貧民詔 本始四年正月

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地震詔 本始四年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下詔素服避正殿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 夏侯勝傳載詔經學之士作術士不諱作闕毋有所諱止

復宗室屬籍詔 地節元年六月

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

追褒霍光復世詔 地節三年三月光薨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是年上始親政事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封霍光兄孫雲詔 地節三年三月

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

賜膠東相王成詔 成爲膠東相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三月下詔 後或云成僞增戶口以蒙顯賞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内侯 王成傳治有異等之效

賜鰥寡孤獨高年詔 地節三年三月

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敎吏謹視遇毋令失職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地節三年九月地震詔 十月下詔

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罷屯兵詔 地節三年十月○此别一詔漢書誤并爲一疑有脫誤

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舉孝弟行義詔 地節三年十一月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置廷平詔 宣帝自在閭閻知孝武以來酷吏擊斷百姓寃傷及即位廷史路溫舒有尚德緩刑之疏乃深愍焉地節三年十二月下詔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黃霸等爲廷平上常幸宣室齋居決事刑獄爲平

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

免有喪傜事詔 地節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

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首匿勿坐詔 地節四年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誅霍氏詔 宣帝自在民間知霍氏久尊盛不善也光妻顯嘗使醫殺許后而立其女成君爲后上微聞之盡易霍氏諸子壻官收印綬舉家憂恐遂謀廢天子而立禹事發雲山等自殺吏及縣諸女昆弟皆棄市地節四年七月下詔

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霍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度遼將軍范明友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趙平長安男子馮殷等謀爲大逆顯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共哀后謀毒太子欲危宗廟逆亂不道咸伏其辜諸爲霍氏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

封誅霍氏有功詔

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

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減鹽賈詔 地節四年九月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郡國上繫囚詔 地節四年九月

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嘉瑞赦賜詔 元康元年三月

廼者鳳凰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書不云乎鳳凰來儀庶尹允諧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

博舉吏民詔 元康元年八月

朕不明六蓺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

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
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赦天下詔 元康二年正月

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
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二千石察官屬詔 元康二年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
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
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
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

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
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
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
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赦觸諱詔 元康二年五月

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
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
之

張賀置守冢詔 賀爲安世兄初幸於衛太子及太子敗賀下蠶室爲掖庭令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撫循教令又爲聘許妃恩甚密帝即位而賀已亡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元康二年詔爲賀置守冢戸明年詔封彭祖爲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

其爲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

封藩邸功臣詔 元康三年三月

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
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
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
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
將彭祖爲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曾玄舜
延壽皆爲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
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 追賜賀謚以下是敘

事非詔文也○張安世傳封張彭祖詔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

禁射鳥詔 元康三年六月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翺
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
彈射飛鳥具爲令

揚州刺史黃霸爲潁川太守詔 霸舉賢良擢揚州刺史後三歲下詔潁川治復爲天下第一

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
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

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耆老勿坐繫詔（元康四年正月）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易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案此皆敘事文苑遂上爲詔誤刑法志亦載惟作念夫衰微作旣衰天命作年命）

神爵見賜吏民詔（元康四年三月）

乃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於德厚屢獲嘉祥

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各一匹

報張安世歸侯詔（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印乞骸骨詔報安世彊起視事至秋薨）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封故右扶風尹翁歸後詔（元康四年八月）

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遠近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親祠上帝詔（初霍光輔政上共己非宗廟之祀不出元康四年下詔明年春始幸甘泉郊見泰畤幸河東祠后土）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脩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改元神爵詔（神爵元年三月）

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

年嘉穀玄稷降於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眞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詔文似止）

免朝二年詔（神爵元年六月時遣趙充國辛武賢等擊西羌）

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

封故大司農朱邑子詔（神爵元年秋）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祠江海詔（神爵元年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

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

鳳皇見赦天下詔（神爵二年二月）

乃者正月乙丑鳳凰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

朕之不德屢獲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

封鄭吉爲安遠侯詔（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上嘉其功神爵二年下詔）

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

益吏百石以下祿奉詔（神爵三年八月）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嘉瑞赦天下詔（神爵四年二月）

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脩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翱翔集止于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潁川太守黃霸賜秩詔（神爵四年四月○傳作元康四年）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

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少孫史記補則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寬苛禁詔（五鳳二年八月）

夫昏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嘉瑞賜公卿大夫詔（五鳳三年三月）

往者匈奴數爲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安匈奴虛閭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爲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爲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飢餓相燔燒以求食因大乖亂單于閼氏子孫昆弟及呼遬累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戶以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飭躬齊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燿齊宮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

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勗焉

日食詔（五鳳四年四月晦日有蝕之）

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一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二年赦天下詔（甘露二年正月）

迺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筭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鳳凰集新蔡詔（甘露三年二月）

迺者鳳凰集新蔡群鳥四面行列皆鄉鳳凰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

察計簿詔（黃龍元年二月）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

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眞僞毋相亂

吏六百石不得舉廉詔（黃龍元年四月）

舉廉吏誠欲得其眞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

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令以來毋得舉

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元康二年○昌邑王賀廢國除爲山陽郡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賜山陽太守敞璽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詔封海昏侯金安世上書言賀不宜奉宗廟朝聘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與孫萬世私語有司請逮捕制曰削三千戶薨後豫章太守廖奏不宜立後國除）

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

張敞條奏昌邑王賀

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

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珮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封昌邑王爲海昏侯詔（元康三年三月）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

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爲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

揚州刺史柯奏

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爲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

豫章太守廖奏

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爲後者子充國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絶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絶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

嫁母不制服詔 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爲父歿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

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絶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 見漢石渠議

賜陳遂璽書 遂字長子杜陵人帝微時與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遂及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賜遂璽書遂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 並漢書○博進漢紀作遂博負○君寧遂妻名

蔣滿父子拜爵詔 漢雜事曰蔣滿爲上黨太守長子萬爲北地都尉夫子輔爲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用時徵爲二千石者十三人臣引見萬卻退不敢與父並詔還問謁者曰何以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宣帝歎息曰乃父子剖符耶即下詔父子同日拜於前上甚嘉之

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滿爲淮陽王相誨導東藩弘農殷肱郡其以萬爲弘農太守

報丙吉 宣帝本史皇孫子戾太子之孫坐巫蠱事雖在襁褓猶收繫郡邸獄吉爲治獄視遇甚有恩及帝躬親政封吉博陽侯吉上書固辭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之

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

使尚書令召問丞相黃霸 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時爲丞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令召問霸免冠謝罪

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寃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

廢霍后策 后爲大將軍光女母顯毒殺許后得人立爲后及顯與諸子婿謀反伏誅賜后策廢處昭臺宮自殺

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

仙掌鼎銘 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高五尺獻承甘露三足小篆書其文

曰

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鼎録

元帝諱奭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多材藝好史書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而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遣使循行天下詔初元元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虖無憂矣書

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關東免租詔初元元年四月

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非詔文也文苑幷誤

水災詔初元元年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下詔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議律令詔宣帝時涿郡太守鄭昌請刪定律令未及修改元帝初立下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達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地震詔初元二年二月

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

天惟降災震驚朕師治大有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翼奉傳載詔云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匱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惻怛於心已詔吏虛倉稟開府藏振捄貧民

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

地震水災詔 初元二年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七月下詔

歲比災害民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以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條責丞相御史大夫詔 元帝初即位關東連災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大臣成帝定國爲丞相上數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定國上書謝罪○案此與二年六月詔語意多同必一詔而紀傳詳畧各異

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于闕庭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

蕭望之賜爵詔 初元二年冬十二月詔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之令自殺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

火災赦詔 初元三年四月茂陵白鶴館災

乃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阨無以相振加以煩擾虖苛吏拘牽庳微文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其赦天下

罷甘泉建章宮衛詔 初元三年六月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星變詔 初元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參

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廢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爲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迺者關東連遭災害饑寒疾疫夭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

永光元年赦貸詔 永光元年三月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王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非詔文苑併誤

復責丞相御史詔 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之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乞骸骨上報稱篤固辭是年十一月乃賜金車馬罷就第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謬至

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毋有所諱

報于定國

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於君能無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顓焉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

永光二年赦天下詔 二月

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軌服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掩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

日蝕舉士詔 永光二年三月朔日有蝕之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

燭其咎婁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乃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又赦天下詔 永光二年六月

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無成功困于饑饉亡以相救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

地動雨水詔 永光三年十一月

乃者己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

永光四年赦天下詔 二月

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婁遭凶咎加以邊境不安師旅在外賦斂轉輸元元騷動窮困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貸貧民勿收責

日蝕求直言詔 永光四年六月晦日有蝕之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

朕晻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乃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脩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議罷郡國廟詔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七十人奏可是年九月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議立四廟玄成等復奏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許嘉等以文帝宜為太宗廷尉忠以武帝為世宗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為皇考廟非禮宜毀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復正禮儀玄成等復奏太上孝惠廟親盡宜毀又議者以為寢園宜勿修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祀宜勿復修奏可乃此一時事其後毀復詳匡衡何武彭宣劉歆文奏

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

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

奏議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復脩

議立四親廟詔

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韋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

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議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

廷尉忠議

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

諫大夫尹更始等議

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

議宜景皇考廟詔 永光五年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

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
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
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
其正禮儀

韋玄成等奏

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
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
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
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
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脩

四時祭廟議

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
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
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
皆可勿復修

韋玄成文昭太后寢園奏 永光六年奏可

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
薦于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
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
如禮勿復修

申明孝武廟制 初元帝定迭毀禮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建昭三年乃復下制申明之也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哀帝時何武等雜議用劉歆言勿毀

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

初陵勿置縣邑詔 永光四年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
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
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
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
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

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遣使循行舉士詔 建昭四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任間者陰陽不
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烝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
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
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將相九卿其帥意
毋怠使朕獲觀教化之流焉

建昭五年赦天下詔 三月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

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匪敢解怠德薄明晻教化淺微傳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

申敕勞農詔建昭五年三月

方春農桑興百姓勠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改元竟寧詔元年正月匈奴虖韓邪單于來朝下詔改元

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虖韓邪單于不

忘恩德鄉慕禮義復脩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

孔霸奉夫子祀詔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霸還長安子福奉祀霸光父也

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

封甘延壽陳湯詔建昭五年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發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當論功石顯匡衡以為矯制生事不宜封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衆議久不決及宗正劉向疏論竟寧元年乃議封延壽義成侯湯關內侯○詳後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去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張譚為御史大夫詔竟寧元年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馮野王上使尚書選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繇下第而用譚越大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

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敕諭東平王宇璽書宇宣帝第四子甘露二年封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求守杜陵園上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敕諭之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字慙懼詔書又敕其傅相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

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

又賜王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宅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貰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餐止思念愼疾自愛

又敕東平王宇傅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賜諸葛豐書（豐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帝使尚書令堯賜書）

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

免諸葛豐詔（豐爲司隸校尉春夏繫治人朝言其短徙城門校尉上書告周堪張猛上不直豐）

制詔御史

城門校尉豐與前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言堪猛之美豐前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

左遷周堪張猛詔（蕭望之爲弘恭石顯所陷害也上甚悼恨之乃擢堪爲光祿勳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是歲永光元年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會諸葛豐言堪猛短上怒免豐亦左遷堪等）

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

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徵拜周堪詔堪等左遷後三歲孝宣廟闕災其晦日蝕上名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因下詔徵堪為光祿大夫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堪尋瘖卒恭顯譖猛自殺

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

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於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勞馮奉世璽書永光二年秋奉世以右將軍討羌虜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帝以大為發兵六萬餘拜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馮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帝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兵至並進羌虜大破乃詔封關內侯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

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賜馮奉世爵關內侯詔永光二年

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敵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能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單于（並漢書）

姪梅士英校

西漢文紀卷第四

古鹽陳泰來叅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成帝

（諱驁元帝太子方元帝在東宮時生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在位二十六年帝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博覽古今公卿奉職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哀平短祚莽遂簒）

火災赦天下詔（建始元年正月曾祖悼考廟災二月下詔）

迺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於東方始正而虧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崇寛大長和睦凡事恕已毋行苛刻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

郊赦詔（建始二年正月罷雍五畤上始郊祀長安南郊）

迺者徙泰畤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筭四十

訛言遣使循行天下詔（建始三年九月）

迺者郡國被水災流殺人民多至千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吏民驚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職者衆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災異求直言詔（建始三年十二月朔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下詔）

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道

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譴見天地災異婁發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改元河平賜王延世爵詔 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都尉馮逡奏浚屯氏河塞鳴犢口穿直臬行視者以用度方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兗豫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下而塞之三十六日河隄成建始五年三月下詔改元

賜延世爵

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于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日蝕詔 河平元年四月晦日有蝕之大赦天下

朕獲保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傳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則日爲之蝕天著厥異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輔不逮百僚各修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陳朕過失無有所諱

恤刑詔 河平中詔時有司不能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毛舉塞責是以大議不立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順四時月令詔 陽朔二年春寒下詔

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舉博士詔 陽朔二年九月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

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勸農詔 陽朔四年正月

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彊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其勗之哉

舉冤獄詔 鴻嘉元年二月

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

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

舉直言詔 鴻嘉二年春

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於饑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廼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郡國災異詔 鴻嘉四年正月

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

以全活之思稱朕意

永始二年二月日蝕詔 二月晦

迺者龍見於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朕甚懼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誡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

振贍關東詔 永始二年二月

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

以上一年

罷昌陵封王閎淳于長詔 初作初陵解萬年與陳湯謀欲營起邑居成大功湯上書爲言果起昌陵邑萬年誑言二年可成羣臣多言不便永始元年七月詔罷之而長爲太后姊子當傳語立趙皇后上德之因昌陵罷以爲功二年十二月詔封爲尋封定陵侯詳後

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爲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爲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閎前爲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閎章公

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閎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 淳于長傳詔用此數語

永始三年正月日蝕詔 正月晦

天災仍重朕甚懼焉惟民之失職臨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地震火災詔 永始四年六月

迺者地震京師火災婁降朕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

申敕禮制詔 永始四年六月

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脩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鍾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

具爾瞻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星變詔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東井下詔

迺者日蝕星隕謫見於天大異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見於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詔 綏和元年二月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

百姓怨望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
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
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
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
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文苑游作詔汶說

封孔吉爲殷後詔綏和元年二月

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
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絶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
吉爲殷紹嘉侯

復東平王宇削地詔宇宣帝子元帝崩王侍喪不以禮又私殺幸姬胸臆有司奏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成帝詔有司復之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
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
今聞王改行自新尊脩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
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
復前所削縣如故

禮楚王囂詔囂宣帝子初封定陶王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

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素
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
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於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
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
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
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
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

王尊加秩賜金詔尊遷東郡太守建始四年河水溢浸瓠子金隄尊止宿隄上水盛隄壞終不去吏民社之上於是制詔御史

東郡河水甚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
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
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

賜黃金二十斤

封丙吉孫昌爲博陽侯詔成帝時修廢功以丙吉舊恩紹重鴻嘉元年制詔御史

蓋聞褒功德繼絶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
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絶朕甚憐之夫
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
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

馮參以列侯奉朝請詔參奉世少子妹爲元帝昭儀生中山孝王綏和中封舅參爲宜鄉侯王薨時奏廢參爵以關內侯留長安上憐之下詔

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爲關內侯歸
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

還廢后許氏親屬詔帝後宮多新愛而后寵益衰又爲王鳳所不佑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詛事覺謁死后坐廢親屬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後九年上憐閔之下詔

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
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
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於心其還平恩
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

許嘉免就朝位策帝初即位以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后父車騎將軍許嘉並輔政久之上欲專委任鳳迺策嘉

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絫賜黃金二百斤以
特進就朝位

王音封安陽侯詔音爲鳳從弟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自以從舅越次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下詔

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
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
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

賜王音策上幸成都侯王商第見穿長安城引灃水注第中意根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根第見園中土山漸臺似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又賜音策書音等藉藁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
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
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封史丹詔上爲太子時丹爲駙馬都尉護太子元帝愛定陶共王有材藝欲立爲嗣丹力爭太子獲安及即位丹歷遷左將軍鴻嘉元年詔封

夫襃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
以中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爲武陽侯國東
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

賜史丹策丹爲左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
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
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

免丞相薛宣冊時廣漢郡盜起丞相御史遣吏逐捕不克卭成太后喪吏歛趨辦上以過丞相御史永始二年免宣

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
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飢饉
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
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
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

其實西州鬲絶幾不爲郡三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嫚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報張禹（禹與帝舅王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欲退避鳳帝報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皇恐復起視事）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

報匡衡（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即位衡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舊惡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顓權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衡上疏謝罪因稱病上丞相樂安侯印帝報之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

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

報翟方進（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爲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爲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之乃起視事）

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

賜讓丞相翟方進冊（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方進憂之會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召見方進歸未引決遂賜冊即日自殺）

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

被饑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爲隱蔽皆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

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

賜趙飛燕婕妤書 並漢 太平御覽作元帝誤○外戚傳飛燕外傳並無蒙謹之事

問飛燕趙婕妤夫上有誠必應以實憤懣充中必形於色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猶此言之眞僞之效難以期矣夫君子貴素文足通殷勤而已亦何必華

辭哉自以親婕妤異於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以深相過望前數以言色不平應對舒遲爲謹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見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姊弟尊幸哉今過蒙謹獨謂老親兩弟何 婦人集○按漢書成帝將立飛燕爲后封后父臨爲成陽侯哀帝號立尊爲皇太后弟侍中欽爲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其後欽與兄子成陽侯訢廢爲庶人

報烏珠留若提單于書 中郎將夏侯藩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王根以上意曉藩求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者匈奴不欲予藩還爲太原太守單于以藩求地狀聞詔報之

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匈奴平鼎銘 並漢書 成帝綏和元年匈奴平鑄一鼎高五尺六寸八分書三足其文曰

寇盜平黃河清 鼎錄

哀帝 諱欣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康子也成帝無嗣立爲皇太子在位六年帝文辭博敏雅欲彊主威以則武宣而見脅傅太后遇寵董賢賢廢戚寢劇變國不永遂成王莽之篡

謝成帝立爲皇太子書 哀帝初嗣爲定陶王以成帝元延四年與帝少弟中山王來朝時帝亡嗣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王祖母傅太后私路遺趙昭儀及帝舅王根皆勸以爲嗣明年徵王立爲皇太子上書謝天子報聞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祀所以獎厲太子專爲後之誼

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

尊祖母定陶太后毌丁姬詔 綏和二年五月是年四月即位

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

罷樂府官詔 是時鄭聲猶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五侯外戚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綏和二年六月下詔丞相孔光等奏可

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

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紀載詔云鄭聲淫而亂樂聖王所放其罷樂府）

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條奏樂府官

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

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緩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

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

益封河間王良詔（良為德六世孫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綏和二年六月下詔褒揚）

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

禁限奢淫詔（綏和二年六月有司條奏以聞）

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

有司條奏

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為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

水災免租詔 綏和二年六月

朕承宗廟之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間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比地動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舉賢詔 建平元年二月

蓋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尊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詔 建平二年四月後更號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

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立恭皇廟於京師

丁太后陵園詔 建平二年六月帝太后丁氏崩下詔遂葬定陶

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

改元太初詔 重平夏賀良等受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假言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而司隸校尉解光騎都尉李尋亦以通災異得幸尋為白賀良等待詔黃門數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得道不行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時哀帝久疾遂從賀良等議制詔丞相御史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光尋輔政因下詔賀良等吏當罔上不道伏誅光尋徙敦煌郡

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

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紀用漢興以下爲詔受天之元命作基事之元命太初元年作太初元將元年）

罷夏賀良等詔

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
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
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獲福卒無嘉
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
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
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

窮竟（紀節待詔以下爲詔）

日蝕求言詔（元壽元年正月）

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宿夜憂勞未皇寧息惟陰陽
不調元元不贍未睹厥咎婁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
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執獲名溫良寬柔
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
錯躬迺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
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
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
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益封王根等三侯詔（根代商爲大司馬輔政五歲罷就第薦莽自代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丁傅之屬乃下詔帝知王氏驕盛以初立故外優之）

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
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
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
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
以莽爲特進朝朔望

起王莽詔（莽成帝末輔政歲餘哀帝即位太皇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莽）

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群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

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
意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

益封王莽詔（莽以徹傅太后坐遂見忤乞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

（寵賜詔　益封）

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爲治太皇
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
益封莽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車駕乘
綠車從

封傅商詔（上欲封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太后大怒建平四年二月詔封）

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於襁褓教道以禮

至於成人惠澤茂焉欲報之德皡天罔極前追號皇太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産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

左遷毋將隆制詔傅太后使謁者賤買諸官婢復取執金吾宮婢八人隆為執金吾初以諫賜董賢等武庫兵忤旨至是奏請更平直元壽元年制詔御史大夫

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衆莫不聞擧錯不由誼理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

都尉

封董賢等列侯詔侍中董賢以美麗為哀帝愛幸會息夫躬孫寵告東平王雲祝詛謀弑逆上於是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丞相王嘉御史大夫賈延諫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且切責公卿

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内侍案脉幾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

董賢為大司馬詔元壽二年十二月

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為威可不慎與

免傅嘉詔傅太后稱尊號丞相孔光持異議坐免元壽元年太后崩光復為丞相上知前免非其罪以過羣臣之毀短光者遂免嘉

前為侍中毀譖仁賢誣譖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

嘉傾覆巧偽挾奸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

孫寵息夫躬免官詔躬與孔鄉侯傅晏同郡以為援故汝南太守長安孫寵亦以游說顯與躬結告中山王雲祝詛事並封侯傾覆邪佞丞相御史奏躬辠過元帝下詔免官躬後坐祝詛逮詔死哀帝崩有司奏徙寵等合浦郡

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虚造詐諼之策欲以詿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

有司奏徙孫寵等奏（寵與息夫躬中郎右師譚共謀告中山王雲祝詛上雲及后並坐誅）

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

免大司馬傅喜策（哀帝祖母傅太后欲稱尊號喜雖爲太后從父弟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太后怒上先免師丹數月遂策免喜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遣歸國）

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

傅太后詔

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免左將軍彭宣策（哀帝即位宣從左將軍上欲丁傅處爪牙官建平二年三月乃策免宣）

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

免丞相孔光策（哀帝初爲定陶王嗣成帝及即位傅太后稱尊號光並持異議於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共譖光建平二年四月策免光太后崩光復爲丞相上以過短毀光者詔免傅嘉）

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

能爲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左遷御史大夫王崇策（崇爲諫大夫吉之孫御史大夫駿之子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時成帝舅安成侯夫人放坐祝詛下獄崇以放爲外家昏奏封事捄放哀帝以爲不忠誠九月詔左遷大司農）

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反懷詐諼之辭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爲大司

農

免大司馬丁明冊
賢以告東平王事封高安侯丞相王嘉數以賢爲亂國制度坐事死而哀帝舅丁明爲大司馬亦頗害賢寵及嘉死甚憐之上恨明元壽二年八月遂策免而冊賢代爲大司馬衛尉

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呪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閎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而宜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與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

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弒君朕閔將軍陷於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

免御史大夫何武策
武有後母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元壽二年策後五歲復徵爲御史大夫

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

蕭育爲南郡太守策
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入殿中受策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

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于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

報丞相平當
哀帝即位徵當爲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上報之後月餘卒

朕選于衆以君爲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朕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

平帝
諱衎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哀帝崩無嗣迎立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在位五年莽毒殺之而立孺子嬰遂篡國爲新西漢亡

赦令詔
元壽二年九月即位下詔

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

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爲難保廢而弗舉甚謬於
赦小過舉賢才之義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
皆勿案驗令士勵精鄉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
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爲虧恩
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更名告廟詔 平帝本名箕子元始二年春改名衎下詔

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使太師光奉
太牢告祠高廟

禁繫婦女老幼詔 元始四年正月

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歸

女徒誠欲以防邪辟全貞信及耄悼之人刑罰所不
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
女老弱構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寮婦女非身
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
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定著令

立宗師詔 元始五年春十二月帝崩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

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
族舜惇敘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
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
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
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
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
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
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
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 文苑誤連羲和劉歆一段爲詔原不相蒙

大司徒敕上計郡國守長史 漢舊儀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郡國守長史上計事竟遣公出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記室掾史一人大音讀敕

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

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
中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
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撓奪民時今日公卿以下務飾
儉恪奢侈過制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帥有以化之民
冗食者請諭以法養視疾病致醫務治之詔書無飾
廚養至今未變又更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
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門官寺鄉亭漏敗墻垣阤
壞不治無辨護者不勝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
石聽十年更名

御史大夫敕上計丞長史 漢舊儀

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長吏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爲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顯者言殘民貪汚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民侈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犨輩大賊對上

漢剛卯銘 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其一銘曰疾日嚴卯王莽篡位禁用剛卯金刀以劉爲卯金刀也後漢輿服志云

贊卯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乃有差各如其印凡六十六字許氏說文殹攺大剛卯以逐鬼也玉篇殹攺剛卯大卯以辟鬼也廣韻殹攺大剛卯也殹攺者佩印也謂強也以卯日作故曰剛卯

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白青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龍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姪梅士羨挍

西漢文紀卷第四

西漢文紀卷第五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高帝呂皇后 沛人呂公女佐高祖定天下尊爲皇后生惠帝尊爲皇太后惠帝崩無子初取後宮美人子名太子嗣位是爲少帝太后臨朝稱制

除三族妖言罪詔 元年

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辠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

定列侯朝位詔 二年

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

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於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

丞相陳平奏 奏可

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潁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臧高廟

廢少帝詔 四年○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太后幽之永巷下詔議代立惠帝後宮子恆山王弘爲帝少帝幽死文帝入繼弘見誅

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

吕使百姓百姓欣然吕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

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𦕈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

祭祀不可屬天下其議代之史記凡有天下治爲萬民者作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者使作安疾作病守祭祀無守字其議代之作其代之

議昭靈夫人武哀侯宣夫人尊號詔七年○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

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

也號謚不稱其議尊號

元帝王皇后諱政君魏郡元城人父禁爲廷尉史教女書學古琴宣帝五鳳中獻入掖廷拜元帝爲太子賜焉生成帝進倢伃成帝即位封皇太后及哀帝尊爲太皇太后王莽篡稱新室文母歷漢四世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移漢祚成后之由也

與成帝書上自大將軍鳳後富平侯張放等始愛幸出爲微行班伯爲侍中累進讜言太后謂上曰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遣富平侯且就國上乃出放爲邊都尉後徵入太后與上書

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

復舊祠詔永始三年○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及陳寶祠徙南北郊於長安後上以無繼嗣令皇太后詔有司復之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復南北郊長安如故哀帝即位寢疾久不平又盡復前世所常與諸神祠明年復令太皇太后下詔有司天子復禮如前

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

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於甘泉定后

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

業福流於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

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從南北郊違先帝之制

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

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

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

陳寶祠在陳倉者

復南北郊詔建平二年

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憙懼未

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

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

之意也漢書

復泰畤諸祠詔建平元年冬有白氣之異古曰天子有陰病三年十一月太皇太后詔

皇帝寬仁孝順奉承聖緒靡有懈怠而久病未瘳夙

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復甘

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

問成帝起居發病狀詔成帝素彊無疾是時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韈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太后詔大司馬王莽丞相大司空

雜治問狀 昭儀自殺

皇帝暴崩群衆讙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

貶趙飛燕詔 成帝趙皇后及昭儀娣弟專寵及帝崩王太后詔治昭儀自殺哀帝尊皇后爲皇太后初王氏多怨趙太后哀帝崩王莽爲大司馬秉政白令太皇太后詔有司貶孝成皇后月餘復下詔廢后爲庶人是日自殺

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誖天犯祖無爲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

廢趙飛燕詔

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内之讐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爲庶人就其園

退傅后詔 哀帝祖母中山王傅后稱尊號從弟女復爲帝后后父晏最尊重哀帝崩莽白太皇太后下詔俱廢爲庶人

定陶共皇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乃配食于左坐誖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

封邛成侯詔 元帝母許后爲霍氏所害霍后廢宣帝選立王倢伃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后父奉光爲邛成侯薨謚曰共元帝立尊后爲皇太后成帝尊爲太皇太后號邛成太后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元年成帝母太皇太后詔封其曾孫

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惟邛成共侯國廢祀絶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爲邛成侯

褒中山孝王后詔 平帝爲中山孝王子哀帝崩迎立王莽秉政以帝爲成帝後母衛姬不當得至京師鄉拜爲中山孝王后莽長子宇非莽隔絶衛氏私教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見帝莽白太皇太后詔益封戶

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爲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

后丁姬誖天逆理上僭位號徙定陶王於信都爲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壞亂法度居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絶廢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乃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黄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

秩

令王莽專考吏治詔 莽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於是莽人人延問加密恩意

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軀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

嘉王莽詔

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柰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

大司馬護軍褒奏 宇與師吳章婦兄呂寬議以莽好鬼神使寬夜持血灑莽第事發莽執宇送獄死奏言宇為呂寬等所詿誤流言惑衆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令太后詔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寬獄大司馬護軍褒奏下羣司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

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辠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

傅喜特進奉朝請詔 喜以忤傅太后歸國平帝即位王莽免諸傅官爵白太后下詔還喜

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

賜孔光詔 光初為太師王莽為太傅元始四年莽稱宰衡光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

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耇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

封師丹詔 丹初為大司空發議傳太后稱尊號廢歸鄉里平帝即位王莽以民譽故莽傳太后等徵丹詣公車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

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關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以章有德報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 [illegible] 顏注云此詔是知中王元后詔[illegible]

封公孫弘後為侯詔 [illegible]

固漢書摘載

太皇太后詔大司農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

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

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元始五年冬詔 平帝崩下詔

皇帝仁惠無不顧哀每疾一發氣輒上逆害於言語故不及有遺詔其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

封孔光王舜子孫詔 居攝元年

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

合意幷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爲同心侯林爲説德侯光孫壽爲合意侯豐孫匡爲幷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戸

免董賢冊 賢以容貌美麗爲哀帝寵幸帝崩王莽白太后冊免賢賢與妻自殺

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

遣龔勝邴漢策 勝嘗爲光祿大夫琅邪邴漢亦以淸行徵位至大中大夫及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莽依韓福故事策遣勝漢莽篡復徵勝不食而死

惟元始二年六月庚辰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

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産同産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

成帝許皇后 平恩侯嘉女爲成帝后嘉本平恩侯廣漢弟子襲封廣漢女爲宣帝后

上成帝疏 后聰慧善史書常有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後宮上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乃上疏自明帝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之是時大將軍王鳳輔政專權尤盛後元三年日蝕言事者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后寵益衰坐祝詛廢後賜藥自殺

妾夸布服糲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汙穢不修曠職尸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乃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黄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

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屛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忮佷必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内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

仰乎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爲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爲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後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柰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妾甚少之遺田

八子誠不可若是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俟自見索言之唯陛下深察焉

成帝報許后書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襃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

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于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

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乃昔之月鼠巢於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

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旣無異己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内於戊己虧君體著絶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其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粵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甚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

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灾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讙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

班倢伃（左曹越騎校尉况之女况其先家樓煩徙昌陵也數長安爲成帝倢伃居增成舍及趙飛燕姊弟有寵求共養太后長信宮）

報諸姪書（虎及爵皆其姪）

記言屬見所賜趙倢伃書以相比元帝被病無悰但綴鍊後宮貴人書也頗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寫實若家人夫婦相與書矣何可比也故略陳其長短令汝曹自評之（婦人集○按此當爲成帝前賜趙飛燕倢伃書也）

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成帝召拜倢伃立爲后哀帝尊爲皇太后有司奏廢自殺）

奏牋成帝

（飛燕立爲后妹合德復幸爲昭儀居西宮后日夜欲求子多用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疑頗踈之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遇暮方雜后宮后因帝幸心爲姦利乃許託有孕上牋奏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之諭朔還奏臣妾時夢龍臥不幸聖躬不育帝但悅歎而已）

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内宮盈實月脉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

初貫日聽是珍符龍據妾胸兹爲佳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

成帝答

因閼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妊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求上無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處一作氣有懇求上作篤有欲言○趙飛燕別傳○宋譙川人秦醇所撰遂不及外傳而成帝答辭猶淺拙

趙昭儀名合德爲昭儀居昭陽舍成帝暴崩自殺

與籍武詔記成帝幸中宮史曹宮有身生兒于掖庭宮令舍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

史中丞印與掖庭獄丞籍武曰取牛官云云武迎置獄客復持詔記予武日今夜云云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與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云云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云云偉能即宮讀書已飲藥死棄所養兒

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

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中黃門王舜

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

赫蹏書

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

文告籍武

成帝許美人御幸生子昭儀恚啼泣不肯食帝亦不食後詔使中黃門靳嚴持綠囊書與許美人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及綠囊報書與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昭儀與客子王偏臧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中黃門吳恭受詔持篋方底與籍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哀帝建平元年司隷校尉解光奏其事

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並漢書

奏姊后飛燕書飛燕與女弟合德並有寵宮中號飛燕爲皇后令德趙婕妤后始加大號婕妤奏于后并上二十六物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初真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五色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聞之即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

后壽終不爲后道帝言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謂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歎之詔益州留三年輸爲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

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　金屑組文茵一鋪　沈水香蓮心梡一面　五色同心大結一盤　鴛鴦萬金錦一疋　瑠璃屏風一張　枕前不夜珠一枚　含香綠毛狸藉一鋪　通香虎皮檀象一座　龍香握魚二首　獨搖寶蓮一鋪　七出菱花鏡一匳　精金彄環四指　若亡絳綃單衣一襲　香文羅手藉三幅　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盎　紫金被褥

香爐一枚　文犀辟毒箸二雙　碧玉膏匳一合（趙飛燕外傳）

同前（西京雜記）

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　金華紫輪帽　金華紫羅面衣　織成上襦　織成下裳（下一作裾）　五色文綬　鴛鴦襦　鴛鴦被　鴛鴦褥　金錯繡襠　七寶綦履　五色文玉環　同心七寶釵　黃金步搖　合歡圓璫（合歡一作合浦）　琥珀枕　龜文枕　珊瑚玦　馬瑙彄　雲母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華扇　五明扇　雲母屏風　瑠璃屏風　五層金博山香爐　迴風扇（扇一作席）　椰葉席　同心梅　合枝李　青木香　沉水香　香螺卮　九真雄麝香（一作九真雄黃麝香）　七枝鐙（枝一作枚）

魯太后（共王太后）

與徵臣書

（江都王建與女弟徵臣姦徵臣爲蓋侯子婦建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太后與徵臣書）

國中口語籍籍慎勿復至江都（漢書）

東平王太后徵史

奏王尊（尊爲東平王相王至親驕奢尊持法相抗王初嘗欲格殺之已罷問尊名大爲尊屈酹酒具食相對極歡太后奏尊坐免爲庶人）

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

齊王襄（悼惠王肥子高帝孫）

遺諸侯王書

（呂后崩祿產等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劉章使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襄舉兵而西乃遺諸侯王書潁陰侯灌嬰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共誅之齊王還兵西界待約章等誅諸呂）

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

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史記○此書亦載齊世家良作張良孝惠崩作惠帝崩梁趙燕作梁燕趙弗聽作不聽諸侯作諸將○恃漢書作特矯制作撟制）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封吳王都沛）

遺諸侯王書

（景帝爲皇太子時與吳太子博爭道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失藩臣禮及帝即位用鼂錯計削諸侯王地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使人遺諸侯王

、

書於是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七國並反兵敗見殺○故長沙王吳芮四世絕無嗣庶子三人不得嗣王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

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

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史記○茅坤曰予按吳王檄所云不如蘇秦六國遠甚何者其所指七國共爲闕擊漢之勢特虛聲

相聲耳而互爲犄角之勢不得臂指相使之實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即敗亡也

、同前漢書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

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絶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

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發兵令（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

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 史記

淮南王安（厲王長之子辯博善文辭武帝以屬諸父甚尊重之謀反誅）

諫伐閩越書（武帝建元中閩越王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上書諫是時漢兵出踰嶺適閩越王弟餘王以降兵遂罷乃令中大夫嚴助風南越遣子之侍上嘉淮南王之意使助諭之）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之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

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
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
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
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

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
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
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
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
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
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
以高山人迹所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
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
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

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
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
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
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
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
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

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
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
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
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
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
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
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
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
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
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
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
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
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
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
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
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

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
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
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
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
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
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
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
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
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
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

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
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武帝諭淮南詔

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
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
凶菑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
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
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
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

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

嚴助諭淮南王

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今閩越王狠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幷兼隣國以爲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今

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幷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膠西王端 景帝子爲人賊盭數犯法無子國除

淮南王安罪議 安以父厲王廢死武帝時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遂日夜治兵[illegible][illegible]反[illegible]孫建使所善嚴正上書言其事而河南治伍被亦詣吏且告下諸侯王列侯黨與[illegible]王端議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國除

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

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 史記○漢書廢法度行邪辟懷作有熒作營大逆無道句無宦作官

趙王彭祖 景帝子前二年立爲廣川王徙趙

[illegible]太子丹 齊趙國人江充有女弟嫁趙太子丹充因得幸於彭祖久之丹與[illegible][illegible]

遂捕充充亡詣闕告丹內淫亂及交通為姦武帝怒收丹下魏郡獄法至死彭祖上書訟丹不許後竟赦出不得立

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
復私怨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
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

中山靖王勝 景帝子前三年立

聞樂對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皆謂諸侯泰過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具以吏削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

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

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
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
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喣漂山聚蟁成雷朋黨執虎
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
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
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蟁蝱
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
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
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

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
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
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却骨肉
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
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
疾首臣之謂也

燕王旦 武帝子辯略博學昭帝時與上官桀等謀逆事敗自殺

請立武帝廟書 旦就國衛太子敗齊懷王薨旦自以次第當立武帝後竟立少子郎尊立是為昭帝旦上書請為武帝立廟郡國報從而旦日與中山哀王子劉長濟孝王孫劉澤謀治兵長為旦命令羣臣澤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須期日發

事覺有詔勿治久之帝姊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令旦上書疏光過失旦因為蓋主私夫丁外人求封爵光執不許及旦書上察其詐也桀等遂謀共發光廢帝因迎立燕王為舍人所告上使使者賜旦璽書旦以綬自絞死餘並伏誅

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遠方執寶而朝增郡
數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
陳于太廟德甚休盛請立廟郡國

為丁外人求爵書

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
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

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

請宿衛疏

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

為典屬國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又將軍都郎羽林道上移蹕太官先置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

昭帝賜燕王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耡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中山王子長 中山哀王昌子景帝曾孫

為燕王旦令 長許言旦武帝病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為旦命令羣臣

寡人賴先帝休德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

年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聞陽和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

楚王延壽 楚元王交之後

遺廣陵王胥書 胥武帝子坐祝詛殺人即誹自絞死 宣帝即位延壽以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何齊父上書告之延壽自殺

願長耳目毋後人有天下

列侯吏二千石博士江都王建罪議 建為景帝孫嗣父易

王封淫虐積罪武帝元狩二年遂謀反有司請捕誅制曰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議上建自殺○附諸王後

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

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廣川王去罪議

去爲景帝曾孫嗣祖廣川王辭立幸姬昭信爲后譖殺諸姬王昭平陶望卿等燔燒烹煮本始三年相内史奏狀並逮捕下獄辭服有司請誅列侯等議上制復下議奏廢王與妻子徙上庸去道自殺

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毋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

宣帝制

朕不忍置王於理議其罰

烏孫公主解憂楚王戊女

上昭帝書

初漢以江東王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昆莫昆莫年老復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死漢以解憂爲公主妻岑陬昭帝時漢議欲大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昆彌與昆莫皆王號也岑陬死大父子翁歸靡立復尚解憂生三男長曰元貴靡元康二年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公主上乃以相夫爲公主聞翁歸靡死立岑陬子狂王微少主還狂王復尚解憂生男鴟靡會元貴靡鴟靡皆死公主上書人子閔而迎之是歲甘露三年也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惟天子幸救之

上宣帝書

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中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

又

年老思土願得歸骸骨葬漢地並漢書

西漢文紀卷第六

古鹽陳泰來糸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諸侯王韓信等

信淮陰人初屬項羽爲郎中歸高祖滅楚與漢封齊王以疑誣反誅

上漢王請定帝號疏

漢王五年既滅楚諸侯疏上皇帝尊號漢王三讓始可於是諸侯王及太尉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以五年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漢王答

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

又奏

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

漢王又答

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

張良

字子房韓人佐高帝定天下封畱侯

遺項王書

初懷王有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楚既滅秦分王諸將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及漢王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并關中且東大怒乃距漢時田榮以齊反自立爲齊王令彭越反梁地漢使梁銜韓乃遺項王書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 史記○漢書作不敢復東

○漢紀云漢王失職之蜀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反也

與四皓書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彊要良爲畫計良令呂后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上所不能致者四人以爲客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上破黯布歸愈欲易太子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皆言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彼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畱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俾有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此時輝神爽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遊仙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丕忝官所謂絕景不御而駕服駑騁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企坐則引領日及而方丈百御夜寢而闈闔不開垂皇極須日月

況[illegible]光后[illegible]獻寶以導滞而當聖世[illegible]

不[illegible]乎太清[illegible]辟岳遊不步於郊草非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六合[illegible]不及[illegible]展布腹心[illegible]至[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寶[illegible]豈惜[illegible]明之使奄然[illegible]方

今三章之令[illegible]

六[illegible]及於絲竹[illegible]於金石飛鳥[illegible]

獸出於九門[illegible]夫國[illegible]守於[illegible]

目未曾見[illegible]野食於[illegible]

下望月[illegible]然後知[illegible]

之用當[illegible]

役小草[illegible]

難魚目[illegible]

無[illegible]

丈之[illegible]

況以[illegible]白木[illegible]以[illegible]

若[illegible]

志終其奇生之命也○胡侍[illegible]

張良四皓書詞甚華靡秦漢[illegible]

疑○鼎按此并殷芸小說也自有小說十卷子家

[illegible]之芸梁人芸安得此[illegible]語至其事辭偽[illegible]

[illegible]足

酈食其 陳留高陽人爲齊王田廣亨死

上沛公謁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入通言狀貌類大儒沛公曰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illegible]酈生瞋目按劍曰我高陽酒徒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復報客天下壯士[illegible]入用其計下陳留遂破秦○楊慎云謁刺名也古之門狀今曰拜帖

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

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 史記

[illegible]王孫從高帝入武[illegible]守破項籍封王以叛誅

請徙治馬邑書 信初王潁川六年春上以信壯武居天下勁兵處乃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備胡都晉陽信上書請治馬邑上許之

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 史記

柴武 一作奇非奇武之子

遺韓王信書 信治馬邑爲匈奴冒頓所圍上賜書責讓恐誅因與匈奴約攻漢上自往破其軍信亡走匈奴後復與胡騎入居參合上遣柴將軍擊之遺信書署參合斬信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

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

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

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

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

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

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憤於吳也

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

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 史記○漢書反寇作爲反寇求活無於世字吳作吳世

陳平等 平陽武人初事項羽賜爵卿歸高祖歷位丞相封曲逆侯

上代王請即帝位議 呂后崩平等誅諸呂及少帝迎立代王王至邸上議

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

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弗敢當羣臣皆

伏謁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位

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琅邪王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

薄昭薄太后弟封軹侯坐事自殺

予淮南厲王長書長高帝少子文帝弟長母故趙王張敖美人坐趙時事繫

河內自殺葬真定及長立為王怨辟陽侯審食其當呂后時不為其母彊請乃自袖金椎椎辟陽侯命從者刑之文帝傷其志為赦長長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文帝令舅將軍昭予書諫數之王得書不說後竟坐陰聚徒黨徙蜀郡道不食死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絜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

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劒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入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

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
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
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
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
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
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柰
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
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
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
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

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
弟歡欣于上群臣皆得延壽于下上下得宜海內常
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法二千石缺一作美去高兒作高亢不學問作不好
學問門台作明矣追已作追也漢紀作靈安作寧
張蒼陽武人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
下方書從漢封北平侯遷御史大夫
劾淮南王長奏文帝六年長令男子但等與柴
武太子奇謀反谷口令人使閩
越匈奴事覺治之召至長安丞相蒼等
糜奏有司請處蜀嚴道邛郵不食而死
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
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
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

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
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
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
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
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
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
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
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
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
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

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
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
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
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
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
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
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
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
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
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

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

文帝再議淮南王制

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

再奏

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

文帝赦淮南王制

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

又奏

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稟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昧死請請布告天下

文帝又制

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 並史記

陳武

請征南越朝鮮議 文帝即位將軍陳武等議帝報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天下殷富

南越朝鮮自全秦時自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

文帝詔報

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

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史記

賈誼 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郡中爲博士超遷至太中大夫以絳灌等忌爲長沙王太傅終梁太傅

陳政事疏 誼出傅長沙王文帝思誼徵至拜梁王太傅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初丞相周勃免就國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納其言養臣下有節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漢志誼以爲漢承秦之敝俗廢禮義捐廉

恥今以其甚者殺父兄盜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修則壞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乃具其儀大臣絳灌之屬害之遂寢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

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

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

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虖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虖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厪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悳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虖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

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戸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

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
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
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
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
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
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
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
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
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
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
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
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慉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
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䟴盭元
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
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
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
又苦䟴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
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

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
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
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
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
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
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長
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

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
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
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
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
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
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
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
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
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

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

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

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

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二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

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

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

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

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

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

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

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旣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

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甞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甞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

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甞敬衆庶之所甞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

頓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

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
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
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
盩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
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
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
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
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
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

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
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
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
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
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
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
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數寧 新書○班固漢書賛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李夢陽賈子新書序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載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草及他篇篇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載入之矣㨗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辨之一如治安策攬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議巨讜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鼎按所說散在新書者十一條今以疏所具爲次列後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惜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
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
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
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
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
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
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

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
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
數日之閒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
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
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
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自武王已下
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
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
通竊曰足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
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爲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

須也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之馳騁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固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業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鮮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爲神可以益壽晏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繈綿之葬各以其順終

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固王爲明帝股肱爲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觀成之廟稱爲大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黑白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爲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明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雖使禹舜復生而爲陛下計無以易此爲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燕一作燮稱爲太宗作稱爲天下太宗因德窮作因德窮業作素配作承與漢亡極耳作與天下漢長無極耳黑白作白黑

藩傷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主數爽其憂凶識發動彼必將有怪者生焉禍之所雜豈可豫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已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鏌鎁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

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失於實無喪而蒂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骨肉何以異此

宗首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勢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袵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

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仕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乃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凡歲間所不欲焉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蚤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削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至今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爲矣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爲良天下而稱特以爲此糟也竊爲陛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藩疆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國比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全骨肉時

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勢然矣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臣子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猷如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五美

海内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
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菹醢耳不敢有異心輻湊
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徼幸之權無起禍召
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
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趙幽王
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
佗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
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
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

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
王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
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
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
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
效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
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
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
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一無子孫王三字臥赤
子天下之上而安作臥赤子襁席之上而天下安

大都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
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
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
實之以重禄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
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賓

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
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内作難楚國雲亂王遂
死于乾谿芋尹亥之井爲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
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
之勢方病大尰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
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
鵲弗能爲已悲夫枝拱荀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爲
陛下患也病非徒尰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
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

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跋盭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解縣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躄且病痱夫躄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爲上流東爲下流

故隴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饟至難矣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胄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甚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固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矣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甚難作難矣且作且威嚴作威單遠望作仰望戎人欺傲下一有勢既單辱而禍且不息長此安窮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孽產子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輕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

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賓若兄弟嘉會召客得以被牆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賈人大賈屋壁得爲帝服賈婦優倡下賤孽子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皁綈而靡賈侈貴墻得被繡后以緣其領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舛也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胡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爲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爲如雲而起

耳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㩻也夫鎛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𤸷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袁作衣縷作綫嘉會二字

一作校編句下有常以袁其殺句𤸷作𤸷疵作疵

俗激

大臣之俗特以簿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

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筆之吏務在筐篋

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長民怡然席於無廉恥禮義非循也豈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爲人弟欺其兄爲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口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劉大父矣刺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掇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爲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特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立持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

而相攘上下亂僭而無差父子六親殃戮而失其宜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衆心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忠於君一作主慮作利掇作剟亂僭作亂僭衆心作衆下覆作覆敗

保傅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

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巳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敎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

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

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

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

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

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慣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司過一作司直徹膳作勸膳徹以樂作救演作弼充作輔翻作拂而視已事作觀已成事

階級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

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勿投恐傷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虖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僇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群臣而

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隷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下不亡陛乎被僇辱者不太迫乎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冦編之徒官司冦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變容吞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

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苟無節廉恥不立則且不自好苟容而可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俱無恥俱苟安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穢汚姑婦姊姨母男女無別者不謂穢汚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

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
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
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
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
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
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六
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
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請封建子弟疏 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少子勝則封梁王後又徙武爲淮陽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無子誼

復上疏文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子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及誼死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乃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
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
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
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
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
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
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
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
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
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
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
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
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

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
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
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
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
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
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
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
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

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益壤　新書

陛下即不爲千歲之治安如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至其相與特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槖立而服彊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爲禁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彊匈奴爲隣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而令子適足

以爲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故𠟱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爲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有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爲此一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奸人耳

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衆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荊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願陛下少留意計之

論立淮南王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

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
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
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
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
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
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
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
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
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
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淮難　新書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
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為稽顙謝罪皇太
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謙讓數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
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省捕王人於
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
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佗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
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蹂促而賁用也皇
帝之令咫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
識者以為之相吏王僮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

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為皇
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
僵臥以發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機奇
之徒啟章之等而謀為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
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為之神其人自病
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無
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
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
前事且世人不以肉為心則已若以肉為心人之可
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焉泣洽衿臥

咫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
不知是非人也陛下治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
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執未便事
未發舍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忘陛下哉白公勝
所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
馬子綦皆親孽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為亂也
非欲取國代王也為發憤快志耳故欲匕首以衝仇
人之匈固為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
雖小黥布嘗用之耳漢存特幸耶夫擅仇人足以危
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

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佗資力少也
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
衆也闔閭富故然使鱄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
然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德之人與之衆
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卽疑
有鱄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
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論重積貯 文帝卽位恭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背本趨末誼說上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詘古
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
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
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
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
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
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
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
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

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
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
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
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
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
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
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
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
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無蓄 新書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
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
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
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
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
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
汰流淫泆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殘賊

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放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
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眾天下之勢何以
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
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
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未
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
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
之聚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
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齩其骨故法未畢
通也遠方之能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試而

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此廩
廩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
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
王制若此之迫陛下奈何不促使計所以爲此可以
流涕者又是也（節一作度趨末作以末衆作盛 畢作必能作疑促使作使吏）

諫放民私鑄（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令使民放鑄誼諫不聽）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
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
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
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
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
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
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
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
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
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
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
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

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
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
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
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
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
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
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
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
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
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

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
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
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鑄錢 新書

邇者𥨸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
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及犇走者
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然抵禍罪者固乃
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
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鑄錢之情非殺鉛鐵及
錫雜銅也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又易爲無異鹽羮

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令賜而鑄者情必奸
僞也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
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
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
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此理然也夫曰者以請之
則吏隨而掩之爲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
勢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
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illegible]平且世民用
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
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

急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
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
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鄉而可哉夫農事不爲而
采銅日煩釋其耒耨治鎔鑪炭奸錢日繁正錢日亡
善人怵而爲奸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
且日鬭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此
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圖之
今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盗
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
而禁法數潰雖言已大事也久亂而費弗蚤振恐不

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
或累主德陛下不可以息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 一合
作今屏作親厚作大民大作吏鑪作
鑛愿作愚圜作闘賁作蚤振無賁字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
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
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
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隣
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
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罪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

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歛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必富而

末民困失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沒惠文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粤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隷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

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于鈎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文選○殽一作崤惠文昭襄一作惠王武王又作文武昭襄又作惠文武昭襄兼作并韓魏燕下一有楚齊二字抑作仰通逝作遂逡逃延作旋[illegible]作極州係頸作係頸笑作燔鍉鑄作鑄鍉黔首作天下始皇俱作秦王甿作氓倔作俛罷獘作疲散雲合作雲會響作禁[illegible]作壟

過秦論中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旣歿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

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幷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嗸嗸新主之資也

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

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于戮殺者政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一無滅周祀句以四海養天下作以養四海斐然作靡然私權作私愛離戰國作併戰國觀其亡作觀其政嚻嚻作囂囂循行作修行害作猾弭作止君卿作羣卿富有四海作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作身在於戮者政傾非也作政之非也

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脩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

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于險阻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然困于險阻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

不利埶不便也秦雖小邑併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士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

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賈山 潁川人文帝時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

至言 山給事潁陰侯爲騎在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惟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
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内而不篤禮義故
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
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
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
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
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
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
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
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
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
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
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
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
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
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
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
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
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

之内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于太學親執醬而
餽執爵而酳祝䬫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
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
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
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
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
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
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
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
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
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
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
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
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
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
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
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
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
鐘虡篩土築阿房之宫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

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
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
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
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
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
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
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
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
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

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
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
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
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
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
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
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
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
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

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
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
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
光鴻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
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
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
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
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
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
徭衛卒止歲貢省廏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

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
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
御府金賜太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
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
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
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
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
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
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
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

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

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諫除鑄錢令對 文帝除盜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以戒章下詰責山對其言激切多指事意然終不加罰後復禁不鑄錢

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公孫臣

論漢應土德書 文帝十三年魯人公孫臣上書丞相張蒼好律曆以爲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召臣拜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曆服色事其夏下詔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

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 漢書今作及

丞相張蒼漢爲水德奏

漢乃水德之始河決金提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 漢書始作時非也作非是○史記

文帝議郊祀詔

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 漢書○史記幾作祈朕勞作勞朕

新垣平

立祠上帝奏 十三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如雍五時明年夏修祀光燿天遂貴平至上大夫

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

周鼎奏 平奏上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詐下吏案之

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 並漢書

季布 楚人終河東守

寄諫竇長君書 布孝惠時為郎中拜河東守文帝聞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人言其使酒難近復令之郡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文帝竇后兄長君善布寄書諫之及曹丘生歸固請長君書見布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大說引為上客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 史記

孫梅溪中拔

西漢文紀卷第七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鼂錯 潁川人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陗直刻深景帝時為內史遷御史大夫七國反為爰盎所譖殺

請教皇太子書 錯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上書文帝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刦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也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

言兵事書

是時匈奴數寇邊文帝發兵禦之錯上書言兵事帝賜璽書寵答焉

臣聞漢與已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冦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

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中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中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

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

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强爲弱在俛卬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文帝答鼂錯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衞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

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

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
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
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
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
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
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
器乃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
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
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

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
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
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
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
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
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
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
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
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復言募民徙塞下事 文帝從錯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
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
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
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
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
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屮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
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
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
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
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

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
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
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
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
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
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
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
則足以相識讙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
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說文帝貴粟奏 文帝憲賈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錯復說上以粟贖罪拜爵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令入粟邊租詔除民田租税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于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

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

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幷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

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

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敎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入粟免租奏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賢良策 文帝十五年詔有司察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由是遷中大夫

文帝賢良策制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

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

以爲先帝之宗廟下以與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穎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管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

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于玉版藏于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

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于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

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辠至死而不怨者知辠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汙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臣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

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

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禍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辠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來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

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

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屮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說景帝削吳 錯文帝時數上書言吳過可削帝不忍以此吳王濞日益橫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三年楚趙以過削郡縣廷臣方議削吳吳與楚七國俱反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孼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孼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煑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陶青 作嚴青翟誤辨見後○史記莊青翟本姓莊以漢明諱改

劾誅錯奏 景帝時錯為御史大夫更定法令欲削諸侯及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爰盎入言上計獨斬錯救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罷於是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要斬帝可○按景帝紀元年置御史大夫青翟與陶奴和親文穎注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其紀誤師古曰黃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鼎說又按史記書二表孝景二年陶青為丞相二年正月其錯有罪要斬則劾奏錯者正陶青其莊青翟而錯傳注未及辨青翟以孝武元狩五年始為丞相元鼎二年坐張湯自殺此何得云青翟也

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産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

鄒陽 齊人吳王濞招致四方名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皆以文辯著名

諫吳王濞書

吳王以太子事怨望陰有邪謀陽上書以事尚隱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諸國之難王不內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

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莵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絶何則彊趙責于河間六齊望于惠后城陽顧于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

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以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於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illegible]

[illegible]淮南諸國各有私怨欲申[illegible]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illegible]胡之[illegible]也

獄中上梁孝王武書　武文帝太子[illegible]

[illegible]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齊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于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于天下而為

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于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于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于朝假譽于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親于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于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于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

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于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懃誠加于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伯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

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尤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

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于卑亂之語不奪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于威重之權主于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史記○所笑劉向作所歎如新如故作而新而故入宮作居宮蹈雍作蹈流借官作藉官因罣翟作罣翟人主作世主窮達作窮通狗作犬是使士不得為作不得當蒙嘉作蒙恬而殺作而殺盡忠信作盡精神○太史公曰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真德秀曰此篇引事太多文亦縷趨於偶儷然其論毀之禍至痛切可為世戒焉徐中行曰鄒陽書亂其後虞韓非說難前虞侍實此綴文之妙所以冠絕古今

同前 漢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

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齊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于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于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脚於宋卒

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獨孤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屠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于世義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于朝借譽于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于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于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

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係于俗牽于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于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力彊天

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祗怨結而不見德

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辨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

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于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于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同前 漢紀作疏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盍有以然今定虛矣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於天地而信不諭于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畢義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出而燕秦不悟矣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然後敗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以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于讒諛而二國以危者何則衆口爍金積毀銷骨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之人

莫不按劍而怒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之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愚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特之交故不能自免于讒諛之人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皆不容于世義不苟取比周于朝百里奚乞食于路秦穆公授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齊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于朝假譽于左右哉感于心合于行堅如膠漆衆口所不能離豈惑于浮辭哉是以聖

主不牽于卑亂之語不奪于衆多之口獨化于陶鈞之上而觀乎昭曠之道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迴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窟穴巖石之中耳安肯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枚乘 字叔淮陰人游吳與梁景帝召拜弘農都尉以病去官復游梁及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諫吳王濞書

乘爲吳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之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于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于累卵難于上天變所欲爲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

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漢書○班固贊曰鄒陽枚乘游于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　眞德秀曰磨礱數句此天下名言

故武王譻譻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譻譻之臣父無譻譻之子兄無譻譻之弟夫無譻譻之妻士無譻譻之友其亡可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婦絶交敗友者也　太平御覽載諫吳王書猶抱薪而救火也後有此一段

同前 說苑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郎中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絶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

以直諫故事無發業而功流于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絶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絶而重鎮之係絶于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跡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從何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

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引而絶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德積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全昌全亡文選並無全字白王作百代

重諫吳王書 漢書作說吳王

鼂錯爲御史大夫謀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反以誅錯爲名漢戮錯以謝諸王乘於是復上書說王使罷兵吳王不用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此知名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
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
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
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
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
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
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
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
吳兵以訾于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
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

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于
天下而功越于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于
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于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
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絶于郊其珍怪
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絶水行滿河不如
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
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
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
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
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黄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

都魯東海絶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
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
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
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于十里之内矣張韓將北地弓
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
王熟察焉文選○張韓謂張羽韓安國弓高侯韓頽當○昔書作昔者并天下者何也作并天
下是何也天下聞吳作天子富實作實富出軍作出進都作道莊之游爲大王業爲下有以字吞天下之
心下有也字○六國之從荀悅漢紀作六國之鋒蘇秦之約作蘇秦之要何也作何則尚得十半作可十
得其半魯東海絶吳之饟道作據東海之地絶吳饟道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作張韓之將北地弓高

宿衛左右○劉攽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寫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羌笮武帝始
通此已云南距羌笮之塞益非師古曰齊王傳吳楚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卽已稱之二事不
同當有誤者○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耳三月圍齊三月不能下漢
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饑則是未戰以
前安得已如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辭疑乘書非吳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
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
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于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
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惕怵

怵惕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
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
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
于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
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脭醲肥厚
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
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
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
蹷痿之機洞房清風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
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

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
前齊姬奉後往來游醼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
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
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
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間語事變
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沈之樂浩蕩之心遁
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
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
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
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

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
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
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
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
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
絃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
伯子牙為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
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
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
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

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
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
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
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
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
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麥
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王
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

止之車殺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鳥鶤鵠鵷雛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群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

極望成林眾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

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烟雲闇莫兕虎並作

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

纚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起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槩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

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駱驛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礚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壯勇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

㟪崘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于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埶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

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籌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文選○同字一作四方也作浩滿風作清宮常作尚書作盪疏作凍迴作素琴擊作埃蒲納作汾暢作張伯子牙無子字服虔作處服前後一作後宵歎作歎季作秀虞作娛黃作皇粵作崔衝作松柏開作箭窕作窈先施作西施遇作遭作野歡作閒野莫作奐窕瑋作瑋窕鳴作鳴喜作梟假作操作超裸作觀揄作投洪林淋無洪字奔辯作雜杳律作律息作逴軒作軫薆作萋凌作陵披揚作揚波孟子籌之作孟

予持爵爵等之

韓穨當韓王信子信亡入匈奴至穨當城生子因名穨當孝文時降漢封弓高侯

遺膠西王卬書卬齊悼惠王子以平昌侯立七國之反吳王濞兵敗見誅漢軍至膠西穨當遺膠西王書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穨當出詔書爲王讀之王自殺

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史記○赦其罪漢書作赦除其罪

舞陽侯舍人

告樊他廣不當代後書樊噲封舞陽侯子伉襲卒以呂氏事誅文帝復封噲庶子市人是爲荒侯子他廣立侯家舍人得罪乃上書吏奪侯爲庶人

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史記

孫梅朗中校

西漢文紀卷第八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公孫弘菑川薛人以賢良對策爲博士數年歷官史大夫爲丞相封平津侯

賢良策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以前嘗西用不能罷歸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論邪使書奏天子以冊書答問弘復對上異其言

武帝策諸儒制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生山

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于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

覽焉靡有所隱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

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于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于上官亂于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

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上邪吏疏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武帝答公孫弘冊書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

答武帝冊書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並漢書

禁民挾弓弩奏東郡盜起弘奏上下其議吾丘壽王對以大不便上以難弘屈服焉

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請廣興學官奏武帝時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可自此公卿大夫吏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丞相御史言制曰葢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

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史記○方正博聞漢書作方聞治文下有舉遺二字廣作爲脩作興進邑官試作課

請徙汲黯爲右內史奏黯伉厲守高嘗毀丞相弘廷尉張湯等爲居深疾欲誅之以事弘乃上言黯由主爵都尉徙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

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

乞骸骨疏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諸侯畔逆奉職不稱乃上書歸侯乞骸骨上報不治賜告牛酒雜帛數月有瘳復視事

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知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

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塡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 史記

同前 漢書

臣聞天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塡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

武帝報公孫弘詔 元朔三年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

慮一精神輔以醫藥 史記

同前 漢書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

鄒長倩

遺公孫弘書

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子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題遺之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䌰倍䌰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皆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襚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

之敗可不戒與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犬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西京雜記○○緘一作紙一作緘綫一作總○弘答敗爛不存

董仲舒廣川人初爲博士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相廢爲待中大夫復爲膠西王相病免終于家

賢良三策制○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覽而異焉乃復策之仲舒對畢以爲江都相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

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于韶于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論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愼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

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

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

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

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屮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

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

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

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

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于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

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于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眾聖輔

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

顯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

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効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

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

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于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

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寛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旣巳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

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

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

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

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

知之此唐虞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

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
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
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
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
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
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
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

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
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
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
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
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爾若
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
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
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
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

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
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
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于天黨可
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
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
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
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
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
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百姓爭利於下民安能如
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

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
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
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
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
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
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
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
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
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
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

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
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
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
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
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
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
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
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

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
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
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
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論種麥 時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舒說上

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
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
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
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又言限民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
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
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
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
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
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
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
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高廟園災對 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爲中大夫居家推說其意屮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

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辠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下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乃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弊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弊又亡以化之夫繼二弊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

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耳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內者天災內燔甚辠當重燔簡辠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郊祀對

仲舒為公孫弘所嫉出相膠西王王以其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歸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餘萬言○此載春秋蕃露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于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勿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

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

騂剛周色尚赤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辛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雨雹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于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于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

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氷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

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

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敞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粵有三仁對 仲舒爲江都相以禮匡正易王久之王問仲舒以粵有三仁仲舒對王曰善

江都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于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

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漢書

同前

命令相曰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睪大夫車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爲伯主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爲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有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褊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王有問於臣臣不敢不

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如何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於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況乃與詐僞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脩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於聖賢何賢之有譬猶珷玞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五行對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

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于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

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春秋繁露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仲舒以春秋[illegible]爲江都相元朔三年御史大夫弘爲人知仲舒廢爲中大夫居家其[illegible]仲舒以廢[illegible]爲從諛弘曰獨膠[illegible]之章甚[illegible]之說書[illegible]弘爲御史大夫時著[illegible]史大夫與[illegible]永[illegible]三公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死罪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羣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猥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推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卽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卽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發揚萬分君侯所棄捐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兼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爲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爲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病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飢餓其死傷者半流賊並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爲聖主憂咎皆在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

仲舒至愚以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古文苑○章樵云大漢上或脫一字 弘通一作弘裕理人倫一作序人倫民一作人人一作害于心○春秋曰數語皆春秋傳緯之辭○按本傳云仲舒爲人廉直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

山川頌

山則巃嵸𡾟崣嶊嵬嶵巍久不崩阤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灊大者無不中

小者無不入持斧則砍折鐮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則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泫泫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

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郊祀文（下並春秋繁露）

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 言而已矣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也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湯數也）

求雨祝（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

止雨祝

雨以大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天天意幸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

奏江都王

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爲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毋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爲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

姪楙士羨校

西漢文紀卷第九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孔臧 魯國人騶父藂封蓼侯官至御史大夫元朔二年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按表三年卽坐事免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臧仕歷御史大夫自謂世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來嗣武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爲書與從弟及臧子皆有義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眾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

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焉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欻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嘗以爲雖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眞乎知以今讎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磨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殁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琳位諸吏亦博學問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霤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霤非石

之鑿蝎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羣臣並參侍見待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並孔叢子○李善選注引學者所以飾百行也爲與從弟書誤○朱熹云孔叢子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爲造漢人文章

孔安國 臧從弟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歷臨淮太守

尚書序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十餘篇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

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隆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

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孔子家語序 附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

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歿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游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

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連叢子敘書 附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爲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爲褒城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家傳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

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爲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司馬相如 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以貲爲郎使蜀爲中郎將病免

喻巴蜀檄 相如爲郎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

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
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
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
幣帛衞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
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
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
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

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
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
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
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
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
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
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
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敎不先子
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

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
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
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敎誨之過方今田時
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
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史記○漢書請朝作納貢怠惰作脩怠皆爭歸義作嚮風慕義士民作士義作議行事作事行役作使知作諭

難蜀父老文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是時邛筰君長願爲内臣比南夷上問相如言以爲中郎將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
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
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冄從駹定筰存邛略斯
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
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
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
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
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
中國並也歷年滋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

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麤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迺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贍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

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

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迺關沫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曜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

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敢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史記○漢書紘作云湖作讜滿作蒲鷹作搢余尚作儻尚常之所異作常人之所異原作元浡作沸登作升陭嶇作崎嶇水作原灑作灑贍作澹躬胝無

敃作豹餞鉼鼫無陂陁作鉽溥作涇地作域輿作宰鼓作彼奴作奴虜纍作絫零作靈阻深作習爽詠伐作討伐遲作夷王事作王者焦明作焦朋芒作芒息作勞

諫獵疏

相如嘗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埜獸相如因上疏諫上善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

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史記○漢書害作難涉乎蓬蒿一句作涉豐草騁丘虛禍作害喻作諭○作亦讀清裁截司馬相如答盛覽云賦者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按西京雜記曰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云云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則本非書也

封禪書

相如病免家居茂陵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而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天子異之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

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于唐堯臣曰莫賢于后稷后稷創業于唐公劉發跡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于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于繈緥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

節飄逝邇陝游原迴闊沬沬首惡湮沒闇昧昭晢昆
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
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收
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
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
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
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
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
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
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

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
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
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
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欵天神勒功中嶽以彰
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
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
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
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

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
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
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
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迺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
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
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
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
唯濡之氾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
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
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

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
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
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
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
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
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
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史記漢
書擬作選逖聽作聽遐繪作輪續作繹闓也作闓巳
唐堯無唐字夷作遲棠滿作麗燕遠作逢漫衍作曼
羨隻古布字翻作蔡史作陝沬作未湮作闇哲作昕
凱澤作闓澤導作導圍作??珍作賓周餘收作收獲

上讓字其何作何其德作讓決作液蔦作慶讓作嘆闇作闇示梁南窮幾作罔幾濟世作齊厥作征丕作李蔦作經校作稜義作儀論作俞乃作作遂作并亞作匪篇之作偏我專作布慕思作慕之君乎並作君分殺殺作服服閒作圖嘉作喜楏睦作穆穆能作態御作覞騣作從茲亦作茲爾帝以作帝用炫作玄纘作婉淳作煌記作誆德作事與必作於與必

題市門 晉常璩華陽國志蜀郡城北十里有昇仙橋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陳以莊討云相如題柱本云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此文小異

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

唐蒙

上武帝通夜郎書 南粤以財物役屬夜郎蒙爲番陽令上書拜蒙郎中將往諭置吏爲郡

南粤王黄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 史記十餘萬漢書作十萬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待詔金馬門爲太中大夫給事中

初上武帝書 武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五十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諫起上林苑 建元[illegible]武帝數好微行後以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詔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欲除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奏事上大說朔在傍進諫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按劉向嘗錄朔書別此類雖云從身進諫及化民有道對亦是而語今揉文義本末粲備必窮書存載而班氏采之入傳也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産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

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

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化民有道對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劒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與公孫弘書

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初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馳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北堂書鈔〇初一作故是故作是以驂造之一作尊寵之揚用脩云撫塵謂童子之戲若儕書所謂聚沙也鼎按六朝人事中多用之具見于後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廐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榮一作生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鱉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並東
方朔別傳

答驃騎難

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劍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將以
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綠耳蜚鴻驊騮天下良
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騏驥一作騏騄驥

答客難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

文紀　西漢卷九　十九

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
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
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
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
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
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幷爲十二
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

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
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
爲帶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
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
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
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
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
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
數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
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

文紀　西漢卷九　二十

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
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
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
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
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
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
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
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
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
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

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由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文選〇漢書記作數無天下平均三句無傳曰六句鼱鼩作駒鶄無漢明二字）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

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為虛殺戮賢聖

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人者皆避

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于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

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塡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

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漢書○是不忠文選作臣不忠閔作愍賢聖作賢臣之治作理羅作莊主作人主家山作深山懼作瞿得清燕作衎暢清燕渭作渭水射作觀刑罰作刑辟

隱眞論　見佛藏辯正論

處天地之先不以爲長在萬古之下不以爲久隨時應變與物俱化

寶甕銘　王子年拾遺記黃帝時碼碯甕堯時猶存甘露在中謂之寶露及舜遷寶甕於

衡山故衡山有寶露壇於鼎]起月館將有雲氣生於露壇又起寶甕於雲陵餘崩淪於地下後秦始皇起雲陵掘地得赤玉甕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至漢東方朔識之乃作寶甕銘○前云瑪瑙後云赤玉一甕兩物虛謬可知

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三壺者方壺蓬壺瀛壺也八鴻者八方之名也）

旱頌

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鄣浡滃靄靄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羣生悶懣而愁憒隴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為釋其耰鉏而下涕悲壇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濟

誡子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群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東方朔集）

臨終誡天子（帝曰今顧東方生多善言怪之居無何朔果病死見褚先生補傳）

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嗟伯夷（北堂書鈔○此本漢傳為文為賦附載）

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於首陽

公孫卿

受申公札書（武帝得寶鼎之歲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因嬖人奏之召問卿對曰受此書齊人申公申公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云云申公因言黃帝升仙事拜卿為郎遣中大夫）

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漢書宛朐作冕侯）

鼎書

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並史記）

男梅士好挍

西漢文紀卷第十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司馬談（龍門人以太史丞為太史令）

六家要指論（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

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敎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別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

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

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
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
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
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
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
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
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
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
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

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
以治天下何由哉 史記○祥一作詳羽去作名法

后土祠議 武帝元狩二年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於是天子東幸汾陰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祀

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
丘爲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

立泰畤壇奏 武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

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
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壹郊見同史漢

司馬遷 字子長談之子初爲太史令以救李陵下蠶室

報任少卿書 李陵降虜上怒甚羣臣皆罪陵上以問遷遷盛稱陵且言彼不死宜得當以報漢也上初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遊說下遷腐刑遷遭禍陷而發憤遂著史記凡百三十篇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人之義遷報之是歲安爲戾太子事繫獄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
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
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

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
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
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己容若僕大
質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
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
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
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
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
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

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于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

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

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櫱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卬億萬之師與單

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

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

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形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

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

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

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惟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臧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

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漢書○本傳班固贊曰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劉子玄史通云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大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蹤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呂作者本旨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察多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已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數蓋之有不該思之未審耳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毀郭最鄰於代魯行石臧堅抉死北蜀官見爲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爲士君子所賤

者惟以彌子瑕爲始何哀足之甚郡伯夙沙出左氏書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傳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于秉傳車探禹穴亦何爲者哉　眞德秀曰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蕩奇偉亦以見如此人材而因言事寓之宮刑可爲痛惜也　王楙野客叢書云遷報書書詞幽深委蛇迴避使人讀之爲之傷閔江淹獄中上書亦放遷作借筆力不及楊惲報孫會宗書委曲數敘宛然有外祖風致渾遷遜也○媒孽漢書李陵傳作媒蘗字參傳作字孽師古註曰弮音丘權反又音眷壹爲拳者忍表弮則屈指不當言張弮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也傳註弮與衆同○同子趙談也遷父名談故諱爲同子

同前　文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載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

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

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

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

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

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

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

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

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于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于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

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
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
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
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蚤自裁繩墨之外
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
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
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
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
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

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
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
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
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
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
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
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
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
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

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
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
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
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
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
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
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
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
里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

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
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
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
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
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彫
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秪足取辱耳要之死
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書賜
作書賜懃懃懇懇作懃懇而用作用而誰與作與誰
涉旬月無月字符作府昔衛靈作昔者衛靈久之下
有又字網維作維網代作世藥作變過當過不有字
字龍衷作旃衷士無不起作士卒無不起更張無更
字枚硯無視字先作先人非有下有所字世俗無俗
字能與作與能或垂作亡無死字減作畏請室作淸室

赭衣興衣字早下有自字人倚無情字絕作牒幽作函采作彩而名無名字文王作西伯賢聖作聖賢有所無所字乃作及天人作天地以作已誠已作誠以叢之作叢諸口作此戮笑無戮字祗作適○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桓寬鹽鐵論陳勝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焂自起故事前驅空捲猶可畏也、

勸摯峻書 峻少治清節與遷交好隱于汧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進峻報之書久之遷居太史官果以悔恡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汧汧人立祠號曰汧君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氷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素王妙論 隋志太史公素王妙論二卷史記正義云素王妙論一卷

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葢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 太平御覽

摯峻 字伯陵京兆長安人

報司馬遷書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

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游餘齒耳 並皇甫謐高士傳○游一作送○選注引云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潘岳詩崇子鋒穎不頹不崩

吾丘壽王 字子贛趙人歷東郡都尉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後坐事誅

驃騎論功論

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于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閒何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塡滄海可也

主父偃 齊國臨菑人學長短從横術客游甚困入關上書朝奏暮見歷遷中大夫出爲齊相坐劫殺齊王族誅

諫伐匈奴書 武帝元光元年偃西入關上書闕下所言九事八爲律令一事諫伐

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皆拜郎中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陲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

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史記○漢書觀作覽踵作運從作得役作凋殺作業快作甘長策作

作宄討薜作郤澤敵鹵作澤鹵來作黃始放奈紈秦字之約二字作無忘作無縣兵二字無之功二字無夫上虛府庫六句無驕作戚及作自郛作不蠻作比上不作不上脩作恐無恐無而有離心句大秦政句作而秦攻不行願陛下詳察之下作顧陛下熟計之而詳審焉

說武帝分封 偃數上疏言事輒中因遷說上推恩諸侯子弟上從其計

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

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說武帝徙豪桀茂陵 又上從之

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 並漢書

徐樂 燕郡無終人以上書召見拜郎中

上武帝言世務書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卹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

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強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

觀㮣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于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史記○漢書孔聖曾子作孔曾墨子是薄作土旨惡作苟雖雖未有大治也作雖未治也旋作遺足旋衍娛樂齊楚字不容作數不登且作宜帳作聖湯武作聖于聖作聖賢湯武作舜易可復興作末必不復安負扆作背依何為作何威何征作奚征

嚴安臨菑人上書拜郎中後為騎馬令

上武帝言世務書安以故丞相史上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奢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

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

其美意廣心逆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

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義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犬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怨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撟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漢書○史記此無臣聞[illegible]了至[illegible]之至也一以有三[illegible]餘年[illegible]五官在[illegible]五字作宇作備宇[illegible]作横[illegible]寧作[illegible]海内作上一每内[illegible]巧作智巧[illegible]作倚正作[illegible]作文[illegible]作[illegible]南外作肆威尉居作[illegible]絶自絶之而勢作而皆勤令何作今欲招[illegible]龍作龍爲挈作萬絲怨作愁摩[illegible]箭[illegible]作橋箭累弦帶作窮宗作公刑嚴文

刻作[illegible]法刻深逢作遺作勝諱作[illegible]諱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爲諫大夫使南越見殺

白麟奇木對終爲博士弟子至長安上書言事拜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言軍言爲中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竄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

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頌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勤成事神明之敬奉燔瘞于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享而上通之符

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

詰徐偃 元鼎中博士偃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法至死偃以春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不能詘詔下軍問狀軍詰偃偃服罪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併給二郡耶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

望于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

請使匈奴 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行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

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竊不勝憤

蔡義河內溫人歷御史大夫為丞相

上武帝書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補城門侯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之義上疏達召見悅之擢光祿大夫給事中

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

孫梅鴻中校

西漢文紀卷第十一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霍去病

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其父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以戰功封冠軍侯歷票姚將軍大司馬

請立三王疏

元狩六年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書史復奏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御史光等請立三王疏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武帝制答

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

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義一作議 閎一作閑）

武帝答制

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莊青翟等請立三王奏（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報）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於酇褒厲群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地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

武帝制報

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莊青翟再請立三王奏（四月戊寅奏未央宮）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

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

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

莊青翟請擇日立三王奏制曰可

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大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

太常賀等請國名禮儀奏

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

武帝制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並史記

張湯杜陵人初爲掾歷御史大夫

上武帝謝罪書湯自廷尉爲御史大夫所治多夷滅會有發孝文園瘞錢上使按丞相莊青翟湯欲致其文丞相三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初爲湯所陵折因合謀發湯陰事事聞上使簿責湯湯爲書謝自殺上復按誅三長史丞相亦自殺

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 漢書

石慶 萬石君奮少子歷御史大夫爲丞相以醇謹稱

乞骸骨書 元封四年關東大饑公卿欲請徙流民於邊上以爲慶老謹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慶慙上書乞骸骨上報之慶欲上印綬掾史以爲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勸宜引決慶慚遂復起視事

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史記

武帝報石慶

間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隄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淮江歷山濱海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爲流民法以禁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竝見朕力荅氣應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往者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漢書

兒寬 千乘人治尚書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掾歷遷左內史爲御史大夫

封禪對 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定先是司馬相如有遺書言封禪上以問寬寬拜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陛下躬發聖德統揖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竝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

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上武帝壽 古者上壽有辭越大夫爲王句踐觴是也宋時亦有致語皆起於詩之祝嘏祝壽

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

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寛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

上改正朔議 元封七年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寛明經術上乃詔寛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寛與博士賜等議於是乃詔御史改元太初造漢歷行夏正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絶而不序矣惟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

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 上漢書

許令褒

明堂議 三輔黃圖考武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褒等議○今本黃圖無此議

按五經禮傳記曰聖人之教作之象所以法則天地比類陰陽以之宮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階素與月度皮弁蓋爽於黃帝堯舜之代是以三代脩之也

王恢

擊匈奴議 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及為大行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時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武帝下其議恢以為擊之便安國以為和親便羣臣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元光中恢以馬邑聶壹言可襲擊匈奴安國以為不可擊爭議上前從恢計事敗恢自殺

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 倍漢書作背 興作舉

韓安國 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歷中尉徙衛尉出為材官將軍屯漁陽坐虜事見徙死

匈奴和親議

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

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 上史記○漢書兵上有郎字禽作鳥舉作集其敝下有以勢必危殆至故以衝不嫺和親無且強弩至不便數句

李廣利 李夫人兄以征大宛功封海西侯征和中擊匈奴兵敗降後為單于所殺

上言攻宛書 太初元年以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取善馬號西度鹽水諸小國皆不肯給食士皆飢罷廣利上書上怒為發兵費攻宛城急宛貴人殺其王毋寡而盡出善馬漢然士多物故天子不錄其過詔封焉亦以李夫人幸故也

道遠多乏食然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武帝封李廣利海西侯詔

匈奴爲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絶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

路博德

上言擊匈奴奏（李陵爲騎都尉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使爲貳師將輜重陵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衆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博德羞爲陵後距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之上書乃詔博德及陵陵遂出居延北行至浚稽山營舉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還以聞上甚悅）

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

武帝詔路博德

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

詔李陵

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

孔僅　東郭咸陽（僅南陽大冶咸陽齊之大鬻鹽並爲大農丞）

鹽鐵議奏（大農上鹽鐵丞僅咸陽言遂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

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羡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

公卿請筭緡錢奏（鹽鐵議起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上言）

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賑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筭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筭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筭商賈人軺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

卜式（河南人歷御史大夫耍太子少傅）

請從討南粤書（武帝時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拜中郎後遷齊相會呂嘉反南粤式上書上賢之下詔賜爵）

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

武帝封卜式詔

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畜番輒分昆弟更造不爲利惑日者北邊有興上書助官往

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漢書○史記卜式上書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歷渭城令昭帝時坐許蓋主自殺）

斬監御史奏（建爲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陰約其從卒引御史斬之奏聞上壯其節制書答焉）

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

武帝報胡建制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

疑焉（並漢書）

田仁（趙陘城人叔少子歷丞相司直坐縱太子出城門誅）

刺舉三河太守書（仁爲丞相司直上書言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周父兄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武帝以爲能拜仁爲丞相司直）

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史記補）

常麗

河間王德謚獻奏（德爲景帝子脩學好古被服儒術元光中薨中尉常麗以聞○大行令奏以下似非麗語）

王身端行治温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

莊芷漢書作嚴正

告淮南王安陰事書王后荼生太子遷有孽子不害王不愛不得侯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太子數笞建建知王與太子反謀使壽春莊芷上書下廷尉

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史記

鄭當時字莊陳人歷位大司農爲汝南太守卒官

漕渠議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久不復塞時當時爲大司農言上以爲然令水工徐伯表發卒穿漕渠三歲而通漕以大利渠下民得以溉

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史記〇渭中上漢書作渭上漕水道作渭水道並作旁而渠上有罷字溉下無田字

番係

渠田議河東守番係言上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不能償種遂廢

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漢書〇鄭史記作限五千頃下又有五千頃句

延年

上治河書先是河決塞瓠子築宮曰宣防須後方事匈奴言便利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上狀而報之

河出昆侖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

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

武帝報延年

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並漢書

桑弘羊

請田輪臺奏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田輪臺上

下詔深陳旣往之悔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

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

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㸐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

武帝罷田輪臺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至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人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

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

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從掔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𤇆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漢書

壺關三老令孤茂 見荀悅漢紀 漢書無姓

救太子稼書 巫蠱事起太子為江充所譖自殺節發兵誅充武帝使丞相劉屈氂捕反者太子戰敗亡不得上怒甚群臣憂懼言壺關三老茂上書救太子天子感寤有大子亡之湖為吏捕自經死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漢書

祁侯 名它繒賀之孫嗣者

與楊王孫書 王孫學黃老之術家累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返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王孫報之祁侯曰善遂臝葬

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

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漢書

楊王孫孝武時人西京雜記名貴字王孫京兆人華陽國志楊王孫應至人之撰注漢中城固人

報祁侯書

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

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漢書〇終生漢紀作衆生玉石作金玉久客作遠宅〇西京雜記曰王孫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復蔡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〇劉向說苑荀悅漢紀並載不言書而說苑文前後小異

說苑所載

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于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眞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其眞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眞故爲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

吾是以欲裸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于無用不損于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謬哉可謂重惑矣

翟公

署門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史記

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前將軍廣之孫降匈奴爲右校王

與蘇武書

陵爲騎都尉天漢二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祁連天山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陵兵矢既盡士死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連鬬八日至塞匈奴欲引還軍候管敢亡入匈奴云漢無伏兵匈奴出益兵遮狹絕道陵食乏救復不到遂降武帝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入匈奴迎陵敖還言陵教單于爲兵於是族陵家初武與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欲降之不屈使牧羝北海明年陵降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說武降武終不屈及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求武等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泣下數行因與武決○按此書疑武初歸時陵與武後武有報陵書或即報此也

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

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illegible]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若福至今爲禍先忠者義本今爲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沉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爲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爲愚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藝文類聚

又陵重報書云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聞此書是也然此未詳即前書中語否

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選注

重答蘇武書

陵在匈奴武得歸爲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答之○史通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缺而不載良有以焉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爲謬矣按史記李傳原無此書子玄之爲史通極力評毀不息乃誤○漢書云陵至海上說武曰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在匈奴胡婦產一子通國今書中所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帷又云足下胤子無恙指此也昭帝立令陵故人任立政等使匈奴招陵陵自循其髮曰吾巳胡服矣大丈夫不能再辱在匈奴二十餘年亦無蘇武書令歸漢之語大約爰與武相往反書其事意多緣本李陵蘇武二傳及司馬報任少卿書而爲之耳而武與陵書尤贗謬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

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亡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埽塵斬其梟帥使二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

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

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劒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國家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戸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

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絶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文選○故每一無每字大漢作天漢故陵不得一無得字有爲一作有所爲寵一作見能不得一無得字此功臣一無此字誰復一無復字○選注又引書云陵自有識以來上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又云陵當爲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卬洛收珠南蔚○又云言爲假職動增泥痒○又云靈鼓動天朱旗翳日○五將失道令善注引漢書云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武紀略之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平陵侯建之中子爲中郎將使匈奴降之不屈留十九年歸漢拜典屬國

報李陵書

裘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于無人之處跡戢于胡塞之地歆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日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消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于不回期誓于没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得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

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絶域衣則異制食味不拘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氂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子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絶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報答并還所贈藝文類聚○世矣一作世生

又

當子鋭氣深入之時朝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雲附
景不足以譬速晨鳧失羣不足以踰疾豈可因歸鴈
以運糧托景風以餉軍哉北堂書鈔○文選海賦注載此書前四句木華海賦
鶩如鶩鳧之失侶

又

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悽愴傷於
心選注○晉張載詩闕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選又引武與陵書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

杜延年字幼公南陽杜衍人問少子為諫大夫發上官桀等逆謀封建平侯終御史大夫

奏記霍光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反誅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訴會赦吳自出繫獄廷

尉王平與少府徐仁以故令除吳罪侍御史劾仁等縱反者徐仁丞相車千秋壻也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議問大將軍光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下仁等獄延年為太僕右曹給事中乃奏記光爭之然竟論仁等棄市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論議持平和合朝廷皆此類

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
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
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
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閒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
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
群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

名於天下也漢書

張壽王

上言黃帝調歷書武帝太初用鄧平歷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使者鮮于妄人大司農中丞麻光等課諸歷疏密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丞相屬寶等以壽王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而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壽王歷乃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又言化益為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又妄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因劾壽王下吏

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

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

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劾張壽王

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詳之辭作妖
言欲亂制度不道漢書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

言禮代書孝昭元鳳三年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復生又上林苑柳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當有從匹夫而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有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為說使友內官長賜上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惡之下其書坐妖言惑衆伏誅後五

年所宜帝與於賢微孟子爲郎 民

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
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
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
順天命

田延年 字子賓先齊諸田徙陽陵爲大司農以定策功封陽成侯

沒入宮人財奏 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炭葦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沒入縣官奏可富人皆怨出求延年罪下廷尉自殺

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
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

郎 乃無名氏

議所立書 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合光意以其書視丞相敞等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象王髆子也

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
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 漢書

姪梅士美校

西漢文紀卷第十二

古鹽陳泰來參閲　江東梅鼎祚纂輯

霍光 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異母弟仕爲郎歷位大將軍封博陸侯諡曰宣

廢昌邑王奏 昌邑王賀昌邑哀王子武帝孫立行淫亂光憂懣因夬計於大司農田延年與丞相楊敞等白皇太后廢之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陳列殿羣臣以次上殿召王伏前聽奏光與羣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皇太后詔曰可廢賀歸昌邑

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
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
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

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
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
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
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
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
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
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
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
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
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

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義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

闕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鬭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幷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綵繒賞賜所與游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

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

請立宣帝奏 帝衞太子孫病已號皇曾孫在民間霍光既廢昌邑復與敞等上奏皇太后詔可遣迎之是爲宣帝

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

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 並漢書

丙吉 字少卿魯國人為御史大夫封博陽侯代魏相為丞相

與魏相書 相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吉與相善吉為光祿大夫與相書相心受其言為霽威嚴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而宣帝即位

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不顯其能

奏記霍光 吉以武帝末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重哀曾孫無辜保養視遇甚有恩惠及為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及昌邑王既廢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廷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豈宜褒

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並漢書

魏相 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徙平陵爲郡卒史舉賢良爲茂陵令歷位丞相封高平侯

對策 韓義爲燕郎中剌王諫而死相以文學對策請顯其子擢其子延壽爲諫大夫

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

尊張安世封事 大將軍光薨相奏以光祿勳張安世為大將軍而以其子延壽為光祿勳安世深辭弗能得

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

上言霍氏封事 大將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子禹為右將軍兄子山領尚書事

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
嗣驕恣相勝爲御史大夫因許伯
奏封事○山乃光兄孫作兄子誤
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
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埶在兵
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
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
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諫擊匈奴書

相爲丞相總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上與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乃止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
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
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
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
爲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
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
蕭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識者詳議乃可

條國家便宜奏

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已來國家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上亟納用焉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

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
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
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
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
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
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
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
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
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
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

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内

采明堂月令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

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

得敍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艸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宫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

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劾趙廣漢自陳書 廣漢爲京兆尹坐賊殺事下丞相魏相問得丞相傅婢有過因丞相笞之出外舍自絞死上書告丞相罪制下京兆尹遂將吏卒入丞相府責夫人以妬殺相上書自陳司直蕭望之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及定事腰斬

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 出漢書

黄霸 字次公淮陽陽夏人爲潁川太守以治行徵守京兆尹坐法抵罪

呼韓單于朝位議 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上書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黄霸史大夫于定國議位在諸侯王下蕭望之以爲宜在諸侯王上宣帝從望之下詔

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 宣紀望之傳並載此議傳作載傳無舉國同心句義作化

蕭望之單于朝位議

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

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

宣帝客禮待單于詔 甘露二年

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教化紀作禮樂 北藩臣朝正月

王吉 字子陽瑯邪皐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爲諫大夫謝病歸元帝可使徵年老道病卒

諫昌邑王疏 吉爲昌邑王中尉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之王賢之 報敬禮吉乃下令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

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俯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轃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

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昌邑王賀下令

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戒昌邑王書 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賀吉郎奏書〻之王即位二十餘日以淫亂廢吉與郎中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免髡鉗為庶人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

上得失疏 吉為諫大夫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疏言得失○疏言延儒修禮故禮樂志亦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為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

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

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條奏 共指知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病去歸○傳云吉以為云云即前疏所謂條奏者

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

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

又言

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

張敞 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徙杜陵暨京兆冀州刺史太原太守元帝初徵為左馮翊以病卒

諫昌邑王書 敞擢為豫州刺史數上書有忠言昌邑王賀即位動作不治去賀敞上書諫賀廢敞以切諫顯

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言霍氏封事 宣帝初心憚廢王賀在昌邑徙敞自函谷都尉為山陽太守霍光薨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頗出補吏敞上封事上善其言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

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自請治盜賊書 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時爲山陽太守自請治之徵拜膠東相敞購捕斬國中稱平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

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

諫膠東太后書 敞爲膠東相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乃止

臣聞秦皇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

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雖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漢書○葉陽漢紀作華陽樂作曲逆嚴作楚壯增作惡將以作將欲結上有紉字尊貴作至尊至貴縱恣作恣縱縱欲作恣欲於以作以此下臣作臣下）

論黃霸請飭長吏奏（五鳳初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敞舍鶡雀飛集其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請明飭長吏守丞天子嘉納召上計吏臨飭如敞指）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蚤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入穀贖罪書（西羌反上遣後將軍征之敞爲京兆尹上書以軍出不時西北用事

敞奏令民得入穀贖罪先爲揚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開利路傷化上令丙午難問敞答望之彊復對時丞相御史大夫吉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乃遂不施敞議）

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

蕭望之李彊難入粟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

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

戸賦口斂以贍其困[illegible]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赦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illegible]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入粟贖罪再議

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

蕭望之李彊難入粟贖罪再議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絕

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諫信方士疏　宣帝修武帝故事謹齋祠光祿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苑秘方令尚方鑄作不成坐論減疏諫後尚方待詔皆罷

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

上寶鼎議美陽得鼎獻之議者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制曰京兆尹議定

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斄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於郊梁文武興於豐鎬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

祭后土祈爲百姓蒙豐年今穀嗛未報鼎焉爲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于宗廟

告絜舜教敞爲京兆尹坐楊惲黨劾奏不下使賊捕掾絜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收舜繫獄使主簿持教告舜乃弃舜市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免爲庶人數月京師枹鼓數起冀州部中有大賊復召敞敞詣公車上書拜冀州刺史

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

詣公車上書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

與朱邑書邑字仲卿廬江舒人少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爲大司農卒命葬桐鄉邑爲北海太守治行第一人爲大司農是時敞爲膠東相與邑書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力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

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並漢書○約結遷註作糾結

答朱登書登爲東海相遺敞饍饍敞答○一作盤

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于一作氏必以及其鄉人作必及鄉黨

與某公書

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
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托騏驥之旄乃
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騏驥得使蒼蠅絕群也（並張敞集）
〇北堂書鈔載前段藝文類聚載後段〇旄一作尾一作髮虞經父論附驥之旄蚋托鷂鳴于碣石

諭嚴延年書

延年爲河南太守威震旁郡號曰屠伯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諭之延年報書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府丞議言延年罪名十事坐怨望棄市

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
誅罰思行此術

嚴延年 字次卿東海下邳人少學法律爲郡吏歷河南太守

報張敞書

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漢書）

徐福

上言霍氏疏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之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上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

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

人爲徐生上書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
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
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
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
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
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
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
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
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
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

髮灼爛之右

路溫舒 字長君鉅鹿東里人通律令爲決曹掾歷臨淮太守

尚德緩刑書

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宣帝初立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上善其言爲置廷平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
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
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
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
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
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

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

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與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並漢書

孫梅朗中校

西漢文紀卷第十二

西漢文紀卷第十三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辛武賢狄道人爲酒泉太守拜破羌將軍以趙充國言兵事罷歸

請擊罕开奏初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時先零罕开解仇作約爲漢邊害安國召先零豪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於是諸羌背畔犯塞攻城邑安國以騎都尉屯備羌爲虜所擊充國爲後將軍年七十餘自請將騎至金城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解散虜謀虜數撓戰充國堅守時上已發諸郡兵與張掖酒泉七郡者六萬人酒泉太守武賢上以請分兵擊罕开上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博議充國與長史董通年議奏欲先行先零之誅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彊弩將軍武賢爲破羌將軍璽書嘉納其冊而敕讓充國充國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引兵擊先零破之

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産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産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徙金城令居歷擢後將軍衛尉初以定冊立宣帝封營平侯

駮辛武賢議羌事奏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中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産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中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絶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

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

宣帝敕讓趙充國書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

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

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陳兵利害疏 充國既破先零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後罕幵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罷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

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宣帝賜趙充國書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

上屯田奏（充國擊先零時先零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留屯田因遂上其狀上報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藳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

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宣帝報趙充國屯田書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再上屯田奏（充國得上報復奏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上復報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

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墬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

潛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

擇

宣帝復報趙充國屯田書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

三上屯田奏 充國得上前報復奏虜勢自壞今留屯田以逸待勞兵之大利詔報聽之上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兩將軍與充國子中郎將卬出擊多所降斬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充國因請罷屯田奏可振旅而還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等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初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畫軍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

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册也至于虜小寇盗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絶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内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

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亾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寛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宣帝報聽趙充國書

宣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强食愼兵事自愛

請罷屯兵奏

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黄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

王生

予蓋寛饒書 寛饒爲司隸校文官下詞刺後進或至九卿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寛饒節而非其如此予之書寛饒不内其言是時宣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寛饒奏封事上怨謗下吏自剄北闕下

○諸臣贊曰蓋寛饒爲司臣正色立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禄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

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貲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並漢書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為諫大夫歷太中大夫多所稱舉擢司隸校尉

奏宣帝封事帝下其書時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擅大逆不道鄭昌書頌之

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鄭昌字大卿泰山剛人明經通法律政事為太原涿郡太守

頌蓋寬饒書昌為諫大夫悉為寬饒忠直憂國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之不聽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請刪定律令疏宣帝常幸宣室齋居決事獄刑雖號為平昌以置廷平不如刪定律令以使民知所避上疏

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戴長樂

告楊惲罪書惲為中郎將廉絜無私然伐其行治又性刻害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宣帝在民間時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為太僕嘗使行事肄宗廟還謂掾史曰我受詔副帝肄乾侯御人告長樂非所宜言長樂疑惲教人上書告惲罪事下廷尉廷尉于定國考問左驗明白上奏詔皆免為庶人竟發誅

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

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

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郎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生廷尉持法平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為丞相坐不稱自劾罷

楊惲罪奏

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年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二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

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訞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

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丞相敞之子以忠任為郎發霍氏反謀封平通侯

報孫會宗書惲坐怨望免為庶人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晻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會日食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與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當大逆要斬妻子徙酒泉郡會宗等皆免官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

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

拂衣而起奮衷低卬頓足起舞誠荒淫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閒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漢書○眞德秀曰惲文氣豪邁似史遷然其詞多怨望

耿壽昌

請糴奏 宣帝時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農中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奏請糴三輔供京師又白增海租三倍皆從其計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奏駮之不聽

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

蕭望之駮耿壽昌奏

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

冀州刺史林 史失姓

劾代王年奏 年嗣父頃王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淫亂廢爲庶人徙房陵

年爲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爲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來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爲王生子自

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連年不絕

大鴻臚禹

平干王元不宜立嗣奏 趙王彭祖爲景帝子武帝以親親故復封其小子偃爲平干王王子元嗣五鳳二年薨大鴻臚禹奏可闕作

元前以刀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爲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爲樂奴婢從死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

王褒 字子淵蜀人宣帝有博異之好徵令待詔擢諫大夫使祀金馬碧雞于益州道病死上閔

惜

之

四子講德論褒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帝布之詩又爲四子講德論襄因奏言褒有軼才宣帝乃徵褒詔爲聖主得賢臣頌其意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上令褒等數從幸宮館輒爲歌頌頃之擢爲諫大夫又使褒等之太子宮虞侍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

鴻翮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籍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

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敵於無人行衺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軺而歌倚輗而聽之詠嘆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

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怏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

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於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宜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

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耆耇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心藏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

鱣鮪並逃九罭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訐沮議何傷頌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于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啟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

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

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尅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于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聖賢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履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内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

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脩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顯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徭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緤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涖莫不肌慄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伀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四海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曜暉

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栉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忿鷙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

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
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
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
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
伯不能綏驚邊杌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
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憔悴梟
斶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
附婆娑謳吟鼓腹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
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

黯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
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嘆怡懌而悅服文選作一作器○顒頌頑鄙緒
誠作憲諴鄰作鄰涉田而下有能字勤作鮮心作寧
力作弄錄作練漢作朴黎作民美德作德美足作戰
夏作夏答作男業作世數慕作恥思作德奉作奉削
作螭婁潔作饑衆征訟作任訟民作人尚作上四海
作壽內懼作光合作洽旌作矜先生曰作先生
夫子曰朝賀無賀字賊作披泉作淵克作剋

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
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
長于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
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

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
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
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
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
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
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
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
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
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
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

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
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
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
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
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
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
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
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
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
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
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詩曰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
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
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
牙操遞鍾蓬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

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
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
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
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
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
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
得遵游自然之埶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
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
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文選○旨漢書作指㮨作楔鍔作咢層作增攀策作敝策

隮作鄰絕作絕胍狢作貊貉則作即合風則作風虽致雲氣作致雲蟜作蟜又作艾之旨二字並一會作壹合並作逆蟬作單

甘泉宮頌

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處也前接大荆後臨北極左
撫仁鄉右瑤素域其宮室也仍巀嶭而爲觀壞抗岸
以爲階蹇波瀾而鱗坻馳道列以曲遠覽除閣之麗
嫽覽堂殿之巍巍徑落莫以差錯編玳瑁之文榱鏤
螭龍以造牖采雲色以爲楣神星羅於題鄂虹霓往
往而繞榱縱倏忽其無垠意能了之者誰竊想聖主
之優游時娛神而款縱坐鳳皇之堂聽和鸞之弄臨
麒麟之域驗符瑞之貢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頌

僮約 古文苑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
了倩行酤酒便了拝大杖上冢巓曰大夫買便了時
只約守冢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
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淵卽決賣券之
奴復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
券文曰
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
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

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洒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盂鑿井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埒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牀振頭垂釣刈芻結葦臘纑沃不酪住酤醆織履作麄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魚鴈鶩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餧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棱種瓜作瓠別茄披葱焚槎發等龍集破封日中早熭雞鳴起舂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

滌杯整桉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臛羊膾魚炰鼈烹茶盡具餔已蓋藏關門塞竇餧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鬬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爲府掾求用錢推紡惡敗棧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鵞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殘當

作俎机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石礨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赤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拄戶上樓擊鼓椅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

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祭金馬碧雞文（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於是使褒往祀焉）

持節使者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于唐虞澤配三王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姪梅士羨校

西漢文紀卷第十三

西漢文紀卷第十四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蕭望之 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徙杜陵經明持節歷太子太傅前將軍爲弘恭石顯所陷自殺

雨雹對 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衞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淸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閒聞望之名下少府宋畸問狀望之對奏拜爲謁者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埶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止烏孫結婚議 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宣帝不聽使惠送公主配元貴靡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至烏孫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上從望之議

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

伐匈奴對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以其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望之爲御史大夫詔問計策上從其議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請選用諫臣疏 望之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官至二千石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徵入守少府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

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馮奉世不宜受封議奉世以衛候使送大宛諸國客時莎車殺漢奉世因發諸國兵進擊莎車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上下議封奉世丞相御史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爲不宜上善其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

奏丙吉疏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上奏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有司詰問望

之免冠置對天子說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繁延壽奏請逮捕繫治上策免爲太子太傅

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繇延壽劾蕭望之奏

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賓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脩踞慢不遜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

宣帝免蕭望之策

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傲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於茲穢朕不忍致君於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

與帥意亡愆靡有後言

建白罷中書宦官議元帝被疾石顯爲中書令委以政事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不聽後竟爲顯害成帝初卽亦從死

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鄭朋會稽人祭黃門郎

奏記蕭望之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與光祿大夫周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朋陰欲附會上疏言

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堪猛令肥倖言金馬門望之望之見內侍中令恭顯以史高外戚之絶不與通遂與史高弘恭石顯等構望之自殺之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宂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脩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宜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

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

請治蕭望之奏

元帝即位望之與周堪以師傅見尊望之白選宗室諫大夫劉更生等同心謀議多所欲匡正而宦官弘恭石顯為中書令久典樞機與車騎將軍史高為表裏不從望之等恭顯又傾仄望之以中書政本宜更置士人大與高恭顯忤及鄭朋怨恨望之堪更求入許史與恭顯持待詔鄭朋華龍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恭顯奏望之等召至廷尉上既聞下望之繫獄大驚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下詔赦望之罪收印綬甚更生免為庶人後數月復詔賜爵關內侯欲倚以為相會其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有司復奏請逮捕恭顯等從中建白敕使者召望之就史遂飲鴆死

弘恭 石顯

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

元帝制詔丞相御史赦蕭望之

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元帝制詔御史封蕭望之爵邑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有司劾蕭望之奏

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

建白蕭望之罪奏

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

丞相史

與韋玄成書

玄成兄弘為太常丞父賢為扶陽侯以弘當為嗣後坐宗廟事繫獄

賢將薨門下生博士與宗家議矯賢令以玄成爲後玄成即陽爲病狂昏亂欲讓爵辟兄案事丞相史與之書玄成友人侍郎章上疏言宜優養勿枉其志御史大夫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

侍郎章

爲韋玄成上疏

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

安衡門之下

韋玄成 字少翁魯國鄒人以父任爲郎襲封遷太常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

劾陳咸奏 槐里令朱雲數上書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爲御史中丞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咸爲雲令奏草自訟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

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

貢禹 字少翁瑯琊人

上循古節儉疏 禹爲諫大夫帝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綺刀劒亂

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

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銀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于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

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乞骸骨疏（禹遷為光祿大夫頃之上書濟報）

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緜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

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中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蹎仆氣竭不復自還洿席薦于宮室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無所恨

元帝報貢禹詔（初元元年）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

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

言賦筭書（禹為御史大夫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帝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

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

言錢幣書（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食貨志亦載畧）

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于農復古道便

言風俗書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

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服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措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

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

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絶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薛廣德 字長卿沛郡相人至御史大夫

上元帝諫獵書 廣德爲御史大夫直言諫諍上幸甘泉泰畤祠罷因留射獵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並漢書

楊興

說史高薦匡衡 元帝初即位侍中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多所薦達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因辟衡爲議曹史薦于朝以爲郎中

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闕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卬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絶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

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曾孫元帝初上 疏待詔金馬門也罔上衆市）
罷珠厓對（初武帝征南越立儋耳珠厓郡在南 方海中昭帝始元中罷儋耳并屬珠 厓率數年一反漢輙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 元年珠厓又反數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 軍捐之以爲不當擊上使樂昌侯王商詰問 捐之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 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 以處之捐之對奏上從之下詔罷珠厓）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
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

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荆蠻北
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
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
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
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
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于二世之末長城之
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
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

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
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
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
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
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
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
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
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

北却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
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
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
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
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
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
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
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
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
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

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
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然聖人
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
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
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
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
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
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
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

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
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
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
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元帝罷擊珠厓詔 初元三年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
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
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
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
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
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
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薦石顯奏 捐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稀復召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見上言興爲京兆尹興亦欲以捐之爲尚書令因謂捐之上方信用顯宜且與合意即與興共爲奏薦顯又共爲薦興奏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陽平侯王禁與顯共雜治捐之坐棄市興減死髡鉗爲城旦

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
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宜賜爵
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

薦楊興奏

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
氏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
材列侯以爲首爲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
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
臣則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
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
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
兆尹

王禁石顯治楊興賈捐之奏

興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

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 並漢書

諸葛豐 字少季琅邪人特立剛直舉侍御史擢司隸校尉

謝元帝書 豐爲司隸校尉剌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欲奏劾收章會許侍中出得脫入宮自歸上收豐節豐上書謝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

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塡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

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自陳上書

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才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漢書

翼奉 字少君東海下邳人與蕭望之匡衡經術著明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

上封事 奉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以奉爲中郎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乃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

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日時對上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惟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

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卽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卽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爲常事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

再上封事初元元年關東大水次年二月地震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地復震上因下詔赦天下求直言極諫之士奉復奏封事

元帝赦天下求直言詔初元二年

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于此夙夜兢

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比年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無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縣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

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
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
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
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
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
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
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
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
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臧
六體五臧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

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
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
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
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
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
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
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
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
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
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
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
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
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
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
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
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

自以為中上疏

災議求得終議疏 奉前議水極有火災明年夏四月孝武園白鶴館災奉

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
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
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

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賜閒卒其終始

上徙都成周疏

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當定迭毀禮後貢禹亦言上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
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
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
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

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于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己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宗郊兆寢廟

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

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廟祀對

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

京房 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其說長於災變初爲郎歷魏郡太守爲石顯譖殺

考功課吏對 房治易長於災變風雨寒溫各有占驗以孝廉爲郎永光建始間數上疏所言屢中元帝召見奏考功課吏法上意鄉之

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上元帝封事（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充宗擅權用事房言之帝皆疾房欲遠之以房為魏郡太守試考功法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以建昭三年二月朔上封事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至新豐因郵上封事至陜復上封事）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再上封事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施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三上封事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強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漢書）

張博（字子高）

遺淮陽王欽書

初宣帝欲立欽為太子未果為淮陽王而立元帝欽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輒受王賜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

陽王陽之少博言負債數百萬願王為償王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還書謝為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博弟光欲至長安辭王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馳使人語之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王得書喜說報之博部具記其從京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待于王以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顯求朝許以金五百斤王報博博復報之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皆棄市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欽頓首謝罪成帝即位王上書曰願博時為石顯等所受因為博家屬求還丞相御史復劾上許還貢者

博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遊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

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

淮陽王欽報張博書欽宣帝子

子高乃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

又與淮陽王書

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鴻

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

淮陽王又報張博書

乃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卞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

何行金錢乎

復報淮陽王

已許石君須以成事竝漢書

元帝賜淮陽王欽璽書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漢書○駿一本作禹湯

王駿諭淮陽王

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爲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于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爲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博等累心務與衆弃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潔已以承上然後免于咎也王其留意愼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漢書

士伍尊

請復丙吉後爵邑書甘露中丙吉子顯奪爵爲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陳吉功德詔復原爵以顯爲城門校尉

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竝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卽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奉甘毳食物所

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厪矣豈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莫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漢書

華陰守丞嘉

薦朱雲封事雲好倜儻大節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薦雲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嘉竟坐之

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

匡衡

論華陰守丞嘉對

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漢書

谷吉

上元帝請使郅支書宣帝時匈奴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後郅支因辱漢使者初元四年復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單于向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願送至庭既至郅支竟殺吉等

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宜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強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塞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

侯應

罷邊備議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自言願壻漢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

之驕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對有詔勿議罷邊塞事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

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孫梅鴻中校

西漢文紀卷第十四

西漢文紀卷第十五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王鳳字孝卿濟南東平陵人元后兄襲封陽平侯爲大司馬大將軍

辭謝成帝書成帝初即位以皇太后弟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同母弟崇爲安成侯庶弟譚等五人賜爵關內侯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下問言事者皆爲陰盛侵陽之氣以鳳等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故天爲見異鳳懼上書辭謝因乞骸骨辭職上報

陛下即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

宜躬親萬幾以承天心

成帝報王鳳書

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謬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乃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再乞骸骨疏京兆尹王章極言日蝕之咎在鳳顓政因奏封事薦馮野王代鳳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爲弟泣不食上少親倚鳳弗忍發乃報留鳳起視事

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

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議唯陛下哀憐

成帝報王鳳書

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迺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

意焉

為東平王求諸子太史公書對 東平王宇旣前坐過削樊亢父二縣尋詔復之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

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薦辛慶忌 慶忌成帝時累遷至金吾坐事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

王音元后從父弟封安陽侯代鳳爲大司馬輔政有忠節

雉雊奏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後雉集三公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上大司馬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邪音復對

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雉雊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

雉雊對

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諓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泆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

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漢書

王立字子叔元后弟封紅陽侯平帝時為王莽迫殺與杜業書業南陽杜衍人建平侯延年孫業以列侯選為太常與太后姊子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坐法免官後為函谷關都尉會長有罪當就國帝舅紅陽侯立與業書長既出關後發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立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就國

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漢書老姊名君俠立之長姊大為元后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有經學歷位丞相坐封地事免為庶人上元帝政治得失疏元帝以衡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上說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揆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

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

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與也

論治性正家疏 元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于皇太后太子衡復上疏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建昭中代韋玄成爲丞相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帝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

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

閨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

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封殷後議奏 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承休侯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散爲十餘姓絕不能紀衡議奏上以其語不經遂寢至成帝時尋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殷祀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

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illegible]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illegible]以孔子世爲殷後

上成帝戒妃匹勸經學疏 衡爲丞相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上敬納其言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愼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

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會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追論陳湯奏（湯與甘延壽之斬郅支王也衡初以爲橋詔不宜封及封侯成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坐免○詳後陳湯下）

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

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初丞相韋玄成奏罷郡國廟玄成薨衡代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疾久不平衡皇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又告謝毀廟之由久之遂盡復諸所罷寢廟祀園皆修祀如故元帝崩衡又悉請罷奏可）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

禮尊重神明即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脩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

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告謝毀廟文（諸廟皆同文）

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于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

祠皆可亡脩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廼敢不聽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上成帝毀廟奏

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

議郊祀奏（成帝初即位衡與御史大夫王譚請從南北郊於長安以復古制大司馬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大將軍王商等五十八人議與衡合衡譚復奏議天子從之衡又言甘泉泰畤及五畤議並從罷陳寶祠皆罷）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溪谷中阨陜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

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群臣議定

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議

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太圻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圻在北郊就陰位

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南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

郊祀再議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群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眾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于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于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

甘泉泰畤壇議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

又有群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五時議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脩

劉向神寶舊畤對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初衡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樹木十圍以上百餘上以問劉向向對上意恨之後以久無繼嗣遂並脩復

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太祝祠以大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

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

司隸校尉駿

劾奏丞相匡衡疏 衡初封僮之樂安鄉南以閩佰為界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多熟田四百頃主簿陸賜與屬明舉計以四百頃付樂安國收租千石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衡背制專地免為庶人

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

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

甘延壽 陳湯

上誅郅支單于疏 湯為郎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校尉建昭三年與都護甘延壽出西域湯矯制發諸國兵吏攻郅支單于斬之斬單于及名王首上疏請縣蠻夷邸間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時春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宜縣十日元帝詔將軍議是封延壽為義成侯湯為關內侯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

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議

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

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議

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

陳湯

請釋吏士疏 湯初矯制發兵丞相御史皆不與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隷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

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隷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

劉更生理甘延壽陳湯疏 是時石顯匡衡以延壽湯矯制生事於蠻夷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重違其議而內嘉湯等功議久不決向上疏乞帝於是詔議封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

旁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上初陵封事　湯善將作大匠解萬年及成帝作初陵萬年與湯議宜營起邑居成大功已當家重賞而湯妻家在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從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上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不便者下有司議上乃下詔罷昌陵

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

有司請罷昌陵議

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裝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

成帝罷昌陵詔　永始元年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趙增壽

陳湯惑衆議　成帝詔罷昌陵湯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數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廷尉增壽議上下湯與解萬年俱徙敦煌

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爲罪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

成帝免陳湯制

廷尉增壽當是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敦煌

又曰解萬年

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歷遷司隸校尉爲京兆尹有聲終東郡太守）告安定屬縣教（尊爲虢令以高第擢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又出教敕掾功曹下五官掾張輔獄）

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

敕掾功曹教

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脩則不可以致千里闑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劾丞相匡衡等奏（丞相衡御史大夫張譚元帝時皆畏事石顯至成帝即位顯不復與權衡譚共奏免顯等官尊爲司隸校尉劾奏上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下御史丞問狀御史丞劾尊左遷爲高陵令○張譚匡衡傳作甄譚）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

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享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理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

皆不敬
御史丞劾王尊奏
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
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
行縣還上奏尊爲京兆尹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遣上奏御史大夫忠劾奏尊免官吏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上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
御史大夫忠奏
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

位九卿
公乘興
訟王尊書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
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
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濅彊吏氣傷沮流
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
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
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
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

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
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
萬章箭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
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
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
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悅服尊撥劇整亂誅暴
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
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
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
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

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嘗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
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
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
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
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吴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
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
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
竊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
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脩威信
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于

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郡盜並與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黑白分別 並漢書

孫梅鴻中校

西漢文紀卷第十六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薛宣

字贛君東海郯人成帝初爲中丞歷御史大夫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坐兄弟不和免爲庶人

與高陵令楊湛書

宣歷臨淮陳留太守入爲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及宣視事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意乃手自牒書條其奸臧封與湛湛即時解印綬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亦解印綬去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

移櫟陽令謝游書

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平掾之名鐫謂琢鐫也

移勞平陵粟邑二令書

宣奏下陵令薛恭粟邑令尹賞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移池陽書

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縣案驗通其妻受繫者錢萬六千獄掾實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

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 並漢書

下賊曹掾張扶敘 宣為左馮翊日至休吏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

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斯亦可矣

上成帝論吏治疏 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言吏多苛政上嘉納之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劾張放奏 放爲安世曾孫嗣爵富平侯爲成帝所寵愛常從爲微行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論左遷爲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

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

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爲臣不忠首罪名雖顯前蒙恩
驕逸悖理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
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內之心

備變奏（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太平御覽引載此亦似言張放等出入禁內也）

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
之儀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
擊刀斗近臣侍側尚不得着帶鉤入房防未然也陛
下聖德純備海內宴然凡國家之明制必前後備虎
賁

玄烏對（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對）

茂陵寢上食日玄烏來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翔翔
殿上此陛下永與天無極天下幸甚

涓勲

劾丞相薛宣奏（北地浩商母以商逋亡見繫於義渠長商兄弟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長妻子六人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司隸校尉涓勲劾丞相薛宣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督趣司隸）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
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
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誖逆順之理宣本
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
耳而宜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願下
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御史中丞衆等

劾薛況奏（況爲右曹侍郎父宣爲丞相封高陽侯與其弟少府修不和給事中申咸毁宣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官予況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宮門外事下有司御史大夫衆奏劾與廷尉直復議上用廷尉議況減死一等徙敦煌宣免爲庶人）

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佐而骨肉相
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毁宣咸所言皆宜行迹衆人所
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

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
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絶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
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鬭者同臣聞敬
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
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
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
及況皆棄市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歷位丞相舉能有餘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爲通明坐災異自殺）

劾陳慶奏（方進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慶爲司隸校尉劾方進没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

來當與此決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於是方進劾慶免官

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臣謹以劾

劾涓勳奏

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方進爲司直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爲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還逢帝舅成都侯王商下車立須過乃就車進舉奏其狀而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復劾方進以苛陌未除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逆詐發正法遂貶勳爲昌陵令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

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慢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讇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

平當劾翟方進奏

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爲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

劾陳咸逢信奏

方進後起於陳咸逢信最先進方進爲京兆尹時咸爲少府爲衛尉官簿在方進之右及御史大夫缺二人皆名卿與在選中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心恨之後王音爲大司馬輔政素善陳湯白免湯徙敦煌故逢信與湯善時方進素爲丞相奏免咸逢信奏可

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

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

劾陳咸舉方正奏

咸以方進奏免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王立舉咸對策拜光祿大夫給事中復奏并劾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illegible]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illegible]朝臣

劾王立黨友奏

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免官有司奏遣就國長以金錢與紅陽侯王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

有亡計後兵陰事發下獄方進劾立懷姦亂政請下獄上不忍致法遣就國方進復奏方黨友奏可咸從故郡以憂死

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按後將軍朱博鉅鹿大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

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于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于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

立中山定陶王議 綏和中成帝無嗣至親有司帝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得丞相翟方進帝舅大司馬王根御史大夫孔光等入禁中議方進根議立定陶王光獨以爲宜立中山王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立定陶王爲太子光左遷廷尉

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

孔光議

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

淳于長小妻罪議 定陵侯淳于長大逆誅小妻迺始等六人以長事未發時棄去或更嫁及發丞相方進大司空何武議以當坐廷尉孔光議以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

異後迺弃去於法無以解請論

孔光議

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弃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

請免騎都尉奏 漢名臣奏不同

武帝北部都尉主兵馬備寇虜爲職而年七十拜起據地不勝任請免

又奏

敕渤海都尉當與盜賊爲職視事三歲盜賊浸多不能統理官職請免

胡常字少子清河人以明春秋穀梁爲博士部刺史

與翟方進書方進見前

方進以明經靈義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方進心知所謂其後稍??威嚴

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漢書

陳咸字子康沛郡相人御史大夫萬年子以任爲郎歷少府坐紅陽侯奏歸故郡憂死

移郡長吏書咸起家爲南陽太守操持掾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書豪強執服

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

卽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與陳湯書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以誅郅支功封關內侯歷從事中郎咸三公子少顯名于朝廷而薄于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後竟徵入爲少府丞相翟方進奏咸前爲郡所在殘酷主守盜受所監而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坐免

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漢書

張匡

日蝕論王商對商爲丞相與大將軍王鳳有不平鳳昏琅邪太守楊彤商奏免皇太后嘗欲納商女後宮以病對及鳳怨商使人上書言商閨門事下司隸商惶恐史欲納女爲援因新幸李婕妤白見其女會日蝕匡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其咎下朝者左將軍史丹問之匡對上於是丹等亦奏劾商鳳固爭下詔免商

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于上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商私怨懟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爲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

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誖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惕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究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卽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卽獻有身妻而產懷

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埶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于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爲聖王富于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

史丹劾王商奏

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

成帝免王商詔 河平四年

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僚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於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

王章 字仲卿泰山鉅平人歷遷司隷校尉爲京兆尹忤王鳳下廷尉死

日蝕對 成帝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上留王不遣歸國旦夕侍上大將軍王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許之章爲京兆尹剛直敢言乃奏封事言日蝕之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上納其言章復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馮野王上雅聞野王名方欲以代鳳章爲鳳所陷死

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

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

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閎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殊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良以代之

薦馮野王封事 蕭育薦野王封事未數語與章大同

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

尚書劾奏王章

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

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

蕭育 字次君望之子以父任為太子庶子歷光祿大夫執金吾

薦馮野王封事 野王姊媛為元帝昭儀生中山孝王歷位大鴻臚成帝立有司以野王王舅不宜備位九卿出為上郡太守朔方太守蕭育奏封事薦野王

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

梅福 字子真九江壽春人為郡文學補南昌尉謝歸讀書養性一朝棄妻子去傳以為仙後有人見福於會稽為吳市門卒云

論王氏書 福為南昌尉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大將軍王鳳專執擅朝京兆尹王章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上書不納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逃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如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

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由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

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
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
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籍名都大郡
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
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
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
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
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
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

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
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
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
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
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
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
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
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
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

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
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
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
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
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于時不顧逆順
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
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
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䲹鵲
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
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

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
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
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
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
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
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
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
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
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

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㶿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請封孔子後書（成帝久無繼嗣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為殷後復上書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于時有遺于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亡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于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人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王仁

諫立趙倢伃疏（漢紀云成帝許后之廢也欲立趙倢伃為后太后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數往來傳言勸立之先是諫議大夫王仁上疏不聽）

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以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

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王所觀是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爲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如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爲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躐經亂倫嬖姬危趙夫幐妾非天下之母爲逆流卉可也昔姜后宗禮宜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

劉輔

諫立趙婕妤書 輔爲襄賁令言事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爲后先封父臨爲列侯倢伃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見而悅之與女弟俱召入宮大幸爲倢伃輔書奏上收輔繫掖庭秘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俱上書諫乃徙繫共工獄減死一等論爲鬼薪終于家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享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大中大夫谷永

救劉輔書 輔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莫知其故辛慶忌等上書救之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諍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𠍴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

急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衆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歷中散大夫爲繡衣使者王莽居攝時稱疾歸公孫述連聘不詣建武中卒）

諫成帝專寵趙氏書（玄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指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與門數爲微行立趙飛燕爲皇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

臣聞王者承天繼天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臣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生子產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于轂下而賊亂發于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幸甚幸甚

孔衍

上成帝辯明家語書（初孔安國撰次孔子家語爲四十四篇值巫蠱事不行後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辯之未卽論定而帝崩）

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其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于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虞之煥然周王之彧彧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爲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

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之故宅得古今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紀況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

曰禮記今句見其㠯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

郭舜

罷康居議成帝時康居遣子入侍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上言宜絕勿復使漢以其新通終羈縻而未絕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

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馮逡字子產野王子爲清河太守

浚屯氏河奏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逡爲清河都尉奏言宜復浚屯氏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行視以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溢兗豫

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

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孫禁

開篤馬河議成帝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三十一縣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議以爲故篤馬河商駮以爲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議者又以且宜止勿塞

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河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

許商

駁孫禁開篤馬河議

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

梁太傅輔 輔史失姓

劾梁王立疏 立爲梁孝王後嗣位多犯法鴻嘉中太傅輔奏事下丞相御史請誅奏可

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廄收兵仗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 並漢書

西漢文紀卷第十七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劉向 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交之後爲中壘校尉

劉更生使人上變事書 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並領尚書事薦更生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四人同心輔政時苦外戚許史放縱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爲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免官春地震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恭顯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服遂逮繫下太傅韋玄成等劾免爲庶人而望之坐使子上書訟冤令詣獄置對自殺天子甚悼恨之擢堪爲光祿勳堪弟子猛爲光祿大夫見

信任更生見二人在位幾已得復進然懼其傾危乃上封事條災異以諫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

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考劾劉更生

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

成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

口訾訾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鞫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

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

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

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執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

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

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

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劉向諫起昌陵疏 史生坐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

向故九卿召拜為中郎領護三輔都水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上感其言而不能從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亾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亾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亾之

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亾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槖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于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

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智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

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廻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

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工費大萬百餘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

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極諫外家封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災變浸甚向謂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以向為中壘校尉上數欲用為九卿以王氏故終不遷居列大夫三十餘年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

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

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

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戚降為

皁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

則告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論星孛山崩

（跂向廉靖樂道積思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復上疏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

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異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

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淸燕之閒指圖陳狀

說成帝興禮樂

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

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筦弦之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

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于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並漢書

諫成帝書 北堂書鈔

聖人即天地以耀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黎民無怨用能隆興胤嗣與天無窮也

日食對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向對

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地且旣其占恐害繼嗣

誡子歆書

告歆思之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蹇跛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藝文類聚

又 歆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見署爲黃門郎

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新拜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 劉向集

杖銘 一作崔瑗御覽甬作馮植恐誤

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熏爐銘

嘉此正器嶄巖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並藝文

高祖頌

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 漢書

上戰國策敘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

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敎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于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

戰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

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横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横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于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

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敗壞民不見義而懸于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　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上關尹子　陳氏曰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

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有關尹子曰四字篇篇叙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黄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上晏子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叅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所書一篇叅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

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内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　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覽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上子華子 漢藝文志及隋唐宋志悉無子華子吳兢李淑二家書目亦不載朱子曰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決非先秦古書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儁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于是時博學能通墳典

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闓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藉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郯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犨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敘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

道德爲指歸而綱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隨答卒以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上列子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

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上於陵子鄧文原云此前史藝文及崇文總目所無惟石廷尉熙明家藏有之○按其書詞義淺疑必出僞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臣所校中書於陵子十五篇以校除雜亂三篇著定十二篇殺青書可繕寫臣按於陵子齊之廉士名子終世稱陳仲子是也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爲齊王卿士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而弗與共也齊王將使爲大夫不受遂去齊居楚之於陵身織履妻辟纑以爲衣食楚王聞其

賢欲相之不許遂與其妻逃去爲人灌園著書十二篇卒于楚臣觀周室衰微諸侯競爲富強貪權相率草尚之風以故冉有爲季氏宰富於周公至於戰國士適騰智竊貲自雄況厥原始而廉風遂渺是以顏觸魯連之徒亂流而出黽勉行事輒以長傑當時況仲子遁上遁民舍卑而徒礪志潔身亡有疑貳者哉即其違遠中庸取譏通人至讀其先人夢葵諸篇可謂亡撒幽昧足有嚴慕者詩云相在爾室上不愧于屋漏仲子有焉晚近王公不閑軌度貪侈轉相法則用澆元元傾世避羣寧有其人爲之綱紀故臣願陛

下少加覽觀風諭臣工庶幾有益道教臣向謹第錄
昧死上

列女傳小序

母儀傳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爲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旣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理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身無殃妃后賢焉名號必揚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義從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解夫人省茲榮名必利

貞順傳

惟若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爲必可信終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爲法訓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誠信勇敢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姒法斯以爲世基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推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爲世所誦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妬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爲非終被禍敗

孫卿子後序 後漢書注

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

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爲蘭陵令

姪梅士義校

西漢文紀卷第十八

古臨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杜欽字子夏延年中子辟爲大將軍王鳳軍武庫令後爲議郎復以病免徵詣鳳幕府優游不仕以壽終

日蝕地震對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未央殿中地震欽與谷永並對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對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

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爲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

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

白虎殿對策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欽對

成帝白虎殿問賢良策

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

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已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

憂言之則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訟馮奉世前功疏

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列侯時丞相匡衡亦以延壽矯制生事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竟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

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王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奏記王鳳論馮野王

成帝時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王章薦馮野王代鳳及章誅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鳳風御史中丞劾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欽時在大將軍幕府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

意夫三最予告今也病免三月賜告詔恩也今告則
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
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
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愼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
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
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
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愼

說王鳳 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欽深博有謀曰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鳳建九女之制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欽復重言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
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
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
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
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考不究於高年書云
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
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
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
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
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
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
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
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
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

重言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
聽者常怠忽可不愼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
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
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
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

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
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
作也夫若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
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
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
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
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
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
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爲漢家
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

戒王鳳專政 欽爲議郎免徵詣鳳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暮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間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閒其說

說王鳳就位 京兆尹王章因日蝕上封事未見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發以應天變上欲退鳳欽令鳳上疏謝罪上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求退欽說鳳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章詔獄死衆庶寃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之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宜就封于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

復說王鳳舉直言極諫

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寛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

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 並漢書

說王鳳治河 河堤使者王延世隄東郡後又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敗者半建始時復遣延世欽因說大將軍鳳使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

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壞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

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馬及將作
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
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筭能商功利
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

說王鳳蠻夷侯王相攻議（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射之欽說鳳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牁太守問定之）

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
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
解太守察動靜有變廼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

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
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
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無所施屯田
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
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
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
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
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
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
戰師則萬姓被害

說王鳳勿遣罽賓使議（罽賓王陰末赴本容屈王子為漢使所立後軍候趙德使罽賓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以下七十餘人遣使上書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于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欽因說鳳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

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
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
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嫚終
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為
壤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
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

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
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
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
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候士百餘人五
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
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
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
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
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
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

嶮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
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埶不得相收視
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人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
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
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
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並漢書

漢書成帝許皇后父嘉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及成帝即位復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故事后父重於帝舅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案此董數言或非綫記即以前諸說當亦有面語者今不可考願其文綿衍因並存之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遷北地太守徵入為大司農

雨雪對永少為長安小史博學經書元帝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除補屬舉為太常丞數上書言得失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永對其後許后坐祝詛廢

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
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宜齋戒辟寢
以深自責請皇后就宮鬲閉門戶毋得擅上且令衆
妾人人更進以時博施皇天說喜庶幾可以得賢明
之嗣即不行臣言災異俞甚天變成形臣雖欲復捐
身關策不及事已

日食地震對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永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
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
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才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名
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
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
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
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
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
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

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
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
謁行於內埶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
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
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皆則有
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
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
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
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
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

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於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進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與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卽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

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于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灾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五行志谷永對

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蕭墻之內咎在貴妾

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共掩制陽將害繼嗣也亶日食則妾不見亶地震則后不見異日而發則似殊事亡故動變則恐不知是月后妾當有失節之郵故天因此兩見其變若曰違失婦道隔遠衆妾妨絕繼嗣者此二人也

復上災異疏 成帝初即位委政元舅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復上書對時對者永與杜欽爲上第上以其書示後宮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責之

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

埶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爲表裏百官庶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毋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

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爲誠天意也柰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孰念厚爲宗廟計

日食對 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永以京房易占對

元年九月日蝕酒亡節之所致也獨使京師知之四國不見者若曰湛湎于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

又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永以京房易占對

今年二月日食賦歛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見京師陰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宮室大營墳墓賦歛茲重而百姓屈竭禍在外也

星隕對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而滅至雞鳴止永對

日月星辰燭臨下土其有食隕之異則遐邇幽隱靡不成睹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嚴以來至今再見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沈湎於酒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頗覆厥德荒沈于酒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大奢奉終大厚方今國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廟之大憂也

黑龍見對永遷為京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成帝久無繼嗣數為微行趙李從貧賤起專寵皇太后及諸舅推永等因天變切諫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至上此對上大怒使收永尋意亦解明年徵為

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輙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沉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

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箠瘩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止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

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竝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旴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

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

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振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婁省無息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災異尤數對 元延元年永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天子甚感其言永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

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于王氏上亦不甚親信也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宜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遂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

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屮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逆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涌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入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

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灾阸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閒羣灾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灾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

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擧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擧兵萌在民饑

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灾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

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

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
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妾也少省
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天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
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
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
尚愛羣小不肯爲耳

門牡亡對 漢紀云元延元年春正月長安章城門牡自亡函谷關亦然來對

章城門通路寢之門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
國之固固將去焉故門牡自飛

諫成帝微行 帝爲嘉永始之閒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劉向谷永皆以諫

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
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
之卑字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置私田於民
閒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
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
共坐溷肴亡別閔勉遯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衞
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
年矣昔虢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
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爲失國祥而況王者畜

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

說遠方士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永因納說上善其言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
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
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
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遠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
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
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
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

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
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
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
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
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
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
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
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
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

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
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
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
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
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
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訟陳湯疏 湯坐前鹵獲康居財物免官後上書言康居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下獄當死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

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
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
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
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
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
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
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
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
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
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
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
書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
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
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
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
難之臣也

舉薛宣疏 宣爲左馮翊遷少府共張職辦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永上疏薦宣上然之以宣爲御史大夫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

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
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
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
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
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
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
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
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
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
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

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辜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宜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宜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宜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

請加鄭寬中葬禮疏 寬中平陵人有儁才以爲博士以小夏侯尚書授太子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會疾卒永上疏上弔贈寬中甚厚

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甍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

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闓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

請勿治梁王疏 梁王立姑翁主園子爲立舅任寶妻立與姦積數歲永始中梁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誅立永時爲大中大夫上疏求復審上由是寢而不治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辠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蔑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

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

谷永杜欽受伊邪莫演降議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漢遣使送至蒲反伊邪莫演自請降〻歸下公卿議光祿大夫谷永郎杜欽以爲不可受從之

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
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
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
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
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
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
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
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
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
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河決議 是時李尋解光亦言之遂止不塞

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
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
自除

謝大將軍王鳳書 永舉方正直言知鳳方見柄用陰為鳳說成帝曾內大將有中俗之忠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遂厚之

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
說其狂言擢之皁衣之吏厠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
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悊
兒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
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
將軍之門

與平陽侯王譚書 譚為大將軍鳳庶弟年大當繼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王鳳薨病篤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時為安定太守與譚書譚得其書辭讓不受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永亦復遊所說音

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
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
今大將軍不幸蚤薨累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
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

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
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鑰於外也愚竊不為君
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
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
博覽者參之小子為君侯安此

與大司馬王音書

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善
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
良醫蓋著信鑒成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占故能遷咎
延譽轉禍為福 藝文類聚

說王音（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班固贊曰承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

與段會宗書

（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歷左曹中郎將安輯烏孫封關內侯會宗為西域都護徙鴈門太守坐免西域諸國頤得會宗陽朔元年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永相友善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之）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漢書○踦隻也踦謂免官隻不偶也○傅介子鄭吉甘延壽陳湯皆立功西域者）

西漢文紀卷第十八

孫梅朗中校

西漢文紀卷第十九

古鹽陳泰來叅閲　　江東梅鼎祚纂輯

平當字子思祖父自下邑徙平陵少為大行治禮丞歷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

請復太上皇寢廟園書元帝時韋玄成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成帝時以明經為博士給事中上書請復上納之

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

且深迹其道而務脩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

請與雅樂議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弟子宋曄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宜用公卿以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曄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

小國藩臣以好學脩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况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

治河奏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時當以明經貢禹使行河為騎都尉領河隄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二公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　漢書溝洫志云哀帝初平當傳在成帝時前異

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賈讓

治河三策奏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

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

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衍隄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

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漕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何武 字君公蜀郡郫縣人歷御史大夫前將軍元始中爲王莽所害

薦辛慶忌封事 慶忌成帝時累遷至執金吾左遷雲中太守所在著名復徵爲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其後拜爲右將軍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

行義脩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請建三公官奏 漢承秦官號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武帝罷太尉置大司馬成帝時武爲九卿建言請改御史大夫司空以備三公上從其議是時御史府吏舍井水皆竭栢烏去不來者數月長史異之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于治亂後二歲朱博爲大司空奏復置御史大夫從之乃更拜博爲御史大夫、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

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

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

請置州牧奏（武爲大司空幷請罷刺史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朱博奏請復爲刺史仍用高第進爲九卿）

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

朱博請復刺史奏

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論內史奏（武爲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共奏制曰可以內史爲中尉）

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幷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

論傅喜書（喜爲定陶傅太后從父弟爲衛尉遷右將軍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薦喜明年乃拜大司馬封高武侯）

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

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縣佐史歷位丞相廉儉有能坐黨附罔上自殺

告姑幕檄博爲琅邪太守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及功曹諸掾皆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乃見曰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王卿得敕惶怖馳騖十餘日捕得五人博復移書其操持下皆此類也

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

移王卿書

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論孔光傳喜封事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大司馬傅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亦太后從弟諂諛順旨會博新徵爲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由是師丹先免博代爲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上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一千戶博上書讓許焉

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

讓食邑書

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

又論傅喜何武奏傅太后怨傅喜使孔鄉侯晏風博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并奏故司空何武哀帝疑博玄承旨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劾奏博等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望等爲如宣等言諫大夫龔勝等議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召博詣廷尉獄自殺

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爲庶人

彭宣等劾朱博趙玄及傅晏議

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

龔勝等十四人議

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放命圮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

劾師丹奏丹既策免上用博議傅太后丁后並稱尊號博爲丞相與御史大夫趙玄奏丹奏可○詳師丹下

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衰麤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

仁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王莽傳朱博劾奏莽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歷位丞相坐東平獄事召詣廷尉死

上哀帝請選賢材疏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剛直時爲丞相上疏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上皆納而用之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

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迺能使

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諫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諫封董賢等封事 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會息夫躬孫寵告東平王祝詛謀逆伏誅言召賢以躬寵皆先揚得謁內侍頃之遂欲封賢等上心單嘉持詔書示丞相御史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上感其言止數月下詔封賢為高安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於是上寖不說上祖母傅太后薨因託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奏封事諫止及太后

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

論董賢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

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弒君子弒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

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

共王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輟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菀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眾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事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再論董賢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眾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　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

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薦廷尉梁相等封事 相初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相心疑冤獄

奏疏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上以相等不內顧望幸雲瑜各皆免爲庶人會大赦嘉奏封事爲相等雲及嘉封還益董賢封戶上怒因召嘉詣尚書責問下中朝者孔光等雜治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左將軍公孫祿等皆以嘉應法光謀大夫龔勝獨書議因與博士夏侯常爭言自劾冷等朝廷御史中丞復劾奏浪各一等光等又請召嘉詣廷尉詔獄下衛議尉衛雲議郎龔勝等五十人以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議請寬詔獄不聽嘉不食死歐血

相等明習治獄計謀沉沉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脩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

哀帝責問王嘉

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措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

龔勝丞相王嘉罪議

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

御史中丞劾龔勝夏侯常奏

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辨訟婧謾亡狀皆不敬

永信少府猛等十人議王嘉罪奏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王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

案嘉本以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舉孝廉為郎歷少府光祿勲太子太傅大司空

上哀帝書丹為大司馬月餘徙為大司空哀帝少在國見哀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時徙為大司空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

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措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輔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

建言井田議哀帝即位丹輔政建言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以下至關內侯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以下至關內侯吏民毋過二百人及二十人犯者及入官丁傅董賢之屬不便也遂寢不行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孝文皇帝承

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幷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

劾董宏奏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上新立納用其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必欲稱尊號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尊傅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

傿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丹獨議不宜立廟受不合上意

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

共皇立廟議 哀帝父定陶共王康追尊共皇帝置寢廟京師丹議寢不合上意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母

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竝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議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申咸 炔欽 炔音桂

為師丹上書 有上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改用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有司皆以久難卒變丹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弟子使人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洩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夫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尚書劾咸欽貶秩各二等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

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

尚書奏劾申咸炔欽

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以為當治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

哀帝免師丹策

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湧流殺人民百姓流

迪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爲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宜爲君受惡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僞壞化寖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已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爲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

任重慮不周密懷謾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

唐林 字子高沛郡人以明經飭行顯名後仕王莽封侯歷公卿位

請復師丹爵邑疏

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四方所瞻卬也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

孔光 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褒成君霸少子以明經舉爲議郎再遷御史大夫丞相平帝時終太師

請定迭毀議奏 初高后著令有擅議宗廟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迭毀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復變大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費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與羣臣雜議光祿勳彭宣等以武帝親盡廟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以武帝有功烈不宜毀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

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

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武帝廟宜毀議

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

劉歆武帝廟不宜毀議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十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

劉歆傳五篇矣○此與王舜
同議據漢書歆所撰議也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
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
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
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
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
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幷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
國害南粵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
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
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
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
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
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宛幷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
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
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
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
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
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

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
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
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
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
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

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

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劉歆太上惠景寢園議

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

請遣傅遷奏 傅太后爲人剛暴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太后怒哀帝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上奏卒不得遣復爲侍中

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慼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

日蝕對 光爲丞相忤傅太后指免歸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後十餘日太后崩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奏對上說賜束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

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于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所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舉尚書令成公敞奏 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舉東海成公敞以敞爲東平太守

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亡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衰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絶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

請徙董賢家屬奏 哀帝崩王莽召爲大司馬以太后詔策免董賢光奏論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

賢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費以萬萬計國家爲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爲使者禮受賜不拜辠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

劾紅陽侯王立奏 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王莽秉政以諸父敬憚之乃令司徒光奏立舊惡白太后遣就國

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

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繼嗣之功請遣立就國

劾張由史立奏 元帝馮昭儀生中山孝王是爲中山太后王生一男嗣有眚疾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由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傳太后素常怨馮太后使中謁者令史立等雜治馮太后自殺昆弟皆伏法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光奏免徙合浦

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爲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爲庶人

鮑宣 字子都勃海高城人歷位司隸坐摧辱宰相距使者罪髡鉗徙上黨王莽秉政時講死獄

諫哀帝七亡七死書是時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皆以議傅太后稱尊號忤指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帝以宣名儒優容之明年正月朔日食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群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竝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竝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

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

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愼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論龐董賢封事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翕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

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郭欽

劾鮑宣奏 宣爲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劾宣免官數月復徵爲諫大夫

宜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所非

卷十九終

西漢文紀卷第二十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李尋 字子長平陵人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哀帝時爲黄門侍郎騎都尉坐誣罔徙敦煌郡

奏記翟方進 方進好左氏傳天文星曆厚李尋以爲議曹爲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賜冊方進即日自殺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

庫土逆度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䘵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効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勠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與王根論災異 成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厚遇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阸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根於是薦尋哀帝立召爲黄門郎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説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黄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

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黄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塡上見日食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

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諸闒茸佞諂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脩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按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論治河議（成帝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河水溢尋爲丞相史及解光議上遂止不塞）

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埶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鼓妖對（哀帝建平二年四月朔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趙玄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揚雄李尋尋對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也博玄坐爲姦謀博自殺玄減死論）

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爲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爲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朞年其人自蒙其咎

災異對（哀帝初即位名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上雖不從其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

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煇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

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聞者日光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愼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

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毋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

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廷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

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牙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茀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

事之師也問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奥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

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絡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决溢所為最大今汝頴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竝為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拔進英儁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况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歴

不可以趍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虚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言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竝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絶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

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杜業 欽兄緩子延年孫以列侯選爲太常左遷上黨都尉

說成帝紹封功臣奏 漢興以來列侯多陷法禁隕命亡國訖于孝武後元

之際靡有孑遺降及宣成稍加紹續業因納說成帝於是復紹蕭何家子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

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内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爲至及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隳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論河間獻王奏 漢名臣奏

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

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劾翟方進書 業爲太常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爲函谷關都尉會長有罪下洛陽獄業坐長舅紅陽侯王立書請長不敬免就國其春方進薨業上書

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爲陛下廣持平例又無忠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報睚眦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

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
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
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
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
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爲中丞時方進
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謾
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
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
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
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爲丞

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
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
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常獲尊官丹前
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獲大利
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
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
背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
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
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以熏轑天下天下莫
不望風而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

不股栗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
方進卒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
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言王氏薦朱博書 哀帝即位業上書 後博果見拔用

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
因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
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
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
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
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

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
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
讓未遑孤獨特立莫可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
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
出世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
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
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爲姦臣笑

杜鄴 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徙茂陵爲凉州刺史以病免舉方正未拜卒

說車騎將軍王音 鄴以孝廉爲郎與音善先是音與平阿侯譚有隙及譚不受城門職甚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說

（音甚嘉其言由是與商親密二人皆重黨○此但言說然節所白與內似非面語今附錄）

鄰閭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尊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壹飯之餐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樞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與內唯深察焉

說王商復長安南北郊（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鄴說商復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復之）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脩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尞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畤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歐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行籌祠西王母對（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稾或棷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其夏京師郡國民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政事故杜鄴對後乃有王太后莽之應）

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為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闑內與彊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

今外家丁傅竝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
罰亡功能者畢受官爵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
譏亡以甚此指象昭昭以覺聖朝柰何不應

日食對 鄭爲京州刺史以病免哀帝立外戚丁傅侯者數人元壽元年正月朔以皇后父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帝舅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鄭方正鄭對未拜官卒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
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
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
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

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簒國之禍周襄王内
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
又以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晝昏
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
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
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
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
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以法地爲土爲母
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効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

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
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
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
侯宏去蕃自絶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
忠巧佞免歸故郡閒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
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信陽侯業
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竝
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
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竝置大司馬
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

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
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
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
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
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
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内亦有此
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臣聞野
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
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
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臨終文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刊石埋墓側

魏郡杜鄴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魂氣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封於長安此焉宴息

彭宣 字子佩淮陽陽夏人歷大司空封長平侯

上乞骸骨書 哀帝崩宣時爲大司馬見莽專權上書乞骸骨莽白王太后免就國及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

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昬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俟寘溝壑

太后罷彭宣策

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於老眊昬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

解光

劾王根王況奏 根代商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詔益封戶司隸解光劾奏根及商子況根遣就國況免爲庶人及商所屬舉爲官者皆罷及新都侯莽平阿侯仁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爲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仁還京師

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世秉政天下輻輳自效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靑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

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

劾趙昭儀奏 成帝崩民間歸罪趙昭儀太后詔大司馬莽等問皇帝起居發病狀昭儀自殺哀帝立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欽爲新城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司隸解光奏請於是免欽及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疏請廣先德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卽

曉予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
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
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
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
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
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
獄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
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
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柰何不殺武叩頭
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

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
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
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憆也武以兒付舜舜受
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
舜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
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
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
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
能即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
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柰何

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
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
殺即自繆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
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
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
御幸元延二年褱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
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
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
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
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

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
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嘗自言約不負女
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
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
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
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
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
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
儀在須臾開戶嘑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
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

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爲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子業等各几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

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柰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也愼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誖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

楊宣

言王氏封事

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

鄭崇 字子游高密徙平陵

諫哀帝封傅商奏 崇爲尚書僕射數諫爭哀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

諫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制耶上遂詔封商爲汝昌侯

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

孫寶 字子嚴潁川鄢陵人歷大司農

救鄭崇書〔崇初諫封傅商又言董賢貴寵過度數得罪尚書令趙昌譖佞奏崇與宗族疑有姦請治下崇獄寶爲司隸上書理崇寃請治昌上不悅以寶爲名臣不忍誅乃詔免爲庶人崇竟死獄中〕

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埶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寃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寃譖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

哀帝免孫寶詔

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寃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

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爲庶人

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歷執金吾終南郡太守〕

請收武庫兵奏〔隆爲京兆尹遷執金吾侍中董賢方貴幸哀帝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乳母王阿聖舍隆奏諫上不悅左遷爲沛郡都尉〕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冠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何竝〔字子廉祖父自平輿徙平陵〕

與子恢書〔竝徵潁川太守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與子恢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爲關都尉〕

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槨亶容下棺

王閎〔平阿侯譚子哀帝朝爲中常侍王莽時歷牧守所在見紀〕

諫寵董賢書〔漢紀哀帝嘗與賢父子親屬宴飲上放酒顧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時侍中進諫以統業至重不宜戲言上不說遣閎出歸郎署會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安國危擊闌事上覺悟召閎閎上書諫言雖不從多閎年少志強卒爲賢怨之〕

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

在大位公孫弘以布被脩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傳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角皆以立霸王之功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爲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曆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讙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識進退之禍非所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採芻蕘賢負薪冀有益於毫釐

同前

臣聞王者立三公瀵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讙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法後世也

耿育

訟甘延壽陳湯書 湯徙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訟甘延壽及湯寃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絶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

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

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若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褒廣先帝疏 司隷解光奏論趙昭儀請正法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成陽侯趙訢皆爲庶人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疏言帝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之力遂不竟其事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委身吳粤權變所設不計常

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汚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媢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捄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

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息夫躬 字子微河內河陽人爲博士弟子上書召待詔告東平王祝詛事擢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封宜陵侯日食免官復坐祝詛繫獄死

詆公卿大臣疏 躬以告東平王祝詛封侯親近數言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皆爲側目遂上疏歷詆公卿大臣

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隷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嘄謼於

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蠭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跡而押至小夫愞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爲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計以烏孫詐單于奏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躬與孔鄉侯傅晏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上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逆詐不可許且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竟憂躬掎祿以臣爲國家計豫圖未形爲萬世慮上乃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以爲應變異上以問丞相王嘉嘉對未可從上不聽詔舉明習兵法者就拜傅晏丁明爲大司馬

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爲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彊盛居彊煌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惟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

建應變異疏

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其法爲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

丞相王嘉對元帝應變問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曆虛造匈奴烏

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辠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哀帝舉明習兵法詔

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

將軍惻然深以爲意簡練戎士繕脩干戈器用盬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方賞　畢由賞建平二年由左馮翊爲廷尉由元壽二年徙爲右扶風

移梁王傅相中尉書梁王立悖暴見劾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中郎曹將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傳相中尉立以實對赦不治後坐罪自殺

王背策戒誖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置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

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于匣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梁王立服罪對

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知更相眄伺宮殿之裏毛氂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數蒙聖恩得見貰赦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徼幸得踰于須臾謹以實對伏須重誅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歷位太師

避位上書哀帝時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追誅前議者宮懼上書莽厚宮以太皇太后賜宮策

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諡希旨雷同詭經僻說以惑誤主上爲臣不忠幸蒙洒心自新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

侯印綬避賢者路

太后賜馬宮策

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以夫爵尊爲號諡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以惑誤上爲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爲四輔之職爲國維綱

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
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
之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其上太師
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

甄邯

劾金欽奏 欽與當陽族昆弟劾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欽爲日磾弟倫之後經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平帝時王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卽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爲大夫人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爲以孫繼祖也自當爲父祖父立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邯劾奏欽時王莽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人後之誼欲以內厲平帝外塞百姓之議及邯奏莽白太后詔欽詣詔獄自殺邯以綱紀國體益封千戶

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
知聖朝以世有爲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
逆天孝哀不獲厥福乃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
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逆天之咎非聖
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爲後
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
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磾後成爲
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
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卽數揚言殿省中教當

云云當卽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明立廟而不入夷
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
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秺侯當
上母南爲太夫人失禮不敬

陳崇

劾陳遵奏 遵耆酒放縱爲河南太守弟級爲荆州牧當之官俱過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飮食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免官歸長安賓客愈盛飮食自若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
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愼
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

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臥遵知
飮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混肴亂男
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茲漢書

男梅士好校

西漢文紀卷第二十一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成帝時除爲郎給事黃門王莽篡用爲大夫）

諫不受單于朝書（烏珠留單于上書願朝哀帝被疾或言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勿許雄爲黃門郎上書諫上報單于書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

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安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窴顔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

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illegible]和難得故

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
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
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
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
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
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
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
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

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歸怨于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
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
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
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
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
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
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
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
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

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與桓譚書

望風景附聲訓自結

桓譚答揚雄書

譚能文章猶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義

子雲勤味道腴者也　並選注

答桓譚書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
賦則能為之諺云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此
揚用修赤牘清裁所載鼎按西京雜記子雲曰長卿
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為賦而
弗逮故雅服焉又云或問揚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
乃能為之桓子新論云余素好文見子雲善為賦欲

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為之矣並自非書
然雜記無據豈揚別有據耶抑綴拾成文耶與郭威
書亦辯
見下

答茂陵郭威書

爾雅孔門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埶者也記言史
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魯哀
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
仲孝友之類後人所增耳 ○此王弇州尺牘所載案西京雜記郭威字文偉茂
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
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
子雲曰孔門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
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
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
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亦

雄答劉歆之語實非本書

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

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皐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

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步者儗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虖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

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
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淸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
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
今子迺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
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俞跗
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
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
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
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

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
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
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
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
桴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
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
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
則惑矣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
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
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

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
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
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
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
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文選○鄭龔書作謝吾子

無吾字獻默無默字數十無數字細作纖閒作俞綱作同頍作亢鑽作質無是以字阜寧作詧蘇崖作壑島作鳥蛙作鼃以嘲吟作蘇漂吟方談作立僕閒嶢彗作賽帝彗巷作究步作行跨作蟻高作宗遇作遭俞作臾鐵作鎮嚏作壹亢作抗揚作棕乖作繆紙作陝闔生作賓先生貴作管文作名數子作數公者

解難

雄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經客有難玄太深眾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

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眾人之所好也美

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
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
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
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
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
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
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埶
不得已也獨不見翠虯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聳身於
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撽
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

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彖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絶絃破琴而

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覩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趙充國頌

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黄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冀州牧箴

崔瑗序箴曰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於是作爲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摯虞文章流別論云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横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

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室自怙云焉有予襄六國奮矯果絶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兖州牧箴

悠悠濟河兖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姊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

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獻欵厥居爲墟牧臣司兖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凌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剔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都事田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鳥攸處橘柚羽以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鑛矣淮夷蠢蠢荆蠻翩翩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污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逄于蠱逷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儔一作儔籌一作勸

荆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

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予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慓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杳杳一作幽幽君作后順作愼包作多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滎播泉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挐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

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王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柱一作波用作周捐作捐

益州牧箴一作梁州武帝改梁爲益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于時入都厥民不奧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厎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過絕苗民滅夏殷績

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烈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蕃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壃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藐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綱一作邊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荊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季赧

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潤州牧箴 初學記作揚雄大謬此巳云吳晉六代宋人有辨

洋洋潤州江川秀邃蔣廟鍾山孫陵曲衍江寧之邑楚曰金陵吳晉梁宋六代都與

光祿勳箴 漢書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大夫掌議論郎掌守門戶謁者掌賓讚受事

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湎拵牛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識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內各保其守未脩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標劍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維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垠一作限民作人飭作敕

太僕箴 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書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

揔車孔夏四騵孔昕僕夫執轡載騂載驅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有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于齊詩好牡馬牧於坰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廄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廄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皁

廷尉箴 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更名大理復為廷尉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不觚周輕其制

秦繁其辛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剝是剖惟虐惟殺人莫予柰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下夏氏一作天 剝作割）

大鴻臚箴（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武帝更名大鴻臚）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爲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寀寮荒耄國政如漫

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階（羅條一作該羅）

宗正箴（宗正秦官掌親屬周武王之時彤伯爲宗伯）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胤而忘其宗緒周譏戒女魯喜子同高作秦祟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育一作脅）

大司農箴（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大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孽自厥初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劬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敉胥腴不穫庶物並荒府藏單虐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殫秦收大半二世不豫流血之末海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縣（百姓一作日則）

少府箴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帑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至於耽樂流湎而妲妹作祟共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執金吾箴（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

日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職主先導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溫溫唐虞重襲純執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寇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蔥蔥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思當作欽

將作大匠箴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帝更名將作大匠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

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琁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榱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牆屋而忘其國數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磨芒襲險重固國有威溝家有析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過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武帝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令丞

茫茫大田芃芃作穀山有征陸野有林麓夷原汚藪禽獸攸伏魚鼈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

愆卒遇後夔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麀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指征一作陘

司空箴

古者虞書伯禹作司空馬融曰主司空土以居民

昔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羣牧綴以方侯烈烈儁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措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教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初學記作劉騊駼）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之旌畫日月焉職官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太常尊大之義也

翼翼太常寔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于羣神我祀既祗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拔文不瘠文嚌太室相納郜賂災降二宮用誥不祧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才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麥魚秦殞望夷隱斃鍾巫

常臣司宗敢告執書（愆一作僭　公尸作君子）

尚書箴

漢官儀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爲尚書漢亦因此官出機密也

皇皇聖哲允敕百工命作齋慄龍爲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兌吉其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姦愆命七廟爲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置五經博士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軌易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與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洒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爲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爲而袵席平還師階級之間

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抗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太史令箴（太平御覽）

昔在太古爰初曆記天地之紀重黎是司降及唐虞乃命羲和欽若昊天百政攸宜夏帝不慎羲和不令湎時亂日帝族爰征庶寮至殷唯天爲難夏氏黷德而明神不蠲

太樂令箴（北堂書鈔）

笙磬既同鐘鼓羽籥周序神人協于萬國

大官令箴

將惟膳夫實司王饔祈　庶羞口實是供群物百品
八珍清觴以御賓客以膳于王 太平御覽 選注國三老箴貢乘
履餘衰殹侈張　司命箴普彼坤靈侔天作制

酒箴 雄爲黄門郎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君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陳遵初與張竦俱京兆史遵三爲二千石竦亦爲丹陽太守若身自約遵耆酒放意自恣大喜雄酒箴嘗謂竦吾與爾猶是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吾常道也

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

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
礙爲瓽所轠身提黄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
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
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
乎

連珠 藝文類聚○傅玄敘連珠興於後漢班固賈逵傅毅三人受詔作案此則前漢已有之而體式爲異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
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又 太平御覽

臣聞天下三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豐物遂無
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
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人之樂
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
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一元后誄 王莽篡漢改國爲新用符命鐲璧文尊元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建國五年崩莽詔大夫揚雄作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
上柩誄之銘曰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黄帝西陵昌意

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
爰初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度河濟傍沙麓之靈
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
孝順皇姑承家尚莊內則純被後烈丕光摩初配先
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黄龍漢成旣終胤嗣匪生
哀帝承祚惟離典經尚是言異大命俄氣厥年夭隕
大終不盈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
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
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覲禮高禖祈廟嗣繼靡格匪天
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

興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
靡有遺荒咸被祚慶襲以金火赤仍有央勉進大聖
上下兼該群祥衆瑞正我黄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
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夭折百姓分離祖宗之愆
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讁在于前屬遭不造榮極而遷
皇天眷命黄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
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黄攝帝受禪立爲眞皇
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
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爲新帝毋鴻德不忘
欽德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虚統

推祗惟庸隆循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恪
豐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別討十邑
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苑置縣策里作宅
以處貧窮哀此嫠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爲諸生儲
以勸好學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瀾滾秋臻黄山
夏撫鄠杜冬恤涇樊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綏宥耆幼
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
寅賓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蠶于繭館
躬筐執曲帥導群妾咸循蠶簇分繭理絲女工是敕
遐邇裳祉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

隸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
世奉長壽靡隆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
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
若喪考妣過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
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
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哉

劇秦美新

并序○雄初除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及莽簒位誇説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及坐子芬獻符命事見收時校書天祿閣使者來從閣上自投下幾死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

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
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
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
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
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
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世之休臣
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塡溝壑所懷不章長恨
黄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
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袪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黄而牙玄黄

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豈闓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

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貫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未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況盡汛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之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

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黄瑞涌出滭浡沕潏川流海渟雲動風假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眞天子之表

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帝作穆穆明旦也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軨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脩

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縉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殘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黄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内市治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岳增封泰山禪梁

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盍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内鄉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熹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太玄攡

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摫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攡錯陰陽而發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劘圜則杌棿方則嗇吝嘘則流體唫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曆則編時律曆交道聖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羣貞以攡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摎萬物乃纏故

玄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絶人眇矣嘿而該之者玄也攡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曰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則得

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祇
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
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軗者聖也時與不時者
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
得之謂德也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
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
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
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
明者其唯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
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僞離乎僞者必著乎情

情僞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玄者以衡量
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
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
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佗然示人
明矣天地奠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位各殊輩
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察龍虎之文觀鳥龜
之理運諸泰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
衡之平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入衰窮則更
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
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折質文

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纏陽
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
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
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
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
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
入薉廣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挹盈存存而亡亡微微
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
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
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

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
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
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
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
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盈而左還斗之南
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
并天神而地靈

難蓋天八事（隋天文志云揚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

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
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

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卽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卽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常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

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也今從高上山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視蓋橑與車輻間近杠轂卽密益遠益疏今北極爲天杠轂二十八宿爲天橑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

甘泉賦序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羽獵賦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雀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

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

長楊賦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

熊館以網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

姪梅士羨校

西漢文紀卷第二十二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劉歆

字子駿向少子復爲中壘校尉侍中奉車光祿大夫事莽爲國師公改名秀謀逆自殺

移太常博士書

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歆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移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而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乞罷大司空師丹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遂不得立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歷三郡守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

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脱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脱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詞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

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漢書○桓公一作桓公誤桓生以頌禮爲大夫貫長卿受詩毛公並見儒林傳○紀文選作記七十子作七十二子綏作

卒讀作讃三十九卜布篇字問編作殿編傳問作博問借閔作歎懲文學作文敘考視作考試寧作與

答文學

誠思拾遺冀以云補 李善文選注

與揚雄求方言書

雄爲郎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稱二十七年成帝時歆與揚雄從取方言

歆叩頭昨受詔瑴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微駱驛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歸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迺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求之有日篇中但有其

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爲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籀爲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以爲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修軌不暇何偟更創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爲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爲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傜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爲明語將何獨挈之寶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于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蒼推曆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籙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 挈一作絜

揚雄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

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更視覩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汗暴于官朝今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爲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

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中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堣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

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憙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頻示之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糞棄之于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謂隙而當匿乎哉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雄心所絕極至情之

所想遊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惟執事圖之長監于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洪邁曰世傳揚子雲方言末有成帝時劉歆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

答書以事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初無所謂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余以洪年宋頻稱揚傳此書之疑于理爲長今按揚雄本傳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文選李周翰注漢書云子雲嘗作綿竹頌成帝時有宿楊莊誦此文成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即召見葛洪西京雜記云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王充論衡云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蓋此書多捃拾諸說而擬爲之者也且其中句義如曰舉至之雄般之實五稼飽邦民縊死以從命也之類了不成文然雄自序年四十餘自蜀來京師而書言爲方言二十七歲于今則是時雄年七十餘雄卒止年七十一此與歆往反書又叙在莽纂後亦非雄哉

帝明矣俱不足信○更視一作愛視至之作至日孚跡下無于字常見下無也字且休一曰旦休衛卒古文苑作衛卒相反作相反覆頻示之作頻示其成者抵貴作抵冀豈乎下無哉字至請作至精著訓於帝籍作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從命下無而可二字長監於作長監所　渠邀注作室爲事一作爲士息一作忘

上鄧析子

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一篇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

叔卒駟歂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歂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芨思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第上

王莽服母緦縗議居攝二年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議莽遂行焉

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漢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

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

姓則葛擷皇帝當爲功顯君緦繚弁而加麻環絰如
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

三統歷說漢書云初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

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

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一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

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

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㠯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爲數㠯象兩兩之又㠯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㠯再扐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㠯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㠯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九易

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㠯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鍾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誖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爲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以

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爲一月之閏月其餘七分此中月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爲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曰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是爲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尼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

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故魯僖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

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

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

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

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新序論 史記商君傳末注載劉歆新序論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爲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

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

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内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鄭子真

敎（華陽國志鄭子眞褒中人也家谷口玄靜守道履至德之行教曰大將軍王鳳禮聘不應）

忠孝愛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

（按此未詳為何教）

莊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修行賣卜成都市各因其人導之以善得百錢閉肆下帷而授老子經）

座右銘

夫疾行不能逃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陰則影響無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患之門滅身之斧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亡身是以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

危臨深有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慾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仇嫉妒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絕世之殃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窮餒之藪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勿遺

道德指歸說目

莊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為母效經列首天地為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

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故上經衆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下經覆往反覆相過淪爲一形冥冥混混道爲中主重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爲門上經爲戶智者見其經効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萬物數矣

報桓譚書

班嗣字君山扶風人彪從兄內足於財不屑榮宦終于家○嵇康高士傳作樓煩人

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雖修儒學然貴老莊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之行已持論如此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眞清虛淡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不絓聖人之網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道遂匍匐而歸恐似此類故不進

伶玄

趙飛燕外傳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爲繁

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妒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方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妹弟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爲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常有女事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妹弟事陽阿主家爲舍直常竊效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貰服疏苦財且顓事膏沐澡粉其費亡所愛共直者指爲愚人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飛燕貧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旁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爲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姑妹樊嫕爲丞光司帝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爲之寒心及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栗不迎帝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略無譴意宮中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

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曹婢脅肩者比耶既幸流丹浹藉嫕私語飛燕曰射鳥者不近女耶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簿嫕上簿嫕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卽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嫕爲帝取后五采組文手藉爲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回沈水香爲卷髮號新髻爲薄眉號遠山黛

施小朱號慵來粧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嫕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受恥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閑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嫕計爲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嫕諷后曰上久亡子宮 不思千萬歲計邪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嫕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謂嫕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

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嫕呼萬歲賀曰陛下眞得仙者上立賜嫕鮫文萬金錦二十四疋合德尤幸號爲趙婕妤婕妤事后常爲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婕妤褏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褏正似石上華假令尚方爲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爲石華廣袖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宮奴鮮絝蘊香恣縱棲息遠條館無敢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沈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

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嫕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爲馮大力妻陽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母事陽華陽華善貴飾常教后九廻沈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常試若爲婦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於承光司劑者上官嫵撫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后煮美花滌之終不能驗眞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眎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

聞之卽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后壽終不爲后道
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
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
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椀一面
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疋琉璃屛風一
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貍藉一鋪通香虎皮
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
鏡一匳精金彄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
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盎紫金被褥香爐三
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匳一合使侍兒郭語瓊

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
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輸
爲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婕妤接帝於太液
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爲瀛洲榭高四十
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
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
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
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噏細嫋與相屬
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
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

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待悵然曼嘯
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闥他日
宮姝幸者或櫱裙爲縐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
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嬪館爲露華殿含風殿博
昌殿求安殿皆爲前殿後殿又爲溫室凝缸室浴蘭
室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璧爲表裏千變萬狀連
遠條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
求匪安卻老之方時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
一飯晝夜不卧假典屬國上其狀屡有光怪后聞之
問何如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

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嫕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
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設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嫕侍
后浴語甚讙后爲樊嫕道夷言嫕抵掌笑曰憶在江
都時陽華李姑畜鬭鴨水池上苦獺囓鴨時下朱里
芮姥者求捕獺貍獻姥謂姑曰是貍不他食當飯以
鴨姑怒絞其貍今夷術眞似此也后大笑曰臭夷何
足汙吾絞乎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
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
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臂踏地歌
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

為姊來寧為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齧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齧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熟視不復言樊嫕脫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為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雍姊背邪今日垂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雛釵為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妒我爾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為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

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嫕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比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俾帝就邪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為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覽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即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一入不絕帝使夜從帑益至百餘金帝病緩弱大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昚卹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褰衣視帝餘精出湧霑汙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掖庭令爭帷幄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歐血而死

伶玄自敘

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學無不通知音善屬文簡率尚

真朴無所矜式揚雄獨知之然雄貪名矯激子于謝不與交雄深慊毀之子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為淮南相入有風情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德通德嫕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閑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騖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為溝為壑

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遺乎幸主君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削道所記於是撰趙后別傳子于為河東都尉班躅為決曹得幸太守多所取受子于召躅數其罪而捽辱之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紬子于無所收錄

桓譚云王莽時茂陵卞理者不仕以夏侯尚書授

時更始二年赤眉過茂陵卞理棄圖書隱山劉恭入其廬獲金縢漆匱發之乃得玄書建武二年賈子翊以書示子曰卞理之琴師玄云也

尚書臣昌校中書右伶玄趙后傳竹簡磨滅文義交錯不可具曉謹與臣昌書同校定相證別刪去其不可詳合為一篇其趙后樊嬺無所終疑玄之闕文也

淳于緹縈

上文帝請贖父刑書（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文帝憐悲其意為下令除肉刑）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史漢同）

卓文君

司馬長卿誄（西京雜記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於世○雜記其辭不載且依託題橋及琴歌為之琴歌與此皆傳疑也）

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群書縱橫劍伎兮英敏有舉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

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託為妃兮不恥當壚生年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鷹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殞其軀

匈奴冒頓單于

遺高后書（太后時冒頓單于妄驕遺太后書有嫚語太后大怒欲發兵擊之以季布諫止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單于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

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高太后報匈奴書（單父人呂公女歸高祖生惠帝尊爲皇太后臨朝稱制）

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

遺文帝書（文帝三年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侵盜上郡詔丞相灌嬰擊走出塞明年單于遺漢書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廷議以爲匈于新破月氏乘勝和親便前六年遺匈奴書）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

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巳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槖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史記○氏漢書作支通用距作恨兄作昆小作少使之西作使至西方馬彊作馬力夷滅作滅夷擊下之作降下定之始古作古始安其處作得安其處者志也無也字雩作虖淺）

文帝遺匈奴冒頓單于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

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巳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史記○眞德秀曰按此書固不逆其善意亦不隨其謀撫揚闢闔皆有去焉予遣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爲辭此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同前 漢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遺匈奴老上單于書

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漢使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復約和親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

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

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史記樂彥云當戶且渠各有一官雕渠難爲此官也師古曰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者章尼等皆單于降漢者

同前 漢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

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櫱金帛絲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

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匈奴狐鹿姑單于（且鞮侯單于長子）

遺漢書（武帝將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塞兵敗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衞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漢遣使者報送其使）

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書○闓讀與開同）

匈奴呼韓邪單于

上元帝書（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

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漢書）

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囊知牙斯

上哀帝願入朝書（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哀帝時囊知

牙斯上書許之元壽二年來朝）

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

上更名書（平帝時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白太后厚賞賜焉）

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名曰知

烏孫昆彌（西域）

上宣帝求救兵書（匈奴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居延惡師地公主上書求救會宣帝初立烏孫昆彌復上書本始二年漢大發兵匈奴遠遁）

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

郅支單于

上元帝書 郅支殺漢使衛司馬谷吉等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都護上書其驕嫚如此陳湯甘延壽出西域矯制討誅之

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 漢書

南越王趙佗 眞定人王四傳而滅

告横浦陽山湟谿關檄 秦二世時新亂南海尉任囂語龍川令趙佗以與兵絕新道自備可爲一國囂將死被佗書行南海尉事佗移檄斷道因擊并桂林象郡

自立爲南粤武王漢高帝初立就封焉

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

下國中令 佗高后時自尊號爲南武帝及文帝立遺佗書佗於是下令國中爲書稱謝詳前文帝下

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竝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後去帝制黄屋左纛 史記

南粤王趙胡 佗之孫

上武帝書 胡爲南粤王立三年閩粤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粤使人上書天子多南粤義守職約爲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弟餘善殺郢以降

兩粤俱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粤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 漢書

南粤相呂嘉

下國中令 南粤王胡子嬰齊宿衛長安娶邯鄲女樛氏生子興興嗣立母爲太后元鼎初霸陵人安國少季使粤故太后少先與私通者太后勸王因使者請内屬丞相呂嘉乃下令國中攻殺太后王而立嬰齊長男武帝遣路博德討滅之置儋耳九郡

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内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之意

段孝直 鬼

上訟冤表 搜神記孝直景帝時舉孝廉爲長安令皆清廉聲有弘駿馬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每索之孝直辭以亡父所乘緯致恨密搆孝直議事故下獄臨死告妻以紙三十張筆十管墨五挺安墓中經五十餘日景帝大會羣臣孝直於殿前上表帝覽訖忽然不見乃詔收緯坐枉殺刑於墓而祭之追贈孝直尚書郎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此之謂也

天地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鑒有滞之人臣臣早忝宦途頗彰清廉尋以論選劇邑猶免瑕疵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内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寃枉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於陛下何以免此幽沉并刺史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

令一一條奏別狀以聞伏願陛下聰明哀臣寃抑

溢城井銘潯陽記溢城漢灌嬰所築孫權經此自立標井掘得井銘權祈以為瑞井

江中風浪井水輒動

潁陽侯所開三百年當塞不滿百年為當運者所開

滕公石槨銘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使士卒掘入三尺得石槨有銘焉以問叔孫通曰科斗書也死即葬焉

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王史威長墓銘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

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壄非寧非康不封不樹

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

寶劍銘西京雜記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

直千金壽萬歲

孫梅鴻中校

西漢文紀卷第二十三

古鹽陳泰來叅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王莽

字巨君元后弟曼子曼早死不侯莽始封新都侯歷位大司馬平帝時奏太皇太后顓秉政進號安漢公宰衡鴆平帝而立孺子嬰自居攝稱假皇帝遂篡漢為新僭位十四年為更始兵所殺

請太后備供養奏

莽欲以虛名說太后白言親承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即奏群臣奏又令太后下詔

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

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闊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大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

太后答詔

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閾國不蒙佑皇帝年在繈緥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

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庶幾與百寮有成其勗之哉

建長秋宮奏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后以固其權因上奏有司上衆女名于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才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及公卿大夫咸言願公女天下安所歸願得公女爲天下母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寢以信鄉侯佟議益后父莽封地莽謝辭大后許之

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迺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

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

太后詔

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

信鄉侯劉佟上言

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

有司議

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

辭益封奏

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

請毀奉明園罷南陵雲陵奏 元始中莽奏可

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

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謬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

議復長安南北郊奏元始五年奏又頗改其祭奏可

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起北畤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

郊拜後平伏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荅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㠯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

改祭儀奏

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㠯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

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㠯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畮㠯事天墜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尞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尞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㠯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

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别於日冬夏至其會也㠯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於南郊㠯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㠯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㠯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㠯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

又（黃圖載元始郊祀儀云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於是定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祀○後漢書注按此即前二奏而誤小異今黃圖無）

帝王之義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立陰義圜丘象天方澤則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繭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禋於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焉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蔟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别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滂汗阜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

議定六宗奏（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

書曰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墜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

靁風不相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又日月靁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墜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㠯類聚物㠯羣分分羣神㠯類相從

爲五部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塡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墬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皡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

立官稷奏

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吕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吕生活

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吕御田祖吕祈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吕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

改葬共王母丁姬奏（哀帝初尊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丁太后薨合葬共皇園及平帝立莽奏貶傅爲共王母丁爲姬元始五年復言改葬太后詔曰因故棺爲致椁作冢祠以太牢謁者護）

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母冢而葬丁姬復其故

又奏

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

定封爵地奏（居攝三年奏可羣臣復奏進莽二子爲公太后詔從之）

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

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以爲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

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莽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

羣臣奏

太后脩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祚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宜進二子爵皆爲公春

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爲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

太后詔

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光爲衍功侯

下正樂書（平帝元始五年崩至此再朞）

遏密之義訖于季冬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

稱假皇帝改元初始奏（廣饒侯劉京等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上奏太后奏可）

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

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眂說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爲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

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
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
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
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敎之
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

篡位改國號新書梓潼人哀章獻金匱圖書言莽爲眞天子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坐未央宮前殿下書篡國號新而西漢亡

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
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祐成
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

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
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卽眞天子
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
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
朔以鷄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
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
威命也

大誥平帝崩王莽立廣戚侯子嬰三歲而自稱居攝丞相翟方進子義爲東郡太守有父風烈自以父子受漢厚恩與東郡劉宇嚴鄉侯劉信等結謀起兵討莽遂立信爲天子義號大司馬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衆十餘萬莽大懼曰抱孺子禱郊廟依周書作大誥遣諫大夫桓譚等告諭天下當反政孺子之意義爲莽兵所破滅

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
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弔天降喪于趙
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
予未遭其明悊能道民于安況其能往知天命熙我
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傅近
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于前人乎天降威
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
乃紹天明意詔予卽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

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靖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
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是天
反復右我漢國也粤其聞日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
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我有大事
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
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尒國君
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
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違卜故予爲冲人長
思厥難曰烏虖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予遭天役

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爲孺子不身自卹予義彼國君
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
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
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
子年在襁褓宜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
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熈爲我孺
子之故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
亂漢朝以成三阨隊極厥命烏虖害其可不旅力同
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興我漢
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太

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陰精女主聖明之祚配
元生成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神靈之
徵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
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夫豈
不愛亦惟帝室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曾玄俾屏我京
師綏撫宇內博徵儒生講道于廷論序乖謬制禮作
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
五畤廟祧咸秩亡文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
尊中宗高宗之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
受白虎威勝之瑞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太皇太后臨

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
遠自昆侖出於重壄古讖著言肆今享實此乃皇天
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烏虖天明威
輔漢始而大大矣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
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天毖勞我成功所
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肆予告我諸侯王
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
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天亦惟勞我民若
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予聞孝子善繼人
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

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
所受大命若祖宗乃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
救烏虖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
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粵
大輔威厲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艱人
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
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
畮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于從率寧
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
差卜陳惟若此

破翟義下詔

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絶絶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幼嗣孺沖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爲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乃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衆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

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後雲死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大惡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壘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戶邑之數別下

陳崇上平翟義書

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

平翟義等爲武軍封詔

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築武軍封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迺者反虜劉信翟義悖逆作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圉趙明依阻槐里環隄霍鴻負倚盩厔芒竹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鯨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圉槐里盩厔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爲武軍封以爲大戮薦樹之棘建表木高丈六尺書曰反虜逆賊鯨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

進號安漢公奏詔此與宰衡錫命居攝一依魏志文帝禪代衆事各爲一則

羣臣請大司馬王莽益封奏元始元年正月越裳氏獻白雉

莽所風也因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奏言大司馬莽功宜益封太后詔問公衡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願獨條光等功賞甄邯白太后下詔左右白宜勿奪莽意太后詔益封光等羣臣復上言莽宜以莽加賞明重元功太后乃詔進莽號安漢公莽故爲惶恐起受策讓還益封顯須百姓家給人足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又下詔

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

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

太后報王莽辭封詔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益封孔光等詔

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爲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爲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爲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封豐爲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爲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

王莽爲太傅號安漢公詔

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爲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爲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

定著於令傳之無窮

王莽安漢公策

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群僚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于致平無違朕意

王莽辭益封詔

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

宰衡奏詔

太保王舜等安漢公號宰衡奏 仍陳崇上書頌莽功德宜加上賞元始四年太保衡等奏當如崇言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為宰衡賜母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莽奏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太后下詔太師光等復奏可莽乃起眂事上書請刻宰衡印章詔曰可韍如相國朕親臨授焉舜等復以公辭讓奏言報告天下

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

太后詔

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眂事邪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

太師孔光等奏

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眂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

王莽上請刻宰衡印章書

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臣愚以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

王舜等奏

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上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

九錫奏詔

羣臣請加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奏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制度甚盛羣臣上奏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五年五月袷祭明堂諸侯王

及宗室子徵助祭咸言宜亟加賞安漢公莽上書固讓甄邯等白太后下詔趣儀九錫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十人奏可加策命焉陳崇又奏安漢公祀禰之儀並從之

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

王莽讓書

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輳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于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媿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小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汙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五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間非則臣莽當被註上誤朝之罪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

幸

太后命奏九錫儀詔

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群公以聞究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

富平侯張純等請命錫奏

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聖瑞畢湊太平已洽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蓺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臣請命錫

安漢公九錫策

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

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于第家為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于公引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天下和會大衆方輯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為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及

厥祖嗚呼豈不休哉

陳崇又奏

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

居攝奏詔

泉陵侯劉慶請令安漢公居攝書（元始五年慶上書宜令莽行天子事如周公是年十二月平帝崩莽選立宣帝玄孫廣戚侯子嬰年二歲是月前煇光謝囂奏言符命莽使羣公白太后欲稱攝太后下詔從之羣臣復具儀奏詔可明年改元居攝以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

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

前輝光謝囂符命奏

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

太后令安漢公居攝詔

葢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

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繈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室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邑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

羣臣居攝奏

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脩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縗麤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勳和天下此周

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

張竦字伯松敞孫

爲陳崇稱安漢公功德奏崇爲大司徒司直與竦善竦爲崇草奏太后以視章公方議其事而會呂寬事起

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被諸父赫赫之光財饒埶足亡所牾意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周公誅

管蔡季子鴆叔牙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古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簒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隊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顇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

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事埶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厭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

則有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鄠令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爲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公之謂也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

舉事讓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亹亹翼翼日新其德增脩雅素以命下國儉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群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物物印市日闋亡儲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為衆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内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

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塡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虚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為天下紀觀公功勲為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襃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襃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遴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孝文皇帝襃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黄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為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即因漢藩

之固杖朱虚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勢其事雖醜要不能遂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及至青戎摽末之功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襃賞豈得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襃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

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

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爲國也臣愚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卽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刑虞周之盛敕盡伯禽之賜無遴周公之報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天下幸甚

爲劉嘉追罪劉崇奏

居攝元年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討莽攻宛不得入而敗紹爲竦從兄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太后下詔封嘉爲帥禮侯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爲奏

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棄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日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爲始登用九族爲先竝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比肩首復爲人者嬪然成行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頌聲洋洋滿

耳而入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爲天下厚劉氏也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而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興兵動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弃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珠珥在耳首

飾循存爲計若此豈不誖哉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虛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諸侯出門見之著以爲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奮衣手劒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豬崇宮室令如古

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

太后封劉嘉詔

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牙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

西漢文紀卷第二十四

古鹽陳泰來參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王莽 下

策命孺子嬰

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凡戶萬地方百里爲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

策羣司（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

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青煒登平考景以晷熒惑司悊南嶽太傅典致時奧赤煒頌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白煒象平考量以銓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玄煒和平考星以漏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日德元厷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規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

圖考度以繩圭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
獸蕃茂草木
策五司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
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
建爾司於五事毋隱尤毋將虛好惡不逌立于厥中
於戲勗哉

五威將軍策命

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
策命統睦侯陳崇等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

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
鑄偽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凶害之端
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拜爵
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
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鰥寡不畏強圉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命說符侯崔發
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女作五威中城將軍中德既
成天下說符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荊楚
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
王嘉曰羊頭之阸北當燕趙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
口捶挹尉睦于後命堂威侯王奇曰肴黽之險東當
鄭衛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于左命懷
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女作五威右關將
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

策大司馬逯並

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韍就侯氏朝位
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

策免大司馬嚴尤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內附莽誘脅至長安強立以為須卜單于後安公遣尤廉丹擊匈奴單于輿尤素有智略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莽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免尤

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
不畏天威不用詔命皃很自臧持必不移懷執異心
非沮軍議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韍歸
故郡

尊元后為新室文母詔莽既篡欲改太后漢家舊號莽疏屬王諫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鴆殺諫而封永為貢符子

予視群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

伏念皇天命予爲子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爲西王母共具之祥當爲歷代爲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

定諸侯王號書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

封帝王後奉祀書

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臯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功烈巍巍光施於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

籍五姓爲宗室書

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神祇報況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爲烏或黃氣熏烝昭燿章明以著黃虞之烈焉自黃帝至於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黃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以新都侯東第爲大禖歲時以祀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敘九族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別族理親焉

立漢七廟于定安國書

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

禁剛卯金刀書

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深惟漢氏三七之阸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

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愓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封扶崇公劉殷書（徐鄉侯劉快起兵攻卽墨快兄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伐敗走死）

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

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卽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它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以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百里

行井田法書（莽動欲法古不度時宜規行井田制度不定吏緣爲姦陷刑者衆）

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辠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而爲姦俱陷于辠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

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行大錢書（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訛言莽大錢當罷莽下書於是食貨俱廢及坐賣買田奴婢鑄錢抵罪者不可勝數）

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

立五均官誥（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乃下詔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羲和魯匡上言酒酤宜斡在官置命士督五均六斡乘傳求利多張空簿府臧不實百姓愈恐莽知民苦之復下詔）

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幷兼也

羲和魯匡上言酒酤

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

古令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讎五十釀爲準一釀用麤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幷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截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

復下詔

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貫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辠至死姦吏猾民竝侵衆庶各不安生

征匈奴書（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

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四條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爲元元害辠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竝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狦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狦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稽侯狦子孫十五人爲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下當爲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

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

造寶貨五品書（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

民以食爲命以貨爲資是以八政以食爲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

因漢律令儀法書

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

戒司監書

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將同時出一舉

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為權埶恐猲良民妄封人頸得錢者去毒蠚竝作農民離散司監若此可謂稱不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

封太師王舜子書

昔齊太公以淑德累世為周氏太師蓋予之所監也其以舜子延襲父爵為安新公延弟褒新侯匡為太師將軍永為新室輔

授諸侯茅土書

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為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九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尭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詩國十五抪徧九州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有衆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為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修義君更以為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秉等與州部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羣公祭

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

東巡狩書

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予之受命即眞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阸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塡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

巡狩具禮儀調度

都雒陽書

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

四巡書 天鳳四年

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大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所過毋得有所給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薅以勸南僞予之西巡必躬載銍每縣則穫以勸西成

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藏畢北巡狩之禮卽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讙犯法輒以軍法從事

羣公奏言

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弃羣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閼大服以安聖體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

答書

羣公羣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繇此敬德其勗之哉毋食言焉

制萬國書

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衆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爲惟城諸在侯服是爲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在賓服是爲惟屏在揆文敎奮武衛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惟藩各以其方爲稱總爲萬國焉

下吏祿制度書

予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阸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

論膳羞書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大

官膳羞備其品矣卽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

封唐林紀逡書

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逡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其封林為建德侯逡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

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書

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于茲迺今定矣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欽

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

收富吏財產詔 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

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

按驗皇孫宗罪死書 皇孫功崇公宗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己夏處南山藏薄冰二曰瀰聖寶繼三曰德封昌圖又與舅前徒呂寬家私通發覺宗自殺莽書

宗屬為皇孫爵為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毋將將而誅焉迷惑失道自取此辜烏呼哀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厭爵改厭號賜謚為功崇繆伯以諸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

推定曆紀書 天鳳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欲以誑燿百姓衆皆笑之

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張樂崑崙虔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

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予其饗哉

出軍禁趨讙令 地皇元年

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盡歲止

日正黑下書 元年二月

乃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為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于天以正于理塞大異焉

條備將帥書 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下書

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協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

大風毀王路堂下書 元年七月

迺壬午餔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迺解矣昔符命文

立安爲新遷王臨國雒陽爲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爲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爲統謂據土中爲新室統也宜爲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閤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壬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閤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閤閤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後世褒主當登終南山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爲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措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爲新遷王臨爲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

郎從官衣絳書 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莽惡之下書

寶黃厮赤其令郎從官皆衣絳

建九廟書 望氣者多言有土功象又見賊盜多欲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乃下書

予受命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焉

行壹切法書

惟設此壹切之法以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

今胡虜未滅誅蠻僰未絶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姦

責七公書 初四方皆以饑寒起爲盜賊轉掠求食稍長吏皆已亂鬬中兵死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爲賊所獲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以爲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於是羣臣震恐莫敢言賊情者

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強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爲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爲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耶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幷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飢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

文紀 西漢卷二十四 十八

霸橋災下書 地皇三年二月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駁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爲名乃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云寒民舍居橋下疑以火自燎爲此災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絶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饑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爲長存館霸橋爲長存橋

賑貸東方書 太師更始合鋭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

惟陽九之阸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薦臻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於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

文紀 西漢卷二十四 十九

岳太師特進褒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兗州填撫所掌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矣 漢書食貨志詔云予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案此即前詔摘出而志在按東方後

閉山澤書 莽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煑草木爲酪重爲煩費下書

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

恣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攉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咨虖羣公可不憂哉

追詔廉丹（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至定陶莽追詔丹丹惶恐進與赤眉別校董憲等戰死莽傷之下書）

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

哀廉丹書

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

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爲狂刃所害烏呼哀哉

新室當代漢有天下總說（莽遣五威將軍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文爾雅皆爲作說總而說之曰）

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成命於巴宕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皇帝復謙讓未卽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寖以顯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爲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復決其所以勉書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

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嗛旣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懼然祗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亹亹在左右之不得從意爲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

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内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歡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爲王氏代漢之象後王莽篡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爲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王臨莽子

予母書初莽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宇及獲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與妻愔謀共殺莽後敗爲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莽見之大怒賜臨藥臨自刺死

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漢書○長孫宇字中孫獲字

謚王臨策命

符命文立臨爲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爲臨之後者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爲太子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爲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夭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謚謚曰繆王

嚴尤

諫伐匈奴書莽初篡位匈奴入塞寇盜緣邊虛耗莽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三十萬衆窮追匈奴莽將嚴尤諫莽不聽轉餉徵兵天下騷動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内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䖟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内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

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埶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埶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

諫罪高句驪奏 莽伐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皆亡出塞爲寇殺遼西大尹田譚州郡歸咎高句驪侯騶莽不尉安濊貉遂反詔尤擊斬之莽大說下書

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令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

王莽下書

乃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誅滅虜知分爲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胸腹或抽其兩脅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

三將論敘

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彊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又

平原君曰廉頗之爲人也勇鷙而愛哮吼可爲國之大將

平憲

羌豪願內屬奏 莽自謂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惟西方未加

乃遣中郎將平憲等賂誘塞外羌獻地內屬因上奏事下莽莽請西海郡且請正十二州名奏可有犯法者徙西海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

王莽置西海郡正十二州奏

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

孫建 立國將軍

論陳良武仲等家屬奏 奏可

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男子卽長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

又 王莽傳此與前奏相連當坐者下有奏可二字

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爲賓食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爲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陵鄉侯劉曾扶恩侯劉貴等更聚衆謀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愚以爲漢高皇帝爲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爲體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爲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塞狂狡之萌

王莽賜諸劉姓王

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

區博

諫王莽行井田 中郎區博諫莽知民怨乃下書

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

諸夏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絶迹
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
民新附誠未可施行

王莽下書

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
且一切勿治

滿昌

劾奏使者烏孫大昆彌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爲小昆彌烏孫歸附之莽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莽怒免昌官

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

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

王邑

上乞骸疏天鳳三年二月地震邑爲大司空上書乞骸骨莽報

視事八年功業不効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
震之變願乞骸骨

王莽報王邑

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
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焉災異之變各有云爲天
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
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祿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焉

韓博

上言巨毋霸時出兵征匈奴博欲以風莽言毋得其盜而滅也莽惡之更其姓巨毋氏以莽字巨君謂因文母太后而霸也博棄市以霸爲壘尉

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
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
能載三馬不能勝卽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
闕霸卧則枕鼓以鐵著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
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
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
鎭安天下

田況

上言盜賊王莽篡四方盜起翼平連率田況擊賊所向皆破莽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莽畏惡況陰爲書徵爲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

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
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
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乃遣將率多發
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
資用以救斷斬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將率又不能
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前幸
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

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臧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埶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關並

治河議 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大司馬史張戎大司空掾王橫沛郡桓譚典其議爲甄豐言竟無施行

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衞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

張戎

治河議

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 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略於禹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桓譚新論載張仲河議河水濁一石六斗泥而民競決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欲即戎議或誤戎爲仲

王横

治河議

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

桓譚爲甄豐言治河議

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

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迺兩便同

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甄阜　梁丘賜阜莽前隊大夫賜莽屬正

移劉良書良字次伯封廣陽王徙爲趙王

良光武叔父平帝時爲蕭令及光武起兵良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阜賜移書於良

老子不率宗族單絝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續漢書

權石銘趙書劉曜築建德殿取土城西南塢內得圓石狀如水碓其銘云議未之詳或云以爲瑞叅軍續咸曰王莽時物命下禮官爲定式

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平有辛氏造十六國春秋無平字

文紀

銅權銘後魏景明中幷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有銘八十五字亦王莽所制也

內　西溪卷二十四　三三

律權石重四鈞又云

黃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據土德受正號卽眞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隋書

男梅士郁恩校